

毛澤東的旗手

MAO ZEDONG'S STANDARD BEARER :
CHIANG CH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

江青與「文革」(上)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江青在北京大學



1966年12月28日，江青與周恩來、康生等中央負責人接見了全國各地徒步來京進行革命串聯的十多萬紅衛兵和師生。（後排左一）（新華社記者攝影，《人民畫報》1967年第3期）



江青發表講話（高宏攝影，《人民畫報》
1967年第7期）



江青與林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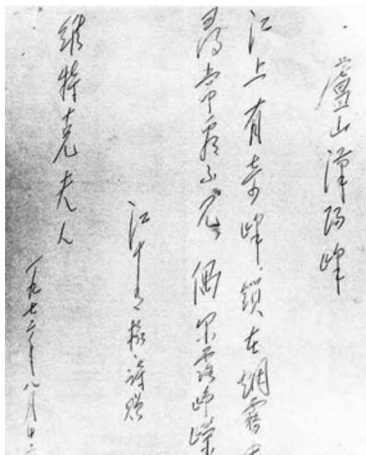
江青與學生在一起（右三）（《人民畫報》1967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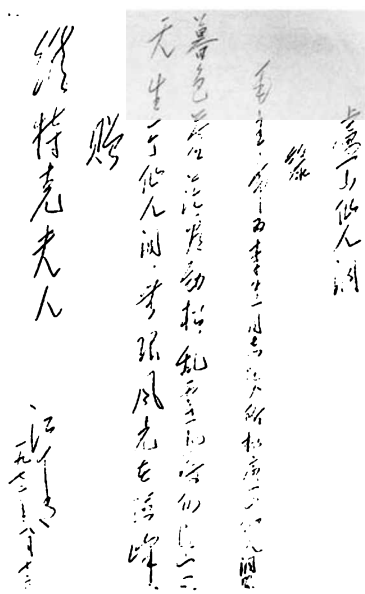
江青會見陸海空三軍文藝戰士（左一）（《人民畫報》1967年第8期）



江青與毛澤東、林彪、陳伯達等和《海港》的演員合影（第二排右五）
（《人民畫報》1967年第8期）



江青題贈維特克夫人《廬山漢陽峰》
手跡（1972年8月12日）



江青題贈維特克夫人《廬山仙人洞》
手跡（1972年8月12日）



江青與林彪、葉群合影（居中）



毛澤東與江青



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在大會上（左一）



江青舉辦音樂會，招待馬科斯總統夫人伊梅爾達·羅穆亞爾德斯·馬科斯觀賞中央樂團的演出（右一）（《人民畫報》1974年第12期）



江青陪尼克松觀看革命現代京劇《紅色娘子軍》（右三）



江青在大寨（右二）



江青在大寨（右二）



江青在大寨勞動



江青在大寨與文藝工作者合影（前排右三）



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在毛澤東住地游泳池院內



1976年10月，江青在景山公園



「四人幫」在法庭上（右一）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¹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

¹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²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³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

²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³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⁴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⁵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

⁴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⁵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¹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

¹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²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

²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³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案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

³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很活躍。⁴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⁵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⁶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⁷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

⁴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⁵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⁶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⁷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⁸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⁹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¹⁰。《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

⁸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⁹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⁰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目次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17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21
體例說明.....	027
035 1950	
江青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摘錄）（1950.9.8）.....	037
江青在一般故事片題材規劃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1950.10.14）.....	037
039 1951	
《武訓歷史調查記》（節選）（1951.7.23）.....	041
043 1962	
045 1963	
047 1964	
江青同中央美術學院教員的談話（1964.10.25）.....	049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4.12.27）.....	053
江青同志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京劇革命現代樣板戲《奇襲白虎團》 攝製組部分同志的指示（輯錄）（1964.12.27）.....	053
本月.....	057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4.12）.....	057
本年.....	057
江青參觀美術展覽時的談話（1964年冬）.....	057

059 | 1965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5.5.23） 061

063 | 1966

-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2.2-2.20） 065
- 江青給毛澤東的信（1966.3.14） 075
- 江青給林彪的信（1966.3.19） 075
- 江青在全軍創作會議上談關於電影的問題（1966.4） 076
-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084
-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085
-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全校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7.25） 087
- 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輕工業學院會見學生代表時的談話（1966.7.26） 089
-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1966.7.27） 090
- 江青對北京市海澱區中學生的講話（1966.7.28） 097
- 江青、陳伯達在撤銷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大會上的講話（1966.7.29） ... 099
- 江青、康生、陶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7.30） 104
-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8.4） 113
- 江青、王任重、康生對北京中學生的講話（1966.8.6） 121
-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 128
- 江青、楊成武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6.8.27） 132
- 江青、劉志堅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6.9.5） 134
- 江青接見北京中學生代表談階級路線（1966.11.14） 136
-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1966.11.19）（存目） 137
-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鐘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
（1966.11.28）（存目） 137
- 本月 137
- 江青同美術工作者的談話（1966.11） 137
- 陳伯達、江青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士的講話（1966.12.13） 139
- 江青接見向《紅旗》雜誌賀喜群眾的講話（1966.12.13） 144
-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12.16） 145
- 中央首長在全國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江青、陳伯達、
周恩來）（1966.12.17） 152

陳伯達、江青等接見廣播事業局和廣播學院代表的講話（1966.12.18）	155
江青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代表時的座談紀要（1966.12.18）	157
中央首長對做接待來京師生工作的幹部的講話（1966.12.19）	161
江青對北京體育學院革命造反派的談話（1966.12.25）	164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1966.12.26）	165
江青、周恩來等接見全國赴京上訪職工代表時的講話（1966.12.26）	170
陳伯達、江青與北京紅衛兵座談紀要（1966.12.27）（存目）	172
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1966.12.27）	172
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伯達同志召集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1966.12.28）	175
江青、周恩來等接見徒步來京紅衛兵時的講話（1966.12.28）	177
江青等在會見清華革命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1966.12.30）	179

183 | 1967

江青等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三戰士的談話紀要（1967.1.1）	185
中央文革小組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座談要點（1967.1.2）	185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1967.1.4）（存目）	186
中央首長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1967.1.4）	187
周恩來、江青接見全國文藝新聞體育界職工的講話（1967.1.4）	195
陳伯達、江青在新華社接見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1.7）（存目）	196
周恩來、江青接見農林口革命造反派時的講話（1967.1.7）	196
中央首長接見軍隊院校學員代表時的講話（1967.1.8）	202
中央首長在工廠造反派和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8）	203
江青、陳伯達在工廠企業座談會上談大奪權問題（摘要）（1967.1.9）	209
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1.10）	210
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講話紀要（1967.1.10）（存目）	223
江青、徐向前對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彙報團的講話（1967.1.12）	223
江青在新華社的講話（1967.1.12）	225
徐向前、江青關鋒接見空軍機關及空軍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1.13）	227
陳伯達、江青接見聶元梓、孫蓬一的談話（1967.1.16）（存目）	236

陳伯達、江青對中央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1967.1.17）	236
陳伯達、江青對中央廣播事業局全域革命同志的講話（1967.1.17）	238
江青、周恩來在大專院校及各機關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7）	243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8）	248
楊成武傳達陳伯達江青關於肖華問題的指示（1967.1.20）	258
江青、陳伯達對造反派學生的講話（1967.1.21）	258
江青談「北京日報」問題（1967.1.22）	262
中央首長與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談話紀要（1967.1.22）	263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一）（1967.1.22）	266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二）（1967.1.22）	269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同體育界座談紀（1967.1.23）	285
周恩來、江青關於蕭華問題的指示（1967.1.23）	290
周恩來、江青在全軍文革召集的三軍各組織代表會上的講話（1967.1.24）	291
江青與北京廣播學院曹惠茹同學的談話（1967.1.25）	297
陳伯達、江青給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電話指示（1967.1.26）（存目）	298
陳伯達、江青與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座談記錄（1967.1.26）（存目）	298
江青、周恩來傳達林彪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講話（1967.1.31）	298
周恩來、江青等接見軍隊院校及文體單位代表的講話（1967.1.31）	300
江青、戚本禹對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2.1）	311
陳伯達、康生、江青審查一九六六年國慶影片時的講話（1967.2.4）	317
葉群、陳伯達、江青在總政治部所屬單位座談會上的談話（1967.2.18）	320
中央首長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2.22）（存目）	321
江青、謝富治在中學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2.24）	321
江青、陳伯達、葉劍英在北京衛戍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7.2.25）	322
江青在廣播事業局的講話（1967.2.27）	329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23）	333
江青、周恩來在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3.25）	339
中央首長在總後勤部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7.3.30）	344
中央首長在四川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3.31）（存目）	350
本月	350
江青、謝富治與北京中學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3）	350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表的講話（1967.4.3）（存目）	353

中央首長與北京紅代會代表座談紀要（1967.4.4）	353
中央首長與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的談話（1967.4.4）（存目）	361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2）	361
康生、江青在接見四川赴京代表時的講話紀要（1967.4.17）（存目）	371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7.4.20）	371
中央首長接見《人民日報》駐外地記者的講話（1967.4.21）	374
中央首長接見獲釋的「聯動」分子時的講話（1967.4.22）（存目）	382
中央文革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指示（1967.4.22）	382
蕭華、江青、周恩來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會上的講話（1967.5.7）	384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8.11）（存目）	386
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三軍」黨委時的指示（1967.8.17）	386
周恩來、康生、江青簽發的給昆明軍區的電話指示（1967.8.29）	388
江青同志有關文藝必須反映人民戰爭的論述（1967.8.29）	389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9.16）	389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9.17）（存目）	403
本月	403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	403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27）	405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紅代會成員時的講話（1967.11.27）	408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文革小組編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1967.11.20）	413
林彪接見軍委政工組、文藝組、軍報組關於政治思想工作的講話 （1967.12.8）	414
本年	418
江青對電影界的談話摘錄（1967）	418
江青研究論文	419
「文革」研究文獻	453
後記	477

1950

江青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1950.9.8）

在軍事影片方面，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屬於政治工作方面的鞏固國防軍建立國防軍的電影。……像三大殲滅戰這類片子，因為要忠於歷史，故事性會少一些，但這些鬥爭的本身就很豐富，因此，一樣會感動人的。這些片子如西北戰役，拍起來也會有困難，但是還要拍。要好好研究當前政策、群眾情況，好好地拍。而明年最需要的是鼓勵每個戰士來當國防軍，說明大敵當前，美帝國主義所挑撥的戰爭危機還未被消滅……要教育我們的人民和戰士，我們是已經經歷過艱苦鬥爭與戰勝過美蔣強敵的，我們不畏懼任何侵略者來挑動戰爭。

江青在一般故事片題材規劃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 （1950.10.14）

要搞三大戰役，明年至少先搞出一個來，如果時間不夠，可以把它排在最後。這樣一部軍事片，說明國民黨有優於我們的武器彈藥，開始時有多於我們幾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軍火物資援助，但是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由於我們的將領和幹部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政策，由於我們戰士們的勇敢，我們戰勝了蔣介石，也就是戰勝了美帝，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完全是美帝訓練和武裝的……如果本質地寫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這樣一部軍事片配合起來，那對於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義一定會更大的。至於搞出那樣的一部軍事影片是用哪一種藝術形式，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1951

《武訓歷史調查記》（節選）（1951.7.23）

為了徹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是由下列十三個人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恬斐，李進¹（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此外，尚有堂邑、臨清、館陶的許多縣、鎮、區、村的幹部同志參加了這個調查工作。假如沒有這些同志幫助，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難完成的。根據調查的材料執筆寫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鍾恬斐、李進三人。

我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後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²

¹ 編者注：李進是江青的筆名。

² 武訓歷史調查團，〈武訓歷史調查記〉，《人民日報》，1951年7月23日。（該文係節選）

1962

關於江青領導「樣板戲」創作，可參見如下著作：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

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1963

關於江青領導「樣板戲」創作，可參見如下著作：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

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1964

關於江青領導「樣板戲」創作，可參見如下著作：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

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江青同中央美術學院教員的談話（1964.10.25）

（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些教師、幹部、學生，曾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反對該院修正主義黨委。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江青同志接見該院三名教師聽取意見並作如下指示。）

你們的信，主席看到了。最近他忙一些，讓我見見大家，轉告大家，主席支持大家的意見。今天聽聽大家的意見。

「題材無主次」，這個調調和文學上是一個調子。

陳半丁的畫各地都是，齊白石的一把蔥、兩頭蒜、幾個蝦米說得那麼好？很奇怪，怎麼捧起來的？齊白石反對土改，身上掛一串鑰匙，守財奴！

林風眠用中國辦法畫的那個女人，多難看！主席和我喜歡徐悲鴻，他寫實，有思想。當然，思想是民主思想，和聞一多一樣，但是有思想。

（有人問：主席看畫展嗎？）主席時間少，主要看看畫冊，比我看得多，許多畫冊都有。

劉文西等人的事（指《人民日報》發表劉文西畫主席像的事），《人民日報》要檢查。傅抱石在人大會堂的那張畫，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麼。有那麼好？對他的畫要檢查。

（談到民族樂隊時，江青對改良樂器，按西洋管弦樂隊編制原則來改的做法表示懷疑，她說）這樣做會不會反而把原來的特色改掉了？聽說改良的大噴吶長得都可以碰到地板了，覺得好笑。

到底什麼是「民族樂器」？以前中國只有琴（古琴），很多樂器原來就是外國傳來的。現在許多西洋樂器，我們本國也可以製造了。有一個吹法國號的音樂學院學生，下鄉吹洋調，老鄉不喜歡，後來吹民歌，老鄉就喜歡聽了。可見主要不是樂器問題，不習慣的東西，接觸後，可以習慣的。一般說來，西洋樂器在技術上比較發展，表現能力較豐富，民族樂器有音準問題，有些音響比較粗糙、刺耳，音域較窄。《紅燈記》建議加一段《國際歌》，京劇團開始不肯加，後來終於加了，但是京劇伴奏樂隊演奏《國際歌》很難聽、味道不對頭。樂器的發展和經濟基礎有關，西洋管弦樂隊也是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逐漸完善起來的。總的說來樂器是個工具，西洋樂器，民族樂器，作為工具都可以使用，民族樂器還要改良多少年，為什麼現成的西洋樂器不用呢？應該外為中用。

關於樂器問題，毛主席五六年懷仁堂講話（指《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編者注）已說得很明確，本來這篇講話是可以發表的，但主席很慎重，說還要再做些調查研究。

二、關於戲曲改革

京劇演革命現代戲，許多原有的唱腔不適用了，這次搞《蘆蕩火種》等劇有些同志對唱腔設計起了不少好作用。希望能有更多的專業作曲者（新音樂工作者）參加到工作中去。

京劇、河北梆子某些行當演員的唱法，也需要改革。

三、關於民族特點

少數民族會演，加強了民族團結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有一些民族，事實上民族特徵已消失，卻還非得要人家恢復，海南島黎族姑娘已不愛穿原有的打褶裙子，還非得叫人家穿，有些做法到底是促進

民族團結還是製造民族分裂呢？回民實際上和漢民已沒有什麼兩樣了（不吃豬肉除外），還非要他們戴阿訇戴的黑帽子，這是宗教上層人物的服裝。

（江青對「天涯歌女」、「哭七七」這類調子非常反感）民歌中有不少是色情的，不健康的，有些人認為只要是民族、民間的都好，這是不對的。

四、關於三化

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提法值得研究，這個口號資產階級也可以提，資產階級也有自己為革命的一面，雖然它不會去考慮群眾化，這個口號不知是怎麼提出來的。

五、關於歌劇和聲樂

像《茶花女》那樣「給我喝一杯水」也要唱，那樣的歌劇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唱洋歌劇的人嘴裡好像含了個東西，字都聽不清楚。

唱得好的人總是「聲情並茂」的，當然這個「情」要說明是革命感情，無產階級感情，京劇旦角的唱法，假聲不能很好地表達英雄人物的感情，應該想辦法充實它。河北梆子男演員高音嘶裂，聽了很不舒服，應從唱法到唱腔加以改革。

六、關於交響樂

四個樂章的交響樂很脫離群眾。（江青的女兒喜歡聽交響樂〈指西洋古典的〉，她說）我拚命把她從交響樂中拉出來。

拜倒於西洋音樂，完全是奴隸思想，應該創造自己的。

七、關於輕音樂

李凌關於輕音樂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不要把輕音樂全部否定，其中還有較好的。

八、關於國際音樂活動

（從劉詩昆參加國際鋼琴比賽說起）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非得去參加比賽？有什麼意思？（這類國際比賽多數是蘇聯、東歐等國家舉辦的）

（中央音樂學院陳連上書毛主席，曾建議舉行亞非拉音樂節）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新興力量運動會起了很大作用，在音樂上也應該搞亞非拉的活動，這會起很大作用的。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4.12.27）

《海鷹》怎麼樣？有沒有把握？這個題目是我提出來的，電影前面不健康，需要改掉，但後面很好，沉艦可以寫一場好戲。水裡敵我對照很好，要表現我們人民海軍的政治素質，塑造好英雄人物，我們的戰士負傷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信心游回大陸。電影後半部戰士都泡在水裡，舞臺上怎麼處理？可以加慮礁石和小島的戲。

江青同志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京劇革命現代樣板戲《奇襲白虎團》攝製組部分同志的指示（輯錄） （1964.12.27）

編者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長期以來，同文藝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及其總後台進行了不調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江青同志首當其衝，發揚了革命硬骨頭精神，披荊斬棘，頂住了反革命的圍攻和迫害，終於從京劇改

革突破缺口，創出了一批光彩奪目的革命樣板戲，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卓越的、不朽的功勳。正如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所講的那樣，「文化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四年、六五年江青同志多次在百忙中帶病接見我八一電影製片廠《奇襲白虎團》攝製組和山東省京劇團部分同志，對樣板戲的拍攝工作做了很多極其重要的指示，時過兩年零七個月，今天重溫江青同志的講話，尤感無比親切和深刻！現在，我們懷著對江青同志無限崇敬的心情，把江青同志的講話輯錄發表在這裡，供革命派的同志們學習。

我很擔心，舞臺戲《奇襲白虎團》從基本上說，是好戲。但有缺點；武場已經過關，主要是指人物塑造上沒有過關。楊偉才那麼機智勇敢是哪裡來的？根在哪裡？曾設想，能否在前面有一場楊偉才單獨的戲？京劇塑造人物主要靠唱，唱、做、念、打，離了唱就無法突出人物。當然，電影可以用特寫、近景來突出人物，但如果不從劇本上做些改變，光靠特寫近景，能否達到上述要求呢？恐怕不能。

《智取威虎山》開始時因為時間倉促，以後接受了主席的意見，改好了；但楊子榮這一人物仍然照舊（指一九六四年情況），我瞭解了楊子榮的材料，本人比小說還要高大的多。由個人的苦，變成階級的苦，才能產生那種大無畏的氣概；在《寫情報》一場也應增加唱，邊寫邊唱，唱出威虎山地勢的險要。他們接受了這個意見，可能是時間不夠，不是他們保守。

楊偉才要不要這個根呢？我看要。否則，他的大智大勇的源泉在哪裡？有個他個人的苦、所受的壓迫加上黨與軍隊的培養教育，他的智勇就有了根子。現在應著力突出這一點。當然，按現在的劇本拍出來，還是一部好電影。但是，應該做到的，能夠做到的，為什麼不努力爭取達到呢？

近幾年來，好戲太少，中間的有一些，壞戲太多，所謂好戲就是基本上是好的，但還存在著缺點。

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我看了很難過，比舞臺上差得多。舞臺上的反帝鬥爭沒有了，血的南京路沒有了，趙大大可愛的一面沒有了，優

點消失了，只使人覺得滑稽。《千萬不要忘記》突出了岳母，大講資產階級戀愛景，這是寫「中間人物」的戲，正面人物不突出，這樣的導演，把戲的性質都搞變了，你們說該不該批評呢？

你們要向別人取些經，好的要學，壞的要作為教訓，希望拍電影的幾個京劇，要搞得好一點，主要是把正面人物突出出來。

* * * * *

《東方紅》拍電影我很擔心。主席感到表現艱苦的地方不深刻，感人是感人的，但到了第六場（四九年）就應該結束。

電影中的開打不要太滿，不要平。像舞蹈一樣，有群舞也有獨舞。西方的舞蹈只講圖案，幾何形的美。我們的舞蹈，不只講圖案，主要是突出人物。太滿了就無法突出人物，一定要注意避免「滿」、「平」。

* * * * *

我看了《早春二月》一厚本材料，上至部長，下至攝製組人員，思想都很一致，結果搞了那麼個東西。可是京劇改革，文化革命，思想就不一致。頑固勢力很大，不光京劇界有，有些相當高的幹部也有，我氣的不行！有人勸我：身體不好，不要有那麼多意見。我說：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被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逼的。像芭蕾舞，老是《天鵝湖》、《海俠》，歌劇老是《茶花女》、《蝴蝶夫人》。我說：你們演了十幾年外國人，能不能演一次中國人！社會主義革命你們沒有生活，不要搞，先搞點黨領導下的革命鬥爭，把已經成功的作品，移植一個行不行；結果搞了個《紅色娘子軍》。還差點被×部長「槍斃」了，他說芭蕾舞就是要演《天鵝湖》。什麼洋嗓子、土嗓子，洋樂器、土樂器，爭論了多少年，我們就是忘了兩個字——革命！在這方面，軍隊搞得比較好。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出來了，要到香港去演出，美其名曰賺外匯，被總理制止了，實際上是想得到外國人的承認。我們一定要打破這種洋教條、洋迷信。要有雄心壯志，搞出好作品來。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進入了腐朽階段，只有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有些進步的東西，在意識形態、文藝領域是腐朽透頂的，對我們沒用處，一定要奮發圖強，搞出我們自己的東西來。

* * * * *

關於京劇唱腔的設計，要勇於革命，不要老腔老調，吸取各個名家進步的、有用的東西。楊偉才要考慮到英俊，可以化些小生唱腔，不能太文。在唱腔設計上，保守或者脫離人物的耍花腔都是要不得的。

* * * * *

今年立的幾個戲，還要經過幾個反覆，還要花些時間，搞好些，不要急。像話劇《豐收之後》就一個趙五嬸光杆司令，圍繞著她的小梅、民兵都一般化，可反面人物就四、五個都很突出。戲一年演不好，至多花十幾萬工資，而電影拍不好就是幾十萬。不要看到好戲抓來就拍，拍成了再改就十分困難。

「中間人物」的影響很大，就是因為它適應了不願深入生活的人的需要。「三十年代」是什麼？就是這個，這些人沒有工農兵生活，又不願下去，更談不到階級感情。我們首先要立志「革命」。

* * * * *

看了《碧海丹心》，為什麼要寫戀愛？為什麼讓小妹藏在船艙中？建議能否重寫一下。那個連長是演《人民戰士》中劉興的。《人民戰士》很不好，淒淒慘慘，最後進關時只剩下劉興一個人了，其他人都死了！我問了劉白羽，為什麼把戰爭描寫的那麼殘酷？他說：「是主觀主義。」戰爭要是那麼殘酷，那還有什麼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之分！我們不都是過來了嗎？很多人不都過來了嗎？

* * * * *

這個戲（指《奇襲白虎團》）是表現國際主義的戲，要慎重。思想內容很重要，藝術性也很重要，不但要從政治上過關，藝術上也要過關。現在有些人，就是挑藝術上的缺點來否定思想內容。所以一定要精雕細刻，才能打好這一仗。楊偉才這一人物突出了，就拍。如一時解決不了，就停下來，等會演完了，改好了再拍。²

² 本文係根據江青同志談話記錄整理的，如有錯誤，由整理者負責。八一電影製片廠「紅軍」《電影戰線》1967年8月12日第四期。

本月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4.12）

《海鷹》加上你們的民兵（指山東民兵）情節。電影民兵情節不夠。《海鷹》的兩個官兵關係的對比情節很好。

本年

江青參觀美術展覽時的談話（1964年冬）

解放後油畫是不是有很大的發展？工農兵群眾是不是喜歡油畫？油畫一定會有發展前途的。油畫應當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應當做到外為中用。

青年美術工作者比老畫家總要多些吧？你們除了在美術學校學習以外，有沒有自學的？技術當然要學，恐怕不能因為學技術就不和工農兵在一起。這裡有技術為誰服務的問題。

反映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作品在你們美術裡面倒是有的，也許還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以及和資本家作鬥爭的作品，這裡就沒有看見。應當有這樣的作品，應當有鮮明地表現階級鬥爭的作品，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嘛。封建地主階級倒是臭了，資產階級呢？恐怕還有人覺得香吧？其實，應當搞臭才是。

你們美術在這方面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展覽會除了在城市舉行以外，是不是也下鄉下廠？是不是也可以在工人、農民裡面作調查，看看他們需要哪些作品，聽聽他們對美術作品的意見。

1965

江青對電影《海鷹》的指示（1965.5.23）

《海鷹》有點小缺點。吉普車上兩人吃蘋果，有點吉普賽女郎的勁頭，出征時唱：「寧願出征，不願在家盼斷腸。」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關於江青領導「樣板戲」創作，可參見如下著作：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0月。

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1966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紀要（1966.2.2-2.20）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據林彪同志的委託，在上海邀請部隊的一些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座談。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瞭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蕭華同志和楊成武同志，對這次座談都表示熱情贊助和支持，指示我們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見辦，並對江青同志這樣關心部隊的文藝工作表示感謝。

在座談開始和交談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對毛主席的著作學習不夠，對毛主席的思想領會不深，只是學懂哪一點，就堅決去做。最近四年，比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見，這些意見不一定全對。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為了黨的事業，應當平等地進行交談。這件事，去年就應該做，因為身體不行，沒有做到。最近，身體好一些，根據林彪同志的指示，請同志們來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議先看作品，再閱讀一些有關的文件和材料，然後交談。江青同志給我們閱讀了毛主席的有關著作，並先後同部隊的同志個別交談八次，集體座談四次，陪同我們看電影十三次，看戲三次。在看電

影、看戲過程中，也隨時進行了交談。另外，還要我們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間，江青同志又看了電影《南海長城》的樣片，接見了《南海長城》的導演、攝影師和一部分演員，同他們談話三次，給了他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們在接觸中感覺到：江青同志對毛主席思想領會較深，又對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長時間的、相當充分的調查研究，親自種試驗田，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次帶病工作，謙虛、熱情、誠懇地同我們一起交談，一起看影片、看戲，給了我們很大啟發和幫助。

（二）

在近二十天中，我們閱讀了毛主席的兩篇著作和有關材料，聽取了江青同志許多極為重要的意見，看了三十餘部好的、壞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缺點、錯誤的影片，又看了《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兩齣比較成功的革命現代京劇，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毛主席文藝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認識。下面是在這次座談會中大家商議和同意的幾點意見：

一、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

事實上，在我國革命的兩個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文化戰線上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我們黨的歷史上，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也都包括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王明路線是一種曾經在我們黨內氾濫過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中，毛主席先在理論上徹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緊接著，又在理論上徹底地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文化路線。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就是對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統的歷史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在我國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毛主席又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

作會議上的講話》兩篇著作，這是我國和各國革命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的最新的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新發展。毛主席的這五篇著作，夠我們無產階級用上一個長時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發表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了，後兩篇也已經發表將近十年了。但是，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卻基本上沒有執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二、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

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准，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是一個創舉，它將會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產生深遠的影響。它有力地證明：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響樂這種外來的古典藝術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來為我們所用的，對其他藝術的革命就更應該有信心了。有人說革命現代京劇丟掉了京劇的傳統，丟掉了京劇的基本功。事實恰恰相反，革命現代京劇正是對京劇傳統的批判地繼承，是真正的推陳出新。京劇的基本功不是丟掉了，而是不夠用了，有些不能夠表現新生活的，應該也必須丟掉。而為了表現新生活，正急需我們從生活中去提煉，去創造，去逐步發展和豐富京劇的基本功。同時，這些事實也有力地回擊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謂「票房價值」論、「外匯價值」論、「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論，等等。

近三年來，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另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工農兵在思想、文藝戰線上的廣泛的群眾活動。從工農兵群眾中，不斷地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善於從實際出發表達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文章；同時，還不斷地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歌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戰線上的大躍進，歌頌我們的新英雄人物，歌頌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英明領導的文藝作品，特別是工農兵發表在壁報、黑板報上的大量詩歌，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劃出了一個完全嶄新的時代。

當然，這些都還只是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為保衛和發展這一成果，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還需要我們作長期的、艱苦的努力。

三、文藝戰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要反映到軍隊內部來，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裡，決不可能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也就沒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敵人一定會從各方面破壞它，也一定會利用文藝的

武器，企圖對它進行思想腐蝕。而有的人卻在毛主席指出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沒有執行黨的方針以後，還說部隊文藝方向已經解決了，主要是提高藝術水準的問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缺乏具體分析的。事實上，軍隊的文藝有的方向對，藝術水準也比較高；有的方向對，藝術水準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藝術水準方面都有嚴重的缺點或錯誤；也有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八一電影製片廠就拍攝了《抓壯丁》這樣的壞影片。這說明軍隊的文藝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線的影響。同時，我們自己培養的真正過得硬的創作人才還比較少；創作思想問題還很多；組織上也還有些不純。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作出恰當的分析和解決。

四、在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中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對文藝工作抓得很緊，作了很多很正確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中，明確地規定部隊文藝工作的任務是：「必須密切結合部隊的任務和思想情況，為興無滅資、鞏固和提高戰鬥力服務」；軍隊中有一批我們自己培養的、經過革命戰爭鍛鍊的文藝骨幹；也創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中，解放軍一定要起應起的作用，勇敢地、堅定不移地，為貫徹執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而鬥爭。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領導人要親自抓，搞出好的樣板。資產階級有反動的所謂「創新獨白」，我們要標新立異，我們的標新立異是標社會主義之新，立無產階級之異。要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我們有了這樣的樣板，有了這方面成功的經驗，才有說服力，才能鞏固地佔領陣地，才能打掉反動派的棍子。

在這個問題上，不要有自卑感，而應當有自豪感。

要破除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

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因此，決不能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當成我們無產階級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指導方針。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系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要破除對中外古典文學的迷信。斯大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對資產階級的現代派文藝的批評是很尖銳的，但是，他對俄國和歐洲的所謂經典著作卻無批判地繼承，後果不好。中國的古典文藝，歐洲（包括俄國）古典文藝，甚至美國電影，對我國文藝界的影響是不小的，有些人就當作經典，全盤接受。我們應當接受斯大林的教訓。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拒絕研究是錯誤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

對十月革命後出現的一批比較優秀的蘇聯革命文藝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為藝術。文學藝術只能來源於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的歷史過程，證明了這一點。

世界上從來是新生力量戰勝腐朽力量。我們人民解放軍開頭也是弱小的，終於轉弱為強，戰勝了美蔣反動派。面對著國內外大好的革命形勢和光榮的任務，我們應該以做一個徹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氣，去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因為我們的革命，是一次最後消滅剝削階級、剝削制度，和從根本上消除一切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群眾的意識形態的革命。我們要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去創造無愧於我們偉大的國家，偉大的

黨，偉大的人民，偉大的軍隊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新文藝。這是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的、最光輝燦爛的新文藝。

但是，要搞出好的樣板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對創作中的困難，我們在戰略上一定要蔑視它，而在戰術上卻一定要重視它。創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抓創作的同志決不能採取老爺式的態度，決不可掉以輕心，要同創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盡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時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敗、不怕犯錯誤，要允許失敗、允許犯錯誤，還要允許改正錯誤。要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經過長時間的反覆實踐，精益求精，力求達到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在實踐中及時總結經驗，逐步掌握各種藝術的規律。不這樣，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樣板。

我們應當十分重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忽視這一點，是完全錯誤的。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及其他重大戰役的文藝創作，也要趁著領導、指揮這些戰役的同志健在，抓緊搞起來。許多重要的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急需我們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創作。《南海長城》一定要拍好。《萬水千山》一定要改好。並通過這些創作，培養鍛鍊出一支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骨幹隊伍。

六、在文藝工作中，不論是領導人員，還是創作人員，都要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對「一言堂」，要走群眾路線。過去有些人搞出一個作品，就逼著領導人鼓掌、點頭，這是一種很壞的作風。至於抓創作的幹部，對待文藝創作，應該經常記住這樣兩點：第一，要善於傾聽廣大群眾的意見；第二，要善於分析這些意見，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沒有缺點的作品是沒有的，只要基調還好，要指出其缺點錯誤，把它改好。壞作品不要藏起來，要拿出來交給群眾去評論。我們不要怕群眾，要堅決地相信群眾，群眾會給我們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眾的鑒別能力。攝製一部電影要花費幾十萬元或者上百萬元，把壞片子藏起來，白白地浪費掉了，為什麼不拿出來放映，從而教育創作人員和人民群眾，又可以彌補國家經濟

上的損失，做到思想、經濟雙豐收呢？影片《兵臨城下》演了好久，也沒有人批評，《解放軍報》是否可以寫篇文章批評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戰鬥的群眾性的文藝批評，打破少數所謂「文藝批評家」（即方向錯誤的和軟弱無力的那些批評家）對文藝批評的壟斷，把文藝批評的武器交給廣大工農兵群眾去掌握，使專門批評家和群眾批評家結合起來。在文藝批評中，要加強戰鬥性，反對無原則的庸俗捧場。要改造文風，提倡多寫通俗的短文，把文藝批評變成匕首和手榴彈，練出二百米內的硬功夫；當然也要寫一些系統的，有理論深度的較長的文章。反對用名詞術語嚇人。只有這樣，才能繳掉那些所謂「文藝批評家」的械。《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要開闢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藝評論專欄，對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熱情支援，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點；對壞作品，要進行原則性的批評。對於文藝理論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錯誤論點，和某些人在一些什麼《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京劇劇碼初探》之類的書中企圖偽造歷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佈的許多錯誤論點，都要有計劃地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罵我們是棍子，對人家說我們簡單粗暴要有分析。我們有的批評基本正確，但是分析不夠，論據不充分，說服力差，應該改進。有的人是認識問題，他們先說我們簡單粗暴，後來就不說了。對敵人把我們正確的批評罵做是簡單粗暴，就一定要堅決頂住。文藝評論要成為經常的工作，成為開展文藝鬥爭的重要方法，也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方法。沒有正確的文藝評論，就不可能繁榮創作。

八、文藝上反對外國修正主義的鬥爭，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類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於碰他。他是修正主義文藝的鼻祖。他的《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一個人的遭遇》對中國的部分作者和讀者影響很大。軍隊是否可以組織一些人加以研究，寫出有分析的、論據充分的、有說服力的批判文章。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有很大影響。對國內的作品，也應當這樣做。

九、在創作方法上，要採取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不要搞資產階級的批判現實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

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湧現的工農兵英雄人物，他們的優秀品質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集中表現。我們要滿腔熱情地、千方百計地去塑造工農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說：「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個英雄才寫一個英雄，其實，活著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這就需要我們的作者從長期的生活積累中，去集中概括，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典型人物來。

寫革命戰爭，要首先明確戰爭的性質，我們是正義的，敵人是非正義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現我們的艱苦奮鬥、英勇犧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現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樂觀主義。不要在描寫戰爭的殘酷性時，去渲染或頌揚戰爭的恐怖；不要在描寫革命鬥爭的艱苦性時，去渲染或頌揚苦難。革命戰爭的殘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義，革命鬥爭的艱苦性和革命的樂觀主義，都是對立的統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則，位置擺錯了，就會產生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傾向。此外，在描寫人民革命戰爭的時候，不論是在以遊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階段，還是以運動戰為主的階段，都要正確地表現黨領導下的正規軍、遊擊隊和民兵的關係，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的關係。

選擇題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調查研究，才能選對、選準。編劇要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到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去，導演、演員、攝影、美術、作曲等人員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進行調查研究。過去，有些作品，歪曲歷史事實，不表現正確路線，專寫錯誤路線；有些作品，寫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紀律的，或者塑造起一個英雄形象卻讓他死掉，人為地製造一個悲劇的結局；有些作品，不寫英雄人物，專寫中間人物，實際上是落後人物，醜化工農兵形象；而對敵人的描寫，卻不是暴露敵人剝削、壓迫人民的階級本質，甚至加以美化；還有些作品，則專搞談情說愛，低級趣味，說什麼「愛」和「死」是永恆主題。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東西，必須堅決反對。

十、重新教育文藝幹部，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全國解放前，我們無產階級在敵人的統治下培養自己的文藝工作者要困

難一些。我們的文化水準比較低，我們的經驗比較少，我們的許多文藝工作者，是受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起來的，在從事革命文藝活動的過程中，有些人又經不起敵人的迫害叛變了，或者經不起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爛掉了。在根據地，我們培養過相當數量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他們有了正確的方向，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在革命過程中起過積極的作用。缺點是，在全國解放後，進了大城市，許多同志沒有抵抗住資產階級思想對我們文藝隊伍的侵蝕，因而有的在前進中掉隊了。我們的文藝是無產階級的文藝，是黨的文藝。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是我們區別於其他階級的最顯著標誌。須知其他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們的黨性原則的，並且很頑強。不論是創作思想方面，組織路線方面，工作作風方面，都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黨性原則，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同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劃清界線，決不能和平共處。現在文藝界存在的各種問題，對大多數人來講，是思想認識問題，是教育提高的問題。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聯繫思想，聯繫實際，帶著問題學，才能真正學得懂、學得通、學到手。要長期深入生活，和工農兵相結合，提高階級覺悟，改造思想，不為名，不為利，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要教育我們的同志，讀一輩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主席的書，革一輩子命。特別要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過座談，我們對上述問題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也都符合軍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從而提高了我們的覺悟，加強了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決心和責任感。我們一定要繼續學好毛主席的著作，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種好試驗田，搞好樣板，在這一場興無滅資的文化革命鬥爭中起好帶頭作用。¹

¹ 《人民日報》，1967年5月29日。

江青給毛澤東的信（1966.3.14）

【全文】

因為陳伯達同志乘的是下午四點多的火車，我託他帶給你的那份座談會紀要，沒有來得及看，他走後我才發現沒有加紅槓。他那份大概沒有來得及加。現送上加紅槓的一份，請批示。雙紅槓是你改的，單紅槓是伯達、志堅、春橋、亞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塊商量著改的。好處是有些問題比前一次說的充實一些，缺點是長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處或不夠策略的地方，請指出並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響你的睡眠。志堅同志明天回京，亞丁同志尚在這裡等。你不要趕，他們的創作會議四月初才開。

江青給林彪的信（1966.3.19）

林彪同志：

根據你的委託，我於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請劉志堅等四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座談後，他們整理了座談紀要，送給你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也送給我一份。我看了，覺得座談紀要整理得不夠完整；不夠確切。因此，請春橋、亞丁兩同志一起座談修改，然後，送主席審閱。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我於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請伯達、志堅、春橋、亞丁四同志一起討論修改後，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意見。十九日，我又

請志堅、春橋、鐘忠、曼村、亞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談，大家一致同意這一紀要。現將座談紀要送上，請審批。

此致

敬禮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²

江青在全軍創作會議上談關於電影的問題（1966.4）

全軍創作會議共看了國產影片六十八部，加上外國影片共八十部。建國來，共出產影片三百多部。這六十八部是與軍隊關係大的。

在六十八部影片中，好的有七部：《南征北戰》；《平原遊擊隊》；《戰鬥裡成長》；《上甘嶺》；《地道戰》：故事好，但線粗點；《分水嶺》：復員軍人還不夠突出；《海鷹》：有點小缺點，吉普車上兩人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之勁頭。出征時唱：「寧願出征，不願在家盼斷腸。」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好的影片，體現了主席的思想，寫了人民戰爭，人民軍隊，軍民關係好，是真正按毛主席思想寫的，其餘影片的問題分以下幾種：

- 一、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
- 二、宣傳錯誤路線，為反革命分子翻案；
- 三、醜化軍隊老幹部，寫男女關係，愛情；
- 四、寫中間人物的。

具體情況如下：

1. 《狼牙山五壯士》：影片開頭是岳飛題詞：「還我河山」，還有荊軻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用岳飛、荊

² 1967年6月1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64期。

軻詞寫五壯士，很不恰當，不能類比。用此詞比當時英雄不好，沒寫出當時的五壯士起何重大意義。五壯士在影片上出現時很難看，醜化了軍隊。把戰爭寫得很殘酷，整個音樂是哀樂，五壯士與整個戰爭沒聯繫。寫我們部隊把五壯士丟下就不管了，是歪曲我軍的。敵人旅團長拿刀沖上山，不符合事實，日旅團長等於師長，不可能這樣幹。影片改改還可用。

2. 《獨立大隊》：毒草。整個是描寫土匪，宣揚了土匪，醜化了軍隊，醜化了政工幹部，對土匪的改造不依靠政治，而依靠土匪之義氣，靠土匪改造土匪；我們對土匪低三下四，好像離了他們不行。馬龍的轉變不知為什麼。
3. 《鐵道遊擊隊》：沒寫主席關於遊擊戰的戰略技術原則，寫的是主席批判的遊擊主義。遊擊隊不靠群眾，都是神兵，只是芳林嫂一個群眾；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象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無產階級遊擊隊，像一幫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沒有黨的領導，不像八路軍領導的，單純地搞驚險神奇動作，宣傳個人英雄主義。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4. 《戰火中的青春》：主要是宣傳個人，宣傳個人英雄主義，有點梁山伯祝英台的意思，沒寫政治工作，完全宣揚了單純軍事觀點；排長軍閥主義，歪曲部隊生活，醜化軍隊形象。
5. 《黑山阻擊戰》：這支部隊打錦州時阻擊廖耀湘兵團南下的，叫「暴露部隊」，廖兵團是早七點跑出，晚六點又跑回，這是遼沈戰役之主要戰役。這個部隊在此，南邊還有塔山阻擊戰。看電影好像就是黑山阻擊戰起了作用。影片中沒有樹立一個英雄，師長吊兒郎當，軍長打仗還談戀愛，醜化了師長、軍長、政委，沒有寫我軍的頑強勇敢，沒寫出戰鬥的激烈，拼刺刀好像玩似的，把後勤工作寫得一團糟。
6. 《碧海丹心》：把英雄連長寫得吊兒郎當，不懂政策，就知蠻幹。解放海南島是很成功的戰役，這麼寫是極大的歪曲，硬插一段愛情，開支委會不講是非，抓螃蟹，把一個老紅軍連的黨支部

寫得很糟，把敵人寫得很頑強，逃跑時還閱兵。

7. 《林海雪原》：有嚴重缺點，這是寫剿匪的，是在東北搞土改的基礎上搞的，影片沒寫土改，這是四平保衛戰役後，部隊分出工作隊搞土改，為鞏固後方剿匪。影片只有一個部隊幹，沒群眾，好像部隊是脫離群眾的。影片充滿了土匪氣，有一段化妝土匪審訊，這是歪曲。打威虎山好像就是楊子榮，誇大了楊子榮個人作用，個人英雄主義。楊子榮化妝土匪後，比土匪還像土匪，是歪曲。沒寫階級鬥爭，土匪臨死時還很頑強，沒矛盾。
8. 《五更寒》：違背階級路線，美化喬鳳（地主小老婆，破鞋），宣傳喬鳳在送健時起極重要作用，比黨員還好，寫黨員的動搖叛變，群眾怕接近遊擊隊，怕鬥爭。整個片子低沉，為自己抹黑，長了敵人志氣，充滿了人性論，喬鳳對遊擊隊一見鍾情，叛變回家還搞團圓，夫妻還溫情。
9. 《英雄虎膽》：美化特務阿蘭，跳搖擺舞一場，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歪曲了偵察部隊形象，參謀化妝後，比敵人還像敵人。剿匪不靠發動群眾，只靠派進去，與林海雪原都是學蘇聯的。
10. 《紅日》：漣水戰役是違背主席指示打的，七戰七捷了，不按主席的電報幹，還要再幹，就打了大敗仗。
11. 《戰上海》：是寫國民黨的戲，我們沒有一個英雄人物塑造出來，都是麵條。當時南京已解放，敵人大勢已去，敵人要跑了，敵人洋相很多，內部矛盾厲害，而我們卻寫的敵人很神氣，很排場，是不符合實際的。寫打城市不能開炮，造成傷亡，為保衛城市拿生命換，寫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個別情況，把劉義的作用誇大了，劉義成了很讓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最後一句話母親說：「二十二年前我們疏忽了。」這客觀上是在為陳獨秀辯護。

12. 《兩個巡邏兵》：把邊防戰士寫得愚蠢，跟著敵人後邊跑，把敵人寫得很頑強，一個人是發完報才當俘虜，醜化了我們，我們是兩個戰士也抓不住一個敵人，老戰士蠢；少數民族只知談愛情、

吃喝、醜化了少數民族。

13. 《岸邊激浪》：寫敵人很頑強、堅決，親生兒子也幹；我們麻痺，地主婆隱藏了十多年也沒發現，把我們寫得沒有黨領導，沒軍民聯防。民兵沒政治工作，阿炳、阿蘭也是一見鍾情。
14. 《列兵鄧志高》：寫的是典型的中間人物，部隊有打兔子，偷瓜的；指導員不講原則和稀泥，宣傳教條主義，政治工作走過場，鄧志高為何轉變不清楚。
15. 《哥倆好》：也是寫中間人物，沒寫新軍委成立後部隊之新面貌，沒寫政治工作落實到軍隊之情況；沒寫大虎為什麼好？二虎為什麼轉變？充滿了低級趣味。二虎爬到將軍身上換軍銜，點壞了豆腐出洋相。
16. 《長空比翼》：寫中間人物。英雄屢犯錯誤，橫蠻驕傲，無法無天，是飛機被敵人擊落才覺悟，寫飛機被敵人擊落後很孤單；把師長寫得簡單粗暴。常用「我的自由主義戰士」及「吊兒郎當的兵」的話，政委不做政治工作，傳消息先牽連，梅花寫得怕死。
17. 《三年早知道》：違背階級路線，似乎合作化離了中農不成，對富裕中農的違法行為不靠人民群眾起來鬥爭，不靠政治，靠物質刺激。黨團組織一團糟，支書是老奸巨猾，影片的落後人物均沒轉變，寫得軍隊有個用支援上中農發家致富。
18. 《布穀鳥又叫了》：把農村黨支部寫得落後，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才是先進的，用小資產階級面貌改造黨。如黨不關心人，只關心牛、豬，沒有人情。辱罵幹部生孩子如老母豬生娃子。宣揚跳舞、唱歌、玩為幸福，充滿個人主義，插曲為「茉莉花」的翻版。
19. 《青山戀》：歪曲主席的話，把主席講的「未來屬於你們的」說成是未來屬於落後分子的。歪曲老幹部；對知識份子不搞教育，不靠政治思想工作，只靠溫情，這些人都是極端個人主義者，但場長說這些人都是革命的、進步的，這些人來之不易。青年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子；沒寫與工農結合，對上海青年上山下鄉，是很大的歪曲。

20. 《花好月圓》：名字就沒有階級鬥爭，對合作化是全面歪曲攻擊。農村沒一個好人，沒有一個進步的，全是落後分子，一團漆黑，三八式的村長是老落後，其他黨員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機，新黨員李梅只知搞戀愛。只有一個貧農，還寫成小丑，對上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不鬥爭，只搞物質刺激。把合作化寫成只是為了提高生活，把落後勢力寫得兇惡頑強，似乎他們專政，我們沒辦法。寫多角戀愛，似乎男女見了就走不動了，低級。
21. 《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寫三角戀愛四對，歪曲農村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沒英雄形象，盡是中間人物，醜化革命幹部。老社長是老保守，會計是反面人物。
22. 《五朵金花》：整個影片寫了一男一女，別人都是陪襯他們談戀愛的，對少數民族不說他們進步，政治成長，精神面貌的變化，盡說是吃喝談戀愛，情歌很有問題。
23. 《星星之火》：以「五卅」慘案為背景，表現星星之火。「五卅」發生在一九二五年，那時我們還沒有根據地，主席還沒有提出星星之火，說「五卅」就是星星之火，是歪曲，實際是宣揚立三主義，提倡城市暴動，領導工人空手奪武器，飛行集會，歌詞中有一句「等我們需要時搞武裝」，那就是說，這以前不需要搞武裝鬥爭了。把一個農村婦女寫成中心人物，不寫工人，不符合歷史事實，把工人階級寫得很軟。
24. 《革命家庭》：歪曲歷史事實，歌頌王明路線。不寫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只有地下工作，把地下工作者生活寫得很豪華，機關越大越闊，生活越豪華，越脫離群眾。影片充滿了人情味。
25. 《聶耳》：為陽翰笙、田漢立傳，似乎上海地下黨是他們領導的，聶耳是他們培養的，他們是革命音樂、戲劇、電影的「祖師爺」，似乎反文化圍剿的主將是陽翰笙、田漢，是他們在主席之前，提出了文藝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寫戰爭是從四次反圍剿開始寫，不寫一、二、三次，是寫王明路線的，影片誇大了聶耳的作用，借聶耳來吹他們自己，似乎中國革命之源泉是《義

- 勇軍進行曲》唱出來的，是陽翰笙、田漢指出來的，是與主席思想爭領導權，是搞反革命復辟，輿論準備，把聶耳寫得很輕浮。
26. 《地下航線》：違背歷史事實。影片寫地下黨遭破壞，遊擊隊困在山上，不強調從戰場上消滅敵人、奪武器，而靠下送武器；寫地下工作不是靠群眾，而是靠個人智謀、神出鬼沒，靠投機商、靠船老大。影片寫了很多迷信欺騙，沒揭露，掩蓋了敵人之殘酷。最後保持了航線，是違背地下工作真實的。
27. 《烈火中永生》：嚴重的問題是為重慶市委書記（叛徒）翻案。小說裡許雲峰是工委書記，而在影片成了市委書記，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區工作：市委書記在飯館談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認是黨員；地下辦《挺進報》是盲動主義。把華陰遊擊隊寫成由重慶市委領導的，而重慶市委又受上海局領導，是城市領導農村鬥爭，既違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歷史事實。當時不是上海局，而是黨中央直接領導。許雲峰、江姐兩個形象不好，許象舊知識份子，江有些嬌氣，華子良為瘋子。有句臺詞不好，如特務頭子沈醉對江姐說：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一面寫生死鬥爭，一面天安門聯歡；把天安門聯歡寫在這個場合不好。
28. 《女飛行員》：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時招了些女飛行員，是彭德懷、黃克誠領導的，影片卻把林總的話寫到那裡，是為彭、黃翻案，宣揚了人和技術的矛盾，宣揚了技術第一。對留用的國民黨教員只強調了技術改革，不強調思想改造。所有人物情節都是一切為了上天，寫女飛行員只是為了給婦女爭口氣，山溝裡出鳳凰，女飛行員寫的很軟弱，一遇問題就哭鼻子。不寫政治思想工作，思想轉變很簡單，楊大娘一說，項菲就轉變了。
29. 《萬水千山》：主席批評：寫了分裂主義，只寫一方面軍，沒寫二、四方面軍。草地一場，淒慘低沉，一個教導員還死了，沒寫主席的軍事路線，沒寫出長征是主席思想的勝利。由於長征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由於這片子在群眾中有一定影響，要組織力量重新拍攝。

30. 《柳堡的故事》：是渙散鬥志，瓦解士氣的片子，在緊張的鬥爭中，戰士陷於愛情不能自拔，宣揚了愛情、紀律之矛盾，最後衝破了紀律，取得了勝利。寫二妹子一家之遭遇，階級鬥爭是虛，愛情是實。指導員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媒拉線，認為軍隊可以戀愛結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問題很大，很多地方手法惡毒，違反紀律，用藝術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軍隊殘酷。
31. 《前方來信》：題材主題都是錯誤的，是對革命戰爭的歪曲，將革命戰爭寫得很淒慘，獨生子犧牲，兩代寡婦，最後通過假信來安慰，將戰爭寫得淒慘（宣揚了和平主義，獨生子一般是不徵兵的）。
32. 《農奴》：有缺點，揭露有餘，歌頌農奴不夠，情調低，強巴解放後還沒有翻身求解放之要求，還是農奴。沒有革命的浪漫主義，迷信色彩重，調子低，有不好的宣傳效果。
33. 《帶兵的人》：宣傳中間人物。四連落後分子太多了，不像兩年前的四好連隊。連長只是嚴格要求，沒有耐心說服，指導員工作很少，班長很粗暴，敲木魚都打不上點子。四好連隊好像就是為了得紅旗打轉轉，階級教育不夠，歐小龍轉變好像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軟的。
34. 《雷鋒》：有缺點。把雷鋒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來作，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象不好，是政治性錯誤。將雷鋒之好事由中間人物王大力來繼承，不好。防洪指揮部主任的形象也不好。他對雷鋒說：「好接班人」，結果雷鋒就死了，這不好。
35. 《大李、老李和小李》：低級庸俗。把故事安排在屠場，是別有用心地影射我們像豬一樣被宰。寫幹部不是胖豬就是瘦猴，把車間主任關在冷藏室，把幹部寫成像豬一樣。
36. 《水手長的故事》：把敵人寫得很高明，估計我們的情況很準確，我們寫得很被動。故事不真實，後半部離奇得很。
37. 《赤峰號》：艦長水準低，不懂戰術，鬧個人主義。政委沒原則性，跟艦長跑，只講了半句話。孤兒的處理不恰當，插曲不健康。

38. 《冰山上的來客》：作者是偽滿人員。沒有黨的領導，誇大個人的作用，整個影片沒有政治工作，排長憑笛子指揮戰鬥，憑歌聲辨別特務。音樂從頭到底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偽滿歌曲的翻版。
39. 《野火春風鬥古城》：爭取關團長起義沒有和當時大的鬥爭環境聯繫起來，看不到爭取的必要性。美化了關敬陶，似乎非爭取他不可。把漢奸寫得正義、愛國，我們非常相信他，事實是很危險的，是冒險主義。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拔簪刺敵人不合理。銀環是中間人物，累犯錯誤，與楊曉冬一見鍾情，過分寫了這段愛情。楊母三次出場，兩次是給兒子說媳婦，歪曲了革命母親的形象。
40. 《51號兵站》：對黨的祕密工作是歪曲、污蔑。幹祕密工作是整天取巧，整天和敵人、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不依靠群眾，有些做法是敵人搞特務的作法。寫上海黨什麼也不行，一個小青年就解決問題了。
41. 《今天我休息》：把先進工作者的事蹟都寫在一天做，不合理，宣傳有勞有逸。馬天民了也寫得傻乎乎的，有些是為了取笑。
42. 《碧空雄師》：寫中間人物，林大海轉變寫成主要是姐姐的教育，沒有寫四個第一，連長既官僚主義，又粗暴，指導員是非不清，不解決問題。
43. 《三個戰友》：醜化革命軍人形象；看不到黨的領導；看不到階級鬥爭；三個人，一個怕老婆，一個搞戀愛，一個幹自發。充滿了低級趣味。
44. 《紅河激浪》：為高崗、習仲勳翻案。
45. 《怒潮》：美化彭德懷，為彭德懷翻案。最後寫攻打城市，不建立農村根據地，是錯誤的軍事路線。插曲有問題。
46. 《人民的巨掌》：歪曲黨的肅反政策是寬大無邊。為反革命楊凡翻案，把地下黨寫的比老八路高明的多。解放後上海似乎還由敵人控制（敵人的電臺等），改造特務不是靠群眾，而是靠家庭大學生。

47. 《女籃五號》：沒有黨的領導，宣傳球隊指導活躍，美化了資產階級小姐，最後讓小姐愛上了窮運動員，宣揚了階級調和，合二而一。
48. 《紅霞》：宣傳假投降，美人計，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紅霞在臨死前之歌詞，宣揚了活命哲學，情調是小資產階級的。
49.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的電影，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組織無能，對問題不敢管或是溫情主義。宣傳專家專政、教授專政。宣傳人在前進的道路上一定要摔跤，也不用學習，摔了跤就會爬起來。
50. 《抓壯丁》。
51. 《兵臨城下》。
52. 《阿詩瑪》。
53. 《逆風千里》。
54. 《青春的腳步》。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2）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江青、陳伯達同志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約十一點在燕南園召集部分同學座談，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並作簡短講話。】

江青同志說：黨中央萬歲！北大同學革命萬歲！同學們，我沒有多少話可講。我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聽了你們的意見，看了你們的大字報，情況不太清楚，沒有什麼可講的，請伯達同志講講。

陳伯達同志說：我沒有什麼話好講，因為情況不太瞭解。我是來調查研究，根據毛主席工作方針，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組要走群眾路線。要聽大家的意見，你們看到昨天《人民日報》社論沒有。還是這個

態度。毛主席說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多聽多看多想，多傾聽群眾意見，你們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這是很好的現象，還是要回去辯論，把問題弄清楚。我就說這些。³

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7.23）

【時間：晚10：00左右，地點：大飯廳】

陳伯達同志：

我們是來看大字報的，是來研究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情況的，來看看你們提了什麼不同意見，看看你們怎樣提問題的，來向你們學習，研究一下你們怎樣進行辯論。

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的熱情非常好，這種革命精神是最可寶貴的。可是我們在看大字報，你們一圍，大字報就看不成了，你們要給我們一個學習機會嘛！

任何工作要做好，文化大革命也一樣，都必須先做學生，再做先生。我們也是這樣，在大辯論中互相做學生，互相做先生。先做學生，再做先生，才能把辯論搞好，要講事實，擺道理，講道理。

北大同學要從主席的學習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現在我要當學生去了！

³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時間：夜裡十二點，地點：燕南園前。】

江青同志：

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是和他一起來聽一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懂點事，少犯錯誤，和同學們一快來進行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快的，不會脫離你們的。你們什麼時候說有意見，要我們來聽，我們就立刻來。現在我們瞭解得還不夠多，提不出什麼具體的意見。但是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革命是個大熔爐，最能鍛鍊人了，誰不革命誰就走可，革命的跟我們站在一快。我聽說你們一夜沒有睡，在辯論，今天也在辯論，本來是想來聽一聽你們的辯論的，可是一來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們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這一仗。好，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幾句。

陳伯達同志：

剛才江青同志講的話，就是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講的話，我完全同意她的話，我們還想繼續來這裡向你們學習，學習你們的鬥爭經驗。在這個文化革命鬥爭中，北京大學站在最前面。我想，你們一定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繼續前進。我講點個人意見：對於「六·一八」這個事情，說是個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這是我個人給大家講這麼一點。希望大家在這個鬥爭中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他怎麼分析階級，分析情況，把我們中國的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導到勝利的道路。在文化革命中，要掌握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他是怎麼領導革命的。我們怎樣才能在這個運動中做好工作。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聽懂了嗎？（聽懂了）是曲折的。是會有一些反復的，這個，比如你們就有些反復，「六·一八」以前和以後，以及到最近這幾天，是一反復。是不是？是有變化的嘛！鬥爭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鬥爭是曲折的，鬥爭總會勝利！

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江青同志最後講：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再見了！⁴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全校辯論會上的講話 (1966.7.25)

康生同志：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來看你們，問你們好。我們受毛主席的委託，向你們問候。現在我介紹一下來的幾個同志。

副組長：江青、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姚文元、戚本禹。

文革小組辦公室：曹軼歐。

江青同志：

同志們，毛主席要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說，做革命派的學生。革命派的同學，教職員工如果需要我們來，我們召之即來。我們小組如果有什麼不正確的，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直接寫信給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見他。我們是革命派的勤務員，革命的跟我們一快走，不革命的走出去。

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現在請他們來講講。我們聽聽。

⁴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年11月）；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

康生同志：

江青同志講了，毛主席叫我們來向你們學習，這不是謙虛，因為主席說過了，一切革命的正確的領導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誰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們，首先是靠你們，同學們，教員們。因此，我們想在這一偉大的文化革命中，運動中，學習、學習、再學習。

我聽說，同志們在若干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這是很好的現象，是正常的現象，是健康的現象，真理通過辯論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說所謂「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說是反革命的，還有人說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對工作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別聽那一套！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你們的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從六月一日到現在兩個月了，工作組怎麼樣？聽說有各種意見，有的講是好的，有的講有一些錯誤，有的講有路線性的錯誤，有的講是路線錯誤。敞開思想講，什麼話都可以講，不要有顧慮。有的講工作組在這兒好，有的講工作組不在這裡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們來搞呢？還是靠工作組一手包辦？文化革命怎麼做法？陸平，彭佩雲怎麼鬥？翦伯贊、馮定之類怎麼鬥？怎麼做法可以辯論、研究。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

文化大革命你們是主人，不是我們，也不是工作組，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們告訴你們的重要的任務。我的話不多講。我們下車伊始，不能哇啦哇啦講，你們不是批評張承先的報告講了四個鐘頭嗎？要「精兵簡政」嘛！我的話就講到這裡。（地六一黃玉生等三人記錄整理。）⁵

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輕工業學院會見學生代表時的談話（1966.7.26）

【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輕工業學院會見了反工作組的學生的代表】

江青：

這裡都是自己人，誰也不會傳出去。你們來的信，我們都看了，你們這樣做，是熱愛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有你們這樣的接班人，中國不會變顏色。向你們說兩點：

- （1）你們是受迫害的，他們那樣做，只有反革命才幹得出來。要是再對你們進行迫害，就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對你們是怎麼迫害的？你們回去準備材料，準備控訴。
- （2）不應該死，應挺起腰杆革命，你們要是死了，問題就搞不清楚了。與其自殺，不如幹革命，讓敵人給一刀，這樣還光榮。

你們學校是要奪權的！工作隊、黨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對工作隊、常委，不一定是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沒派過這樣的工作隊，一個也沒派過。

這樣的工作隊光撤了還不行，還要鬥它。

你們來時，他們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們又要佈置了，又想溜了。你們回去後要串聯，要準備材料，簡單扼要，要擊中要害。

你們敢不敢控訴？（答：敢！）我們給你們撐腰！我們要排著隊去。你們講話後，我們還要講話。

你們要注意鬥爭策略，你們之間的分歧是工作隊挑起的。不要把群眾放在後邊，不要光靠你們幾個人。不要互相鬥爭，要爭取中間群眾。工作隊員也會起義。同學說了一兩句話錯話，做了一兩件錯事，沒關係。那些大人物說了些錯話不算，為什麼要對同學抓小辮子呢！

戚本禹：

前一個工作隊包庇黑幫，被他們趕走了。後一個還是這樣。他們說開門整頓十天，實際想蒙混過關。鄧是個不小的官兒呢，可這個人糊裡糊塗，連話也說不清楚。上次做了報告，想把責任推到同學身上。上次我在那兒看大字報，點名的全是學生，有幾十個，實際上都是他們指揮的。

江青：

你們回去，把精確數字統計上來。他們不是要找「後臺」嗎？我做你們的「後臺」。毛主席給你們撐腰！

戚本禹：

你們學校還有「黨委領導萬萬歲」大字報，連這樣的黨委也保衛?! 連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院黨委也要保衛?!

江青：

你們回去要好好幹，你們是主人嘛！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 (1966.7.27)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嗎？（眾：好！）

同志們，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所有成員到你們師大來，（歡呼）向你們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跟你們學習，並且向

你們問好！（鼓掌）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所有同志們，你們身體好！（眾：毛主席好！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歡呼！）同志們，好多同學遞條子來，要我們介紹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現在我就來介紹。（以下逐一介紹小組成員）

同志們，同學們，今天，我們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全都來了，聽到師大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辯論進行得很熱烈。因此，我們想跟同志們來學習，來傾聽同學們的意見，不管哪方面的意見都要聽，我們都要學習。我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是我們的先生，因此先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把意見告訴我們。

首先，師大鬥黑幫分子，鬥程今吾，鬥得很好！（眾：打倒程今吾！）程今吾是彭真、陸定一黑幫的親信，（眾：打倒程今吾！）但是，對程今吾的鬥爭還沒有徹底，是剛剛開始。以後工作組派人來了，派來的是以孫友漁（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為首的工作組到你們這兒來。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漁這個組長是沒有聲譽的。他到你們學校之後，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同學。有的同志問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你們的調查是不是很全面，是不是抓住了關鍵問題，孫友漁在師大做的工作是好還是不好？同志們希望我們調查，我答覆：我們是經過詳細、周密、徹底調查研究的。（歡呼）

我只舉一件事實：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駐一營軍隊，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在北大看過房子，這件事含有極大的陰謀的。這點北大的……同志親自參加過他們會議，陸平是給他們修過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過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後，北大用大字報揪出來的，這個消息也傳到了你們師大的王運良同志，在六月二十日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叫做「郭影秋你是什麼人？」這張大字報千真萬確，千真萬確。但是這張大字報被孫友漁歪曲了，孫友漁在二十日做報告時，就認為貼大字報的同學是「造謠」、「挑撥」，他煽動同學說「這要製造流血」，還說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說！他在五千字的報告中，用四千字反來覆去講這個

問題，這樣他就把同學保衛黨，保衛毛主席的熱情蒙起來了，一些同學不瞭解，被蒙蔽了……這些同學認為譚厚生、高樹奎同志是「反黨」，是「反革命」，這件事完全是孫友漁一手造成的。而且不僅如此，同志們你們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簡報就是這樣造謠誣蔑的！他說：「有些同學要欺騙群眾，製造混亂，造謠說彭真要搞政變！」同志們，這是在替彭真辯護！……（打倒孫友漁！）彭真大黑幫要去北大，人大準備政變，這本來是真的，但是孫友漁說是假的，彭真本來是要政變，要奪取政權，孫友漁卻說是造謠！你們看孫友漁是什麼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同學們，你們想一想，這樣替彭真黑幫辯護應該不應該罷他的官呢？（應該！）同志們！我還要和同志們講一件事，孫友漁反黨活動中間，他們不是去反對彭真黑幫，而是把矛頭指向我們《紅旗》雜誌的左派林傑同志，你們看，我把林傑帶來了，（鼓掌）同學們！林傑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學生，（熱烈鼓掌）這是個好學生，你們的一個好同學！（熱烈鼓掌）但是被孫友漁別有用心地說「林傑支持右派學生！」還有人說「林傑的後臺是關鋒，關鋒的後臺是陳伯達……」還有個後臺老闆是我呢！今天我要問一問你們：看我是不是黑幫？（不是！）算不算黑線？（不算！）……

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鬥爭，另一個方面改革。鬥爭混在黨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當權派。鬥爭他們的時候，就批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權威」。這個鬥爭大概就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也許連在一起來鬥，也許分開來鬥。以後就要改革，教育革命，教學改革，學制怎麼辦？實現毛主席的辦學方針怎麼辦？和工人、農民、解放軍如何來結合？到底課程、專業怎麼辦？到底我們的教材誰來編寫？教科書什麼內容？一系列教學教材的改革，學制的改革等在我們的後頭。所以我們要先破後立，後立也要破，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這個輪廓，這個輪廓請同志們想一想，要依靠什麼力量？（有關師大革命要依靠師大師生員工的話，略）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的腦子裡破除迷信，提高覺悟，自覺革命，肅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相信自己，相信群眾，依靠

群眾。你們能夠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搞得深，搞得透，一直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鼓掌）

江青同志講話

師大的革命同學們，革命的教職員們：

我們今天來，也受毛主席的委託，問候你們好！同學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沒有很多意見講，因為我們應該先來做小學生，瞭解情況，聽聽同志們的意見。我接到許多同志的條子，有一些意見我覺得是好的。你們已經是大學生了，至少十八、九歲了。我們這些同志都是十八、九歲就鬧革命的，有的還小呢！十五、六歲。那時有國民黨的壓迫，我們就沒有被國民黨什麼人牽著鼻子走，我們還是幹起革命來了。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無產階級專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你們難道就不能自己革命嗎？你們難道還是幼兒園的小孩子嗎？還要阿姨叔叔嗎？要這樣順從嗎？我相信許多同志是被蒙蔽的，鬥爭矛頭不是對準黑幫分子，對準地、富、反、壞、右，而是對著革命的師生，這是錯誤的。黨中央、毛主席向來是相信革命青年的。你們現在的革命形勢，我認為已經是大好的。

你們已經接受了一些考驗，但還不夠。你們有些人還想要保姆，保姆還是好的，保姆還出於愛護小孩子。現在我們的工作組是石頭，阻擋你們前進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別人來包辦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覺，自己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的人認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一生，同時還要看他在重大關鍵時刻如何表現。陳獨秀曾經是黨的領袖，後來成了黨的叛徒。因此，老革命，我們這樣的人，在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中也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學習，向群眾學習，也要改造，進行革命。你們要求撤銷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工作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有一些是好同志，到了群眾面前束手無策，……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來打擊你們，迫害你們，這是有罪的，要檢查交待。

我們建議你們自己組織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甚至全校代表大會，可以充分醞釀討論選舉出來後，經過鬥爭的考驗，搞不好，再罷他

的官；好的，我們就跟他一起革命，這裡沒有折衷主義。但是工作隊孫友漁，包括劉卓甫這樣的工作隊，在同學中造成分裂。因此，我希望那些受了迫害的同學應當原諒那些被蒙蔽、被欺騙的人。經過鬥爭考驗，才能做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些被欺騙、被蒙蔽的人，做了不好事情的人，也應該想想，也應該交待（指工作組的），然後才能站到革命這邊來。只有這樣才有利於革命運動向前發展，才有利於打倒一小撮黑幫、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

今天我只講這一些，供革命同學、革命教職工參考。我們的意見不對就寫大字報。我還是這樣說法：革命的跟我們一起來，不革命的走開。不要怕亂，亂和治是對立的統一，沒有亂哪來的治？不受迫害，你們怎麼知道革命的困難呢？多受點迫害，能挺得住，將來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我們相信你們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要把我們的青年教成像小特務一樣，我看見許多這樣的材料，這是犯罪的。你們要牢牢記住這一點。對自己人盯梢、監視幹什麼？我們公安部隊不是這樣工作的，是走群眾路線，為什麼鬧革命不依靠廣大群眾？為什麼把矛頭對準同學？希望同學們不要害怕在大風大浪裡鍛鍊。我的話今天講到這裡。你們有什麼事，什麼意見？我講的是給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職工聽的。反革命的他們也可以來聽，讓他們靠邊站著。革命的師生對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麼要求，我們召之即來。（有關師大的具體問題，略）

陳伯達同志講話

剛才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是代表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意見，我完全同意。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提出來的主要是兩個建議，一個建議，文化革命工作組是從上面派下來的，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包辦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們建議撤銷工作組，好嗎？革命必須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向你們建議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作為你們學校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不要搞保姆，你們長這麼大了，保姆又不好，不能做保姆。他要當保姆也要先學習，

先當學生，沒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你們學校來了兩個工作組了，孫友漁的工作組搞得很壞，沒有孫友漁的孫友漁工作組，就是劉卓甫工作組，也搞得不好。是否還要第三個工作組？自己管理自己，我看可以搞好的。將來有些具體問題可以幫助解決。有些事情同志們是關心的。例如檔案、技術資料、武器問題。這些，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擬出一個管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檔案這個問題的發生是有道理的。現在來查這些人的出身，這些人的歷史，就是什麼家庭出身，過去幹了些什麼事。修正主義者有它的社會基礎。北京大學的陸平黑幫，你可以把他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列一張表出來就可以清楚了，原來是這些人在這裡掌權。為什麼陸平這個黑幫要排擠工人、貧下中農子弟，照顧地、富、反、壞、右子弟？就是因為他們有社會基礎，有了這個社會關係。所以，查黑幫的檔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檔案要有一定的手續，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可以訂出條例，按照正確的手續、條例查檔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術資料要保管好，不要隨便動。你們搞思想革命，搞腦袋裡的革命，革資產階級思想的命，革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命，革現代修正主義思想的命。你們一定有好多事要做，比如飲食，現在大師傅做飯，你們滿意嗎？（滿意！）在文化革命小組下，你們可以成立生活小組或者生活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生活的事。

工作組有一些好的、比較好的，這些不是都不可信任。要吸收前兩屆工作組的經驗教訓。犯了錯誤，他們被轟走，這是完全對的。他們為什麼落到這種地步？因為有固定的剝削階級思想、剝削階級習慣、剝削階級勢力，在他們腦袋裡盤旋著。除此之外，有些是好人，有些是比較好的人，有些是犯錯誤的人，還有一些犯有嚴重錯誤的，但不是不可救藥的。他們根本的錯誤是想當保姆，又不想學習，不當學生。剛才江青同志說過，你們不要保姆，運動可以進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他們沒執行毛主席的工作的根本方法，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他們學生不當，你們說一句話，就打到底下了。這種人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做文化革命工作，一定要失敗，你們轟的完全正確。你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

的代表也有可能走他們的路子。任何人當了文化革命小組組員，當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當了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都要非常警惕，要好好地學習，很好地當群眾的學生，當群眾的勤務員。如果認為當了委員、當了代表就高人一等，也會失敗的。有的學校工作組撤銷了以後，已經成立了臨時委員會來籌備選舉工作，我看是個好方法，你們可以考慮。過去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名單是不是預先指定的？現在要經過群眾的充分醞釀，醞釀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眾決定。提出候選人名單由大家討論，這個人合適不合適，能不能當，有沒有代表性。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不要宣傳青一色，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要以革命的左派、以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為核心，也要讓旁的人參加，這樣才能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才能夠爭取犯過錯誤的人、動搖不定的人。這樣我的話就完了，沒有話說了。

所有過去指定的那些組織，現在一律重新改選。原來的工作組還要留下，因為他們沒有當好你們的學生，要受教育，讓他們留在這裡補課。因為他們一來就是欽差大臣的派頭，他們來了就要當先生，瞎指揮，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什麼也不懂，很可卑。凡是不能當群眾學生的人，永遠不能當群眾的先生。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跟黨的關係。是不是成立這些組織，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同學們都知道，過去列寧講過「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呢？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我們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沒有說不要黨的領導。正是在制定憲法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講到：「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黨中央的領導，不能說某一個組織、某一個黨員都能代表黨的領導。在這次文化革命中不是有的黨組織癱瘓了嗎？一些黨員不是要不得嗎？黨的各級組織，所有黨員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是無產階級的黨的組織，是不是能夠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員，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組織。是不是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那樣真正當群眾的學生，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從群

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是這樣的黨員，每個人就能在文化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黨的組織就能起領導作用。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起作用。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在文化革命中應當成為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橋樑。

同志們，有許多黨員不是反映群眾意見，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眾之上，而不是站在群眾之中，這樣的黨員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進行自我批評，這種黨員是壞黨員，終究要被黨開除出去的。毛主席告訴我們，共產黨的根本標誌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如果有這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共產黨的組織，沒按毛主席講的去做，違背黨的三大作風，就要批評，給他提意見，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們。我過去在鄉下的時候，見到有這樣的幹部，他當了幹部就像高人一等。老百姓說：「他們是父母官，我們怎麼能批評呢？」我就給他們說，現在革命了，解放了，無產階級專政了，翻了身了，已經是社會主義時代了，過去把當官的比作民之父母，民為之子，現在相反了，共產黨員、幹部是人民群眾的兒子，人民群眾是共產黨員的母親。有些農民覺得很可笑，說過去怎麼沒聽說過？我說過去沒聽說，現在我給你們說一下。現在我也給你們再說一下：我們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幹部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生存，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差不多了，講得差不多了。⁶

江青對北京市海澱區中學生的講話（1966.7.28）

革命同學們！我們小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有事退席了。其實，我要講的話，彭小蒙（北大附中學生）已經都講了。我要講的是文化革

⁶ 《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命小組對你們的態度。我們堅決贊成你們這個造資產階級反的精神，我們也相信你們能夠自己組織起來，能夠自己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你們想一想，誰最瞭解你們？是你們自己。我就不敢說我瞭解你們。你們這麼多人（有人說黨中央，毛主席最瞭解你們）毛主席，黨中央只瞭解你們這種革命精神，革命幹勁，具體事情他不能一個一個瞭解的。太多了，國家很大，對不對？（答：對！）這個時期有很多事要辦，對不對？因為我們相信你們。剛才我聽到許多同學的發言，我覺得工作組不瞭解你們。他們都是從五湖四海湊起來的，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建議撤銷工作組，罷周傑（海澱區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長）的官。你們自己完全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

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牢固的，我們不怕亂。亂和治是不可分割的，那是墨守成規，烏龜爬，把你束縛在小天地裡頭，思想也不許解放，那是不好的。很多人遞條子說：「什麼集訓，軍訓，要求那些同學回來參加文化革命。」我們完全贊成。許多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親自派來的，並說：「你們反對我們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這是不對的。據我知道的沒有派。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的工作組，也不可拿這些嚇唬你們。但對工作組的成員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們有多數是好同志，但不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做了不妥當的事情，錯誤的事情，成了運動的絆腳石。對待這樣的同志，我們要說理，說服他們，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以後不打就是嘛，對於工作組中另一部分犯了嚴重錯誤的或是混進我們黨裡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要鬥爭他，要說理。你們說對不對？（對！）人的錯誤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

許多同志要求放假後，同學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我認為這是對的，你們想想看，放假、吃飯這是兩條，還有什麼呢？就是要造資產階級的反。現在有一些工作組和一些成員有意挑撥起一派學生鬥另一派學生，我認為這是不對的。真正的左派在於依靠群眾，充分發動群眾，團結也是在鬥爭中逐漸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有人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

這個問題的提法……，一開始絕對不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有人利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這個大帽子扣在左派的頭上，說你們搞宗派，不團結別人，這是不對的。任何一個革命者都要講究策略的，這就是堅定的左派要團結廣大的中間派，孤立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我的話就這樣完了。

陶鑄同志接著講話：我們建議大家串聯，班與班，系與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聯。群眾運動就是要運，要動。說不運，不動，幾個人蹲在屋子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是不行的。學生運動歷來是各校串聯，互相通氣。

毛主席說：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要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次運動？這些都是實際問題……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的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對這些工作不作認真細緻地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⁷

江青、陳伯達在撤銷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大會上的講話（1966.7.29）

江青同志講話

輕工業學院革命的同學們，教員們，職工們：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來看望你們來了！（會場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問你們好！我們受黨中央，毛主席的委託，向你

⁷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們問好！（再呼口號）現在請我們的小組長陳伯達同志給同學們講話。
（熱烈鼓掌）

陳伯達同志講話

革命的同志們：

中央文革小組對輕工業院所發生的問題，很早就知道了，就調查過幾次。曉得你們這裡發生了一些迫害的行為，工作組對同學們進行了迫害。（會場上有人喊「有」，有人喊「沒有」）你們可以有不同意見，有不同看法，現在我來聽聽大家的意見。你們兩種不同的意見，或者幾種不同的意見，都可以上臺講講你們自己的意見，我們就是來聽你們不同意見的。現在是不是就開始講話。

（有人用普通話問，有些同志剛才已經遞條子要講話了，現在是不是開始講話？）你們有很多條子，說的又長又沒有東西，只是空話，寫很多的條子。現在有一個同學，寫到他的一些問題，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副組長江青同志給大家讀一下。

江青同志讀條子後講話

據我看，這個條子是一個人的筆跡，但是他不說他自己的名字，我覺得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站出來講話。同學們！剛才汪延群同學所說的這樣的事情，（汪延群同學念了孫寶鼎，恽國桂，苗宗奇三位同學寫的血書）是不是政治迫害呀？（答：是！）可以容忍嗎？（眾答：不能！）他講得對不對？（齊聲答：對！）他講的時候，我難過了，我掉眼淚了！你們哪？（答：也掉了）可是（江青同志沒說下去，會場上有一個女同學高聲說：他還在笑哪！）我們要說理，我們不動手，叫他們站到前邊來！（群眾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鼓掌）我們來了，我們堅決站到你們這邊，堅決站到革命派這一邊！（口號聲）

他們這種做法是違犯黨紀國法的。他們迫害三個青年人寫了絕命書，還要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這有沒有共產黨員的道德品質？（眾：

沒有！) 工作隊長叫萬東哲，(一字一頓地說出萬東哲的名字) 這個名字也很怪。剛才汪延群同學在這兒讀這三份絕命書的時候，他笑嘻嘻的，你們要不要認識他？(眾：要！站出來！) 我們不要武力，你們要認識他。(有人喊：低頭，低頭，低下頭來！)

革命的同學們，革命的教師們，革命的職工們！你們這兒的政治迫害我早就知道了，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革命的主力應該是廣大的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職員，你們不應該上他們的當！他們挑撥離間，挑起一批學生來鬥另一批學生，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這樣的事情來！我二十號回來的，沒有一天停止，這是不能容忍的！

大道理，今天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許多中央負責同志都已經講過了，應該有錄音，你們都聽一聽。但是嚴重違犯黨紀國法的人，應該有所交待，你們說對不對？(對！掌聲，長時間呼口號：毛主席萬歲！) 革命的師生應該團結起來，認清是非，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壞傢伙作鬥爭！(掌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們一定要專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人的政！

請同志們原諒，我非常激動。我很早，二十號以前我就知道你們的情況了，我非常難過，我現在不能說話了。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陳伯達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們現在會議繼續進行。萬東哲要向大家交待，現在請同學們繼續發言。(下面由受工作組迫害的楊文昌同學發言，略)

今天這個會，同學們的發言就這樣告一段落。還有很多條子要求發言，但現在時間不可能，以後還有機會，好不好？以後你們在學校裡還可以貼大字報，還可以開辯論會，同學們發言的稿子也可以交到這裡來，已經準備好了的，可以交到這裡來。輕工業學院的情況我知道得不算很晚，比較早地派了同志來，其中有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是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他來的，不經過調查研究，只在這裡瞎說一通呀？是經過調查研究的！要開這個會我們心裡沒有底，就來開一個會！我們還是有點材料。還有些材料。今天聽了大家的發言，知道的事情更多了一些。大家發言的積極性都很高，其中有許多好的發言。有一個條子講戚本禹同志沒有工作隊長（指萬東哲）的官大，吃不開。不曉得誰公佈的這些，真理難道是按官的大小來判斷的嗎？戚本禹同志的官雖說小，但是如果掌握了真理，你們這個工作隊長叫什麼萬……萬東哲，雖難官比他大些，但是真理不在萬東哲手裡。（鼓掌）戚本禹官小，可是他到你們這裡調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情況，掌握了真理，真理掌握在戚本禹手裡，（熱烈鼓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組派他來作調查研究工作的。除了官大官小散佈空氣以外，還製造一些謠言。說什麼戚本禹犯了錯誤，正在寫檢討（笑聲）這樣不是戚本禹來了吃不開嗎？官又不大，又在那兒犯錯誤，寫檢查。我現在向大家聲明一下，戚本禹同志將來犯不犯錯誤還不知道，直到今天為止，我們沒有讓他寫過檢討。

現在我從這樣一個問題講起，究竟工作隊在這裡是幹什麼的？是做官當老爺的態度？還是到你們這兒來當群眾的小學生？是做普通的群眾到你們這裡來，還是以一個欽差大臣的態度到你們這裡來？工作隊長的官雖然大，但是因為他不當群眾的小學生，這種人就要不得，要撤掉這欽差大臣。要撤掉？（長時間地熱烈鼓掌）腦子要翻個身，要翻個兒，工作隊長官大但是他不當群眾的小學生，這種人就要不得。要撤掉這種「欽差大臣」，要把他撤掉！任何一個共產黨員，跑到一個地方，如果是以欽差大臣的派頭去做工作，最後總是要倒楣的！（熱烈鼓掌）我們的黨正如毛主席所告誡的，我們只能當群眾的小學生，沒有什麼欽差大臣！（熱烈鼓掌）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剛才有的同志說，今天到了人民大會堂，聽到許多中央首長的講話，看到了毛主席，已經發出了通知，按照中央的指示，所有的工作組撤回！（問大家）知道吧？（眾答：知道了！）你們贊成不贊成？（眾答：贊成！鼓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由群眾自己來搞，群眾自己來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你們應當開始醞釀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同學們看看有沒有必要。各學校可根據具體情況，你們自己看看需要什麼組織？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文革代表會議，或者文革籌委會。這些組織的成員，不能由工作組來包辦，也不能由他們來指定。我聽說，現在有些工作組包辦這個問題，這是要不得的。你們可以多醞釀幾天多醞釀幾次，應當經過詳細地醞釀。現在可以暫時成立一個臨時籌委會。將來各級組織成立起來之後，小組，委員會這些成員，他們的任務是群眾給他們的任務。如果他們的事情辦不好，不稱職，作風不好，群眾可以撤換他們。（鼓掌）

現在大家對工作組提出了很多的意見，工作組撤銷了，就算了嗎？就已經了事了嗎？他們犯了很多錯誤，迫害了很多同學，能夠了事了嗎？他們沒受過教育，沒受過群眾的教育。工作組撤了，人要留下，受群眾的教育，（鼓掌）聽聽你們的意見。能夠在這裡改正錯誤的就在這裡改正錯誤。（鼓掌）

（注：萬東哲是中共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輕工業學院工作隊隊長兼黨委書記）⁸

⁸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

江青、康生、陶鑄、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7.30）

江青同志講話

青年的、老年的科學工作者：

我問你們好！

我是今天下午一兩點鐘的時候才知道你們要開這麼一個會的。今天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向他彙報了這件事情，受毛主席的委託，向你們問好！

毛主席叫我做同志們的小學生來了，來傾聽同志們的不同意見來了。我這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馬列主義的書讀得不多，毛主席著作學得也不怎麼好，但我學懂了一點，就堅決去做。

我們是一個大國，所以我們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我們又是一個弱國，解放前一百多年來一直是弱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國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嚴重的。帝國主義說我們是「東亞病夫」，是「低能兒」，對於這一點我們要堅決駁斥他們，粉碎他們！

過去，那些資產階級權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讓外國人去搞。認為只有外國人才能搞出來。你們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島素，又叫人造蛋白。這東西發明後，就被資產階級權威貶低了，說：「這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明」。他們不承認這項發明。後來連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也承認這項發明有很高的水準，經過鬥爭，今年才公佈了。

在這裡，我向青年科學工作者致敬！向工農出身的科學工作者致敬！

我在比我老一輩的革命者面前，說不上什麼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歷史了。我們這些人裡面，有些人聽不得半點批評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很不好的，這是很不對的。我們不允許壓制民主。在這

裡，我忤嚴地向同志們宣佈，如果我有什麼缺點和錯誤，歡迎同志們貼我的大字報！我們還要傾聽同志們的意見。

今天這個會開得很好，否則，我們不可能知道這麼多的事情。謝謝同志們！

陶鑄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這個宣傳部長只當了一個多月，還不到兩個月。我這個人是不能當宣傳部長的，但現在沒有辦法，只好當下去了。我想唯一的辦法，就是拜群眾為師，向同志們學習。文化革命我沒有搞過，「老革命碰到新問題」，這是一個小姑娘，中學生講的。這句話很有啟發。我不能算老革命，可以算中革命。（陳伯達同志插話：你是很老的革命，有四十多年了。）搞過大革命、土改、遊擊戰、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就是沒有搞過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懂得怎麼搞。

今天參加這個會議，受到很大的教育，今天是一次很好的會議。今天還得睡覺，要吃得飽飽的，睡得足足的。革命還要繼續搞下去，明天革，後天革，一直革下去。同志們要求講話的還很多，將來有機會到各單位去繼續聽取同志們的意見。

今天的會是很好的會，也是科學院文化革命的再一次動員大會。我認為通過這次大會，科學院的文化革命運動可以大大前進一步。我作為宣傳部的一個工作人員，表示一下態度，全力支持這個運動。如果我們不支持，就同陸定一那個宣傳部一樣了，大家還可以把它砸爛，因為它是修正主義的；假如我們不堅決執行毛澤東思想，也可以打爛。應該打爛，如果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麼能進行到底？這是我們的態度。

講兩個具體問題：

一個是工作組的問題：那時許多單位要求派工作組，中央決議派工作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別是宣傳，文化，教育機關。現在文教部門如《人民日報》，新華社都有工作組，科學院也有。因為派了工作組，

影響了運動，責任我們負。看來不派工作組好。《人民日報》不派不行，不派，出不了報。像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可以不派工作組，工作組阻礙了運動的發展，這個責任我們負。至於工作組在學部的工作有些缺點，有些錯誤，是由於舊框框產生的。有的從四清前線回來，不適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有些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好。因此，接受同志們的意見，把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組撤銷。撤銷後，不能馬上走，你們也不會同意他們馬上走，留在你們那裡，聽取你們的意見，接受你們的批評，你們認為可以走了再走。

第二個問題：張際春同志是工作組的組長，是學部文化革命小組的組長，現在的文革化小組二十三人，有四人是指定的。其中有張際春，有潘老。看來不好，是改良主義的。以後一個也不要指定。二十三人全部選舉。從現在起撤銷張際春的小組長職務。你們的要求，我們同意，還有什麼手續？沒有什麼手續了。張際春是我們派去的，原來是宣傳部的一個副部長，動機還是好的，因潘老年紀大了，派他去幫助潘老，但效果不好。張際春同志在社會科學部所犯的錯誤，你們可以繼續提意見，要留在你們那裡，聽聽你們的意見，接受你們的批評，向你們檢討。有些方面，我們幫助不夠，因為張際春是我們派去的，這個我們也要負責。哪些由張際春負責，哪些由我們負責，將來我們還要到你們那兒去，開兩千多人的大會，再講。你們講罷官嘛！這也是算個小官，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嘛！

最後，這個大會是個很好的開端，真正是辯論會。剛才王錫鵬同志講話，他還是個黨員，你還沒有開除他的黨籍。我覺得他今天的講話還是可以的。我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伯達同志還有點發言權。毛主席說，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都可以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什麼叫現行反革命？就是拿刀殺人的，放火的，放毒的，那就是敵我矛盾，要鬥爭他，不給他發言權，要採取專政。對現行反革命是鬥爭問題，那不是辯論問題。王錫鵬今天講話還是可以的，也可以辯論，到我們定案時，使對方心悅城服。要搞真正的民主空氣，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現在有的辯論會就是一邊倒，有的地方說辯你一傢伙，就是鬥你一傢伙，這

不好。特別是保護少數，這是毛主席說的，這很快就要發一個指示。今天，王錫鵬不是我們保護，他就講不成。你既然講民主，你沒有判他的罪，可以讓他講，可以保留意見。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沒有定他為反革命分子，還可以允許他申訴自己的觀點。我們可以講話，他也可以反駁，也可以保留。這樣，生動活潑的局面就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可以打擂臺，過去農村搞大辯論，實際上是鬥爭。如果不保護少數，就辯不起來。我們是左派，真理在我們這方面，怕什麼，他講他的，堅持錯誤也好，講出來比不講出來好。我的話就講到這裡為止，不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完了。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我看今天的會開得很好，陶鑄同志說，這是我們科學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個很好的開端。本來這個會是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的會，後來，想把自然科學所，自然科學家也找來一起開，有些哲學社會科學部碰到的問題，其他研究所也有同樣的問題，大家一起談談，交換一下意見，這有好處。所以，召開這個萬人的大會。可以說，這是科學界破天荒的一次大會，可惜這個會是一個偶然集合起來的會，對你們是偶然的，對我們也是臨時通知來三加的。這個偶然集合起來的會，可能會產生偉大的效果，可能會產生我們現在還預想不到的偉大效果。

我做科學院副院長長達十七年了，沒做工作，犯了一個最大的官僚主義的錯誤。先交待一下，我今天說的話可能是空話，說說可能有好處，也許可以減少一些官僚主義的錯誤。

下面講到本題了。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從東方轉到西方，現在繞了一個圈，又回到東方來了，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沒落了。東方的文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新文化，在東方起來了。世界的文化轉了一個圈，來了一個往返，先東方後西方，現在又回到東方了。在東方起來的這個新文化比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高得多。這個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人民群

眾，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幾百年來是個落後的國家，如剛才江青同志說的，中國人被看成是「東亞病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了，我們有很大變化，有很大成功，現在成了世界上的強國，包括美國和赫魯曉夫在內，誰也不能否認。有人估計，再過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許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國就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的影響是各方面的，關係到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不鞏固的問題同時影響到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是同每個人都聯繫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科學界，對我們自己來說，最主要的是破除迷信，破除對古人的迷信，破除對洋人的迷信。

破除迷信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破除迷信，科學就不能發展。過去，在西方資產階級剛起來的時候，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啟蒙學派，他們否認封建主義的文化，經過殘酷的鬥爭，去破除封建的文化。在幾百年以前，凡是吟經上沒有說過的話，誰也不能說，誰說了，舊勢力，反動勢力就起來說：「這個亞里斯多德沒有說過呀！你胡說八道！發瘋了！」幾百年以前，歐洲資產階級要建立他們的剝削制度，反對封建制度是經過殘酷鬥爭的。資產階級要搞工業，就需要科學，需要與封建文化不同的文化。十九世紀以來，資產階級走上反動，變成保守派，變成一切反動勢力的保護者。中國的，亞非拉美的，主要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起來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非常軟弱的階級，有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進行了一些鬥爭。如孫中山就進行過一些鬥爭。還有改良主義譚嗣同也進行過一些鬥爭，但他們的思想還跳不出老框框，孔夫子的老框框。「五四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四川人吳虞提出的，後來他也不幹了，他抽起鴉片煙了，也不再「打倒孔家店」了。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起來之後，很快就走向反動了。解放後還有一些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在一九六二年搞了個「朝聖會議」，到孔夫子的家鄉搞了一個紀念孔夫子的討論會。可見破除孔夫子的迷信也不是一見

容易的事。幾千年來，不是孔夫子說過的話，不敢說。資產階級起來的時候，講「打倒孔家店」。從解放到現在像馮友蘭這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還想保護孔家店，這是保皇派。「朝聖會議」不是簡單的事情，它是一個標誌，這就說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是保皇派。

破除封建主義迷信，這個擔子中國的資產階級挑不起來，這個任務只能由中國的無產階級挑起來，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一個任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對破除封建主義的迷信做得還不夠。

中國無產階級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破除對洋人的迷信。資產階級是封建主義的崇拜者，另一方面，當洋奴，做外國人的奴才，他們很以為當洋奴是很光榮的事情。魯迅曾嘲笑他們說：「月亮都是外國的好。」中國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的創造性。所以，現在是破除對古人，對洋人的迷信。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偉大創造性的人民，解放後十七年來，這種創造性使中國變成了偉大的世界強國，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都感到意外。

現在我們距離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還很遠，毛主席要求我們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水準，我們現在不但趕上，而且有超過的苗頭。現在應該把這一點看成最大的任務，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實現。是從「超」字著眼呢，還是從「趕」字著眼呢？我贊成從「超」字著眼。中國有句古話：「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贊成超字派，從超字著眼，很快就能趕上，只從趕字著眼，就很難超過。對嗎？（全場回答：對！）我們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促進趕超精神，首先從「超」字著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於與修正主義鬥爭，就能創造西方和蘇修所不能創造的光輝燦爛的新文化，就能取得勝利。在科學方面，我們不能超過所有的古人、洋人嗎？（全場回答：能！）

在社會科學上，毛主席就解決了馬克思、列寧沒有解決的問題，或者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無產階級解決怎樣才能取得勝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接觸過這個問題，但沒有解決，或沒有完滿的解決，完滿解決的是毛主席。現在看來，毛主席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

個普通真理，不僅在中國，在亞非拉美，而且在整個歐洲、美洲各國，包括美國在內也適合。先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後進城市。無產解決革命的最根本問題，就是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農民革命戰爭。

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城市暴動的經驗，後來武器發展了，新式武器發展了，城市暴動就有問題了。恩格斯在當代就對城市暴動提出過疑問，以後修正主義產生了。修正主義說：「武器發展了，不好搞暴動了，街壘戰不好搞了，城市暴動不好搞了，所以要搞合法的議會鬥爭，和平過渡。」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欺騙群眾的，現在修正主義也是這樣。現在亞非拉美人民首先起來，把歐美變成孤島，然後歐美各國的無產解決再進行農民革命戰爭，看來這是可能的。

當法共還是革命黨的時候，希特勒戰勝了法國，法共在農村就組織了遊擊隊，但是後來不去武裝奪取政權，沒有堅持下來，這是個歷史的錯誤。他們把農村發展起來的武裝完全交給了資產階級，換得了副總統、副總理和議員等，這都是靠不住的。資產階級要踢就踢開了。當議員有汽車，別墅，這樣慢慢把一些人腐化了，使他們變節。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毛主席的名言，是主席對馬列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對此，修正主義的黨否認，半修正主義的黨也否認。其實，農村有廣闊的天地，城市比較狹窄，可以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活動。「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主席的這些理論，在中國得到了證明，在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得到了勝利。革命最根本的問題，馬。恩。列。斯沒有解決的問題，毛主席解決。在馬列主義社會科學方面，毛主席站在最前面。

無產階級取勝了。怎麼辦？有沒有階級鬥爭？毛主席這個問題上作了偉大的貢獻。現在有些修正主義的國家，半修正主義國家否認階級鬥爭，其實那裡的階級鬥爭很厲害，越否認，越厲害。在哲學問題上，毛主席把辯證法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過去我們說辯證法三規律；對立統一，品質互變，否定之否定。後來斯大林給變成四條。毛主席說，不論品質互變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對立的統一，不論怎麼說，都是對立面的鬥爭。辯證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會充滿了

矛盾，都是這個矛盾解決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現，沒有沒有矛盾的世界，也沒有沒有矛盾的社會。有時是具體的矛盾，我們可能提不出來，但矛盾永遠存在。

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過去，將來都是這樣，永遠如此。毛主席最全面，最系統，最完整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這方面給我們哲學社會科學樹立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我們是否可能在自然科學方面也超過歐美呢？完全可能。我們要相信人民群眾偉大的創造性，這是我們在科學上的一個偉大革命。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把理論同實際，理論同勞動，理論同群眾結合起來我們就能突破一切難關，戰勝一切困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不能亂來，都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句老話，毛主席把它變成馬列主義的語言，用來解釋我們的科學態度。

我想講的就是這些問題，在無產解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超過其他國家，把我國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有沒有這樣的無產階級雄心大志？（全場回答：有！）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證明我們有這種可能性。

這場鬥爭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是痛苦的，在他們的腦子裡發生了新與舊的衝突，腦子裡的舊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都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衝突，有矛盾。在這個矛盾的衝突中，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掌握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

本來沒有準備講什麼，隨便講幾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係到我國的命運，世界的前途。每個人應該革自己的命。毛主席說，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革了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才能胸懷全國，放眼世界。這不應該是一句空話，現在懂得了這個群眾性的口號有深刻的意義。沒有毛澤東思想，沒有群眾，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是做不到的。

現在講兩個具體問題，關於尹達同志的問題，在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他辜負了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對他的期望，他在哲學社會科學

部的活動是不正派的，是曖昧的。他不能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劃清界限，不能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劃清界限，變成了保皇派。上月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講過，尹達在《紅旗》工作過，後又調到中央文革小組，我是文革小組組長，我不能當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講了好幾次，我們是共產黨員，有了錯誤，可以檢討，沒有什麼不可檢討的，何況你的話是錯誤的，應該向群眾作檢討，他說「檢討，檢討」，可是就不去檢討，我們一調查，他沒檢討。他說他檢討了，檢討了沒有？（台下回答：沒有）我是不敢當保皇派的保皇派的。有個條子說，我上次講話以後，我向尹達檢討了。（歷史所團支書崇×在台下高聲說道：這是讓反黨分子鄺家駒搞出來的謠言！）我有什麼必要向他賠不是？我是要他向群眾檢討。你們對尹達有什麼話可以說，要敢於批評，現在沒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們也可以批評。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時間不早了！同志們應該休息了，明天再繼續戰鬥。在今天這個大會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經驗。聽取了不少意見，對我們向大家學習有很大好處。我想起了毛主席說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我願意當一個小學生，對這句話是不是瞭解了，還不敢說。因為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科學革命。所有科學工作者，無論是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是自然科學工作者，都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⁹

⁹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8.4）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好！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經高高地升起來了，要揭穿張承先，張德華之流的挑撥離間的罪行。你們要分清是非，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立場上團結起來。不要被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勝利。

剛才一位工人說他受到同位素的毒害，我向他致以慰問。我也患有惡性腫瘤，受過放射性治療，我知道它的滋味，渾身出汗，現在還四肢無力。同位素我知道是什麼東西，可是這居然害了我們的工人同志，我們一定要清算這筆帳。至於革命幹部子弟，他們有何罪？他們有缺點，有錯誤是難免的，他們上了當，他們是我們的好兒女。張承先，張德華欺騙了他們。你們歡迎不歡迎他們歸隊呀？至於工作隊員，我希望你們對他們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壞人，大多數是好人。我收到他們很多信，特別是海軍同志的來信，他們痛哭流涕，說上頭壓著他們，他們沒有辦法。對這樣的同志，就採取不同的態度。至於張承先，張德華死不悔改，堅決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應該鬥倒，鬥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實證明他們不是來革命的，而是來鎮壓你們革命的，到今天還不老實，要他們交待，繼續檢查什麼時候你們不想聽他們那一套了，就讓他們走。

我剛才收到你們的條子，說要成立工人、貧下中農、革幹子弟的什麼協會，我建議凡是工農出身的子弟、革幹子弟，堅決參加你們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要再搞什麼分裂活動，上人家的當了。我們懷疑又有什麼壞人在叫你們上當了，他們對聶元梓這樣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語，進行挑撥離間，難道他們就不會對你們這樣做嗎？

階級鬥爭是複雜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識別他們是什麼東西，揪出他們的後臺老闆來。聶元梓同志給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

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組二組和海軍同志留下來繼續擔任北大的保衛工作。因為這些工作，目前我們一時很難接下來，他們全部撤走，會給工作帶來損失。敬禮！聶元梓」

革命的同學們，教職工們，你們信得過他們嗎？（信得過）好，那我們就建議把他們留下來。我的話講完了。

朱德同志講話

北大革命師生員工同志們：

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支援你們的。你們兩月來的革命鬥爭，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階級鬥爭，也是奪取政權。兩個月來奪取政權的這個反復，你們勝利了。這是北大師生的光榮勝利。你們奪下了北大的政權，也只有你們才能接收。我們無產階級專政辦事主要靠主體，主體是學生，其他人是為你們服務的。無產階級專政十七年來還沒有無產階級的學校，怎麼辦？頭一次靠我們奪過來，以後怎麼辦好，是你們的事。你們是接班人，接學校的班，今後世代代傳下去。這是你們的事業，要好好辦下去，相信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思想比過去強。以後學校畢業了不同以前的，專做官做皇帝，以後任何事情都得做，軍的事要做，工的、農的事都做，同整個無產階級專政聯繫起來，共同向前進。我希望你們大家更加努力，更加辦好。完了。

康生同志講話

幾次到北大來使我得到很大教育。從六月一日到現在，我們看到北大文化大革命雖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又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兩個月中經過了很殘酷的階級鬥爭。五月廿五日聶元梓等七位同志貼出了革命的大字報，這是個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另外一方面，我們在六月廿日看到一份《北大簡報》，也看到張承先在北大工作二十天來的《工作簡報》，這兩個文件是鎮壓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文件，殘酷的階級鬥爭，集中表現在一個革命的文件和兩個反革命的文件中，希望同志們好好分析研究。在這些文件中，為什麼說「五·二五」

大字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呢？大字報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如果從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算起，即從去年十一月十日算起，到今年六月一日為止整整七個月減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的歷史很短，但是當中經過的階級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從姚文元的大字報，（笑聲）錯了，也可以說是大字報吧，從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展開了一系列的階級鬥爭，當中經過中央書記處十幾次革命的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通過了一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你們黨團員都看過了吧，稱為「五·一六通知」，有許多幹部知道中央指示，因此在二百天的鬥爭中產生北大「五·二五」大字報決不是偶然的。五月廿五日大字報揭露了陸平，彭佩雲黑幫，實際上是揭發了彭真、陸定一這個黑幫。但是，這張大字報貼出後，當時北大在陸平，彭佩雲黑幫的統治下，通過他們的一些親信爪牙，蒙蔽同學們，造謠說大字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七點以前，廣大革命師生歡迎這張大字報；七點後，陸平佈置後加以圍攻。五月廿五日後受到陸平反革命的還擊。

五月廿五日大字報點起了廣大革命師生的革命火火焰，陸平想撲滅。但我們偉大的英明的領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了這張大字報，就採取了措施。一日下午四點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廣播這張大字報，並且明天登報。我接到這個通知，感到聶元梓解放了；當時我、楊克明、張恩慈等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為我們也受到壓抑，我們支持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由於毛主席英明領導，晚上八點鐘一廣播，整個北京城就爆炸了。中央廣播電臺半小時內收到北大九十多個電話，有的贊成，有的懷疑，有的指責說：「誰叫你們廣播的？」……他們是不瞭解的，以後就清楚了。同學們說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你們常講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主席看到了大字報，看到了從群眾中來的大字報，馬上廣播又回到群眾中去，一夜就點起了文化革命的火焰。（歡呼）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什麼叫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就是要支持革命，贊成革命。

巴黎公社不是馬克思發動的，但是發動後馬克思就熱烈支持，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焰。現在我們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北大「五·二五」大字報，毛主席使它點燃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國

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什麼性質呢？這是廿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這是北大全體革命師生的一種光榮，也是我們黨在毛主席領導下點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這個革命，不僅關係我國的前途命運，而且對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義。我們革命師生要珍惜這個光榮，要愛護這個光榮。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堅強地團結起來。

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不僅存在於一般的階級社會，不僅存在於經濟範疇內，在政治範疇內，而且存在於思想範疇內。我們從北大這次鬥爭中，看到了我們經歷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這就是北大的廣大革命師生同張承先，張德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我上次出了個題目，我問：張承先到底是什麼樣的錯誤？當時有的說路線錯誤，有的說路線性錯誤，有的說右傾思想。今天你們答覆了，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回答的完全正確。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呢？不單是阻礙革命，不僅僅是個絆腳石，絆腳石躺在那裡不動，繞一個彎就過去了。而張承先不但阻礙革命，而且利用職權和工作組的名義，跑到北大來鎮壓革命。這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是代表資產階級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他來北大實行什麼？「六·一八」以後，實際實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語系揭發有個女同學服安眠藥自殺，這我們一點也不知道。要張承先你回答一下，（張承先答：開始不知道，後來知道了。）你為什麼不報告？（張答：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我有罪，有罪。）

同學們，你們從這件事得到了什麼教訓？他對陸平、彭佩雲這樣關懷備至，對革命同學自殺了也不彙報，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去了。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他們這些鎮壓群眾的活動，也集中的表現在北大六月廿日的簡報上，這個簡報實際上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還有一個報告叫什麼《北大廿天工作經驗》，（笑聲）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場上，把革命群眾說成是反革命。「六·一八」後，根據他的指示，班與班、系與系，不准聯繫，校外更不准聯繫，工人農民支援也不准進入

校門。過去陸平不敢實現的事情，他卻實現了。雖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壓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間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楊自我檢查講得很好，我十分歡迎。他們有個時期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贊成留下工作組，這是要由張承先負責的。是間接受迫害的，同學們應當原諒他們，這樣才能在毛主席教導下，堅強地團結起來，團結得像一個人。

江青同志說得對，對工作組要個分為二，把張承先，張德華同工作組的好同志分別開來，這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張承先，張德華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罪過，必須徹底交待，馬馬虎虎過關是不行的，不僅對群眾是通不過的，對他自己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張承先你要把自己廿日的彙報和簡報好好地看看，把你們鎮壓革命的文件，同聶元梓的革命大字報對照一下，這對他有好處，對我們大家也有好處。說實在的，我在北大的階級鬥爭中深受教育，是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是活生生的毛澤東思想教育。雖然我們運動出現曲折，但可以接受教訓，壞事可以變成好事。我感謝同志們給我的教育，你們在工作組撤出後，能立即成立文革籌委會，我代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向全體革命師生和北大文革籌委會同志以革命的祝賀。

但任務是艱巨的，一方面要批判張承先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又要準備選舉文革委員會，然後要鬥陸平黑幫，任務非常艱巨。我有個想法和同志們商量，是不是這樣，由於張承先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對我們的毒害，造成同學中有一點不團結，這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中文系的選舉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醞釀，是可以看出問題的。以後選代表是否會一帆風順呢？還有很多困難，系裡要選代表，系裡問題多的很，要一件一件處理乾淨得半年功夫，半年還不夠。首先要各個系，各方面的同學和老師抱著一種團結對敵的態度，注意到什麼是革命的主要問題，什麼是最迫切需要的解決的問題，消除分歧。我不是說不要原則，當然要有原則，我們的原則是搞文化大革命。一鬥，二批，三改，這是我們的總綱，在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後，還要進行教育革命。這個任務也很艱巨，很偉大，我們應當在這三大原則下，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個人意見不同，

在這個原則下是個比較小的事情，不能因為一個班，一個系的事情，妨礙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不能因為個人意見，妨礙我們高舉廿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旗幟。選舉校系文革要醞釀，允許反復，但大家要儘快完成這個任務，去鬥黑幫。張承先不鬥黑幫，自己當了家，還不鬥黑幫，這就不對了。在革命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毛澤東思想原則下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我們的一鬥，二批，三改進行到底。

我想具體答覆幾個問題。

一個同學遞了一個條子，上面沒有署名，不贊成我們在會上質問張承先，條子上問我們：「你們是什麼人？有頭腦沒有？逼供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還說什麼這有損於革命事業，叫我們制止，再不制止就有意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會脫離群眾。（大家很氣憤，要把他揪出來）他還要我談談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很簡單，我堅決反對這種說法 and 做法。（鼓掌）張承先這樣大的罪過，這樣鎮壓革命群眾，我們在這裡問他一下都不行嗎？為什麼他們把人逼死了，你們不說一句話，而我們一問，就叫逼呢？

（一個女同志說：「有膽量的站出來！」）

（江青同志說：「有膽量的站出來，我們不怕，上臺講！」）

叫我說完。我們問他，他應不應該回答，這叫不叫逼供？（不叫！）還有一個信，我們就是不相信他。上次檢查，你們不通過，這次回答也通不過，你們不相信，這個逼供信扯不上嘛！他希望我們信他，我們可就是不信。寫這個條子的有兩種人，一種情況是思想糊塗，一種是不贊成我們，想保護張承先。你思想糊塗，不要說我們糊塗，上來講一講。另外有一種，是有意的保護張承先，也允許嘛，這麼多人不容許有一個保留意見？這是教員，是反面教員。世界上是沒有青一色的，打麻將青一色不是和了嗎？青一色也不都是一樣的，有一萬，二萬，三萬，世界沒有百分之百一致的東西，總是一分為二的，他的意見是片面的，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當然要反對；但有一點好處，當反面教員。我一念條子你們就興奮起來，這不是好事嗎？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鈞，北師大的黃藥眠也都留在那裡吃飯，睡覺，拿錢，這是花錢請的反

面教員。那個同學也許糊裡糊塗，上來講講嘛！觀點不糊塗，也可以上來給我們上上課。今天不願講，明天講也可以。

另一張條子問，我在師大說：師大工作組組長孫友漁，利用一張大字報鎮壓革命群眾，革命左派。六月廿日有個同學叫王運良，貼了張大字報，聽說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駐軍，就問郭影秋知道不知道，題為《郭影秋是什麼人？》只有兩行字。孫友漁立即作報告，五千字中有四千字說他是挑撥人民和解放軍的關係，這樣要流血，對這個同學打擊。結果挑動同學打擊同學，打擊左派，甚至流血。從這個問題上說，人大，北大要駐軍是千真萬確的。北大團委丁監寫了一個材料，郭影秋也是知道的。我不是說二月兵變也是千真萬確的。至於駐兵的目的，是要調查，調查的結果，鄧小平同志在人大說軍委和華北局都知道。彭真是否有陰謀，不一定。一，彭真要搞政變，中央文件上有。彭真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就是要搞政變的。這種修正主義分子的反革命分子，時機成熟就要搞政變，要搞資產階級專政。什麼時候搞，我不知道，只說時機成熟，沒說今年二月搞。二，彭真是否真的抓軍隊，搞政變不抓軍權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和羅瑞卿勾結，就是要通過羅瑞卿抓軍隊。

因此，我們答覆這個問題：（1）彭真是否要搞政變？要。什麼時候？還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軍權？要。已經和羅瑞卿勾結起來。在北大，人大是否要有駐軍？軍委、軍知道，現在還沒有調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變。孫友漁利用這件事鎮壓革命。同學們懷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孫友漁要拿這個來圍攻革命同學呢？這件事實有，我沒有說二月兵變，看來彭真二月兵變還沒有準備好。

再有，同志們問我，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是不是要成立一個組織？一，同學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學校在文教系統貫徹路線是對的，總是有階級路線的。過去陸平、彭佩雲恰恰是沒有階級路線。我瞭解同學們的心情，過去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在學校裡受陸平黑幫的打擊，迫害，現在明白了，要團結起來，不再受打擊迫害，這種心情是完全對的。我完全理解。二，同學們提這個問題是問革

命左派在學校裡如何組織階級隊伍。同學們對在學校裡如何組織階級隊伍是不那麼清楚。學校裡沒有階級組織呢？有，共產黨，共青團就是。問題是過去在前北京市委的統治下，黨，團組織存在許多問題，甚至很嚴重。有的黨團組織在文化革命中不起作用。北大黨委癱瘓了。但不能因為這樣就對黨團組織失去信心，就要另建階級組織。我們應當積極起來徹底改造我們的黨團組織，這是我們的光榮任務。至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是否另成立階級組織，我同意江青同志的看法，階級組織要通過黨團組織來體現，不要另搞一套，因為這樣很可能使我們孤立起來，使團結受到損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我建議你們學習一下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第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即真正的共產黨員。也就是要成為一個很好地學習，體會毛澤東思想的黨，團員，好同志。

第二，「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離開了絕大多數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

第三，「他們必須是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你們就是要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同陸平，彭佩雲黑幫進行鬥爭。左派。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要時刻提高警惕。這方面你們有個危險，時刻注意不要脫離群眾。今天毛主席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再三強調不要脫離群眾。我希望同志們能團結絕大多數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今天李仰楊有一句話我很歡迎。要真正站在群眾之中，不要站在群眾之外。我非常贊成這句話。現在的任務不是成立什麼「協會」，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是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我想你們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會懂得這個道理的，你們年輕人，比我們年老人覺悟得要快。

最後回答一個問題。

有人說現在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書店買不到毛選怎麼辦？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現在我們已作出這樣一個決定，停止其他一切書刊的印刷，把紙張，印刷力解放出來，集中力量印毛選，從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底共印三千五百萬套。還要告訴同志們，我們為了適應廣大工農兵和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已把豎板改成橫板了。第二，是改成簡體字了，第三，過去四卷原價是三元二角五分，現在減為二元。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滿足大家的要求。

同志們，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是成千上萬的工農兵，勞動群眾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這是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成千上萬的工農兵勞動群眾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能保證我們黨政機關不變顏色，保證我們國家不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同學們要知道，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正上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勝利。（群眾歡呼！）

還有兩個條子，一個從湖南來的，一個從四川來的。請到國務院接待室，我們願意和他們談話。

江青、王任重、康生對北京中學生的講話（1966.8.6）

【地點：天橋劇場】

江青同志講話

讓我坐下。（坐下）

同志們好！毛主席問你們好！我們是接受同志們的邀請前來參加你們的會議的。我受全組的委託講幾句話。我們是向你們學習的，學習你們的革命精神，革命幹勁。我們是很支持你們的。過去，教育文化戰線上面，存在著一條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路線，專了我們無產階級

的政。現在我們要把它奪過來。你們做得對，做得好！今天因為是自己人，自己人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了，我們就改嘛！對了，就堅持嘛！我相信你們是不會抓我小辮子的。我說錯了，你們就告訴我，我改。

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什麼呢？

首先是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次是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做法相互就叫一鬥，二批，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三改，教育改革。那麼，那麼你們都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有勇氣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聽說你們為一副對聯爭執不下。我覺得這是很好解決的。你們是為了某一個具體的人匆忙拿出來的。我想講一講這「老子英雄兒好漢」是從哪裡來的。有一出京戲叫《連環套》，看過沒有？（場內回答：沒有。江青同志笑了。）竇爾墩對黃天霸這個叛徒說的，他唱「老子英雄兒好漢」。我們若是老糾纏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法前進了。我們要隨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那篇文章寫出之後，上海書記處又改過十幾次。他現在還有一篇文章討論了好幾次，還不肯拿出來，我搞京劇改革兩年了，誰有好的意見我都接受。你們現在老是頂在這兒。就不能鬥那些傢伙了。內部老緊張。我們有好多成語是過去的。你們不改，我們也不勉強。你們請我們來了，我們出點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麼錯誤缺點嘛！你們採納我們的意見也可以，另外改也可以。我們覺得這樣改比較妥當：

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理應如此。

我們只是作個建議，你們去討論討論。我們是關起門來開會的，沒有外人，怎麼樣？你們自己決定，我不能強迫你們，我們不強加於人。《造反歌》，我想找一個作曲家，請人幫你們忙。但是他們都在整風，不知道他們誰能擔負起這個任務。我們的確是想把它流傳下去。國歌不是田漢編的嗎？田漢是個叛徒。所以我很謹慎，你們先這樣唱著。

我想講一講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這個問題毛主席是有指示的。第一，要有馬列主義修養。我再補充一下，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第二，要走群眾路線，要依靠群眾。第三，要依靠群眾的大多數。你們想一想，就咱們這幾個人行不行？還是要盡可能團結大多數噢！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先鋒隊脫離了大隊就糟糕了，是不是？

第四，就是要民主。要大家充分發表不同意見。不僅要聽和自己相同的意見，還要聽和自己相反的意見。這樣經過反覆的討論，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沒有民主，哪裡來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的基礎上，經過充分討論醞釀，集中起來，然後統一起來。

第五，要有自我批評精神。沒這一條不行。這一條，好多人是不容易辦到的。總而言之，一定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現在，我們只要有時間，就來聽取你們的意見。你們還可以貼我們的大字報，這是一種提意見的方法。你們自己是不是要來點自我批評，光批評別人，不批評自己行不行？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這樣才能孤立打擊少數。總之，就是團結中間的，把孤立打擊的面縮小。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隊伍要建立起來，要團結大多數，才能鬥倒，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說對不對？我的話就說到這兒吧。

有一個問題我要解釋一下，等會兒，我們的顧問再跟你們談一談。看一個人，第一要看階級立場，這是本質問題。第二不要唯成份論，這是指某個階級的個別分子背叛原來的階級說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現，不是表面。（看一個條子後說）有一個外語學院附中的紅衛兵遞了一個條子，沒寫名字，叫我表示明確態度，同意不同意那副對聯。我不完全同意。道理也講了，很簡單，那種對封建術語不能代表新的思想，這是匆匆忙忙拿出來的。我覺得應該少在枝節問題上消耗精力，大敵當前，要對付敵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幹得很好的！

王任重同志講話

我是臨時被拉上來的，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講話，她給我們指出中學今後如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這是個偉大的任務。如果我們同學只在枝節上，在這副對聯上爭執不休，不再鬥黑幫，你們想想是什麼人高興？高興的是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對這副對聯，江青同志提出建議，是不是可以修改，你們自己也可以修改。在總的方向一致下，按毛主席的決定進行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廣大革命師生能團結起來的，只有團結起來，依靠左派，才能把被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學校和一切文化陣地奪回來，讓無產階級掌握。剛才我看了幾個大學附中的緊急呼籲書，我擁護這些呼籲書。我很高興，他們的觀點是對的，我建議在大會上宣讀。

有人提出「紅旗戰鬥小組」，「紅衛兵」還要不要？我們回答：還要！（熱烈鼓掌）我們各個學校要按中央，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在各學校，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革命委員會。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在革委會的權利機關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團結起來，爭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我向紅衛兵同志們，向「紅旗」戰鬥小組的同志們問好！向所有的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革命青年們問好！向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們問好！

幾個月的運動中，我們年老的人，從你們年輕人那裡受到很大的教育。同志們的一切革命行動，都是為了堅持毛澤東的階級路線。你們的一切辯論，一切爭論，基本的本質的問題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不是對聯這個字或那個字改不改的問題。為什麼同志們這樣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過去在彭真。陸定一黑幫統治下實行一條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這條路線是與毛主席的階級路線相對抗的。同志們提出要堅決地戰鬥，為無產階級路線而奮鬥，完全是對的。這就是一個偉大

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無論大學教育，中學教育，要不要階級路線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就是為了這條階級路線——毛澤東階級路線而鬥爭。我對你們很欽佩。

其次，在過去彭真、陸定一黑幫的反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下，在各類學校裡，工人子弟，貧下中農子弟，革命幹部子弟，絕大多數受歧視，受迫害，同志們是深受這種迫害的。同志們提出問題來表示抗議，提出堅決反對對於工人子弟，貧下中農子弟的這種迫害的抗議，提出要造反，這是很對的。

第三，我從同志們的活動中，從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的活動中，感到有個問題。這個問題反映了過去我們共青團工作中有許多毛病，甚至有嚴重錯誤。我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有些學校團委癱瘓了，看到北大團委癱瘓了，看到團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鎮壓革命這一方面。彭小蒙同志在北大控訴了張承先，是完全對的，是有道理的。同志們起來革命，人大的和其他學校的紅衛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團，我看這一要求是正確的。我贊成今天晚上要開辯論會。今後如何把我們的共青團改造成真正的毛澤東的共青團，我希望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應該成為改造我們共青團的重要骨幹。過去的青年組織渙散，我看有點像「全民團」，就是說有些青年團階級路線不明顯。我希望你們堅持無產階級路線的紅衛兵和「紅旗」戰鬥小組，應該把你們堅持階級路線的精神徹底貫徹到青年團中間去。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要在文化革命中當先鋒，當前要把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同改造你們青年團的任務相互配合，很好地結合起來。你們的任務是很重大的，也是很光榮的。

同志們，堅持我們的無產階級階級路線，堅持毛澤東的階級路線，但是同時我們應該堅持和貫徹毛主席的階級政策。階級路線與階級政策是分不開的。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堅定地貫徹階級路線，同時我們要更善於用革命的階級政策。這個階級政策，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們，同我們共同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離開了我們這樣的政策，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進行到底。因

此，我們希望同志們要拿出很大的，很多的，很深入的力量，去研究毛主席接班人的五項原則指示。我應該說一句，要拿出百倍的，千倍的，萬倍的力量，而不要因為研究對聯，妨礙了我們研究毛主席的五項原則指示。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頭一個條件，要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就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什麼是馬列主義，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就是要革命，要階級鬥爭。同時我們要知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哪裡呢？在善於分析。對每件事情要分析，善於把問題一分為二地來看，就是說辯證地看問題。

我很欣賞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紅衛兵的緊急呼籲書，這些呼籲書是什麼呢？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也就是一分為二的思想的。

毛主席的五條原則的第二條叫做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服務，這樣一個革命者，他不是為一小撮資產階級服務，也不是為一小撮宗派主義的小集團服務，是為絕大多數的人民服務，也就是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這是我們的第二條。

第三條，真正的左派，真正的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他們必須善於團結絕大多絕大多數人。同志們。怎樣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領導權就是要領導絕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如果沒有絕大多數人，領導權就要落空。團結絕大多數人就是要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人。對我們的意見他不同意，我們怎樣說服，等待，團結他們，甚至他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們也要爭取團結他們，不是看到他們的意見與我們不同，看到他們的意見錯誤就不管他。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地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團結在我們共青團周圍，團結在黨的周圍，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周圍，徹底鬥垮黑幫，徹底鬥垮資產階級權威，徹底把教育制度進行革命。

第四條，就是要有民主作風。沒有民主作風就沒有真正的群眾路線，沒有民主作風就不可能團結絕大多數人。這一條，青年同志們要特

別注意，要傾聽不同意見，不要認為一種意見與我們不同就不願意聽，甚至那種意見是不對的，我們也要聽，不對的意見更可以證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要讓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講話，要尊重他們的意見，傾聽他們的意見，真正實行民主。同志們要記住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政策的一條原則。

第五條，就是要善於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點青年同志們要學會。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不容易的，講起來容易，遇到現實鬥爭，就不一定能實現的，但它恰恰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動力，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黨的生命就會停止，同時革命就會停止。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真正地很好地進行，我們的觀點，路線就不能正確地很好地貫徹下去。

最後，我同同志們講，我很贊成擁護你們堅定的階級路線和階級觀點。同時我也希望同志們要善於去研究，實現這種階級路線的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政策。這方面同志們還要多加努力，要把階級路線同我們的階級政策密切結合起來。政策是路線的生命，沒有政策，我們的路線就不能實現。希望同志們真正把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

看到同志們朝氣勃勃的革命熱情，我是很高興的。我常說，你們這種豪邁氣概有一千丈。陳伯達同志給我改了一下說，你們的革命豪傑氣概有一萬丈。我贊成，我說你們是豪傑氣概萬丈的青年。

你們碰到什麼呢？碰到有些工作組是官氣十足，是欽差大臣。你們豪邁萬丈的青年遇到官氣十足的欽差大臣，當然當中發生了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也有的是敵我矛盾，總起來講是階級鬥爭的矛盾。在這一點上，我感謝同志們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我也希望同志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真正變成毛澤東時代的紅色的革命戰士，變成真正的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變成為正確的，偉大的，光榮的，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接班人。這是我們對同志們的希望，也是對同志們的要求。

毛主席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萬歲！¹⁰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

【按：八月十六日上午，國家主要領導人林彪，周恩來，陶鑄，劉少奇，李雪峰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主要成員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同志在北京體育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在歡迎大會上，陳伯達，李雪峰，康生，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江青同志講話

革命的同志們好！我向你們致以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你們好！

現在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給同志們講話。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已在報刊上發表，詳見《紅旗》雜誌）

江青同志：小組請李雪峰同志講話。

李雪峰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在北京各學校進行參觀，進行訪問。同時，他們也將和你們一起學習，交流經驗。同學們來了以後，我們照顧得不夠，我們的招待工作搞得不太好，請同志們原諒。中

¹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年11月）；《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後，我們全國各地，華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學校，各單位，各機關都在學習，都在根據各地情況來應用中央這個決定，執行這個決定。

我們這次來看同志們，如果你們需要什麼，你們可以提意見。我們可以做組織工作，組織交通，組織車輛，按照你們的意願送你們回去。如果同學們願意在北京暫時停留一個時候，還要進行參觀，訪問，我們積極幫助。

向同志們致革命敬禮！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江青同志：現在請姚文元同志講話好不好？（革命師生齊答：好！）姚文元同志你們知道嗎？就是評《海瑞罷官》的，知道吧！（革命師生齊答：知道！）

姚文元同志講話

同志們！革命的同學們！我們向大家問好！我們向大家致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革命的敬禮！我們今天冒著雨在這裡開會，但是我們的心是火熱的！今天在這裡開會就是一個象徵，也象徵著革命的無產階級青年一代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大自然下雨，我們不怕，颶風，我們不怕，階級鬥爭的風浪，我們同樣也不怕。毛主席說過，我們青年一代要經風雨，見世面，我們不能在溫室裡成長，只有在革命鬥爭當中，在暴風雨當中成長。我們到這兒來就是不做溫室裡的花朵，而是暴風雨中的海燕。陳伯達同志剛才的講話很好，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中央的十六條決定；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同志們，這兩個文件就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制定的，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學習。「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句話，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在任何時候，我們也要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這兩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的聲音，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的學習，而且貫徹到今後的行動當中去。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學習十六條，學習公報，貫徹十六條，貫徹公報。在公報的最後一段「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

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這段話說出了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公報號召我們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像林彪同志講的那樣，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學用結合，立竿見影。一定要根據公報精神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學習十六條。同志們，我們能不能做到？（齊聲回答：能！）對！我們一定要對照文件的精神去做，我們來自各個地方，來自五湖四海，都是為著革命到這兒來的，真正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戰士，總會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走在一起，團結在一起的。最後，希望大家注意身體，注意健康，因為鬥爭的道路還很長，我們還要繼續鬥爭。讀毛主席的書，要讀一輩子；搞階級鬥爭，要搞一輩子；幹革命要幹一輩子。堅決走到底，跟著毛主席走到共產主義的徹底勝利！

江青同志：請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康生同志講話。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成員向同志們問好！現在，我把文革小組的成員一個一個地向同志們介紹一下，贊成不贊成？（齊答：贊成！）可以不可以？（齊答：可以！）那好，接受你們的意見。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

常寫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關鋒同志。

你們在報紙上常見他的名字，常寫文章的戚本禹同志。

常寫反修文章，寫九評的參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紅旗》雜誌副編輯穆欣同志。

寫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姚文元同志。

同志們，同學們，剛才我們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講話。同志們要很好地深思，要好好地學習。你們要走光明的道路，來到光明的首都，來到毛主席所在的北京，來交流經驗，來互相傳播革命道理。我們對你們這種不遠千里來到首都的革命行動，表示熱烈地歡迎！同學們，你們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你們這一次來也是一次極偉大的鍛鍊。同志們，同學們，你們能夠在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陳伯達同志已經講了，要我們好好學習十六條。這十六條決定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寫成的，這十六條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舉。它反映了毛澤東思想，是在毛澤東思想紅旗下產生的具有歷史運用的偉大文件。在報紙上你們看到了在毛主席主持下的是一中全會，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全會通過了一個公報，現在它勝利地完成了歷史任務。這個公報談到了國際問題……。是馬列主義的總結。它是全面地，深刻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保衛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創造性地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可靠保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南。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我們就能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推向前進。這個公報，這個十六條，對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都有深遠的偉大的歷史意義。現在同志們要好好學習十六條學習中央全會公報。同志們要不要學習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反復學習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熟悉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掌握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運用到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來？（要！）同學們每條都要仔細地學習一下。在決定中，特別是第四條，要好好學習。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革命不能包辦代替。現在你們學習得還不夠，運用得還不夠，不夠熟悉，不夠全面，以後要好好地反復學習，好好瞭解，好好運用。十六條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強大思想武器。同志們，現在中央已有了公報，能不能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要靠同志們，同學們，要靠全體革命師生，你們贊成不贊成這個話？（贊成！）十六條決定要好好學習，好好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要圍繞一鬥，二批，三改，大家要好好掌握。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一定能進行到底！謝謝同志們對我們的希望，我再一次向同志們致敬，感謝你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萬歲！萬歲！萬萬歲！¹¹

江青、楊成武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6.8.27）

江青同志講話：

紅衛兵同學們，你們好！

我們今天幾個人正在開會，聽說你們成立司令部，哦！紅衛兵司令部，我們就停止會議來慶祝你們！（熱烈鼓掌）

我們一塊來的都是軍隊的同志，還有公安部長謝富治同志，我是個人參加你們這個大會的，我沒有來得及徵求文革小組的意見，我相信我們這個小組（指中央文革小組）是支援你們的。

紅衛兵，顧名思義是兵，是青少年組織，對不對？（對！）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戰勝帝國主義、反動派、一切階級敵人的軍隊。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有優良的革命傳統的。我相信你們會繼承這個傳統的。

¹¹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你們幹了許多好事。幹得好！對不對？（對！）目前你們組織起來，聯合起來，還要把中學的紅衛兵也組織起來，聯合起來，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戰鬥的部隊。

我們五個人，就是楊成武同志、劉志堅同志、謝富治同志、王××同志，都是軍隊的。我們建議楊成武同志、劉志堅同志做你們的輔導員。我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有些地方需要紅衛兵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的，不要被壞分子利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賓館、公安部、監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部、人民解放軍尖端科學、機要部門（包括文件、檔案）郵電大樓、自來水公司、水力火力發電站、廣播電臺、外交部、外國使館、領事館（不要進裡邊去，外面是我們的事情），各種倉庫、銀行、交通要塞、機場、車站、還有通訊樞紐部門，如電話總機。現在不完全，你們再想一想，眾人智慧大如天。作為一個建議，你們討論討論好不好？下面請楊成武同志給你們講話。

楊成武同志講話：

今天我以極興奮的心情，來參加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大會。同時，今天江青同志讓我做你們的輔導員，這是我最大的光榮。

同志們，我們和你們的年齡差不多時就參加了遊擊隊。我們是解放軍，我們是紅衛兵，千條萬條，最主要的一條是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把毛主席的書帶在身邊，一時一刻不能離，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紅衛兵光榮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¹²

¹²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1966年11月）；《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江青、劉志堅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6.9.5）

江青的講話

同志們，你們好！我是來向你們祝賀的。我建議謝富治同志做你們的顧問，劉志堅、楊成武同志做你們的指導員。下面請劉志堅代表文革小組講話。

劉志堅的講話

我代表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同志和我個人向今天到會的全體同志和沒有到會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同志，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同志們，我今天是來向你們祝賀的！剛才江青同志建議謝富治同志做你們的顧問，讓我和楊成武做你們的輔導員，我感到非常光榮，感謝你們對我們的信任。

同志們，「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戰士，就是革命青少年的組織，也是解放軍的後備軍，（大家答：對！）我們紅衛兵最光榮的任務就是完成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所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我們所擔負的任務就是毛主席教導的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

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分別敵友，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其次，我們要組織隊伍，要組織我們自己的革命隊伍，要建立自己的階級隊伍，我們現在參加的紅衛兵都是紅色的戰士，我們要依靠這個作為核心，堅持階級路線，建立階級隊伍，以隊伍作為核心，同時要團結那些願意參加這一革命鬥爭的所有人們。

今天在這裡感到非常激動，我參加革命時只有十六、七歲，跟你們差不多，有的可能比你們還小。那個時候，就是有革命的熱情，我們知

道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革命，要跟毛主席走！你們現在有毛主席的書做指標，你們現在每個人都在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你們思想覺悟比我們那個時候要高。因此，我們還要向你們來學習。

回憶起那個時候，根據地也是好幾塊，紅軍只有第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抗日戰爭時，根據地也是好幾塊，有八路軍、新四軍。解放戰爭時也有四個野戰軍，但是後來都在毛主席思想指導下最後走到一塊，團結起來了！現在也有兩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二十七號成立一個，今天又成立一個，我們都承認，都支持。我們希望就像過去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抗日戰爭時的八路軍、新四軍，解放戰爭時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一樣地，在同敵人，同帝國主義、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作鬥爭當中，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最後要團結在一起！我們要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團結大多數，要把敵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這樣才能夠把它徹底地打倒！所以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我們鬥爭的綱領，還有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的兩次講話以及《人民日報》八月十三日、八月二十八日的社論，希望大家認真學習，這是毛主席思想的最新體現。希望大家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毛主席號召全國大學解放軍。同志們都知道，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在林彪同志領導下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用毛主席在井崗山就提出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民主、三八作風武裝起來的。所以同學們學解放軍，就要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八作風、三大民主。我們拿這些法寶，戰勝了一切國內外的敵人。

毛主席最相信群眾，最能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毛主席相信你們的首創精神。我們按毛主席的教導來當你們的輔導員，我們也是根據毛主席的教導來向你們學習的！在這個文化大革命當中向你們學習！相

信你們，發揮你們的首創精神，發揮你們的智慧，發揮你們的力量，一定能把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祝你們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徹底的勝利！¹³

江青接見北京中學生代表談階級路線（1966.11.14）

【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江青同志接見北京中學生代表和紅衛兵兩千多人，並做了重要講話，其中著重講了階級路線，經本人同意後，現將部分節錄如下。】

階級路線是黨的生命，同志們的確應該關心重視，務必充分注意。要說階級路線，很簡單，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搞革命。許多同志常給中央文革小組來信，問出身問題。我們說，也就是毛主席說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階級出身是給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尤其你們都很年輕，最大才廿歲，大多數長在紅旗下（新社會）受了黨十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對你們影響不大。不起決定作用。最近有些人總愛講紅五類、黑七類的，把人分成等級，這樣做不對。正如周總理給你們講過的，中央文件、《人民日報》哪次用過「紅五類」、「黑七類」這樣的名詞？總之，這樣做不對，這會影響團結，危害革命。你們說對不對？（齊答：對！）

同學們，紅衛兵戰士們，你們出身好壞不必背包袱、工農革幹家庭出身的人要更加嚴格要求下去，要嚴於律己，寬於待人，要充分發揚父

¹³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兄傳統，繼承老一輩革命精神，好好聽毛主席的話，幹一輩子革命。剝削階級、反動家庭出身的人，要肅清家庭的反動性，力爭徹底背叛，根本不用害怕、耽心，只要不和老子一樣，就不是狗崽子，甚至可以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還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口號現在是不合適的、錯誤的、反動的。有人問，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是矛盾，這其實一點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見人的成份。但不依它為主，要時時，處處看人的觀點。

好吧，同志們，紅衛兵戰士們，這個問題就說這些供你們參考。

陳伯達、江青對北京航空學院同學的講話 (1966.11.19) (存目)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鏜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 上的講話 (1966.11.28) (存目)

本月

江青同美術工作者的談話 (1966.11)

我們要認真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武裝思想，要敢於革命，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京劇已經演革命的現代戲，京劇在改革中，革命的京劇已開始取得勝利。美術也有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立大志。

文化革命就要敢於大破大立，要立革命的壯志，要有信心，要堅定。一個人沒有革命的志氣，就什麼事也不會做成的。

有些人總是把一些古代的、外國的（包括十九世紀歐洲那些名作家的）作品，當作經典，那是不行的。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不能為中國革命服務，但我們不能用虛無主義的態度，應該用批判的眼光去吸收。齊白石的畫，我已經注意了好幾年了，那是什麼畫？為什麼搞那麼大的畫冊？是誰在把齊白石封為當代的「藝術大師」，究竟是誰封的？齊白石是什麼人？我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古人和外國人的東西，用虛無主義態度對待遺產是錯誤的。

（中國古代也有雕塑）要批判繼承，要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京劇能革命，其他藝術也可以革命，雕塑也可以革命。將來是否將外國的、中國古代的藝術都來個革命化，各類不同的劇種都可以載歌載舞來表現革命，表現現代的革命。古代繪畫，古代雕塑怎麼辦？根本問題是革命不革命問題。雕塑應該革命化。

我們創作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思想內容是第一位。修正主義的東西要來幹什麼？聽說在我們學校（指中央美術學院），西洋的資產階級藝術很流行。為什麼美術學院西方現代諸派的藝術氾濫呢？那是政治思想工作問題。我們對外國的資產階級藝術和封建藝術不要吹捧。

我在（美協）油畫館看過畫展。有個畫展有些是青年畫的畫，看行出是革命的，畫行不錯的，但油畫技術還沒有過關，如顏色、比例、質感都還有問題，但總的是健康的。就是這個展覽會，也掛有那些資產階級大名人畫的畫，只不過是貴族士大夫的哈巴狗似的玩物。但這些青年人的油畫是健康的，畫得好的，它表現了祖國蓬蓬勃勃的氣魄。

你們塑毛主席像，是你們對黨的感情。要塑好毛主席像不容易呀，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也要找些好的照片，也要在群眾中瞭解……。

創作革命的工農兵人物，要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要和工農兵結合，表現他們艱苦奮鬥，表現革命的樂觀主義。要塑典型，熱情地歌頌他們的無產階級思想。

我們需要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藝術。要創作能鼓勵人民前進的藝術。雕塑要革命化。

我們要創造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藝術。¹⁴

陳伯達、江青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士的講話 (1966.12.13)

【王力、關鋒、戚本禹同志參加】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同志們！我首先要你們原諒我，有客觀的原因，主觀的原因。今天關起門來談心，不討論，我們談心。剛才吃飯時我想了很久，對左派同學要進行一點幫助。我這是點建議。（鼓掌）事實上，你們的革命行動、衝勁、幹勁、革命的組織，都是在我們知道以前，你們就搞了。但是我們發現你們革命組織受迫害，受壓抑，我們就堅決支持你們，學習你們造反精神。我這個人要做一些自我批評。世界上沒有聖人，我也常說錯話，做錯事。思想上也不是那麼很快地跟上主席。就是對你們的革命行動我也在緊跟、緊追。我們之間沒有聯繫，你們可以作證。我們支持你們，學習你們，就有人對我們有意見，我們不怕。問題是我們整個小組，對你們負有政治責任（鼓掌）而你們同樣，也要對我們負有政治責任。（鼓掌）我感覺最大問題，我看了一些材料，七號那天，我接見一些同學後，我病了，這幾天好一些。我知道有這樣的機會還是想來與同學們商量。

你們主流是好的、勇於革命，敢闖、敢幹、不怕天，不怕地是好的，但不太講究策略，我們憂慮，這一點講的對不對？（同學說：對）

¹⁴ 選自《文藝批判》增刊之二，1967年。

你們看過西遊記沒有？我這個人，像孫悟空「身在水簾洞，心追取經僧」。我心裡想看你們，當我知道北航同學在受折磨，我非常難過。我確實哭了。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們一塊去（同學們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小組大部分同志是很激憤的。但我們受中央常委的委託，我們不能去，你們不是唐僧，你們是革命先鋒。中央批轉的軍委緊急指示以後，你們又出現了新苗頭，分不清敵、我、友，這是戰略問題。這不懂，這裡打一炮，那兒打一炮，目標就不那麼集中，這個我可以理解。我年輕時也是那樣，沒有你們那麼順利，沒有你們聰明。一定要分清敵、我、友。一定要把核心力量擴大起來，要團結那一批受蒙蔽的人，孤立最少數……七號晚上（問：清華來了同學沒有？清華同學答：來了。）最熱鬧了。同學發了一個電報，反對我們總理，我不知道總理說了些什麼話，我知道總理受中央、總政委託。這樣一來就要打亂。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貼副帥的大字報。林彪同志、周總理我認識三十多年。貼出來以後又撕了，不經辯論這不妥當，隨便貼副帥的大字報，從政治上考慮不要好，既然已貼了不能採取撕，可用大字報辯論麼！撕了他倒神氣了，散發了很多傳單。你們自己分不清敵、我、友，從黨內到同學，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席不是講過嗎？「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這樣才能打敗敵人。你們越以為少，越以為少數派是革命的。我覺得大多數同學是好的，不能「保皇派」「罷官」等名詞，你們不是掃「四舊」嗎？對他們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我有狹隘的經驗，做工人農民的工作好作，做知識份子工作我害怕。能不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求同存異，同是原則，異是枝節。第二司令部不是分裂、不是被抄家了嗎？有人說我們怎麼辦？我們不能包辦代替。分裂，沒有什麼原則性問題，要進行批評自我批評。我們看到不僅我們共產黨員民主集中制做得不好，我看到青年也不能冷靜坐下來。做些自我批評。我過分性急認真。你們有沒有這個？（答：有）主席常常告誡我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有沒有？不能認為我們自己都是一貫正確的吧？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共性要在個性之上，沒有集中就

不能革命，個人利益不能強加於集體之上。但不一定不能改正錯誤，也可以教育。剛才伯達同志講，你們才走了五步、十步就四分五裂。我們希望好好讀一讀毛主席著作，讀語錄不能解決（伯達同志：要掌握毛澤東思想，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思想，要艱苦學習，江青同志講的戰略策略非常重要。）戰略問題要把敵人縮到最小範圍。同盟軍是什麼？我是什麼？還有一個間接同盟軍又是什麼？那就是敵人之間的矛盾。敵人有很多矛盾，不能把他們看成鐵板一塊。（伯達：現在敵人利用我們的矛盾）蒯大富到那兒去了？來了沒有？他脫離群眾做總指揮，不到群眾中去就不行。我批評他是愛護他。陣地在學校要掌握核心，把陣地組織好，團結同盟軍，並善於利用間接同盟軍，孤立最少數。不能亂打擊，我沒有準備，想一些問題，這是一個大問題。軍隊在林副主席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有人鑽空子，調子越來越高，對不明真相的人要說服，對思想有問題的要批評。你們還辯不過譚立夫，辯不過依林，看你們誰辯過他（同學：一定駁過他），你們有沒有這個氣度？（答：有！）

我解放後除了病只能做幕僚，第一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毛主席身邊的一員幹部，要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我年輕時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讀了六次沒有懂多少，可是我懂得一個問題，資產階級專政機關是壓迫人民的，眼看國民黨壓我們，我們連受國的自由都沒有。如果不是今年五月把黨內問題基本解決了，你們能有這樣的民主嗎？（眾：不能！）不要到法院去搶保險櫃，實際文件早已搬走了。要逼著他們交出來，不能上他們的當。公安部不要衝了，你們是不是說，今天江青來劃框框定調子。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不然不能這樣。不能怕出亂子，越亂越好，有革命的大亂，才有革命的大治。治與亂是革命的統一。有人怕亂，沒有亂就沒有治，要知道敵人只是一小撮，不要看著好像那裡都有。

我相信你們會成為國家紅色接班人，對過去曾經整過你們的一些同學，只要他們檢查的好，承認錯誤，又有揭發，可以讓他們歸隊。對高幹子女要一分為二，有一小部分人走錯了路，不怪他們，要怪他們的中

年人，老年人和幕後人，他們要主動找他們談，他們有人找你們談，你們不感興趣嗎對？譚力夫做了一點檢討，你們不要採取他們採取過的辦法，對譚力夫，也不要打他，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這不算什麼本事。對承認錯誤的要歡迎他們歸隊，要把是非弄清，覺得他們檢查比較深刻就要團結他們。

這個問題不解決你們互相之間又會鬥，我們最反對學生鬥學生，工人鬥工人。你們下工廠最重要的是到宿舍去，向他們請教，要像一家人一樣，我們解放前和工人同吃同住，像一家人一樣，不那麼難。宣傳毛澤東思想，瞭解他們要不要搞文化革命，一哄就上車間，二人害怕把機器搞壞。紅衛兵一定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農村去，要給老農挑水，做幾天農活，他們就會說：這個孩子不錯，徒步串連就能起到這個作用，群眾的作用大如天，不要轟進去，要真正做思想工作，要到工人農民住的地方。去車間，工作時間怎麼能做宣傳呢？要同吃同住，先把友誼搞好，先服務。在陝北王家灣時，群眾要主席回王家灣，群眾檢查時說：「主席走時，只給小米吃，我們把麵藏起來了」，我們說：「對我們很好，小米也是很好的糧食。」要到工人那裡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央指示，十六條，建立友誼。他們不會反對你們，工廠同你們不一樣，你們放假，他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我建議與工人住在一起，吃飯、談心、宣傳中央指示，訪貧問苦，用這種方法來做群眾工作，如果你們不能與工農結合，你們能不能堅強起來？（同學說：不能）在同學中間要做艱苦工作，這樣才能團結大多數，沒有準備，就講到這兒。

伯達：

剛才江青同志講與工農兵的關係，同學與同學關係要注意戰略策略，不懂毛主席這些思想，就不會搞革命。關鋒遞條子說：「不能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我們就不能夠勝利。對同學要團結他們，爭取大多數。

江青：

不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只要他們轉過來，我們就要鼓掌歡迎。……在搞清楚是非的基礎上，讓他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不然就沒有是非了，不然你們就成了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了。不能靠打架、吵架。吵架有時也不可避免，但不能吵得不說話。你們不是學毛澤東思想嗎，有一點，我覺得毛主席善於團結意見不同的同志。彭德懷一開始就反對毛主席，在井岡山彭以兩個團打主席一個團，到井岡山後殺了一個起義的好團長，把部隊帶到他那裡。對四方面軍也是如此（張國燾一個壞了嘛！）主席說不能殺，主席要團結他，要有這種氣度，這一點很重要，不然我們就不能擊潰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王明是個漢奸，這是我個人意見，七大時不選他，主席做工作要選他做反面教員，他現在在莫斯科，寫文章罵我們，但是主席長期保護他們。在原則上，主席做了很多鬥爭，主席團結了很多反對他自己的人。你們應當學習主席這一點。你們現在又開除兩個，他不是譚力夫，不是方立功，要做工作，批評他們不要這麼搞。這一點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主席團結許多直接反對他的人。主席從不以無情打擊，殘酷鬥爭對待他們。我學得不好，我想我們應當互相勉勵努力學習。

伯達：

你們要研究一下，總結一下，要善於總結經驗，把地方經驗好好總結一下。

江青：

沒有出去串連過的，建議出去看看，見見世面，增加你們的勝利信心。主席建議設兵站，五十里設一兵站，不一定要走雪山草地，那裡沒有階級鬥爭，你們要到有階級鬥爭的地方去。安源煤礦是主席首先去的，一步一步走去的，碰一個就講一個。走路，不要坐火車、輪船。運

輸有困難，現在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天下了，鍛鍊一下不要緊，我們過去能走，我想你們也能走。不要把打擊目標擴大。

王力：會開到這兒結束。

學生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工作人員宣佈讓首長先走。江青又回到擴音器前說：「同學們，我不是首長，我是江青同志。」同學們又熱烈鼓掌。¹⁵

江青接見向《紅旗》雜誌賀喜群眾的講話 (1966.12.13)

【地點：中南海西門】

同志們、革命小將們：

你們好！我已經睡覺了，吃了安眠藥，聽說你們來了，還是來看看你們。你們的造反精神好得很，你們是我們的革命戰友，你們是我們的革命小將，我們和你們心連心，要堅決打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的那麼一小撮人。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編者加）就沒有大民主！你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和革命小將一道幹革命，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鬥到底！對不對？（群眾答：對！）我們和你們在一起，不要怕！我已經吃過安眠藥了，今天同志們、革命小將們來，我還是來看一看。

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我們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不分離，我們在一塊兒。你們說是不是這樣？（群眾：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我背不好，背不全。是我們一定要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¹⁵ 《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猛烈開火。毛主席非常愛護你們，關心你們，這一點我想革命小將是會懂得的，我們心連心。我吃過安眠藥了！我說得不一定對，我來看看同志們。（群眾請江青同志回去休息）¹⁶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 (1966.12.16)

【中央首長出席了「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江青同志講話

紅衛兵小將們、戰友們：

你們好！（熱烈鼓掌）毛主席問你們好！（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很關心你們，他的心情像你們今天這樣的，非常關心你們！

你們剛才的講話，水準都是很高的，我講不出，我要向你們學習！（鼓掌，向江青同志學習！）我們沒有做多少事，一個共產黨員為人民做了一點好事是本份，如果做錯了，就要批評，（鼓掌）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不怕批評。批評對了就接受，（熱烈鼓掌歡呼）批評的錯了可以不要理他。如果他是反革命，那就要跟他鬥到底。

我只想講這麼一件事，就是鬥爭的鋒芒對準著什麼？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剛才有些同學講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海澱糾察隊，這些所謂的糾察隊有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他們的鬥爭鋒芒是對著你們，這就是錯了。今天，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們對他們教育的

¹⁶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不好，四十幾歲的人，六十幾歲的人沒有把他們教育好。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麼東西！可是我覺得周榮鑫是負有責任的，雍文濤也負有責任的，王任重也是負有責任的。讓他們向你們檢討，他們是怎樣支持他們這一小撮壞蛋向你們做憲兵工作的。我希望你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不回頭的要鬥倒、鬥臭、鬥垮！要不要周榮鑫、雍文濤站出來看看？（眾高呼：要！讓他們兩個低頭！）

（周榮鑫、雍文濤低頭站在台前）好，安靜，小將們、戰友們，你們都認識他們啦！是不是讓他們先回去？（眾：對！）讓他們回去！他們縱容他們，所以，我覺得要特別看重他們的責任。

現在，我講講專政與民主的關係。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很穩固呢？我認為基本上是穩固的。但是有某一些地方、某一些人，有一小撮拿著武器到處要殺人、打人。在這一小撮面前萎縮、退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鞏固了。沒有很穩固的無產階級專政，哪來的大民主啊！因此，我們要堅決反對那種萎縮的，所謂不介入的那樣一種態度的專政機關。同時，對那種頑固的堡壘要堅決摧毀它！因此，對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這樣一小撮，我們要堅決地實行專政！（掌聲，口號聲）但是，我希望你們不要覺得有一小撮做了這樣的壞事情的小傢伙，其他的人就都不好了，這一點我希望你們頭腦要清楚，才能團結大多數。但是，對於這一小撮如果不實行專政，你們也就很難達到革命的團結。我的話完了。（掌聲，歡呼聲）

陳伯達同志講話

同學們：

剛才江青同志講得很好，（歡呼聲）她的意見就是代表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方針。同學們，正像剛才江青同志所講的，同學們在這裡的發言水準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很大進步，進步得很快。大家逐步地逐步地用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了。這是我們無產階級

專政鞏固的保證，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保證，是防止我國出現修正主義的保證，是我國能夠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保證，是我國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把那些帝國主義國家、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控制的國家，統統把它拉到後邊，我們能夠站到世界上最前頭的保證。剛才江青同志講了，我現在向同學們講的還有幾句話。

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光芒萬丈的毛澤東思想的照耀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工人同貧下中農聯合起來！全體勞動群眾同廣大革命師生、革命的知識份子聯合起來！（掌聲，歡呼聲）這樣，我們將無往而不勝！但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那些幕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自以為能夠用武鬥的辦法，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自以為能夠用陰謀詭計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自以為這樣就能達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他們自以為這樣就能夠達到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告訴他們，錯了！他們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在偉大的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廣大群眾的覺悟下，他們的失敗是註定了的！勝利屬於誰？是你們！是無產階級！是勞動人民！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些不願意向無產階級投降的人，他們走的是失敗的道路，滅亡的道路。有一些年輕人被蒙蔽、被欺騙，走了迷路。我希望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同我們一起，站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只有這樣，才是他們的出路。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同學們、紅衛兵戰士們：

我現在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向你們問好！我現在來慶賀你們北京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成立大會開幕的成功！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陳伯達同志的講話，他們兩人已經代表

我們大家把應該說的話、重要的話都說了，我就不需要多說了，我只說一點。

自從紅衛兵在北京誕生以及發展到全國，首先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抓到這一個地平線上出現的新事物，馬上加以鼓舞。因為我們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國大專學校的紅衛兵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然後我們偉大領袖的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勵，指出紅衛兵是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強的後備力量，這就給你們以更大的鼓舞。所以，這支紅衛兵——革命青少年組織的誕生，我們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許多蓬蓬勃勃、驚天動地、破舊立新、滅資興無的偉大事業。你們看，有了紅衛兵就有了大串聯，從學校走向社會，走向全國，就使我們偉大領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發揚。總結這四個月的經驗，成績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誕生以來不可能沒有毛病，沒有缺點，甚至也可能出現錯誤，乃至於個別的嚴重的錯誤，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你們不必為此驚慌。要曉得，任何一個新事物，一個新生的孩子，剛從胎裡出來毛手毛腳的，生一個瘡呀，長一個胞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成長起來的。所以，這四個月的發展，也值得我們總結總結經驗。這一次首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的成立也就是要來總結四個月以來北京中學紅衛兵的發展經驗，也就是要把紅衛兵中間，經過鬥爭鍛鍊證明出來是革命左派的小將們團結起來，來帶動我們中學的革命同學，幫助他們，團結他們，把最大多數的同學團結在一起。當然，處分了少數幾個，就是十幾個，就是幾十個，就是更多一點，總之是一小撮，犯了嚴重錯誤，甚至犯了罪的，這些孩子們、小傢伙們，現在把他們採取專政的辦法，逮捕起來了，加以法辦了。但是因為他們是青年，只要他們誠心悔過，低頭認罪，坦白出來他們所以犯罪、犯錯誤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教育我們大家。剛才兩位同志都說了，應當給他們改過自新、將功贖罪的機會嘛！所以，這點大家可以放心，而且應更下定決心，認識這樣的事情是不應該做的，以此為戒，你們的眼睛是亮的，所以我們依靠你們，信任你們，發動你們，把這一小撮犯錯誤、犯罪的孩子逮捕起來，教育他們，樹立你們革命左派的正氣，使階級的力

量更加生長起來，更加發展起來，這就是這個階段的最好的一個經驗的總結了。

剛才兩位同志也說了，你們這一次講話的水準比你們四個月前的水準提高很多，這是一個飛躍。但是，不要以此為滿足，還應該爭取前進，還要爭取更進一步的飛躍。紅衛兵在中國的誕生不過五、六個月的時光，僅僅是我們革命青少年組織的第一步，也就是我們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希望你們從這個第一步、很好的第一步邁起，向前猛進。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在鬥爭中學鬥爭，在游泳中學游泳，在這次大風大浪中學會大民主，要學會總結經驗，只有學會了總結經驗，我們才能不斷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這是毛主席的教導。希望你們牢牢記住這句話，永遠不能驕傲。驕傲要使人落後，謙虛才能使人進步。所以，我們在此祝你們進步！進步！永遠進步！

好，我們結束這次談話，我們來呼幾個口號：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向各位同志，各位戰友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一個月以前，我到阿爾巴尼亞去，上飛機的時候，紅衛兵戰友們告訴我，要我到國際去串聯，去宣傳你們的紅衛兵運動。

同志們，我在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等地，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宣傳了我國的紅衛兵運動，我認為我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鼓掌）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

國際方面取得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毛澤東思想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們的一盞明燈。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你們的紅衛兵運動推動了全世界的革命青年，他們羨慕你們、讚揚你們、崇拜你們，希望能夠在他們國家，像你們現在這樣子的幸福。可是同志們，你們這樣大的運動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麻煩，好多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組織派代表來，一個一個地到中國來看你們，一個一個地來訪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結果，搞得我今天接見，明天接見。一句話，你們這個運動在全世界的影響，有時是你們想像不到的，是用言語所不能回答的。正如江青同志講的，正如陳伯達同志講的，正如周總理講的，他們的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後的運動是個寶貴的指示，我完全同意這三位同志對同志們的講話。除了三位同志講的以外，×××同志要我提幾點要求，我覺得同志們有很大進步，但是還要更加進步。怎麼更加進步呢？我補充一點，就是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要不要學習這五條？（眾：要！）學了沒有？（眾：學了！）學好了沒有？（眾：沒有！）照我們講沒有學好是很自然的。因為什麼呢？這五條是我們終身的奮鬥目標，我也沒有完全學好，也是終身的奮鬥目標。頭一條，我們真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什麼呢？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也就是現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一點我們首先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修正主義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完全劃清界限。以毛澤東的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思想去徹底地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條，毛主席告訴我們，我們要做為一個革命家。怎樣的革命家呢？代表全中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代表世界上勞動人民大多數利益的，這樣的一個革命家，要去反對那種代表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種反革命。這一條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徹底打垮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第三條，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善於團結左派，同時團結絕大多數的人，同絕大多數的人能夠一道合作，我們對於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也要爭取他們同我們一道幹革命，甚至於反對過我們的，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人，我們也要爭取他們和我們一道，我們就是

要爭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和我們一道幹革命的。但是，我們要反對那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堅決向他們作鬥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使得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狗急跳牆，垂死掙扎。最近，我們在街上看到有這樣的標語、大字報，一小撮人，有的寫反對毛主席的標語，特別是林學院的李洪山，貼反對毛主席的標語，清華大學的易振亞，易振亞是反對我們林彪同志的。同志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林總的，這樣的人是什麼人？你們說？（眾：反革命！）對！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我們是要團結絕大多數的，但是對於這種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鬥爭到底！徹底地鬥垮他們！

毛主席講的第四條，就是要我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實行民主，實行大民主。什麼樣的大民主呢？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呢？對廣大人民、革命群眾實行最大的民主；對一小撮反革命，實行嚴厲的鎮壓。最後毛主席告訴我們要有批評自我批評的精神，要謙虛謹慎，誠心誠意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斷地改正我們的錯誤，不要驕傲，不要獨斷專行。今天我聽到你們有的同志發言，對於你們的工作還有自我批評，我很欣賞這一點。因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毛主席的五條當中很重要的一條。因此，我就想向同志們建議好好學習毛主席的這五條，並且拿著這五條，每天檢查檢查自己，同時也看看別人到底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是真擁護毛主席，還是假擁護毛主席；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士，還是假的。我的建議就是這麼一些。¹⁷

¹⁷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中央首長在全國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江青、陳伯達、周恩來）（1966.12.17）

【「全國在京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

你們好！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毛主席是非常關心你們的，他的心情我相信你們是理解的，正像他理解你們一樣。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果說為人民做了一點好事，這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錯了，不妥當，你們完全有權利批評。但是對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我不願意說出他們的名字，因為從我嘴裡說出來就會提高他們的身價）我蔑視他們，他們根本做不出什麼大事情來，他們只會幹那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因此，我希望你們這些革命的戰友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小將們，要作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上求同存異，把組織壯大起來。只要組織壯大起來，什麼「霹靂」戰鬥小組、「梅花」戰鬥小組……，這些傢伙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主席從來是相信群眾的，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脫離了群眾，那一小撮人就會無所作為。那麼你們要說他們一小撮人為什麼幹了那麼多壞事，又打人罵人呢？就因為他們是當權派，掌握了一部分政權，因此就要摧垮他們！請問左派的隊伍不壯大起來能摧垮他們嗎？（眾：不能）能打倒他們嗎？（眾：不能）那麼這個問題請你們回去好好討論一下。我的話完了。

陳伯達同志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

現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親自領導的一場大革命。在我們祖國進行的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沒有過的。這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其激烈的階級鬥爭，這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我們要偉大的導師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團結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我們一定能勝利！不管道路多麼曲折，我們一定能勝利！我們準備犧牲，我們已經犧牲了許多好同學、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進！敵人是什麼呢？正像毛主席經常說的一個著名的論斷，敵人是紙老虎。這個紙老虎在廣大革命群眾包圍之中，他們只要一被揭穿了就什麼也沒有了。說到這裡我們還是好好記住毛主席「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這個教導。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鬥爭是極其複雜的，敵人是不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都是不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

他們有他們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樣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特別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後人物，一小撮，他們進行了許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當。我們要經常保持警惕，我們要經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自己的頭腦，不斷總結我們在革命道路上的各個方面的經驗。這樣才能更順利地前進，才能像剛才江青同志所說的一步一步地團結大多數。只要我們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能將敵人完全孤立起來。昨天我在一個會上說過一句話，今天再重複一下：「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讓我們大家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光芒萬丈的、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前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無產階級同貧農、下中農聯合起來！工農勞動群眾同革命師生、革命的知識份子聯合起來！

同志們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

讓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佔領祖國的各個陣地勝利萬歲！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向你們問好！

你們今天的大會開得很成功，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我完全同意江青、陳伯達同志的講話。現在我不想多說了，只提一點意見，就是最近幾天中學的小傢伙，糾察隊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做了一些壞事，我們執行了中央批轉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們。因為他們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對這個問題聯繫到一個問題，就是糾察隊的名字。本來中學聯合大學發起了紅衛兵，偉大領袖毛主席發現了這個新事物，馬上支持、提倡。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紅衛兵很快地發展到全國。紅衛兵不僅在學校鬧革命，也發展到社會，擴及全國。八月三十一日，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紅衛兵和革命的大串聯，肯定了紅衛兵是人民解放軍的堅強後備力量。從此，在四個月的發展中，紅衛兵不僅鼓舞了我國革命的人民，嚇壞了反革命分子，也震驚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這樣一個偉大的創舉，紅衛兵這一個光榮稱號，希望今天參加大會的所有紅衛兵珍視這樣一個光榮稱號，不要辜負毛主席的支持。在這個時候，紅衛兵中出現了糾察隊。糾察隊在歷史上，本來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出現的，叫工人糾察隊，是保衛工人階級，鎮壓工賊、資本家走狗、反革命員警、憲兵的了。但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玷污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糾察隊這個名字是你們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們自動取消，取消這個名字，不要我們命令。

另外，幾個壞分子犯了法，我們把他們逮捕了，對他們實行專政。糾察隊的名字是你們自己起的，我們採用民主的方法，取消好不好？（眾：好！）既然好，希望你們好好學習毛主席在全國勝利以後發表的

第一篇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就會懂得民主和專政的區別、關係和作用。好，我就結束我的講話。

紅衛兵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最後周總理帶領大家唱《國際歌》、《大海航行靠舵手》。）¹⁸

陳伯達、江青等接見廣播事業局和廣播學院代表的講話（1966.12.18）

【1966年12月18日，我們敬愛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西廳，接見「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代表和廣播學院革命小將的代表。首長與代表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江青同志並邀代表共進晚餐。】

江青同志首先詳細詢問了廣院革命小將受到丁萊夫操縱的保守勢力毆打，迫害的情況。江青同志還詢問了丁萊夫藉口保衛大樓安全，調動軍隊封鎖大門，挑動軍隊和革命小將對立的罪行。江青同志對這件事情非常關心。她叫人打電話把傅崇碧叫來。江青同志說：「我要先從思想上繳掉他的械，打打他的威風。」

¹⁸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大字報選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1966年12月）。

傅崇碧來了後，江青同志嚴厲批評他說：這是頭一回聽到的發生在北京城、發生在毛主席身邊的事，以後不允許再發生。軍隊要和革命群眾，革命小將團結在一起，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江青同志又對代表說：光從外面保衛大樓的安全是不夠的，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內部搞掉修正主義。不然，外面守得再嚴，內部還是照樣播出「4·16」按語那樣的鬼東西。

江青同志說：中央文革小組很關心廣播電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最近我們專門派了我們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和組員姚文元同志到廣播電臺去瞭解情況。中央文革本來不具體管哪個單位的文化革命運動，但是像廣播局這樣重要的單位，我們管定了！

江青同志說：對丁萊夫我們已經觀察半年了，我早已不稱他是同志啦。你們要很好地組織對他的鬥爭。如果你們需要的話，你們準備好，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都可以去參加，我也可以給你們作一發炮彈。你們準備一下，還有廣播學院要搞一個像樣的全面發言，批判丁萊夫和丁萊夫的工作組。江青同志還說：上次去廣播學院，不知道黨內還有個丁萊夫。如果那時候知道，讓他上臺低低頭，廣播學院的情況可能會好些，不過像現在這樣也好。江青同志還要代表們警告丁萊夫，不許因為臨時工、合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給領導貼了大字報，就隨便解雇。臨時工、合同工是為黨工作的，不是為丁萊夫工作的。

江青同志看了有的代表帶著「捍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袖章，親切地說：在北京地區，時傳祥搞了個捍衛團，是保守勢力，已經臭了。你們是革命造反派，就不要用「捍衛」這兩個字了，就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好了。

江青同志還嚴厲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的那套反動的血統論和形「左」實右的東西。她說：我準備著陶鑄的女兒領著人來抄我的家。讓他們來抄好了。如果他們不動我的文件就讓他鬧，如果她敢動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來。

江青同志勉勵代表們要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堅決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英勇戰鬥。她說：在有些情況下，保衛毛主席、保衛

毛澤東思想、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是要冒風險的。革命戰士就不應該怕冒這個風險。接著江青同志詢問了廣播學院運動情況。學院曹惠茹同學回答說：我們準備分批去地方台，幫助地方台揪走資派。江青同志、伯達同志，姚文元同志表示支持。江青同志說：你們一定要在學院裡把反動路線批徹底再去地方台。

姚文元同志還強調說：要把中央台、學院搞好了才能走。

江青同志問：廣播學院有沒有必要辦？

曹惠茹同學答：我認為沒有必要辦。

伯達同志也在接見中親切地插話，對代表進行了啟發、勉勵。他說：你們不要說首長怎樣怎樣，我們都是人民勤務員，是小小老百姓。我們都要好好為人民服務。江青同志接著說：你們說機構要大大精簡，這很對。現在有些機關很龐大，是得精簡。官僚作風也得改變。什麼部長呀，局長呀，都是為人民服務，脫離群眾是不行的。

親切的談話和鼓勵持續了三個多小時，江青同志和伯達同志把參加另一個會議的時間推遲了近一個小時。談話給了代表和我局無產階級革命派以極大的鼓舞，使我們終生難忘。¹⁹

江青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代表時的座談紀要 (1966.12.18)

【十二月十八日，江青、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宋瓊等同志接見了一司、二司造反聯絡站、三司首都兵團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張春橋同志首先問各校抓反革命分子的情況以及群眾的反映，到會的各單位代表作了彙報。】

¹⁹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1968年7月。

江青同志：

這幾天我聽到一些反映，聽說你們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們走到反面，犯錯誤。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經中央批准的，不僅對他們適用，對你們也適用。抓來的人，你們可以交給公安部，讓他們替你們看管。告訴公安人員要看管好，和他們說好隨傳隨到，發生問題由他們負責。你們也要按通告辦事，一定要嚴格遵守通告。你們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設刑堂，私設刑堂不對。不夠送公安局條件的，可以警告他：不許亂跑，老老實實在自己住的地方待著，不許回家，否則一切後果由他負責。跟他們講清楚，不要害怕，要好好交代，認識錯誤，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同你們一起幹革命。

（清華的同學說：劉濤、賀鵬飛看住了，不許他們亂跑。）你們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你們這些人就怕認真做思想工作。劉濤的工作可以做，賀鵬飛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兒子的難做。爭取過來，讓他們揭發問題，也有利於做他們老子的工作。劉濤不是王光美生的，不是死心塌地跟她走的，不是不可以爭取的。跟她講，不要讓她往家裡跑，讓她跟同學們住在一起。你們跟她說：「我們幫助你，你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和家裡劃清界限，如果跑了，一切後果由你負責。」你們要問一問她，看她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的話，就跟你們一塊兒去！如果真的革命的話，就留在學校裡，讓她揭發王光美的罪惡。賀鵬飛也讓他揭，他揭什麼問題就揭什麼問題。賀鵬飛，你們給他家裡打電話：他在學校裡待得很好，請放心，我們幫助他。賀鵬飛在家裡慣得太厲害了，過去根本就沒有學習什麼主席著作。他在學校裡，你們好好幫助他，如果能學習進一些毛主席著作的話，就很好了。你們要幫助賀鵬飛，讓他自己向家裡打電話。幫助他，改造他。你們紅衛兵不是要扣下他不理他。我看你們就怕做思想工作。賀鵬飛過去搞了些幕後活動，現在要幫他，做思想工作。你們把賀鵬飛的工作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你們實在不聽，要那樣做，犯了錯誤，你們負責。

有人問：什麼樣的人可以抓？

中央文革回答：貼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大字報的可以抓。貼江青同志大字報的要分析，如果是惡意攻擊的可以抓。貼關鋒、戚本禹大字報的不能抓（戚本禹同志講的）。像貼一問、二問、三問中央文革的不能抓。凡是行兇，動武的可以抓。

江青同志：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風一定要批倒，現在全國打人行兇的很多，北京的這股歪風一定要鎮壓下去，給全國作個示範。對於那些打人多的，態度不好的，年紀大一點的，可以鎮壓，一定要判刑，年輕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關鋒同志：把西城區糾察隊的後臺揪出來，嚴重的槍斃。（在談到北京市公安局和西城區糾察隊時）

江青同志：抓人交給公安部，不要送公安局。公安部是謝副總理管的，我們相信他。西城區公安局問題很嚴重，已經調了五、六十名幹部去改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問題，你們可以去造反。公安部隊，監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搬來的，建立在黨政之上，監察竟然監察到我們頭上來了，還整理我們的材料。這都是些官僚機構。他們這幾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對抗的。我建議公安部隊除了交通警察，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軍隊接管。（謝副總理表示同意）

搞社會主義，不搞兩條道路的鬥爭，都成了官僚主義了。這不行。最近我們想把級別搞掉它。一些機構是官僚主義的，也要搞掉它。

（在有人提出合同工制度，並且談到全國總工會的書記、副主任不出來接見時）

江青同志說：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我們不知道，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有人講是主席說要搞的，那只能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他們（指全總主任、書記）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裡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合同工這個東西像廣播局就有五百多個合同工，他們可以隨時解雇，一解雇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這是培養奴隸主義。

（在談到半工半讀、半農半讀時）

江青同志說：最初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後來到劉少奇手裡，就被歪曲了。劉少奇的老婆是個大資本家，真不得了。

北京的「通告」（指十一月十八日的通告）是中央批准的，對任何人都適用。

我們進城十六、七年來，官僚機構重重迭迭，學校也是這樣，我們這次要搞掉它。我們原來那套機構，好多都是從修正主義那裡學來的，我們要搞套新的、社會主義的機構。我是為大家服務的，我是你們的啦啦隊。

你們紅衛兵的糾察隊，不管是什麼樣的，都要解散，不要敗壞紅衛兵的名譽。紅衛兵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是毛主席支持的。紅衛兵的國際影響很大。

各省委的駐京辦事處以及各省在北京開的飯店是搜集情報做特務工作的。例如，四川飯店就是李井泉搞的，晉陽飯店就是彭真搞的，公安部要下令撤銷，把這些壞傢伙都趕回去，把房子收回來。這些要跟總理講一下，都把它收回來。（謝副總理表示同意，說回去和總理講一下。）

一司遞條子：準備揪出劉少奇、鄧小平。

江青同志：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的問題，中央可以解決，現在搞他們不適合，不策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在清華和北大不是有人貼劉少奇的大字報嗎？主席親自派陳伯達同志去制止。

清華要揪王光美回去檢討是可以的，我們支持。讓王光美回去作檢查，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來，他哪來的那麼多病呀！她與薄一波合夥搞崩大富。

現在有些青年，有些不好的東西在影響著你們，你們有些青年搞無政府主義。你們抓王任重開了個十萬人的大會，開得不太好，不得人心。你們抓人可以直接押送公安部。

周榮鑫、王任重、雍文濤、許明、孔原都是西城區糾察隊和東城區糾察隊的後臺支持者。周榮鑫與彭真、薄一波有聯繫，雍文濤也很壞，以前總是通過王任重來拖著中央文革犯錯誤，做了很多壞事。

（二司造反聯絡站一個同志——北航「紅旗」的，遞條子給江青同志，建議三個司令部聯合起來。）

江青同志：這個建議很好，現在是時候了。你們三個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個全市性的組織，就不要什麼司令部了。這個我們不能包辦代替。現在，革命派應該團結起來，一起戰鬥，浩浩蕩蕩地幹革命。人少了，人家老抄。你們可以求同存異，統一思想，一起行動。不僅左派、中間派可以聯合，右派也可以爭取。我有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講話，現在發表還不合適，太早，等你們要聯合起來時，我再給你們講。

戚本禹同志：三個司令部聯合起來這個問題，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你們合併時，可以找聶元梓、蒯大富參加。

張春橋同志：從現在到明年四月份這段運動怎麼搞，你們回去討論一下。我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下次你們把意見搜集上來。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²⁰

中央首長對做接待來京師生工作的幹部的講話 （1966.12.19）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革命的戰友們：

你們好！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毛主席問你們好！（熱烈歡呼）

你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身體健康，他的身體很健康！

²⁰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同志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你們做了很多工作，為紅衛兵小將服務，使許多人見到了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等，我就不多說了，你們的工作好得很！

我說一點，你們是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是什麼使你們戰無不勝？就是你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軍隊。我的話完了。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戰友們、同志們：

幾個月來，全國的革命師生到北京一千多萬，會見了毛主席。你們做了非常好的接待工作，你們很辛苦，對待事情，對待問題很耐心，碰到困難時，你們很堅強，能夠克服困難。你們不愧是偉大的毛主席的好戰士，你們沒有辜負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崇高榮譽，你們真正是實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為人民服務」的軍隊的宗旨，你們真正是無產階級的人民的軍隊。像這樣的軍隊是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你們這樣的軍隊，有你們這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我們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不管任何敵人，不管是帝國主義也好，修正主義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也好，碰到你們就會碰個粉碎！

你們在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領導下，真正懂得為人民服務，這一點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我們是你們的學生，我們這些學生希望同你們這樣多的先生一塊前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我們偉大的統帥毛主席萬歲！

周恩來同志講話：

在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在體育館的各機關、黨政軍民負責同志，首先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我現在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你們問候，慰問你們！

毛主席說，你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得很好！確實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半年多，特別是後四個月中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出色！

首先是做了很好向群眾學習的工作，接待了來京的紅衛兵、革命師生一千一百多萬，還有其他來京的革命串聯同志。你們向他們學習，這一千一百多萬人是我們很好的學習對象。在這裡你們又做了很好的毛澤東思想宣傳者。這次運動是毛主席親手發動起來的，我們每個人都要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向群眾學習！這次就是最好的學習，這次學到了敢想、敢幹、敢闖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學習的。

第二、這次你們又做了一次很好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先是解放軍，你們是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向廣大師生作了毛澤東思想的宣傳，甚至在里弄中的老太婆也向紅衛兵小將談毛主席語錄，告訴年輕的要如何艱苦樸素。這次你們又做了一次生動的為人民服務的工作，這次的為人民服務工作是非常緊張繁忙、非常細緻。這次解放軍幫助訓練、建設，認真地進行了一次為人民服務的演習。各機關工作人員亦同樣做了這些工作，這是具體地為人民服務。你們又做了一次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日本人說，把日本的東京三次分期分批地搬到北京了！

這次是浩浩蕩蕩，最多時集中了三百萬，而我們的革命秩序是這樣的好，顯示了我們人民在毛澤東思想下的強大威力。

同志們，這確實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初期階段最好的檢閱。但這僅僅是開始，今後還要繼續進行。明年春季天暖後，還要進行接待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希望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要好好總結這一個經驗，明年在學習上、宣傳上、為人民服務上、在保衛工作上做得比今

年更好。在這個今冬明春，我們部隊要進行一次修整，然後抽出一部分力量，幫助我們大中學校，給他們進行一次軍事編組訓練和毛澤東思想宣傳。各機關要進行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相互串聯，進行社會的各項工作，讓今年的春節破舊立新，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志們，我們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沒有困難的，不是沒有阻力的，總的是浩浩蕩蕩。總有些小的、甚至破壞力量，在社會、機關中活動，要擦亮眼睛，首先要依靠解放軍、公安人員，更要依靠廣大人民，擦亮眼睛，來把這一小撮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壞傢伙揪出來，把他們打倒！打垮！

毛主席這次號召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鼓舞了中國人民，而且使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分子嚇破了膽！²¹

江青對北京體育學院革命造反派的談話（1966.12.25）

【中央首長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再次接見北京體育學院革命造反派，周總理、陳伯達、江青、戚本禹同志與代表進行了座談。】

江青同志做了重要講話，摘要如下：

「賀龍是保劉的一個幹部，是站在反動路線上的，應該搞一搞。賀龍解放後一直衰退，這回想混過文化革命，所以要觸動觸動他，但要適可而止。」

²¹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這些人（指前《體育報》，《人民日報》負責人）口頭上還宣傳毛澤東思想，可把賀龍的批語用粗黑體字註銷來，主席的指示都只在內部傳達。」²²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 (1966.12.26)

【時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07：58分～12：30分，地點：人民大會堂。與會人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等同志，以及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者總團（簡稱「全紅總」）部分代表。新聞界方面：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解放軍報副總編輯胡癡、編輯邵一海臨時工代表16人。】

江青同志首先問了每個同志的姓名、工作情況後說：「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臨時工代表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並高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感謝毛主席！」

代表：感謝中央文革領導首長對我們的關懷！

江青：你們不要叫我們首長，我們都是革命同志。叫名字算了。大家談一談吧。

代表：現行合同工制度，把工人階級分為兩個階層，製造差別，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政治權力被剝奪，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這個制度是劉少奇一九六四年三月到河北各地視察做報告後，勞動部根據其報告做出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規定，在全國執行。（江青同志插話：劉少奇嘛，也是主席啦，但是要看是什麼樣的主席啦！劉少奇老婆的父親是接收大員，劉少奇的老婆是個大資本家……）

²² 國家體委系統革命造反聯絡總部《體育前哨》第15期（1967年8月13日），以及其他材料。

代表們又反映了勞動部、總工會的鬥爭情況。江青同志讓人馬上打電話，命令勞動部部長和全總書記參加會議。

江青：什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讓他們當科長去吧。（姚文元插話：最好讓他們當合同工），非造這個反不可，這個制度就像資本主義對待工人一樣！

代表：有人招合同工和轉正合同工全靠拉私人關係。

江青：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保留一定數量的雇傭工來減少資本的支付。

代表：彭真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大合同工隊伍，並給集中起來……。

江青：你們這些同志，完全可以鬥爭彭真一次，這是他一大罪狀。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制度殘酷！（非常氣憤地）等他們來了（指勞動部長和全總書記）讓他們靠邊站著，合同工就是沒前途嘛！真是氣死人啦！都讓他們當合同工去，你們解雇他們。

代表：現在有的單位搞破壞，耍陰謀，如中國科學院在二十五日決定，把本單位合同工轉正，用轉正來瓦解工人鬥志。

江青：你們不要他們轉正，不要合同工，要革命！

（這時勞動部兩個部長和全總書記王志傑進屋。戚本禹同志命令他們站到座位的後面去。）

江青同志問王志傑、希占元、李正享：「你們是幹什麼的？」

王答：「我是總工會的！」希、李答：「我們是勞動部的！」

陳伯達、江青等問：「你們認識他們嗎？」（指工人代表）

王、希、李答：「有的認識」。

江青：我們聽到同志們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們發明的？還是你們的劉主席發明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的舊制度。你們不為工人服務，還是回家去的好。

代表：與全總簽訂的六條意見把「不得藉口解雇」改成「不得無故解雇」。這是個陰謀。

江青：這是個政治事故，應該追查責任的。北京市的反動勢力是很嚴重的。你們這些搞勞動部的工會的，算了吧。

陳伯達：你們和這些代表簽了字的材料（指在十二月七日和廿日幾次交涉出書面材料），為什麼你們又作廢了，不承認。

（王、希、李非常狼狽，回答不出。）

代表：我們昨天（廿五日晚）把勞動部辦公地點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北京勞動部所屬單位也全部查封了。並向全國各地分團發出電報，把勞動調配部門全部查封。並決定明天封總工會。

陳伯達：封的好嘛，沒有這個部工人照樣工作。

江青：封得好！我讚揚你們。

江青問勞動部長道：「你們工作具體內容都是什麼？有多少人員？」

希、李答：「有四百多人，工作是：1、勞動力調配。2、勞動保護。3、工資制度。」

江青：「全國有多少合同工。」

李答：「說不清楚。」

江青：「你們當部長一天到晚都是幹什麼的？說不清楚！做部長！」

江青同志又問王志傑：「你們工會負責什麼工作？」

王答：「負責教育工人，組織工人。」

江青：「你們不為工人辦公，不為工人服務，你們既不向中央反映情況，又不給工人解決問題，你們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樣子嗎？你們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希占元：我們是執行這個反動路線的罪人。我有罪！

代表們既席控訴了在這個反動制度下，工人群眾所受的政治迫害，經濟上的壓迫，這個制度就是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代表們在控訴臨時工制度對工人的殘酷迫害時，聲淚俱下，泣不成聲。

江青、陳伯達同志聽到了工人的控訴，都流下了痛苦、憤恨的熱淚。在坐的人大會堂招待員都痛哭起來。

江青：我流淚不是軟弱，是因為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同志。我感謝你們。你們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

江青：合同工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工人！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照這樣下去，工人得什麼前途？什麼合同工，簡直像包身工。

江青：同志們，這次反映的情況對我們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議馬上發給他們每人一枚紀念章，一本毛主席語錄。你們把全國勞動力分配部門全部掃掉。你們進京工人全部住到工會、勞動部去。讓他們給負責吃飯、住宿。（問王、希、李）你們聽到了嗎？（王、希、李答：聽到了。）江青又問：能不能做到？王、希、李連連答到：「能、能、能！」

康生：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曉夫，哪裡是什麼共產黨員，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個奪權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給他們解散！

江青：同志們，我不知道事情這樣嚴重，對不起同志們！

陳伯達：提個建議，你們明天不要封全總啦，你們工人全住到裡邊去，你們給他們封了門，他們就沒事可幹了！

江青：王志傑，你過去在什麼地方工作？

王答：在鐵道部。

江青：呂正操那地方，是專門整理黑材料的地方。

康生：劉少奇六四年到處作報告，是相當嚴重的問題。訂這個制度，關係到我們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問題，是社會主義工廠變為資本主義工廠，蘇聯就是一個例子，在向資本主義道路走。

江青：我建議最近開一次合同工、臨時工的控訴批判大會，地點就在人民大會堂。今天咱們當家作主了，希望你們回去向大家講，並組織好，發言時，簡單扼要，要說明問題，舉出典型的例子，最好不超過半小時。

代表：有些單位負責人，對江青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向廣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講話，不信任抱懷疑態度。

江青：他們都是老爺，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

- 一．一切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必須允許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
- 二．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得解雇，必須照發工資，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所解雇的工人，必須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上述兩點，現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江青、陳伯達、康生對王志傑、希、李兩個部長講：不得挑動群眾鬥群眾，如果發現合同工、臨時工群眾鬥群眾，拿你們示問，按黨紀國法處理，你們心中沒有毛主席，沒有常委，你們也就沒有群眾了。你們欺上壓下，向中央封鎖消息，不管工人，簡直罪大惡極。

江青：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但是我是軍人，我們是有解放軍的！你們這些黨內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地、富、反、壞可優待了！合同工、學徒工在他們眼裡，已經不是後娘養的了！已經是私生啦！你們現在就是沒有父母了！（意指黨中央和毛主席）

陳伯達：就是有剝削！

最後，江青（對王志傑、李正享、希占元）說：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你們要很好的照顧他們。王等：能，能。

夜已經十二點卅分了，江青同志和代表一一握手告別。

李寶成記錄整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北京電力學院翻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卅日

江青、周恩來等接見全國赴京上訪職工代表時的講話 （1966.12.26）

【大會開始，全場起立，高呼毛主席萬歲！各位首長就位，劉寧一同志逐一介紹各位首長，接著各位首長們分乘四輛吉普車繞場一周，全場起立，手持毛主席語錄長時間熱烈高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江青同志、周總理非常親切地連連招手讓大家坐下。】

劉寧一：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大家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江青同志講話：

職工同志們、戰友們：

你們好！我首先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今天是個好日子，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生日，他很健康，他問你們好！我聽說你們對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第三條有一點意見，我個人覺得是可以討論的。就是說對八小時工作制看得太死了，這點我可以接受你們的意見，運動高潮時可以少工作一點。過去我和同志們接觸太少，以後可以多召開些座談會，接受你們的意見。現在我的話完了。（熱烈鼓掌，歡呼）

劉寧一請周恩來講話。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現在代表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向你們問好！同志們，剛才江青同志說過了，今天是我们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七十三歲生日，讓我們大家一道祝毛主席健康長壽！同志們，我現在在

這裡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的敬禮！同志們，你們來了很久，因為我們工作很忙，不能一批一批地及時接見你們，很對不住你們，今天我們趁這個好日子，在這裡和你們見面，非常有意義。剛才江青同志說了，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工礦企業抓革命促生產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十項規定」，今天《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這篇文章告訴我們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告訴我們，我們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那裡面有很多建議，請你們討論一下，你們小組可以寫成簡單的文字給接待站再轉給中央。剛才江青同志提出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可以少工作一、二小時，等運動松了些可以多做一點，這樣不會影響我們的生產。因為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位工作，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實證明是促進我們生產的重要保證。你們所提出的各個問題，在十項規定中，在《人民日報》社論中都有回答。在這裡我不多講，我希望你們討論。在討論以後，很快地回去，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革命要靠你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你們自己回到本單位去進行革命串聯，那個地方有我們的同志，有我們的朋友。所以你們回去鬧革命，我覺得是個最好的辦法。回去後集中全部力量奪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權，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毛澤東思想是最好的武器，有十六條、有《人民日報》社論，你們一定能把他們鬥倒、批臭。在結束六六年的時間，回到本地迎接一九六七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我現在在這裡祝你們六七年新年快樂！並祝你們勝利！我現在結束這個講話。下邊讓我們共同呼口號：

迎接六七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³

²³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黨編，《無產階級文化

陳伯達、江青與北京紅衛兵座談紀要（1966.12.27） （存目）

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 （1966.12.27）

【接見人：陳伯達、江青、戚本禹、劉志堅、張春橋、穆欣等同志。歸納要點，清華大學蒯大富、陳育延整理。】

- 一、成立起草小組，起草紅衛兵的條例，提出紅衛兵要遵守的幾條（不搞繁瑣哲學）。七人小組有清華、北航（紅旗）、北大（聶元梓），地質（東方紅）、政法（政法公社）、廿五中、二中組成。
- 二、張春橋：主席前天講（25日）：特別反對要很多經費，反對紅衛兵要很多經費。實際上人家容易用錢來收買，紅衛兵不需要很多經費。陳伯達同志說：「在新的階級鬥爭形勢下，階級敵人用捧左派，拿錢收買左派。可怕的不是敵人的強大，可怕的是左派被收買。」江青同志：「時傳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工賊，他已被收買。」伯達同志：「紅衛兵應該成為一個樸素的戰鬥革命團體，不要搞一套機構。行政癱瘓了，我們自己來管理，行政管理和紅衛兵組織要分開。學校為什麼要校長呢？學生就可以管理自己的學校，可以成立管理委員會。我們要建立新學制，社會主義的新學制。但不要關心國家大事，而且要善於管、要管理自己。」
- 三、江青同志（一再強調）：紅衛兵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還不能說是無政府主義，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蒯大富聯繫陳伯達和總理接見時

建議學的三篇文章……)。伯達同志講：「沒有紀律就造不了反，就不能有力地造反。紅衛兵不應該搞山頭主義。老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頭腦的反，這怎麼行！這樣就可能被腐蝕。你們要向解放軍學習。」江青同志講：要把我們鍛鍊成為無產階級的小猴子，現在我感覺你們有點渙散，精神面貌不正常。江青同志提議我們軍訓一個時期（鼓掌），蒯提出在清華搞試點，江青同志同意了。張春橋說：左派佔優勢的地方就可以軍訓。江青同志：中央可能發通知，讓各地同學都回自己學校。王力：「批改的任務可以提到日程上來，下廠要有目的。」陳伯達同志：「軍事訓練要突出政治、主要是搞政治、清思想，時間不太長。」劉志堅：「派幾百名戰士去清華軍訓。」

四、關於階級鬥爭形勢，江青同志先後講了三次「兩條路線鬥爭的勝負現在還沒有定。」學習和時局」這篇文章附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錯誤的地方，把一些不適當美化的人美化了（指劉少奇領導的白區工作）。現在錯誤路線跟那時（六屆七中）關係很密切，目前還在跟我們較量著，你們現在就封候了，行嗎？（北航紅旗同學說現在沒事幹了）。陳伯達同志：「現在可以睡覺了嗎？」江青同志：「階級鬥爭激烈得很哪！」有人說到劉少奇檢討的問題時，江青同志說：「劉少奇的檢討不成話，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全國人民需要個認識過程，我對鄧小平已經認識了十幾年了，對劉少奇是1964年認識的，當時我覺得我們黨處在危險之中，那時我聽了他一個報告，長達七個多小時，完全是赫魯曉夫式的報告，他反對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張王光美那樣的蹲點，王光美的蹲點是假的。」說到王光美的問題，「王光美很不老實，她去印尼之前曾找過我。當時我在上海生病。她說她要戴上項鍊，作帶花的衣服。我說『你是一個大國主席的夫人，多做幾件衣服倒可以，但你又是共產黨員，不能戴項鍊。』因為這件事她好幾夜沒睡好，最後答應了。她說『我接受你的意見，不戴項鍊。』結果這次一看電影（指劉少奇訪印尼紀錄片），她又戴了。電影為什麼不放啊！到清華去

放一下。」江青同志責成劉志堅同志：「八一製片廠有片子沒有？到清華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國放。清華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五、蒯大富問：十二月十二日江青同志的講話（大意为劉少奇問題是黨內問題，現在揪不適合，不策略，清華貼劉少奇大字報，主席親自叫伯達同志去制止。）江青同志：「那是幾個月以前。你們要背對背，不要死揪，其他怎麼做都可以！」

六、江青同志：「有人說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不敢去清華，其實不是這樣。那時中央有條紀律，不准去清華。這次沒有這個規定了，因此我們要來清華聽聽各種意見。」

七、江青說：「你們都說沒事幹，其實有很多事情，你們看不到。例如，街上有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就是把原來可以貼大字報、大標語的地方都用紅漆給刷上語錄和標語了。這一方面是很大的浪費，一方面是有政治陰謀的，使得大家沒有地方貼大字報了。這難道不是事嗎？」

八、清華大學蒯大富、陳育延問戚本禹：「劉濤揭發劉少奇可以不可以？中央同意不同意？」戚說：「劉濤可以揭發她老子。大字報可以貼到中南海。讓能進中南海的高幹子弟，讓劉濤他們去貼。抄好大字報，貼到外面，他看不到。貼到他家裡去，讓他看。」

九、蒯大富問王力同志：「能否巴中央首長對劉少奇的批評交給我們編入大字報？」王力同志說：「可以交給你們。」

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伯達同志召集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1966.12.28）

（歸納成九條）

- 一、中央文革小組受主席委託，要起草一個大、中學校都適用的紅衛兵的幾條。因此，要求推舉一些大，中院校的代表，組成起草小組。起草的幾條要力求簡明，不搞煩瑣條例，要大、中學校都適用，是全國紅衛兵都必須遵守的幾條。起草小組決定七人，由清華「井崗山」、北大、地質「東方紅」、北航「紅旗」、政法學院、二十五中、二中組成。
- 二、主席特別反對多用經費。伯達同志說：「現在人家拿錢收買我們，新形式下吹捧，收買左派。錢是壞事，可怕的是左派被收買。」江青同志：「時傳祥是個工賊，他被收買了。」伯達同志：「紅衛兵應當成爲一個樸素戰鬥的革命團體，行政管理和紅衛兵組織要分開。行政癱瘓了，學生可以管理自己的學校，可以成立管理委員會，爲什麼一定要校長呢？要建立新學制，社會主義新學制，不但要關心國家大事，而且要善於管理。」
- 三、江青同志一再講：「紅衛兵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不能說是無政府主義，有極端民主化傾向，你們的精神狀態有些不好，要把你們鍛鍊成無產階級『小猴子』。」伯達同志：「沒有紀律就造不了反，沒有紀律就不能有力地造反。紅衛兵不能搞山頭主義。老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頭腦中的反，這怎麼能行？這樣可能被腐蝕，你們要向解放軍學習。」江青同志：「你們軍訓一個時期。現在我感到你們很渙散，精神面貌不正常。」後來我們要求在清華搞試點，江青同志同意啦。春橋同志：「左派佔優勢的地方，可以軍訓。」江青同志：「中央要發出通知，讓各地同學回學校。」王力同志：「批改任

務應提到日程上來，下廠要有目的。」伯達同志：「軍事訓練，要突出政治，搞政治，清思想。」

四、關於階級鬥爭形勢。江青同志講了三次：「兩條路線鬥爭的勝負還沒有定」，要學習《學習和時局》，附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一些不該美化的人美化了，現在的錯誤路線跟那時很密切，目前還在跟我們較量中！你們現在就封候了，行嗎？當時白區組織被破壞百分之十。

北航「紅旗」一個同志講：「沒有事幹。」伯達同志：「可以睡覺了嗎？」江青同志：「階級鬥爭激烈得很哪！」

（有人提到劉少奇的檢討。）江青同志：「他的檢討是不成話的，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全國人民有個認識過程。我對小平同志認識了十幾年，對劉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認識的。當時，我覺得我們黨處在危險之中，那時我聽了他一個報告，七個小時，完全是赫魯曉夫式的報告，他反對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張王光美的蹲點。其實，王光美蹲點也是假的。」江青同志又講到王光美，說王光美不老實。王光美去印尼之前找過我，當時我在上海生病。她說她要帶項鍊，做帶花的衣服。我說：「你是個大國主席夫人，多做幾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產黨員，不能帶項鍊。」因為這件事，她好幾夜沒睡好，事後答應了。說：「我接受你的意見，不帶項鍊了。」結果這次一看電影，她又帶了，她騙我。電影為什麼不放到清華去演一下。劉志堅同志，八一製片廠有片子沒有？到清華去放放，那是一株大毒草。你們要揪王光美回來，我支持。

五、我們提到十二月十三日傳單上江青同志的講話中關於劉少奇問題的一段。提到江青同志說曾讓陳伯達同志制止過貼劉少奇的大字報，說那是幾個月以前了，你們現在要背對背，不要死揪她回來，其他怎麼的都可以。

六、江青同志說：「有人說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不敢去清華，其實不是這樣，過去中央有幾條紀律不能來，現在沒有這個規定，我們要來清華聽聽各種不同的意見。」

- 七、江青同志講：「你們都說沒事幹，其實有很多事情你們看不到。例如，街上有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就是把原來可以貼大字報和標語的地方，都用紅漆給刷上語錄和標語了，這方面是很大的浪費，浪費很多油漆；一方面是有政治陰謀的，使得大家沒有地方貼大字報了。這難道不是事嗎？」
- 八、十二月二十七日戚本禹對我們說：「劉濤可以揭發他老子，大字報可以貼到中南海。讓能進中南海的高幹子弟，讓劉濤他們去貼，抄好大字報貼到外面他看不到，貼到他家裡去，讓他看。」
- 九、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我們問王力能否把中央首長對劉少奇的批評交給我們編入大字報。王力同志回答：「可以交給你們。」²⁴

江青、周恩來等接見徒步來京紅衛兵時的講話 (1966.12.28)

【參加接見的還有：康生、李富春、楊成武、張春橋、吳德、劉志堅、彭紹輝等同志。大會開始前，周總理、康生、江青等首長乘車繞場一周，接見和檢閱徒步來京的紅衛兵代表。】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你們是徒步長征從祖國各地到北京來的，我們歡迎你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你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一路走著來的。你們拜貧下中農為師，拜工人為師，我們向

²⁴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你們學習。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志們要有百倍的英勇頑強的精神繼續奮鬥，祝你們繼續完成長征宣傳隊的任務。我的話完了。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我現在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的敬禮，讓我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和國務院問你們好！

你們從我們祖國各地跋涉千山萬水，終於來到我們祖國的首都北京。我們歡迎你們，你們熱烈要求見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懂得你們的心情。我現在宣佈你們現在回去，到明年春暖季節，我們免費乘車接你們來。

我很高興地看到你們學習解放軍的精神，有的走兩千多里，最遠的走五千多里，你們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值得全國的學生學習。你們自己說得對，這僅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你們還要好好學習。要更好地學習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做堅強的解放軍的後備力量，現在你們快回去了，我們準備免費乘車送你們回去，如果你們願意徒步回去，那就更好。學習解放軍，做戰鬥隊、宣傳隊、學習隊。

你們在長征的途中，吃多了糧食，用多了糧票，我們準備發給你們學校，補助你們。

同學們、戰友們，你們這種精神要永遠保持下去，將來一旦國家有事，你們是最好的解放軍的後備隊。

同學們、戰友們，讓我們一起高呼：

長征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⁵

²⁵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

江青等在會見清華革命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 (1966.12.30)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革命的戰友們，你們好！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群眾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同志們，我也沒有多少好講的，我來看看你們，預祝你們在一九六七年，在新的革命形勢下，獲得更大的成績！（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王力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們江青同志來問候同志們了！我代表關鋒同志、姚文元同志向同學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我們很久沒有到清華大學來了，今天，在一九六六年的年底能夠到清華大學來同同志們和同學們見面，我們非常高興！（高呼：毛主席萬歲！）

一九六六年，我們是在一個偉大的戰鬥的鬥爭中度過的，我們今天的鬥爭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最偉大的鬥爭！現在一九六六年快要過去了，我們清華大學很多同學們，到各個戰線上，以及到全國各地去串

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聯，去參加戰鬥的同學已經回到學校了，新的戰鬥任務在等待著我們！
（鼓掌）

現在大家都回來了，究竟幹什麼呢？剛才我們見到許多清華大學的同學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清華的同學們自己回答。一九六七年新的戰鬥任務擺在我們面前，這就是：全國全面地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將在工業戰線上，農業戰線上，商業戰線上以及全國的各條戰線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要同工人、農民群眾相結合。中國歷次大革命都是從學生運動開始而發展成為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革命的知識份子同工人、農民群眾相結合。（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面前擺著新的戰鬥任務，為了迎接這個新的戰鬥任務，許多同學提出來要求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好不好？（好！）

讓我們進一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

讓我們進一步用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武裝起來！
（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提議：上一次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在接見一些同學們的時候提出來，我們是有這樣的提議：就是在經過這一段鬥爭以後，同志們很好地進行一次總結，把自己提高一下，學習毛主席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一篇文章，《反對自由主義》這一篇文章，《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一篇文章；再學習「老三篇」這三篇，再學習《學習與時局》這幾篇，再加上最近前些時候，黨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同志的講話、陳伯達同志的講話。這兩篇講話都提出來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路線的問題。（高呼：徹底批判劉、鄧反動路線！）進一步提高同志們對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的認識，進一步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是批判這個劉、鄧路線！（打倒劉、鄧路線！）

同時也提議：大學的同學們是不是學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學一

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發展》，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讓我們在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當中進一步分清楚哪一些是無產階級思潮，哪一些是非無產階級的思潮，哪一些是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潮，非毛澤東的思潮。讓我們進一步無產階級化，讓我們進一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讓我們自己的隊伍在鬥爭中鍛鍊成長，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部隊，來迎接一九六七年新的戰鬥任務！

我們有這樣的提議不知道同學贊成不贊成？（贊成！）

讓我們高呼：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姚文元同志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

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正在進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變革！我們能夠參加這場運動，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

一九六七年就要到來了，一九六七年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們將要在各個戰線上，進行更深入的文化革命，向資產階級發動全面的總進攻！（徹底打倒劉、鄧反動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萬歲！）

一九六七年也是我們革命的知識份子更廣泛地和工農兵相結合的一年，幾萬萬人的革命風暴正在中國的土地上興起。我們一切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戰友應該投入到這個風暴當中去鍛鍊自己，改造自己，使自

己的思想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

我預祝大家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獲得更大的成績！

我們一起來喊幾個口號：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⁶

²⁶ 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

1967

江青等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三戰士的談話紀要 (1967.1.1)

- 一、「紅海洋」這是陰謀。要紅衛兵去把它搞掉。
- 二、組織渙散，要搞軍訓。不參加軍訓的人還能參加紅衛兵嗎？
- 三、鬥、批、改問題。你們要保留二千人鬥批，一千人下農村，鬥、批、改要多動腦筋。
- 四、體制改革問題。你們的領導問題本來就沒有很好解決，這次應當很快解決，我看應由部隊領導。
- 五、下廠、下鄉問題。必須有組織有計劃去搞，下廠、下鄉都一回事。
- 六、要求大家做工作。現在車站、碼頭很擠，好多工人不幹了，要影響外匯，要動員他們回去，把工作搞好。
- 七、世界形勢，你們不要把陰暗面看得太多，蘇聯也有兩個黨，鬥爭更深入一步，必然會表現出來的。
- 八、北京和全國路線鬥爭還沒結束。但有的同學就說沒事幹。¹

中央文革小組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座談要點 (1967.1.2)

- 一，紅色海洋問題：首長說現在街上用紅漆把牆上漆滿了，漆也沒有了，貼大字報地方也沒有了。我們懷疑裡面有陰謀，使革命群眾沒有貼大字報的地方，要趕快制止。紅衛兵起來宣傳，留一些就可以

¹ 《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了。（中央已發出有關制止這方面的通知。北航紅旗二日採取了行動，進城用大字報貼掉了一些紅色海洋，遭到圍攻）。

二，組織建設問題。康生說，紅衛兵普遍存在著組織渙散問題，要搞軍訓。

同學們反映：有人不參加怎麼辦？

江青說：搞軍訓不參加，這樣人還能參加紅衛兵？又說解放軍來了，要服從解放軍。同學們希望首長講話以後多多談怎樣學好毛澤東著作。現在有的同學學毛著時間少，看首長講話多。

三，鬥批改問題。首長說人不要全出去，至少要保持二千人留校，鬥批改你們要多多動腦筋。同學說：同學們要急著下鄉下廠。江青說：你們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很不理解。

四，下鄉下廠問題：要有組織有計劃。

五，抓革命，促生產。陳伯達說：現在有的廠礦，碼頭完不成任務，影響了外匯。你們要去宣傳，要抓革命促生產。

六，國際形勢。

同學們提到蘇聯，××變修問題。康生說：這是鬥爭深入的必然結果，你們陰暗面看得太多了。每個地方都有兩派。蘇聯有兩個共產黨，也有地下黨。××也一樣，北京和全國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沒有結束。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
(1967.1.4) (存目)

中央首長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 (1967.1.4)

江青：你出去了沒有？

同學：出去了。（講了串聯情況）我們幾個頭頭每天忙得要死，說不定哪天要下來，大家說我們是小當權派，以後還要鬥我們哩！

（首長笑了）

康生：領導忙，下面沒事幹怎麼辦？

同學：整風……其實說整風也沒整，以後說準備參加兵團，兵團沒要，他們自己組織，這組織那組織。

江青：要哪個組織？要保他們自己。

同學：希望中央要注意中學情況，中學的問題要抓。

江青：對，我們的責任很大。

同學：鐵杆紅衛兵在中學還是不承認（錯誤），大學搞了，中學反動路線更深，各個學校組織不多，紅五類組織起來……

江青：什麼叫紅五類？……（分析幹部問題），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彭小蒙我早就發現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評她。

同學：他們根本不是辯論，就是壓，只要意見不同，反對反動對聯，動手就打。

江青：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鎮壓。

同學：我們認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

康生：對嘛！你們這個觀點很好。

姚文元：（對李峰）我不是跟你們講過，以這為題寫一篇嗎？

李峰：（表示遺憾）

江青：不要怕，不管他是誰的孩子，什麼主席、副主席，將軍、部長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氣，你們講嘛，隨便講。

同學：紅衛兵也應該有自我革命精神，以前只革別人的命，文化革命也要觸及自己的靈魂，要造自己靈魂的反。

江青：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更何況老子也不一定革命。

同學：（談到「西糾」鎮壓革命的活動問題）他們也是紅衛兵，對他們不好辦。

江青：他們不叫紅衛兵，叫糾察隊！

同學：他們要解散我們。

江青：我們還要解散他們哩！

同學：他們的黑電話隨便打，還準備砸我們哩！

江青：打人的都要把他們抓起來。

同學：一辯論他們就要看觀點，觀點不同就是「混蛋」，就打。

江青：這是流寇！

同學：他們只允許同意自己意見，不同意就打、罵。

江青：法西斯羅！希特勒！

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影響極壞。

江青：完全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老子英雄兒好漢」還是四舊呢！提出對聯的人，父親職位高一點，是個大官，應該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對立羅！（那對聯）我一開始就反對。

同學：我們要看你的講話，他們就保密，我們貼了三次，他們撕了三次。

江青：什麼？撕的什麼？就不對嘛，有的人有有利條件，有幕後操縱者。（這時李峰給康生同志寫了一個條子，問謝清泉是不是謝鏜忠的兒子？說他幹的兩件事。康老遞給江青，江青對謝鏜忠說：「回去讓你的兒子去派出所自首。」）

康生：那就是老子革命兒混蛋嘛！

同學：最近確實有一種反撲形勢，他們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車去的，我們的糾察隊也得準備，比較緊張。

江青：你們不要把形勢估計得那麼高，他們只是一小撮，有幕後人，我們幫助你們，你們不要怕，其實他們那麼幾個人，從東城跑到西城，從西城跑到東城，就那麼幾輛車。

同學：現在紅衛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們幫我們闢謠。說我的什麼秘書是張久舜，有人還說李潤貴是林彪同志的秘書，我也要造他的反。

同學：（講述紅衛兵搶東西等惡劣作風。）

江青：這是流寇作風。

同學：他們為什麼這麼硬，敢於炮打中央文革？

江青：主要是背後有人。

陳伯達：不要叫糾察隊，（指李峰說）你們的學校，他們真正的秘密的地方，我還沒找到。（指六中殺人的紅衛兵及西糾隊員。）

同學：我們又發現了一些，其實在校外。

江青：他們在學校待不住嘛！

同學：我們認為市聯絡站沒有立場，把嚴肅的階級鬥爭看成哄小孩，對誰都一樣。（不分多數派，少數派。）

康生：這個意見對。

江青：我看這個聯絡站應該解散，就怕打仗，實際支持打。廖承志就是這樣，把階級鬥爭看成哄小孩，羅青長的孩子現在也打人，現在一個秘書長就了不起了。（面對同學）你們明白，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對他們酌情處理。

同學：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糾的人可以隨便出入。……

江青：我昨天解決了，他們幫了資產階級專政。

同學：我認為應該給無緣無故死去的同學平反，平反應該包括這些人，死得要有價值，要死得其所。（首長們連連點頭。）

同學：王光華昏死幾次，一醒就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堅持黨的政策，最後五分鐘，給做人工呼吸後，還在喊。

江青：他是你們應該學習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萬歲」了沒有？

同學：我記不清了，反正「要文鬥，不要武鬥」我記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貼第一張反黨委的大字報，可以算左派學生。

江青：對！左派，左派！

同學：他出身算什麼？（講了他出身情況。）

戚本禹：不算資本家，小業主。

江青：不管什麼，看他表現嘛！（對同學）救活了嗎？

同學：說實在的，打人的還有董必武的兒子。

江青：董福三在哪兒？

同學：在廣州，聽說要辦個農場。

江青：（對姚）要廣州軍區注意，把他們（董及同夥）叫回來。

姚文元：那是陶鑄抓的。

江青：那……管他陶鑄呢！

同學：聯合行動委員會耍弄中央文革。

陳伯達：六中的紅衛兵還要同我們辯論呢？

江青：不要理他們，該抓的抓起來，該平反的平反。

康生：你就說，我不同殺人兇手辯論！（氣憤）

江青：你們就是要辯論，像譚力夫臭哄哄，你們不要理他，不要同他們辯論，提高他們的身價幹什麼？你們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學他們搞特務，你們要揭發他們，要有膽量鬥爭，保證你們的安全，專政。我們幫助你們。我們接見你們晚了，應作自我批評。

同學：我們特別想見首長。

陳伯達：我們都是老百姓。

江青：不要看職位高低，只不過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同學：六中教員幾十人到國務院要見負責同志，周不讓……

江青：碰到鬼了，你們可以質問周榮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們？」你們貼他的大字報，在國務院許明（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孔原之妻）貼我的大字報，你們可以貼她的。（對康老）康老，她還是你的學生呢？

康生：是啊！你們都是我的學生，「一分為二」嘛！

江青：許明是我的同學，在外辦，她們對你們什麼態度？她可能有裡通外國的問題呢！你們可以揭發她，沒有群眾壓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學：（編輯部的同學向首長講印報困難，把三份戰報給陳伯達同志，其中談到《光明日報》印了一次）。

江青：穆欣同志可以幫助，解放軍應該幫助。（穆欣站起來答應）

康生：你們《光明日報》印了一下，值得表揚。

同學：我們第三期、第四期出版，隔了這麼長時間，還沒地方印呢！

江青：穆欣同志有責任，（穆欣解釋。）穆欣你虛心點，作自我批評吧！

同學：（又談到譚力夫的事）

江青：哎呀！譚力夫那套該上廁所的東西。

同學：（談一二·九以前的大反撲形勢，又說了打人和暗害事件。）大慶工人代表恨他們，說他們再這樣幹就……

同學：什麼是階級路線？

康生：什麼是階級路線，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就是階級路線，哪一條也不能少，他們就是不要第四條嘛，專橫跋扈，不講道理嘛！

同學：他們幹了這麼多壞事，公安局也不處理，我認為公安局有問題。

江青：要把幕後人揪出來就好了，昨天我們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公安局是有問題，它起了幫助資產階級的作用。最近我還聽說有一封控告新的公安局的信，……背景是多方面的，多數是犯了路線錯誤的人。（康生關切地把手帕遞給李峰擦眼。）

江青：這些孩子都睡眠不足。

同學：我們每天十二點，兩點睡覺，有時不睡，外面砸得很厲害，還搞暗害。

江青：他們給你們製造壓力了。

同學：最近，成立那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我校的王昌明說中央文革犯了錯誤，毛主席不在北京，就像上次派工作組一樣。

江青：謠言。王昌明是誰的孩子？

同學：全總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個造謠專家嗎？

同學：（又提到對聯）。

江青：這個對聯我看是有人故意提出來的。

同學：有人說中央首長肯定了。

江青：哪個中央？

同學：他們說是您。

江青：那次（八·六）他們就很反對我嘛！

同學：我認為個對聯是由來已久的。一年前，幹部子弟傳出一句話，說是主席說的，大意是現在有些幹部子弟表現不好，而一些剝削階級子弟表現積極，但政權不交給他們。好多幹部子弟把它寫在本子上。一年前，從石油附中傳來一個材料，平時幹部子弟就要聯合起來。後來康生在北大表示不同意，說黨的階級政策，在學校不是這樣，階級隊伍就是共產黨、共青團。我認為階級路線就是十六條中第五條，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階級政策是為它服務的。剛才同志提到紅衛兵內部有修正主義作風，我認為就是有修正主義紅衛兵。

江青：對一組織恐怕要慎重。

同學：他們說他們在學校受壓。

江青：幹部子弟受什麼壓。

同學：真正受壓的是工農子弟。

江青：對，是工農子弟。以後不要叫首長，這是四舊，可叫負責同志。

（同學反映方立功式的人物的情況。）

江青：比較起來是少數，但這些少數要注意。

陳伯達：方立功是盜竊犯。

江青：方立功怎麼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要實行專政，（向閻長貴問方立功父母的情況）抓方立功幕後人，他是董必武加流寇的作法。

同學：譚力夫回來了嗎？

康生：回來了。譚力夫、方立功都是些小人物。

江青：譚力夫決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譚、方都是小人物。你們要批判王任重，他拖著我們犯錯誤，王任重給你們搞了，王這個人糟得要死，背著毛主席、背著中央、背著我們小組另搞一套，他得停職反省了。

同學：（談到幾個縱隊）。

江青：八一縱隊負責人是誰？

同學：賴銳銳。

江青：可以抓了。

同學：學校的同學至今不敢組織起來，壓得厲害。

江青：壓力，無形的壓力。

同學：對，無形的壓力。關於軍訓我不同意，我希望中學要大幹一場，亂，好多問題還沒辦嘛？路線鬥爭要搞（延長兩天）。

江青：剛反一個軍訓，集訓，又來一個軍訓。

同學：看來最近還要暗害呢！如六中九月末還打死一個同學，我比較瞭解。（敘述慘害經過。）

江青：救活了嗎？

同學：活了。

康生：被殺就因為他「變節」？

戚本禹：懷疑他揭發了西糾。

江青：都是革幹子弟，他們無法無天了。

同學：沒辦法。

江青：不怕，不怕，我們幫助你們。西糾大頭目叫孔丹，他父母都有問題。

同學：六中的教員要求中央接見，因周榮鑫不讓。

江青：這可能。

同學：（談到糾察隊）

江青：不要叫糾察隊，這個名字好像凌駕一切，我們不要這樣一批人，你們可以叫另外的，多做宣傳工作。

同學：他們不光是唯成份論，也是唯觀點論，觀點不同也打也罵。

康生：唯觀點論，我們倒是要唯觀點論。唯毛澤東思想觀點論。

同學：紅衛兵是否是階級隊伍，他們總說紅衛兵是階級隊伍。

江青：不是，它那能高於黨，他是青年學生的一種革命組織，你不能說修正主義分子，作為一個組織不是這樣。有分子是修正主義分子，說修正主義紅衛兵不好，這個組織在國際影響很大。（同學談到階級路線。）

江青：階級社會要講成份，這是本質，但要看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背叛其本階級的人，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現。

同學：其他勞動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組織紅衛兵？

江青：可以。怎麼不可以?!只要是幹革命就好嘛！

同學：我們是提著腦袋幹革命的，隨時都準備著死！

江青：幹麼要死，要活嘛，幹革命！

同學：我們希望解放軍幫助我們搞軍訓。

另一同學：我不同意，中學運動必須大亂，剛剛搞起來，又要搞軍訓，等於阻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同學：軍訓有戰備意義。

另一同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備。

江青：現在一切服從文化大革命，這最重要，我的意見不派，派不是好辦法。

同學：總理講過。江青：什麼時候？同學：十一月九日。

江青：那天他還生氣，西糾打了解放軍記者，可能就講了，我們不是這樣。

同學：十五期社論講到一個特點，就是工人起來鬧革命，學生和工人，我們要不要到工廠去？

江青：暫時不去工廠，可以先到住宅區嘛！要一步一步嘛！²

² 北醫長征紅衛兵總部、紅教工總部。

周恩來、江青接見全國文藝新聞體育界職工的講話 (1967.1.4)

【地點：北京工人體育場，主持者：康生】

江青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戰友們！我向你們問好！毛澤東向你們問好！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同志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你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藝術，體育，新聞界的革命同志，我們認為：你們鬧革命的行為是完全合理的要求，我們支持你們（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不能用種種藉口來壓制你們這種行為，因為許多地方已成事實，你們現在革命串連就是既成事實，應該承認。我們要向你們學習，我們已經和你們開了一些座談會，解決了一些問題。我們還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能脫離群眾，不能包辦代替，你們說對不對（眾：對！）但是我建議文藝界的同志們要堅持徒步串連，只有堅持徒步，才能瞭解他們，拜工農師，和工農結合！向他們學習，正確的反映他們。這個問題有的同志說：我可以坐火車。我個人堅持要你們徒步串連。目前有的地方火車有堵塞，你們要和工人，學生講明道理，火車，輪船，長途汽車都不能停，你們要起模範帶頭作用，你們能不能作到這一點？（眾：能！）

最後我們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³

³ 周恩來也參與了接見全國文藝新聞體育界職工，並作了講話。

陳伯達、江青在新華社接見革命群眾時的講話 （1967.1.7）（存目）

周恩來、江青接見農林口革命造反派時的講話 （1967.1.7）

【一月七日晚，農林口革命造反派集中在中南海西門，要求揪譚震林，半夜間周總理和陳伯達、江青、關鋒、王力、穆欣、戚本禹等同志把同志們請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大家。大中專院校六五年畢業實習生、首都三司、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也參加了接見。】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今天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穆欣同志，以及中央辦公廳汪東興同志和我在這個地方來接見你們。首先讓我代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問你們好。（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志們，你們今天在場的，有從農林戰線各單位來的，有從教育方面來的，有從外地到北京請願、串連來的。因為你們剛才都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南門，那些地方我們不好談話，不好接見，所以，把你們邀到這個地方來見面。我們支持你們這種要求，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種群眾性革命鬥爭，我們也支持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擁護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你們剛才在中南海西門，有一些單位提出要批評我們中央政治局、國務院，有些部門的領導人的錯誤，我們應該說你們提出的一些同志（或

者沒有提出的），比如我們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像譚震林同志、陳毅同志、李富春同志、李先念同志、謝富治同志、計委副主任余秋里等等，這些同志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確實在某一方面，某一個時候，說了一些錯話，也可能做了一些錯事，寫了一些錯誤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則性的錯誤。但是，我應該告訴你們，這些同志的錯誤，是屬於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一段時間犯的錯誤，而在當時提出這個反動路線的責任在於劉少奇、鄧小平兩位，而不是剛才說的這些位同志。這個問題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經作了結論。當然，檢查錯誤不限於那個時期，以後還有錯誤也應該檢查，這些同志有的已經作過檢查，有的正在準備進行檢查，我們必須要給他們時間來進行準備。為什麼？因為這些同志都是處在我們黨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線，大家可以看出，剛才說的幾位同志，譚震林同志主持農林戰線的許多工作，李先念同志主持財經戰線的許多工作，李富春同志主持黨的常務和計畫工作，陳毅同志主持外交方面的工作，謝富治同志主持公安、保衛、政法方面的工作，余秋里同志主持計畫工作，而且包括大小三線的工作。這些同志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黨和國家的大事需要他們參與，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圍做實際工作的同志，他們檢查錯誤（有的已經作過，有的正在準備檢查），也應該檢查，但是，應該說他們的錯誤，不同於那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像剛才所說的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也不同於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同志，應該有區別。

所以，我們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一定要辨別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錯了，要把方向指向劉、鄧這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指向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更進一步指向反黨集團。現在正在進行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個反黨集團，以及環繞這個集團的許多人，比如計劃經濟戰線上的反黨集團是薄一波，而不應該是余秋里，在黨的工作上像安子文這些人是負有跟彭真一樣的反黨罪責的，你們這個時期在北京的許多批判大會上，已經點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鬥爭的矛頭一定要指對。我們應當把批判反黨集團的罪行，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和鬥、批、改這個鬥爭結合起來。因為這個中間有它的思想共同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深刻地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同樣也就檢查了自己的錯誤思想，這一點需要跟大家說清楚。所以，在中央工作的某些負責同志，我們願意聽到你們提的意見，對你們交來的材料加以研究，以便我們這些同志進行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地方，會向你們某一個單位、某一部門進行應該作的檢討的。

第二，你們現在在北京，要到中央和國務院來請願這是合理的。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同志們，你們要按照中央和國務院的規定到接洽的地方去。現我們有幾百名接待人員，集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接收你們提出的問題，轉達給中央有關部門，也回答你們一些急迫的問題。次之，你們也可以到政協，我們準備在那一個地方，也設一些接待室，可以接洽。這個地方（人大會堂或有些其他室廳）是中央或中央文革小組分別接見你們，跟你們會談的地方。至於中南海、大會堂、釣魚臺這些地方，我們是要誓死保衛的（鼓掌）。你們要曉得，中南海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國務院工作的中心。那些地方，應該給他們一點安靜的時間，以便我們偉大的領袖能夠操心國內國外大事（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們不要到那個地方去請願，去干擾那個地方的工作，你們一天從早到晚，喇叭直對中南海，使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在他領導下做工作的人，很難進行安靜的工作。所以，我請求在座的同志們，向北京市的同學們，廣大的勞動人民說清楚這個問題，你們看好不好（好，熱烈鼓掌）。我們一直有這麼一個規定，對中南海，無論西南門、西北門、南門、東門、北門，都要堅決保衛，不讓任何人衝進中南海。過去曾經發生幾次這樣的事情，在北門、西北門、西南門都有過這個問題。所以，不管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挺身而出，保衛中南海（熱烈鼓掌）。我們曾經處理過四次這樣的事情。我願意告訴大家，無論如何大家都應該遵守這個最高紀律。當然，有很多年輕同志不瞭解，衝進去了，我們還是好好勸他們出去，而且我們也不宣佈這個事情。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樣一個勸告，告訴在北京串連、請願、聯絡的外地的同

志們，同學們，工友們，也告訴在北京的一些同學們，同志們，工友們，我們大家自覺的共同的遵守這樣一個紀律。

至於我們保衛中南海工作人員，由於他們急於保衛，可能有時候，他們態度生硬一點，急躁一點，如果對一些要衝進去的同學、同志、工友們，有莽撞的地方，我替他們向你們道歉（熱烈鼓掌）。另一方面，我也要要求你們，對於毛主席的好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給予應有的尊重（鼓掌）。

同志們，你們要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要批判陶鑄同志繼續執行的反動路線，這都是對的。但是，你們現在要到中南海揪他們，我們黨中央、毛主席勸大家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因為我們要進行黨中央內部的批判。他們一些公開的材料，你們可以在公開的場合批判，但是揪的辦法不適用於採取。所以，你們要到中南海去揪這幾位同志，或者還揪不負這種責任的其他幾位同志，我一定要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同志也在這裡，告訴你們，我們不能同意你們這個辦法。但是，我們願意幫助你們轉達材料，搜集材料，你們如果有任何揭發的材料，願意交給黨中央，只要交給接待室、信訪室，他們都要負責轉到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也轉到應該檢討的本人手上，這一點我負責給你們做到。

至於各個單位現在正在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各方面的串連和批判運動，比如在國家工作的各個口子，像政法戰線、外交戰線、財貿戰線、工交戰線、農村戰線、文教戰線等等，正在那裡進行編組，以便更好的聯絡，更好的串連，更好的交流經驗，更好的進行批判，這對於推動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有好處。我們希望得到你們的贊助和支持（熱烈鼓掌）。最後，讓我們高呼：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你們好（熱烈鼓掌）。我代表毛主席問你們好（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我知道你們非常關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訴你們，他很健康（熱烈鼓掌，高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此外，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敬禮（熱烈鼓掌）。

同志們是來自祖國的四方，在這裡集合很不容易，你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鼓舞著你們衝破重重困難、障礙，來到祖國的首都，（鼓掌）。我們歡迎你們，首都人民也熱烈歡迎你們（鼓掌）。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可貴的，革命幹勁是可欽佩的，我向你們學習（鼓掌）。

目前全國正處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鬥爭的方向，在社會上是兩條道路鬥爭，就是你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我們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你要走資產階級的道路，還是走無產階級的道路，這是個大是大非，方向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相信同志們是懂得的。在我們黨內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本不稀奇，自從我們黨誕生以來就存在。但是有的時候它占了主導作用的話，革命就遭到損失，遭到失敗。如果正確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時候，革命就前進，就會勝利。在有一段時期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占了主導地位，使得許多同志受到迫害，在這裡我們是完全可以平反的（鼓掌）。但是不包括地、富、反、壞、右。

同志們，鬥爭的鋒芒，應該比較準確地針對著一小撮制定這條錯誤路線的人以及死不回頭堅持執行這條路線的人。至於那些或多或少的執行過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說錯了話，犯了錯誤的同志，就不應該採取像對付執行錯誤路線的那一小撮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那樣的態度，你們說對不對？（對，熱烈鼓掌）剛才總理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有一些同志辛辛苦苦的工作，但是在工作中間，或者執行過一段錯誤路線，或者在日

常工作中說錯了一些話，做錯了一些事，因此，我們希望同志們不要像對那一小撮當權派那樣去對付他們，這樣我們才能集中目標打殲滅戰。我這裡發生一個問題，我相信同志們都是真正擁護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但是可能也有個別分子是假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我們應該提高警惕。

中南海、大會堂、釣魚臺以及其他有關重要的黨和政府部門是應該保衛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有這個職責的，北京的紅衛兵也說他們要保衛，希望你們不要因為一時的激動就衝進去，這樣以後就不好辦事了，你們說對不對（對）就很難區別是真是假了。你究竟是什麼目的？假使有個壞人混進你們那裡頭衝進去，作了你們十分不願意的事情，同志們想想看，後果是什麼？今天聽說有一百多人衝進中南海，我勸告你們以後不能這樣。我的勸告是完全出於好意。

你們會說，為什麼不接見我們，不是接見你們，我們最近差不多都是工作通宵，我們的總理有時到七、八點鐘才睡覺，我們差不多也都是到天亮才睡覺，就是要看到全國的事情，不停地進行接見、座談，並不是我們有意不接見你們，有些事情我們排的很滿，這要請同志們原諒（鼓掌）。

同志們，我們的大方向一致了，那就容易辦了，你們也好，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好，北京的紅衛兵戰友們也好，都說是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就好辦了，那就一定要執行。毛主席不是有篇著作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學習的不夠，我希望跟你們一塊學習，你們贊成嗎？（贊成，鼓掌）。

至於我個人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或者有什麼錯誤的地方，同志們完全可以提出批評，貼大字報，也可以寫信給我，我還要這樣聲明，同志們贊成嗎？（贊成，熱烈鼓掌）。（抄件）⁴

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中央首長接見軍隊院校學員代表時的講話（1967.1.8）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早晨二點，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穆欣、戚本禹、王力等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軍隊院校革命學員代表和紅衛兵代表，周總理和江青同志講了話，今按記錄整理如下，僅供參考。】

周總理：

同志們，同學們，今天和伯達、江青、穆欣、戚本禹、王力同志來和大家見面。讓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你們問好！

同志們，你們在場有從農業、教育，外地到京告狀的，在中南海那裡不好談話，所以在這裡談話，我們支持你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鬥爭，你們在場的有參加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大會的，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堅決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你們在中南海西門批評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領導同志，你們提出的像李富春、陳毅、譚震林，軍委的徐立清，這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些錯事，這些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所犯的錯誤，而當時提出反動路線的在於劉鄧兩位，而不在這些同志，十一中全會已做結論。做檢查是應該的，當然還可以檢查，應該給時間，這些同志都是第一線的，譚震林抓農業，徐立清抓三線，都是很忙的，他們的錯誤性質不是屬於路線問題，應該有所區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定要明確鬥爭的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錯了，而要指向劉、鄧和反黨集團，還有像薄一波，像安子文跟彭真一樣反黨罪行，我們指了些人名，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對，就是反動路線和反黨集團，這需要給大家說清。所以你們要讓工作的同志檢查，先交材料，讓他們準備做檢查。

你們在北京向國務院中央請願，這是應該的，但一定要在接洽的地方，提出問題轉向中央，還可在政協、人大會堂和一些會議室接見你們

的。中南海、釣魚臺、人民大會堂是我們誓死保衛的，中南海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央同志工作的中心，一定要給安靜點，讓他很好地工作，考慮國內外大事。（我們不要擾亂那裡工作。）喇叭不要對準中南海，影響工作，你看好不好（群眾：好！）所以，我們規定中南海，北門、西門，不能讓任何人衝進中南海，不管什麼時候我們要挺身而出保衛中南海。

我曾處理幾次這樣的事，無論如何要遵守最高紀律，當然衝進去我們要好好勸說：望告訴……大家自覺遵守這條紀律，我們中南海保衛人員有時態度生硬點或莽撞，我們向你們道歉。同時我也要求你們尊重毛主席的好戰士解放軍。

同志們，剛才說了，你們要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和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你們直接到中南海抓，我勸你們不要抓，中央也勸你們不要這樣做。我們不同意你們的辦法，我們同意轉達你們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組同意轉達你們的材料。以後各個單位要有組織有計劃的串連，方便革命的群眾運動，我們正在計畫各個戰線上的串連，如政法戰線……。我希望得到你們的贊同和支持。

中央首長在工廠造反派和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1.8)

【地點：人民大會堂】

周總理：

同志們，同學們，戰友們！

今天召開工廠造反派為首的座談會，學生中的造反派也來了，想先聽聽大家的意見，最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我講幾句話。過去工礦企業聯繫

得少，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們要急起猛追。（下面十個單位的發言從略）

江青同志：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今天是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群英會，同志們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意見，使我們長了很多知識，現在祝賀同志們奪權。在我們剛進城時，叫做軍事接管，就是奪權。現在是革命人民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歸革命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及其他勞動人民。預祝同志們勝利！

本來我不想闢謠，但是有些問題牽涉到群眾運動，所以我要說一說。建工部革命造反總部有一條子問，說中央指示在各級文革中要建立黨組，中央沒有這樣指示，你們不要上當。此外，現在廣州貼了許多大標語，說我到廣州去了，這樣就騙了許多人到廣州去，廣西就去了二十萬。廣州的當權派給機關幹部每人發一百元出去串連，這樣外地去的人吃住就無法解決，這是破壞文化大革命。江青在北京，哪裡也未去。（總理插話：前一段謠傳毛主席不在北京，也出去了，主席哪兒也未去，一直在北京。）

現在有些人用我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義出去搞些鬼名堂，在東北組織地下復仇軍，全國青年……這些組織都是反動的組織，什麼全國性的組織我們中央一個也未承認。我們要對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實行專政，這是反革命的組織。要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但裡面的大多數是受蒙蔽的，我們要團結、爭取、教育、改造他們。

陳伯達同志：

我們到工人群眾當中去得很不夠，接觸了一些，但接觸得不全不夠。我們經常說，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我們今天也是當你們小學生的。我們的工作一方面是接受毛主席的指導，一方面接受群眾的經驗。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總結群眾經驗，現在就是毛澤東思想總結群眾奪權

的經驗。今天你們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得到了很多東西。我們要去消化它。以後我們還歡迎同志們經常反映情況。我們還是要學會用毛澤東思想來不斷分析同志們提出的意見。謝謝你們。

周總理：

各位同志，各位同學，各位戰友：

方才江青、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同意。今天的會開得好，得到了很多知識，瞭解了很多情況。現在在北京的外地工人等串連的大約有一百萬左右。（下面談了一下北京車站的情況，略）鐵道部已經奪了反黨分子呂正操的權，我們一定要奪他們的權，一奪到底。我們今天的會開得很有必要，昨天開了大中學校的座談會，著重談了奪權問題。今天開這個會，也是研究奪權問題。我們要把奪權鬥爭匯成一個總的運動。目前主要是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裡面關鍵問題是奪權鬥爭。如果哪個單位還是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或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所掌握，那麼我們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奪權。我們十幾年前奪權，是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把蔣介石的五百萬軍隊掃到大海裡去了。簡單說來，這是打江山。我們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在大中城市實行軍事管制。這次不同了，這次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十七年了，但是還存在著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領導權必須奪過來。怎樣奪，就是在毛主席在領導下，自下而上，群眾自己動手來奪取領導權。這個權，上面是毛主席授給我們的，下面是群眾授給我們的。北京存在著兩種情況，一種是中央各個系統的，一種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統，一種是黨的各部，現在已經開始奪權了。政府各個系統是按各系統來進行的，比如政法系統，外交系統等八個系統。鐵道部應該把鐵道系統的大專院校造反派聯合起來，這樣形成一股力量，進行奪權。以內因為主，吸收外部力量來解決。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經開始有卅多個單位到北京市委去奪權去，已經駐了北京市委大樓，我們要慶祝他們的勝利。奪權中會出現一些問題，但不能陷到事務當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綜合性大學，像北京大學、清華

大學、人大、師大等在北京市的奪權當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問題，也不是就只開幾個大會的問題，要起主要作用。具體的工作要原單位的人員來做好，我們去監督他們，只許他們好好地工作。奪權，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大家應當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要把政權奪過來。我們上面有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的領導，下面有廣大群眾，奪權就一定能勝利。最近北京出現一些所謂全國性組織，像什麼中國紅旗軍，全國青年……造反軍（聽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動組織，我們要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現在有些人要翻過去的一切案，像五七年的右派現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麼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隊大多數是好的，大多數搞的是好的，個別是搞錯了的。不是過去的一切都錯了，我們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全國復員軍人不要成立全國性組織，這個中央已有指示。寫大字報不寫姓名，今天署名這個戰鬥隊，明天署名那個戰鬥隊，我們不贊成這樣做。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為什麼要這樣呢？我們的座談會僅僅是開始，今後還要開。

陳伯達同志：

有的同志讓我多講幾句，我再講講，講得不對，請批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奪權的革命鬥爭。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反對彭、羅、陸、楊開始的，這是一個奪權的鬥爭。

半年以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給廣大群眾的奪權鬥爭做了一個思想準備。在這個運動中，又重新跳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頭目，代表人物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和革命奪權鬥爭中跳出來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就是說，奪權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權，奪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權。正像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這是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會是平坦的會有很多曲折的。現在有些單位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反奪權，因此要比量許多回合。一個堡壘，一個堡壘地奪。所以我們要有個精神上的準備，不可能一下子就奪完了。

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倒的資產階級甘心他們的滅亡。剛才江青同志、周恩來同志也說過，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

中國奪權鬥爭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全國解放起，是軍事接管，人民解放軍奪權。現在是另一個階段，是革命群眾接管，工人階級接管。因此只有軍事接管還沒有完全解決無產階級奪權問題，也不可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奪權問題。因為那個時候，解放戰爭剛取得勝利，民族資產階級都留下來了，還作為一個階級存在。我們接管的機關還保留了許多舊人員，舊的知識份子，他們還是在起作用，想和平演變，想把無產階級政權倒退，變成資產階級、封建地主的政權。如果他們的這個企圖實現，中國就有亡國的可能。毛主席進城以前就警告了我們，許多人可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考驗。你們看王光美是不是個糖衣炮彈呀？（大家答：是！打倒王光美！）（江青同志插話：王光美在桃園的經驗完全是編造出來的，假的。她在桃園塗脂抹粉，掛項鍊，這是給我們無產階級丟臉。）

有些同志就是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考驗。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了，他們還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地的道路。十七年來，除了舊人員繼續起作用以外，有些人蛟化變質了。有些機關、有些單位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而是掌握在資產階級和他們代理人手中。毛主席在六二年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提出了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問題。這正如十中全會公報所說過的，這是總結了我們自己國家的經驗，也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總結了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的經驗，還有東歐、東方的一些國家的經驗。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比較完整的經驗，現在任何一個人、一個學校、一個機關、一個單位、一個組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讓群眾辨別他是無產階級代表人還是資產階級代表人。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統治的地方，我們統統要奪過來。所有資產階級壟斷的權力，無產階級要統統奪過來。主要是政權，當然還有什麼財權等等。我們在十七年中，已經鍛鍊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可以用開那些不能夠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人，這跟進城時不一樣。那時我們把有些機構原封不動地接收過來，現在凡是不適合於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都要鬥垮它。所以說，奪權，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我們奪過一次了，還沒有奪全，沒有奪好。有的已經和平演變了。所以現在還要有個群眾奪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裡，我們識別了這個問題，群眾識別了這個問題。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這個問題，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鬥爭的正確方向。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是毛主席給我們指點出來。開始是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放了第一炮，在學校、文化界開始了奪權。毛主席發現了這張大字報，並且要馬上廣播，這樣就掀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這是全國無產階級奪權的思想準備，輿論準備。但不會停留在這上面，運動繼續前進。上海工人同其他革命團體一起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毛主席看到了，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寫的。這樣就從學校的奪權問題發展到工礦企業一系列的奪權問題。有很多單位奪權得很好。從一個單位出發，引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就是這樣。現在北京也在工業方面開始了奪權的高潮，是這樣吧？（答：是！）當然，別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現這樣的無產階級奪權的高潮。要記住，我們是同資產階級奪權，是解放後奪權的繼續，有毛主席領導，群眾這麼多經驗，我們奪權就一定會奪得很好。這是全世界當前的一件大事，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我們說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十月革命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經驗還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沒有搞文化大革命。列寧死得早，斯大林也沒有搞，後來又碰到反對希特勒的戰爭。

毛主席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階級要奪取政權，一個反動階級要搞反動政變，都要做輿論準備。蘇聯十月革命後，沒有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大肆吹捧俄國過去的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像彼得大帝蘇沃洛夫卻大肆吹捧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大肆吹捧美國的東西。這樣就使許多群眾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搞了反革命政變。為什麼那麼容易搞？就是因為有了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許多人腦子裡受資產階級思

想侵蝕，修正主義就容易腐蝕他了。赫魯曉夫大吹列寧，那是一個幌子，實際上是篡改了列寧主義的靈魂。所以林彪同志說，蘇聯在列寧死後，沒有普遍宣傳列寧主義，這使俄國吃了大虧。我們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這就使我國群眾有了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可以擊退各種思想的侵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證實了這一點。大家要繼續奪權，哪些權不在我們手裡，就要奪過來。慶祝勝利吧！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江青、陳伯達在工礦企業座談會上談大奪權問題 （摘要）（1967.1.9）

（1967年1月9日凌晨）

江青：

現在同志們要奪權，在我們剛進城時叫做軍事接管，也就是奪權。現在是革命工人大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力歸革命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和其他勞動人民。

陳伯達：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奪權的革命鬥爭。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反對彭、陸、羅、楊的鬥爭開始的，這是一個奪權的鬥爭。半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群眾的奪權鬥爭做了個思想準備。

在這個運動中，重新跳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大頭目——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中跳出

來的。它說明什麼呢？說明無產階級要奪資產階級的權，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權，奪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權。毛主席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

所以說，這個鬥爭不會是平坦的，會有很多曲折的。現在有些單位無產階級奪了權，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反過來反奪權，要較量許多回合，要一個一個堡壘地奪，要有精神上的準備，不可能一下子就奪完了，也不可能使被打倒的反動階級就甘心他們的死亡。

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統治的地方就要把權奪過來。凡是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壟斷的，都要把權奪過來。主要是政權，還有財權，生產權等。

要記住，這是無產階級的奪權，是解放後奪權的繼續。有毛主席的領導，有群眾的這麼多經驗，我們的奪權鬥爭是一定能奪得很好的，這是當前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

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 (1967.1.10)

【地點：人民大會堂。被接見的有造反派學生、工人、軍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參加接見的有：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關鋒、王力、戚本禹、胡癡等同志。】

接見開始時，王力同志宣讀三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擬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

第二個文件是《文匯報》《解放日報》記者對上海地區當前無產階

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的評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

第三個文件是《人民日報》社論草稿《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在會上向大家徵求意見。文件宣讀後，中央首長講話。

陳伯達同志講話

今天開這個會，介紹上海的經驗，上海的經驗對全國普遍適用。現在，階級鬥爭很複雜，階級敵人更加狡猾，他們採取各種手段，差不多在全國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耍陰謀詭計，他們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鐵路運輸中斷，這不是鐵路職工的過錯，是鐵道部的負責人呂正操的過錯，他們一夥發了傳單，支持鐵路工人罷工，中斷火車交通，這都是重大的事情。

（總理插話：鐵道部的領導人呂正操一夥人發了50萬傳單，支持鼓動工人罷工。）

他們破壞文化大革命。剛才社論說了，敵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現在有一小撮搞陰謀詭計的人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有的人已經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貼的，「打倒陶鑄！」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會上有人揭發過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讓他過來，挽救他。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沒有過來，沒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並且繼續推廣了。他和王任重所領導的中南局出現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鎮壓革命的事件。在武漢逮捕了相當大量的革命群眾，這是在其他地方還未出現過。我們想幫助他，但幫不過來。他的世界觀，思想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因為他是資產階級的，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就不能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批評過他，十一中全會批評過他，大家批評過他，但是他的靈魂沒有被觸動，好像是不是我們幫助不夠呢？在他看來可能

是這樣，在我們看來，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就幫助過他。在那時，他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就幫過他，希望他成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人，當然那時我們勸阻比較婉轉，後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就鬧，我們就公開攤牌了。他說：「這樣攤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貼了那麼多大字報，叫作「打倒陶鑄」。這是不是我們文革小組的過錯，或者是我陳伯達的過錯？他後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並不合適。什麼「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所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他轉來轉去，最後還是轉到他的路線，我們想幫忙幫不上。

除陶鑄之外是否還有旁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吧，至少！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當然，能夠治的，儘量治好，但是有的的確治不好。大街上的標語那麼多「打倒陶鑄！」但是還是要看看他，這幾個月來他的表現是夠嗆的了，有群眾壓力可能會好一點，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能過得來，但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要有許多人過不了關了。《人民日報》有過一篇社論，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經過許多階段，譬如說推翻國民黨，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為國營企業，他過關了，三五反時他馬馬虎虎過關了。公私合營、三大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也是馬馬虎虎過關了，一九五七年後反右鬥爭因為沒反到頭上，他沒沾邊，他也馬馬虎虎過關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告訴我們是一個長時期的，是幾十年，幾百年的事。消滅一切剝削制度不能設想很快就沒有鬥爭的。剝削階級總是企圖死灰復燃，事實上資本主義因素在我國還是存在的在思想問題上就更不用說了。剝削階級幾十年了，它的思想影響是很深遠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這個大關就有相當多的人過不了，當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話：跟七億人口比就很少啦！）當然跟東歐、外國比較就是一個大國啦（江青同志插話：是一個中等國家。）它的影響逐步縮小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還應有更高的警惕性，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每個人都要受考驗，能不能過關還要繼續受考驗，所以我們是

在鬥爭中前進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勢。我講的是否太長了，請周總理講。（周總理說：不長）

如果我們忘記階級鬥爭，忘記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就要犯大錯誤，有時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來，他是隱藏著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龍江、西安、重慶等很多地方，他們都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況不妙了，他就拿出錢叫你北上「告狀」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這樣。（總理：好多地方，鐵道部就是這樣，假裝同情職工，結果鐵路中斷，這是我們原來沒預料到的，現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給我上了一課）現在我的話完了。

伯達補充：

再補充幾句，免得犯片面性，雖然這樣，但不要搞亂了，亂抓一通。沒有全面考查一個人就抓，這樣也不一定合適，對你們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吧。譬如在我們中央裡面有很多經過長期考驗的同志，譬如你們現在想要抓的譚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聶榮臻同志、謝富治同志、葉劍英同志、陳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謝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壞的，跟你們坦白地說，我們是支援謝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區糾察隊一小撮人，就會失掉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安部門的責任了，很有許多人功過要全面的比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譚震林等同志是經過長期考驗的好同志，我們和同志們對他們是有好感的，他們不搞陰謀。他們說錯話，作錯事，寫錯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區別開來，）這是不是折衷主義呀？（眾：不是！）

（外語學院同學說陳毅還有許多問題未揭出來。）

（江青：陳毅的問題是同志間的問題。）

（總理：陳毅正在寫檢查。）

江青同志講話

今天這個會有各方面的同學，也有的同志寫信來說自己犯錯誤，不知道怎麼辦。按照大方向和反動路線作鬥爭，檢查自己的錯誤，我想你

們會歸隊的，大家也歡迎你們歸隊。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為最近我們接見工人較少，一時提不出名單來，大多都是同學。今天我想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你們，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路線，反對劉鄧制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鬥爭鋒芒應該集中，不要到處這兒攻一下，那兒掃一下，否則會擾亂我們的陣營。目前在全國有兩個大問題：

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用經濟主義和我們作鬥爭，剛才發給的三篇材料，有兩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組研究的社論，這些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說，提醒一句：敵人想腐化瓦解我們的隊伍，收買賄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這就會給黨和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失，如鐵道部的呂正操是自己跳出來的，本來就是桃園三結義的人，揭發彭真時保護了他一下，他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鐵路職工，使鐵路不能正常運輸。他採取的手段就是這樣，經濟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務員受氣挨打，這應該解釋。他挑動鐵路職工，以至於許多重要交通樞紐不能出車，他們利用經濟主義來破壞國家生活，使國計民生都要遭到困難，用這個抗拒毛主席的領導，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在北京也是相當普遍存在的，在數字上沒有上海那麼厲害，四、五天以前我們採取了緊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凍結資金，否則，他就要使我們工廠，什麼地方都破產了。

我們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導，艱苦樸素鬧革命。例如市委送給北航十輛自行車、兩輛摩托；余秋里給地質東方紅二十五輛自行車、五輛摩托車、一輛吉普車。他們哪裡來的？我說還不是國家的，我希望你們退回去，（眾：回去馬上就退！）有的單位都喜歡搞宣傳車，滿街跑，吵得人睡不著。（總理：工廠區有問題，它是三班制，用廣播車去廣播不合適，希望同志們注意）。當前主要是擊潰他們的經濟主義，他們破壞經濟，破壞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他們哪裡來的錢？還不是人民的。剛才伯達同志對這個問題講得較多，我想補充一點，鬥爭鋒芒對準軍隊、中央及國務院的好同志，我說的好同志不是說他們沒有缺點和錯誤，他們甚至有些人有比較嚴重的錯誤，他們應該向你們承認

錯誤，你們也可以批評他們。你們不要上當，有人想把水攪混，伯達同志舉的例，例如陳毅同志說過錯話，寫過詩詞，說話有過頭的，有不正確的，我跟他當面爭執過，這個同志不是兩面派，他有錯誤就改，他可以和我爭得面紅脖子粗，最後承認了。但陶鑄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後搞我們，甚至鎮壓我們，所以這種情況能不能一樣？（群眾答：不能！）對陳毅同志不能採取對劉鄧、王任重、陶鑄那樣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來來往往，外辦問題大，那好辦。他本人，我過去不太瞭解，這幾年看，他很坦率，在會上他說過了頭，但事後他又說：「說錯了話。」廣州會議他實在說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評，他又說「和稀泥了」、「失言了」。對此要善於區別。他在歷史上有功勳，比如新四軍項英支援王明的錯誤路線，陳毅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後來這支軍隊又發展到了二十萬人。你們都知道，陳副主席和劉（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戰役中他們在前線都是有名的，戰上海打得很漂亮，這是譚震林指揮的。譚震林有時說話過頭，錯了就錯了。我不瞭解他，這一個時期跟他接觸，他好，還是王觀瀾好？他好，王觀瀾不好。他好還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會中央委託譚保過王的，那就應向人民贖罪，他的打手張仲瀚（大地主）耍陰謀。譚震林很坦率，也不是兩面派，並很贊同你們造反派，你們這點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這樣一個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錯誤，他隨大流，他是跟著毛主席的，早一個時期病重了，小將追到醫院去鬥他，關鋒給解了圍。一來就要揪這不妥當，因為他們還在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參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謝副總理，這都是好同志。謝副總理過去我不瞭解。他原來是鄧小平的部下，他第一個出來揭發鄧小平。總理批評他是對的，他手軟。他對西城區糾察隊就是手軟，現在「聯合行動委員會」天天要造謝的反。他們的頭頭應該抓起來。最近聯合行動委員會去搗亂，號稱三千人，說周總理要揪謝副總理。他們的骨幹少，只有二、三百人，他們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經出來了一個造反團。小頭目要抓，要專政，他們把鬥爭的鋒芒對向這些經過長期考驗的同志，我們不這樣，我們對陶鑄也是善意批評。他要兩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大會時，陶鑄很惡劣的偽造了這麼一張照片。原來這張照片在毛主席身邊站的是陳毅，陶鑄用了特務的作風，把陳毅的頭換成鄧小平的，陳毅不知道，後來告訴他，他氣憤得很。新華社有個造反團印的一張傳單上也有一張照片，用三張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劉少奇、宋慶齡合在一起，這是陶鑄的得力打手熊復幹的。電影《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也有很多是完全違背十六條精神的，這是肖望東堅持執行陶鑄指示幹的，這是反動資產階級路線的繼續，而陳毅、譚震林、葉劍英、謝富治等同志，他們都在工作，跟陶鑄不一樣，他們都有誠意向你們檢討，陳毅已經寫了七天檢查了，現在還在寫。我們要歡迎。有的同學心裡很不平，應該平了，要給他們自我批評，他還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頭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氣憤。不要把鬥爭鋒芒給壞人利用了，他們準備作自我批評，要允許自我批評。

另外一個陰謀就是把矛頭指向軍隊。劉志堅就是這樣的人，他要兩面派，有的人很能耍兩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說主要任務抓軍隊，到了軍隊他又說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中央文革，這個人就是劉志堅，他把矛頭引向了我們的這幾位帥。陳毅、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他們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聶榮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檢查，同學們反映說好。桃園三結義是彭真、林楓、呂正操他們三個人在東北整林總的黑組織，他們也整過聶榮臻同志。呂正操跳出來了，拿出了殺手鐮，使鐵路癱瘓，這個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學們要作這個工作，像劉志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我彙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肖華有病，病了兩年，他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肖華同劉志堅比那個好，肖華好。劉志堅最大的陰謀是對葉劍英，陳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確的情報，沒有必要讓他們出來講話的場合出來講話，使他們講了一些錯話，影響不好，使軍事院校正個鋒芒都對準了我們幾位帥，而他呢？則躲在後面了，他是典型的兩面派，他在你們面前充當革命左派，自稱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康生：他還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葉劍英同志向你們做了自我批評，他（指劉志堅）又拉了

一些人，指揮我們和剛才講的幾位老師誤會，我們挑動你們去鬥他們。蕭華休息了一、二年，實際上他擔任一線去了。去年劉志堅撈了點資本，中央委託我搞了一個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他參加了，這次他做了文革副組長，他很隱蔽，他再隱蔽還是在我們面前露出了馬腳。目前鋒芒集中起來，我們不能把鬥爭鋒芒對準他們，可以批評他們，但不能用劉、鄧、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的方法對待他們，要是這樣，我們國家還剩幾個人工作，我不知這個問題講清了沒有。能不能給大家解開思想上的扣？（同學答：「能！」）除了這個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學提出要召開一個40萬人批判劉鄧路線的大會，我們提點意見，你們已經搞過遊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處去，因為外來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變化一下方法，體育場是不是可以接線，可以搞得廣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較冷，隊伍擠在一起吃不上飯，喝不上水，冬天又有傳染病。已經搞過了，是不是有必要再這樣搞？（當時有一個同學站起來說：可以改變！）那就好了。現在外地來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萬人，有的同志要動員他們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矛盾上交到北京，負擔太大，我們能保證這麼多人吃住，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我們國家經濟穩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拋出了經濟主義，你們應該做工作、宣傳，如「十六條」、「農業十條」、「工業十條」。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同志和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文匯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他們的殺手鐮就是破壞生產，我們能允許他們這樣嗎？（眾答：不能！）要動員勞動群眾回到生產崗位，堅持革命。

我主要講這麼兩個問題，敵人的新花樣，第一是用經濟主義賄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第二，把鬥爭鋒芒引錯，不該搞的搞了。今天，把這兩個問題講清楚，黨中央國務院主要好的都點出來了，李富春同志給統戰部送了大字報，才揭開了蓋子，葉劍英同志代我接見了少數派，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在困難的時候，葉劍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我那時處境困難，我曾經感謝他，搞他這合理嗎？在困難的時候他能過來跟著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們不能像對待劉、鄧、陶那樣對待

他們，要善於分清敵友，對領導階層也要分敵友我，要調查研究，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特別是軍隊院校的，就是，最近軍隊的文革小組要改組了。

康生同志講話

我很同意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這是當前兩個重大問題，《人民日報》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是根據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決定向全國廣播的，各個報刊都刊登了這標誌著文化革命的新的階段，剛才王力同志念了幾個文件，這對當前的文化大革命是個大事，我們在一、二天內也要發表，中央還決定給上海工人一個賀電，祝賀他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問題不僅是上海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工人的問題，關係到學生，基本方針是適用的，他們要好好學習學習，這個文件很重要，中央有個軍訓文件，上面有一句話，「加深運動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這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說的。所謂革命性，就是充分發揚我們革命的首創精神。所謂科學性，就是剛才江青同志講的，調查研究，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沒有磅礴氣高萬丈的精神不行，但沒有毛主席的調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剛才江青同志進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鑄與其他同志進行了分析，就是科學的分析。所謂組織紀律性，就是革命的紀律。剛才見一文件，八號衝中南海的西門，這不對，不合乎林總講的組織紀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牆衝進去，革命為什麼用這種方法?!這只能使反對毛主席路線的人高興，「三性」結合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們要堅決執行。

關於陶鑄，我要講幾句。他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時他講話相當「左」，實際上形「左」而實右。我們可以告訴你們，解放十七年來，經過三次大的鬥爭：一次是高崗、饒漱石；一次是彭德懷、黃克誠；一次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陶鑄在高、饒問題上犯了錯誤，他是擁護高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會上，他檢討，頭次

滑過關，嚴厲批評了他。第二次勉強強強過去了，他不像你們《井岡山戰報》寫的《陶鑄論陶鑄》，他不是這樣，他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你們檢查一下《羊城晚報》、《廣州日報》，看看他們怎樣對待文化大革命。周××寫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報》登了，大家反對，《羊城晚報》過了些時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語，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再舉一個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個假把戲，搞「三家村」，《北京日報》作了按語，發現這個後，我們立即通知全國各地報紙不准登載《北京日報》的假檢討，不到兩個星期，廣州的報紙全部登載，他反對彭真還是擁護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鑄的一套，武漢的白色恐怖是陶鑄、王任重搞的。還有一件事，全國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獨《湖南日報》沒登。陶鑄在中央，林總作了很多工作，結果沒效果，他用兩面手法，所以，我們宣佈不是倉促的。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他同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性質不同。現在有一小撮人想攪亂這個陣營，企圖混水摸魚，竟有人把周總理的大字報貼在天安門，這是什麼人？（眾：是反革命！）應該怎麼辦？（眾：抓起來！）他們這些同志有過錯誤，甚至嚴重，但是反對彭羅陸楊，堅決跟毛主席走的，主流還是次流，要分清，他們有錯誤，這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下出現的，可以批評，他們也應該檢查，但問題性質不一樣，要用主席思想掛帥，江青講的兩點很重要，特別是經濟掛帥，收買腐化，我建議把不必需的東西退回，希望同志們提高警惕，現在有些謠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說主席有三條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三條」實際是反對謝副治，反對毛主席、林總的。他們講得活龍活現，而且說是總參一個人宣佈的，這是謠言，階級鬥爭是複雜的，在種種情況下，狗急跳牆（江青同志說：他們把矛頭對準楊成武、蕭華同志）我的話就講到這裡。

周總理講話

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來了，請他們發言。

《文匯報》代表：我們要和大家一起鬧革命，特別是首都的三司和

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聯絡站和我們一起戰鬥。我們體會到報紙要為革命左派說話，必須奪權，我們奪了領導權，我們決心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幹到底。

周總理：

我來說一說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抓住了目前的關鍵問題，主席發現了馬上叫發表，像聶元梓大字報一樣，這次也一定會對全國有重大影響，我這裡和在北京的同志談一談，並通過你們做做工作，使全國人民起來一齊幹，我們非常歡迎《文匯報》革命派改革的決心，《文匯報》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報也採取了革命行動。現在我來談談二個問題：一個是各級領導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繼續頑抗，以新的形式進行破壞文化大革命，剛才江青同志和伯達同志講到了經濟主義的危害性，這是他們放出來的，現階段新的鬥爭展開了推向了工廠，企業、科學單位、設計單位，從城市發展到鄉村，重點轉了，他們想以搞革命為名破壞生產，方法就是實行經濟主義，也就是修正主義。交通的問題過去曾經發生過搶車、臥軌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決了，沒有影響運輸，現在鐵道部本身要罷工，引起了運輸的停頓，那些罷工的原來大部分是保守派，現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罷工。北京的列車乘務員受了點委曲，完全可以做點工作，把事情解決，但鐵道部的呂正操沒有那麼幹，反而挑動工人罷工，鐵道部的武競天，他是個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車上，他窩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來的。

鐵道部住滿了外地來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許多工作，把150萬人組織起來，形成聯絡系統，一直搞不好，一個學院把他（呂正操）揪去了，後來又把他揪到長辛店，他就要我打電話，我在那裡休息，新年他回來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響應上海的號召回到本單位去，這件事一定要考驗呂正操這些人，給他一個短時間，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績來。現在工交口一半給余秋里，另一半給谷牧，他們也做了一些錯事，將來要檢討。谷牧現在到大山縣去了。現在讓李先念抓，我親自抓。這樣的領

導（指呂正操）觀察他一段時間。

為什麼鐵路出現了打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們怎麼解決得了？打人最厲害的是京廣線、長沙、株州、衡陽，有3000多人搶車，一部分買票，另一部分不買票，與乘務員發生衝突，這種方式不是階級兄弟的態度。這件事陶鑄打電話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沒同意，是直接來北京的，像東北、齊齊哈爾等。給大家介紹這一個例子，大慶是毛主席提出來要學習的，的確是一面紅旗，去年煉油達1300-1400萬噸，第一，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掛帥；第二是大慶職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國的支援；第四當時掛帥的領導是余秋里同志，後兩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離開大慶來北京，他們就滋長了驕傲情緒，現在，工委經不起考驗，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串連，結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萬人的地方一萬人出來串連，不能不影響油田生產，到北京來要錢給錢，矛盾上交，幸而王進喜站出來了，張洪池栽了跟鬥，王進喜說我心裡非常難過。

還得把這面紅旗舉高，王進喜準備回去把問題解決，現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長以上的都起來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長以下的以搞革命為名都不抓生產，我主張外交系統開門，外交系統的造反派起來了，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擠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不抓就偏，我現在主要抓石油戰線、鐵道、外交，這二十天我就做這些工作。我不能什麼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還得靠各個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謀部，軍委是司令部，我們國務院是執行機構（伯達同志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謀部，只是個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

第二個問題：現在階級鬥爭在這個關鍵時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現全面的反撲全面的反擊；這個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廣；要大辯論，要大搞軍政訓練，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搞大聯合，春暖以後向全國推廣，（江青同志插話：上海這種聯合可以推廣北京有個什麼聯合委員會，造謠說主席不在北京，這純粹是造謠；上海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們先看到，並且命令立即公佈，怎麼能說主席不在北

京呢？還有更荒唐的謠言：什麼主席批評了×××，什麼連江青也批評了，什麼主席寫了第二張大字報，發表了三條指示……等，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對中央文革小組我是堅決支持的，上海三十一個團體發表的十條我們完全贊成，左派有了分化，我們希望在大前提下統一起來，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我們都願意接受批評，接受同志式的批評。我個人，同志們批評我是可以的，我們要處理那麼多事，不可能沒有錯，軍事系統在運動初期倉促上陣，也是有錯誤路線的，軍隊派出的工作組因為長期沒有做群眾工作，執行了錯誤路線。批評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屬各院校的軍隊工作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東負責，肖望東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話：是，肖望東，還有煤炭部的張霖之），對解放軍的工作隊員可以批判，對他們的軍人標誌要尊重，不要隨便脫軍裝、摘帽徽。

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畢業生問題、半工半讀等問題，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們說了。

總之，這次和大家見面，我說得多，以後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讓文革小組跟你們談。

江青同志講話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向你們亮底，很信賴你們，這是一。二、我們現在小組的成員、總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請你們幫助做工作，不是責怪你們，而是向你們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讚美你們的，我們現在成了救火隊了，到處去救火，所以希望你們協助。

回答兩個問題：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併為北京公社，這個我們不能包辦代替，現在合併很難，應該在革命的行動中結成戰鬥友誼，逐步達到組織上的統一，如果不在實踐中去分辨同志，聯合就不鞏固。

另外，有同志說今天有保守派參加，這個不怕，因為大多數是受蒙蔽的，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揭發改正錯誤，歸隊，我們是歡迎的。第二個是堅持錯誤的，如昨天晚上陳伯達同志本來可以早休息，我們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學，他們居然要把王力、關鋒扣下來，我們說不行，回來。

但你們也不要圍攻他們，他們這樣作目的是要我們周總理、陳伯達同志接見他們，不見！必須改正錯誤，他們什麼時候改正錯誤，我們什麼時候見他們。我們是把你們當國家的財產、接班人來看待的，你們跌了跟鬥有什麼了不得的？第一是歡迎走錯誤的檢查歸隊，第二，如果要脅我們，我們不理他們，我們就是不妥協，如果和他們的錯誤妥協，那他們的錯誤還是要發展的。我們對有些人實行了專政，專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為此老要衝公安部，這辦不到，我們希望你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作了自我批評，歡迎歸隊；第二條我看是撒嬌，我們不能妥協。⁵

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講話紀要（1967.1.10）（存目）

江青、徐向前對南京軍隊院校進京彙報團的講話 （1967.1.12）

【時間：下午五時三十五分，地點：人民大會堂人大常委辦公廳。肖華、李曼村在場。出席的還有「赴南京串連軍隊院校造反者進京彙報團」。】

江青同志的講話

剛才我們開了會，報告同志們、同學們，就是全軍文革小組今天開了成立會，（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我來介紹一下，文革組長徐向

⁵ 《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前同志、（掌聲）副組長肖華同志、（掌聲）李曼村同志。（掌聲）
（肖華：文革顧問江青同志。）（掌聲，毛主席萬歲！）

同志們的情況我們又不瞭解，只是聽說準備去造反，這點我們贊成！贊成！！造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的反，當然羅！造反的過程中還是應該講策略的，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大方向對了，鬥爭的鋒芒應該集中，目標要準確，如果目標不夠準確，調查研究又不深刻，那我們就容易打敗仗，這點我支持。請聽幾點建議，另外同志們的情況，我應該說沒有調查研究，應該是沒有發言權，現在贊助你們去造反，這是有發言權的，只是贊助嗎，是吧？另外一個呢，在大方向一致的底下要講一講策略。講究策略，這點我想同志們鬥爭經驗不多，當然都有一些的，你們是造反派嗎？（笑聲）現在請徐向前同志給我們講一講，好不好？（眾：好，熱烈鼓掌）

徐向前同志的講話

今天我們是第一次見面羅，江青同志剛才講話是很好的。（眾：請首長坐下，請坐下）不要緊，不要緊。希望同志們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見辦事。你們為什麼造反呢？還有個道理，我們中國的這個反動資產階級這樣的專我們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們中國就要出修正主義，可是我們中國就不讓他出現修正主義，所以毛主席就發動號召，他發動群眾，領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革命成功依靠什麼呢？就是依靠你們的造反精神，你們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就是看你們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沒有革命的幹勁，要狠，革命要有狠勁！要狠，對付以劉鄧為代表的那些支持這個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狠，要狠狠地個革他們的命，要革得準，就是目標不要打錯了，因為革命過程裡邊問題是很複雜的。所以自己要有識別能力，哪些是敵人，哪些是我們的朋友；哪些是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果實的，哪些是反對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復辟的。可是，今天我們說你們是造反派，少數的先鋒隊，堅持正確方向，善於用策略，團結多數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先鋒隊脫離了多數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見面，究竟你們怎麼樣，我

不太認識你們，你們也不太認識我，對不對？只要我們是造反的，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

我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領導下，堅持造反的，我們就是一個目的。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就多了，希望大家堅持起來造反，要造什麼樣的反，把方向搞對頭。和同志們就講這麼點兒。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

（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江青同志、徐向前同志離開會場，肖華同志繼續做指示）⁶

江青在新華社的講話（1967.1.12）

同志們好！我想同志們很關心毛主席的健康，我告訴同志們：毛主席很健康！（鼓掌，歡呼）

我沒有什麼更多的話要講，因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你們新華社有多少人？剛才聽來你們有好幾個組織，對嗎？我這是為《揭穿一個大陰謀》來的，這張東西收到後，我就跟伯達同志商量，雖沒有調查研究，但知道你們這兒很複雜，階級鬥爭就是這樣，是複雜的，是曲折的。但毛主席教導我們在複雜曲折中學會鬥爭，學會判斷，如何區別朋友和敵人。剛接到新華社江蘇分社一封信，我想單獨跟他們談，今天不在這兒談，好不好？（好！）

有同志寫條子說：要我肯定封革委會是革命行動。如果革委會不能領導運動，可以改選或部分改選。如果是革命的就不要封。如果已經阻礙運動，封了它是可以的。革委會裡的一些同志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最近出現了些怪事，革委會就可能有問題。這張照片令人氣憤，這是資產階級作風，弄虛作假，在新聞上是不允許的，偽造這張照片在

⁶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

全國發行，除《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外，其他報紙都用了，正如你們寫的「這張照片發出後，為許多省委報紙利用，新華社還編發了展覽稿，在各地公共場合櫥窗展覽，這在全國起了極惡劣影響」。這完全是正確的。從這問題看，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照片，也是你們新華社搞的，我就感到問題是比較嚴重了。如果由於這種事故，你們封閉了革委會這是革命行動。但是同志們，還是希望你们協商，你們可以協商，部分或全部改選。不要讓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挑動群眾相互鬥爭。今天時間不夠，不能多聽同志們的意見。今後將有更多的時間來聽同志們的意見。

我對熊復這個人不瞭解，不熟悉，就這段工作來看，他作得不怎麼好，可以說有些壞。這些照片都經過他的手。另外口號問題反復了三次吧？這件事也作得不好，你們說罷官，我看還是讓他到新華社來檢查。有一個問題跟大家講一下，這有相當程度的核實，熊復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還有疑問，他到延安時帶的三青團員的介紹信，填表時，他填了黨員，又把年代提早了些，證明這件事情的人還在，這個人很好，他在海軍工作。也可能後來入黨了，但把年代提早了些，這樣黨齡就長了，介紹人也成問題了，現在熊復又做了這些很不妥當的事情，我看還是讓他來檢查，提倡文鬥。讓他檢查，問他為什麼要印這樣的照片？現在這張照片（指傳單）不要在全國發了，影響很壞，不要登報，否則就等於宣傳他（指劉少奇）了。可以發傳單，我就看了這個，認為你們做得對。我是來向你們致敬的，瞭解的情況不多，還是讓伯達同志講一下吧。

徐向前、江青關鋒接見空軍機關及空軍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1.13）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副組長楊成武、關鋒、謝鐘忠以及葉群等同志接見了空軍機關及院校革命群眾代表。徐副主席、江青、關鋒作了重要講話。楊成武同志作了重要插話，現整理如下。】

徐副主席講話

今天和同志們座談一下。

我們都是革命的，我們究竟革誰的命，這個問題，是每一個革命者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不明確這個就不是革命派，也沒法革，沒法稱為革命者。我們革命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革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命，這一點必須弄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含糊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起碼不是堅定的革命派。目標要選準，要集中火力鬥，一定要鬥倒、鬥臭、鬥垮。鬥爭要注意策略，不能把打擊面放寬了，不能把牛鬼蛇神放過。不能把好同志，不能把犯過錯誤，已經改正的同志當成敵人作革命對象。不能隨便亂打，不能打錯了，這樣就不講策略就不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就不成林副主席的好戰士。

吳法憲是個好同志，他是忠實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是堅決貫徹執行林副主席指示的。你們空軍有真正的牛鬼蛇神，如果把他們放過去不打而要打革命同志那是不得了的，這是要同志們深思的！

關鋒同志講話

同志們：昨天下午我和空軍院校的十二位代表座談了幾個小時，聽取了同志們的意見，回來向江青同志、徐副主席以及其他領導同志作了彙報，看了一些材料，對你們的革命精神很讚揚，你們的革命精神很

好。現在徐副主席叫我講幾句，我講錯了歡迎大家批評，請徐副主席、江青同志糾正。我講的供大家參考和大家商量。

昨天和十二位代表交換意見中曾提出希望認真學習一下上海革命造反團體「給毛主席致敬電」和「緊急通告」；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賀電；《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這些文件同志們都看過沒有？（眾：看過了。）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這些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是關係文化大革命全域的大事。大家知道去年六月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北大聶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在全國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現在毛主席又親自決定廣播上海革命造反團體《告上海人民書》《緊急通告》，這是又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將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階段，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個新的飛躍。

上海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賀電概括了上海的經驗，《人民日報》《紅旗》社論根據賀電作了一些解釋。

下面說一點，上海的經驗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正如中央賀電所指示的：他們掌握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掌握了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命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導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林彪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號召我們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用這個根本觀點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歸根結底是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們盤踞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黨權、政權、財權，他們總是用掌握的這些權力來打擊革命群眾，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抗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千方百計的進行破壞，他們利用所掌握的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權力把我們黨的紀律、革命的紀律歪曲成奴隸主義，變成不讓革命的緊箍咒，誰反對他們就把誰打成「反革命」。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他

們掌握的權力，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對革命的少數派實行鎮壓、扣工資、開除甚至監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他們掌握的財權煽動不明真相的工人，亂發工資，收買人心，破壞生產，妄圖破壞金融，妄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事業，這一點最近幾天報紙上講得比較清楚了。當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亂發物資，亂開條子，搞經濟主義，妄圖把我們銀行辦事機構搞垮，他們自以為這一手很厲害，其實是紙老虎，更加暴露了他們，說明他們接近完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最重要的是從他們手中奪權，只有奪了權才能鬥倒、鬥垮、鬥臭他們。但是奪權反奪權的鬥爭是十分複雜的，所以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教導把革命精神和實事求是相結合，搞好調查研究，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根據半年來的經驗，可以看出我們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奪權，他們是死抱住他們手中的權不放，垂死掙扎，而且使出花招甚至和地、富、反、壞、右勾結起來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我們要把資產階級的堡壘一個個的攻下來。他們要向我們奪權，他們慣於用製造謠言，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把火煽向無產階級的革命派，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乘機奪權，這一點在有些地方發生，在鬥爭中應引起警惕，他們陰謀是不能得逞的，因為我們有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領導，有廣大群眾，他們越是要陰謀，越是暴露自己，但是我們千萬千萬不可忘記擦亮眼睛分清大是大非，分清敵我，像十六條中指出的，嚴格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嚴格區別犯了一些錯誤，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寫了一些錯文章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當然在鬥爭中有時弄不清楚，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就是好好調查研究，上下結合，只要這樣做，總能搞清楚，在這個問題上要多花些腦筋，要多做些調查研究，認準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目標就狠狠的鬥，當然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犯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同志也

需要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的與人為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說明他們認識和改正錯誤。

下邊談談有關空軍司令部的問題：

我覺得昨天十二位代表反映大家的情緒和要求，基本上是好的，對吳法憲同志有意見可以提，可以批評，但在這裡我向大家說明一點情況，有些情況昨天我和十二位代表見面時我也不瞭解，你們不瞭解這也不奇怪，好多同志在三座門等了兩夜三天，大家火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這裡向大家說明一點情況，為什麼這幾天吳法憲同志沒和大家見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他擔負著重要的備戰任務，組織上要他作最緊要的事情，現在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打下了一架敵人的飛機，這是林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指揮的，但是吳法憲同志做了具體工作，他執行了這個任務，很緊張的戰鬥任務；第二個原因是吳法憲同志除了執行備戰任務還要寫檢討，還沒有寫好，組織上讓他寫好了再和大家見面，向大家檢討，這是兩個原因。

你們一些同志對吳法憲同志提了一些意見，意見是善意的，吳法憲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錯誤，但總的看來，在大關節（鍵）緊要問題上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林副主席的，從根本上看是一位好同志，我們認為徐副主席是對的，有錯誤不要緊，改嘛！

聽說成鈞和他們見過面，他應該瞭解吳法憲同志的情況，但是他和你們見面時不但沒有說明這些情況，而且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有的同志講成鈞講的說明了問題的本質，說明了吳法憲同志的問題的本質。同志們，不是的，這正好說明了成鈞問題的本質。

空軍司令部有這麼幾個人，一個是劉震，那是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的死黨，還有個何廷一，他是反黨分子羅瑞卿、楊尚昆的卒子。成鈞這個人是另外一個大壞蛋手下的死黨（眾口號：打倒賀龍）。這三人搞陰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反對空軍黨委，他們從中搗亂鬼，要奪空軍的權，他們要趁機奪吳法憲同志的權，今天到會的有空軍司令部機關的同志，你們要和廣大群眾一起揭發他們。同志們在院校受

了打擊，但根子在劉志堅那裡，大家很激憤，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同情你們，支持你們，但對空軍黨委的問題要看清楚，哪是真正的好同志哪是壞蛋，要把壞人揪出來，剛才講的這三個人就要揪出來。鬥倒鬥垮。

有的同志講：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落後了，這完全是劉志堅搞的，劉志堅要負責任。但是不要緊，我們相信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林副主席的領導，有新改組的全軍文革小組，徐副主席作組長，江青同志作顧問，有廣大同志的革命精神，我們的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林副主席決心很大，因為軍隊最重要，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所以必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江青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我名義上軍隊的文革顧問，實際上既沒有顧，也沒有問（徐向前副主席插話：過去劉志堅不讓你顧，也不讓你問嘛！）怎麼說呢！向你們承認錯誤，向你們檢討，請你們諒解。

就是這個劉志堅，從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託我召開全軍文化工作座談會，指定他參加，他撈了點政治資本，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到中央文革說軍隊的事情很多，回到軍隊又說三分之二時間在中央文革工作，實際是兩頭都不沾邊，他搞另外一套。這個人是堅決執行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那一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他參加座談會後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開會，那時我不在北京，是伯達同志告訴我的，撤工作組他是投了票的，後來參加劉、鄧主持的會議，他又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還攻擊伯達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請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緊急關頭，這個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來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不輕易懷疑一個人。現在才發現他是一個兩面派，一方面對你們裝出

支持你們的樣子，在另一方面破壞文化革命，把鬥爭的鋒芒指向了不應指向的方向。這次把他識破是一個大勝利。

目前，在全國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是資產階級代表挑起來的。我們左派是最講理的，向來沒有圍攻過什麼人。現在他們既然挑起來了，那我們就堅決應戰。關鋒同志講的我不再重複。他們當前的反撲形式，一個是搞經濟主義，一個是把鬥爭鋒芒引向不應當的方向，企圖打亂我們的陣勢，但是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識破了。我們現在發動全面的反攻。

兩條路線的鬥爭反映在軍隊內是十分尖銳的，也是十分複雜的，不要以為軍隊內部沒有兩條路線鬥爭，這一點劉志堅就是不承認。我軍從建軍起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徐副主席是最老的同志之一，這個他最清楚，有時間可以讓他給你們講革命故事。遠的不要說，高饒，以後是彭黃，彭德懷當了七年的國防部長，他帶走了幾個人？還不是小丑！以後就是羅瑞卿，目前就是劉志堅了。同志們要知道，政治部是我們黨在軍隊作政治工作的一個部，前兩年肖華同志有病，他是首任，他的手伸的特別長。政治部無產階級不掛帥，那是什麼掛帥？（眾答：資產階級掛帥。）對了。因此，在軍隊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是尖銳的，而且也是複雜的。

我相信同志們是滿腔熱情的，是要決心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我第一次接見同志們，更多的情況不瞭解，我聽了關鋒同志的彙報，看了一些材料，也聽說過一些東西。現在出現了一些情況，你們是不是住到空軍司令部去了？（答：是。）就是一些不允許住的地方，你們住進去了。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因為他們有戰備任務：一是準備對付外國的敵人，二是保衛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成立時，我出席了他們的會議，曾向他們建議，對這樣的一些部門不要去衝擊，他們同意了。今天和你們關上門談話，現在是由於你們受了氣，氣憤極了，衝進了司令部，現在是不是可以考慮退出來？要當心敵人顛覆我們，因此作戰機關不能打亂。我今天建議你們退出來，不要把你們司令員逼得到別的地方去完成任務。（徐副主席插話：如果把

你們司令員抓去，今天的飛機就可能打不下來的。）（楊成武代總長插話：今天你們的司令員是在別的地方指揮的，你們那指揮所不靈了。）我接到一個報告……（注：打下敵機情況報告，略）吳法憲同志要是個不成材的司令員，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去打敵機嗎？從這點上看，我就要保吳法憲同志。我保吳法憲同志，並不是保他的錯誤，他的錯誤應該檢討，你們可以作同志式的批評，但是他不是犯路線錯誤，他是緊跟著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好的。至於在具體作法上有缺點錯誤、有的甚至很嚴重，聽說他抓過你們的一個同志，他是上了劉志堅的圈套，上當了。至於你們那裡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關鋒同志講的成鈞、何廷一、劉震，這三個人的材料我過去看過，今天聽了，並且又拿了一些。今天他們又興風作浪，利用同志們只看到一個側面，看不到整體，造謠生事，企圖打亂我們的陣營。這個何廷一是羅瑞卿、楊尚昆的人，楊尚昆是個裡通外國的傢伙，他們有個小集團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一句話，不幹革命，專幹反革命的勾當。甚至劉震，是彭德懷的死黨。成鈞是赤膊上陣，自己跳出來的。（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成鈞這個傢伙，跳了兩次了。）一個空軍司令部，就出了三個，夠你們揪的。現在也有空軍機關的同志，這些問題大家都很清楚，我們如果沒有確鑿的材料，是不會講這些問題的，正是有確鑿的材料，才向同志亮這個底。同志們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清敵我友非常重要，有許多同志是受了蒙蔽，要趕快醒悟過來。這種革命造反精神是可貴的。我們的軍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世界上無敵的。正因為這樣，我建議你們退出司令部，並替我們作工作，最好是退出去。我們的人少，不可能到處去「救火」，（群眾笑）我們相信你們，今天把這個底毫無保留地交給你們，相信你們完全可以作好這個工作（院校師生代表高呼：明天我們就退出去！）

同志萬歲！

（同志們高呼：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徐向前副主席講話

江青同志、關鋒同志的講話，我完全擁護。這真正是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我們要很好的領會。

劉震原來是四方面軍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參加革命，以後在徐海東的部隊裡，照理說應該是革命的吧！可是到社會主義這一關就不行了，過不了這一關了。這不僅對你們是教訓，對我們也是很大教育。軍隊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們從革命的立場上轉到反革命的立場上去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楊成武代總長插話：現在美蔣就是要趁我們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襲擊我們，破壞我們，我們的情報機關早就得到了消息，所以我們的情報指揮、機要部門是不能亂搞的。）

（江青同志插話：今天就鑽進了五架敵機。）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空軍你們自己搞亂了就危險。劉震這個人去年七月間，他自己承認他奪權。成鈞，去年七月是要停職的，我們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壞蛋楊尚昆的死黨，事情是明擺著的。今天我講了吳法憲同志的情況，說我是保吳法憲同志，你們說，我不保吳法憲同志，難道還保成鈞、劉震嗎？吳法憲同志是一方面軍的，劉震是四方面軍的，為什麼要保一方面軍的不保四方面軍的呢？這有個標準，就是看誰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成鈞在防空軍是是副司令員，我那時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兼防空軍司令員，那個時候成鈞就不好，這個人很陰險，不是毛主席的好戰士，他是反對毛主席的，他是有後臺的，這一點你們都很聰明。）

（眾高呼：打倒賀龍！）所以我們要好好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分清敵我友，不然就要打錯了方向。你們迷失了方向，我們有責任引導你們。不然我們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最高軍事機關，他們的工作都很緊張，不能衝擊，這點要明確，革命不能搞錯方向，這些機關中都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來。牛鬼蛇神，不僅空軍有，海軍、總參、通訊兵等部門都有，我們心裡都有個數靠你們去揪。你們的目標要找準，要打正。要進行調查研究。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

首要問題。」每天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應該響應江青同志的號召，從空軍司令部退出來。（江青同志插話：不怪你們，你們受騙了怪劉志堅。）（楊成武代總長插話：怪劉志堅、劉震、何廷一、成鈞。）

劉志堅的情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剛剛接見了後，他還要我們接見院校革命師生，我們說不要了，他不聽，非要我們接見不可（葉群同志插話：林彪同志也不贊成接見。）林副主席的話他也不聽，還要我們四位副主席都講話，我們要他搞出講話稿，在軍委常委會上討論通過，他是在要講話了才把稿子送來，叫你連看都沒有時間看（葉群同志插話：搞突然襲擊。）對！搞突然襲擊。陳毅副主席本來不準備講話，他臨時也拉上去講。這僅是我最近對他的一些感覺。你們應該恨，應該氣，恨誰氣誰呢？不要把目標搞錯了，就像飛機扔炸彈，不要扔到自己人的頭上來。但有的同志打錯了，應該向打得準的同志學習。我們就是要把我軍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江青同志解答問題：

剛才有個同志遞了一個條子，關於鬥爭方式問題。這個問題說起來很複雜。我們只提倡文鬥，不提倡武鬥。因為文鬥是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的。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在鬥爭激烈時出現一些反常情況，這也沒有什麼，但是，總的我們還是提倡文鬥。

你們住進了司令部，這不怪你們，據我所知，住到國防部的同學就是有人接進去的，他們上當了。你們是不是有壞人搗鬼，還不知道。

有牛鬼蛇神，可以揪出來鬥，不要打亂他們的秩序。作戰系統是晝夜值班的，從這個角度上看，我還是向你們提出建議，退出來，我不是怪你們。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但不要打亂作戰機構。你們不僅自己退出來，而且要做說服工作。

楊成武同志是個好同志，他的黨性是最純的。去年十月份他昏倒了，在他醒來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體健康。他

雖然也有弱點，但他對毛主席是忠心的，對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個人也很感激他。

王尚榮現在有人要替他翻案，雷英夫也在鬧翻案，雷英夫是個國民黨的小軍官，同志們說他要翻案行不行？（眾：不行！）

徐副主席帶病出來工作，擔任全軍文革的組長。要講山頭的話，他人最多，山頭最大，但他沒有私心，他堅決鬥劉震、成鈞，要堅決鬥倒、鬥垮、鬥臭他們。

鬥爭劉震、成鈞、何廷一，你們要費點力氣，要做深入地調查研究工作，要善於鬥爭，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那麼一小撮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因為他們掌握了財權、兵權，要講究作戰方法。

小將們，戰友們，仗是有得打的，要充分準備，不能只是橫衝直撞。鬥爭的方法，我們還是主張文鬥，不能武鬥。

（水電部水文局《孺子牛》宣傳組）⁷

陳伯達、江青接見聶元梓、孫蓬一的談話（1967.1.16） （存目）

陳伯達、江青對中央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1967.1.17）

【按：一九六七年一月，廣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剛剛從一小撮走資派手中奪了權，國民黨黨棍、反革命小爬蟲王力就把黑手伸進廣播電臺。在王、關、戚煽起的極「左」思潮影響下，一月十四日，北京市台發生

⁷ 《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

了由少數幾個人從已奪權的革命派手中第二次「奪權」的事件，並廣播了所謂「奪權宣言」，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壞的影響。「1.14」二次奪權完全違背毛主席制定的奪權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但是反革命小爬蟲王力出於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背著中央文革，對這個事件予以大力支持。由於王力的挑動，我局原《毛澤東思想戰鬥團》中少數戰士認為，戰鬥團總部和絕大多數戰士不支持這次奪權，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並以「紅衛兵總部」名義，於「1.14」、「1.16」兩天召開支持市台第二次「奪權」、炮轟戰鬥團總部「右傾」大會。從此革命派內部出現了分裂。在這關鍵時刻，我們敬愛的伯達、江青同志到廣播局來了。下面是江青同志在接見全域革命群眾之前，接見我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和部分革命群眾代表的談話摘要。】

江青同志在聽取代表們彙報到革命派內部產生的分歧時說：「情緒首先不要對立。你們就是不理解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專造人家的反，不造自己頭腦裡的反。內部不好這樣對立，應該造資產階級的反嘛！」

江青同志對紅衛兵總部的代表說：「要把自己的缺點放在前頭。你們作法有缺點，讓黑幫坐前頭，向自己同志提意見。你們不能當著敵人的面來轟。」「現在要責成你們好好學習：《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我們今天向你們取經來了，結果取了這個經。我早兩天翻開《改造我們的學習》，我覺得新鮮得很。我這個人也是經過整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三年，一整就好了。你們的程度超出讀語錄，語錄誠然是精華摘出的一部分，但不是它的全部。你們應好好讀毛主席著作。」

江青同志接著親切地說：「你們沒有區別對待如何掌握兩類矛盾。就是對敵人也要掌握策略。如果開會，先講講自己的缺點，而不要一來就講人家。先個別的談，開少數人的會，然後才到大會上去，而且大會也應該是團結的。你們要準備今後開一個團結的會。」

江青同志嚴肅地說：「不能讓丁萊夫那麼舒服，天天睡大覺。讓他交代，他跟黑幫什麼關係，跟陶鑄什麼關係。要他交代。隨傳隨到。你

們讓他們睡大覺，自己鬥起來了。」「每個人的思想有光明面、陰暗面。陰暗面發展起來就危險了。要克服陰暗面。」

（當「紅衛兵總部」代表發言繼續指責戰鬥團總部時）江青同志說：「好了，不要說了。再說，我也要生氣了。我看人家（指戰鬥團總部代表）還是有自我批評嘛！」

（當戰鬥團總部代表彙報「1.14」問題以及王力以中央文革名義對北京市台問題作的四點指示時）江青立即派人打電話把反革命小爬蟲王力叫來。王力來後，江青同志質問他說：「（北京市台問題）你說了些什麼？」（王力狡辯。）江青同志很生氣地說：「你這四點指示我怎麼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向我們彙報？不要以為我吃安眠藥了，我的頭腦很清醒！」⁸

陳伯達、江青對中央廣播事業局全域革命同志的講話 （1967.1.17）

【按：廣播事業局革命造反派內部發生分歧，發生爭論。一月十七日我們敬愛的陳伯達、江青同志，接見了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代表以後，下午開會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有人打電話請來了江青、陳伯達等同志，因為爭吵得太厲害，甚至有些過火，快要打起來了，就在這種情況下江青、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同志來到了廣播劇場，接見了全域革命同志。會場。江青、陳伯達等同志一出現，同志們不吵了，請首長講話。江青、陳伯達等同志細心地聽取了意見，並講了話。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講話稿。

⁸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革命的戰友們，你們好！

我今天是來向你們致敬！（鼓掌，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你們的文化大革命幹得好！（鼓掌）做得對！（鼓掌）我是向你們來取經來了！剛才就在另外一個房子聽了幾種不同的意見，才知道你們這裡鬧得熱火朝天呢！（笑聲，台下講：江青同志坐下講）站著有勁，站著有勁啊。我現在跟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線鬥爭越鬥爭越神氣了！（掌聲）還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身體很好！（掌聲，歡呼：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志們，由於我們晚上還有一個活動，不能夠把你們的意見聽完全了。剛才我們已經初步地瞭解了一些情形，就是說，你們一些好的作法，我們也知道。我們過去曾經派了副組長張春橋，組員姚文元同志來過。我們還是關心你們的！（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本來，伯達同志是在別的地方，可是我一打電話請，就請了來了。（鼓掌）我今天來取經取到火頭上了，（江青同志笑）我看你們這個火現在有點要消了，是不是？

我只想講這麼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對待內部矛盾的問題。（鼓掌，對！）剛才我聽了一些同志的意見，聽來聽去，還都是屬於你們內部的矛盾。（對！）不是敵我矛盾，（對！）但是做法上呢，你們採取的有的過頭了。（對！）這樣呢，當然就不利於團結了，另外，本來是好心好意提意見，但是採取方法不妥當，那麼也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自己呢，還氣……（對！）因此，我建議同志們先採取個別談話，或者少數人座談，把思想打通，然後，再擺到大會上來談，那就開一個團結大會。（對！掌聲）現在據我瞭解，你們這兩天開了兩個不太有利於團結的大會。（對！）就是因為準備得不好，方法呢也用得不好。在這裡我建議你們讀幾篇文章，真正好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鼓掌）《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還有《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四篇東西現在你們得帶著問題活活

用，就能解決你們的問題。（鼓掌）那是寶庫啊！我最近又翻著看，我覺得對我也完全是新鮮的。難道對於你們不是新鮮的？（是！）你們現在單是讀語錄不行，你們的程度也是應該能夠系統地讀一些毛主席的著作。（鼓掌）到毛主席的著作這一座大的寶庫裡取得武器，來解決我們內部的一些思想問題，一些作風問題，一些不好的工作方法問題！否則，就會自己製造混亂啦。比方你們昨天開了個什麼會，叫丁萊夫之流就鑽了空子了，這你們還不知道，對不對？（對……）今天你們開的這個會又不許別人發言，人家上來說，我想講一點不同的意見，你們就轟人家，這也不對吧？（鼓掌）那你們要說了：「噢，江青同志，你怎麼來了就批評我們啊？」（笑聲，鼓掌）剛才那個女同志，她名字我已經忘記了，（有人插話：叫李娟）李娟，她進去的時候是哭著，流著淚，後來，講著講著她笑了，她平靜下來了。我相信她是一個好同志，對不對？（對！）她很勇敢，她提出不同的意見，可是你們轟她，這就不對。（鼓掌）你們現在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的忠實的執行者丁萊夫之流丟到一邊不鬥，專門自己鬥自己，這個對不對呢？（不對！）為什麼要丁萊夫躺在那裡睡大覺呵？我都有氣，對他！（鼓掌）你們覺得已經鬥臭鬥垮了嗎？（沒有！）噢！應該出題目，天天叫他交代！（對！）他跟那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是什麼關係呀？叫他交代！（鼓掌）這是敵人，他不是我們的人！（對！鼓掌）這是你們的鬥爭目標，你們並沒有搞深搞透，也沒有鬥倒、鬥臭、鬥垮。現在呢，結果把你們自己的矛盾……當然嘍，不怕，我們不怕把自己的矛盾擺出來。但是，怎麼擺，怎麼解決這個矛盾，然後統一起來，聯合行動，向敵人開火。（對！鼓掌）因此，我建議同志們讀這幾篇著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幾篇著作，多了也不行，先讀這幾篇著作。同時，個別談心，大中小會議結合，打通思想。我呢，就講講我自己的缺點，多多著重講我的缺點，我著重講你的優點；你呢，就著重講你的缺點，而多講我的優點。這樣一來不就容易團結了嗎？（對！鼓掌）當然，我講的不是和稀泥。在大的是非，大的原則問題上，那是不能夠這

樣的，那是只有鬥爭的。那種鬥爭也要講策略。原則問題是不能出賣的，不能降低的。內部問題，屬於思想方法問題、思想意識的問題、工作作風問題、態度問題，都可以用我們黨的一貫的最銳利的武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鼓掌）對自己人要和平，對敵人要狠！（對！）現在我覺得你們把敵人丟到一邊，讓他睡大覺、休養，就不太狠。有沒有這個缺點？（有！）而對自己人呢，就是說，反正只看到缺點了，就不太和平，因此就影響你們的團結了，對不對？（對！）我看要狠，對敵人；對自己的人要和平細雨，與人為善，做自我批評，批評別人，也要講大道理，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這樣子我們自己的隊伍才不分裂，才對鬥爭有利。否則對鬥爭沒有利，敵人就笑話咱們了，他還可以鑽空子，反過來奪掉你們的權呵！提高這個警惕噢！（對！熱烈鼓掌）丁萊夫他們以及他們的後臺不會睡大覺的。同志們！這一點要有足夠的認識（對！熱烈鼓掌）現在，你們開門整風，這很好的。但是要研究方法。讀主席這幾篇著名的著作，帶著問題活學活用。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今天聽說你們封了自己的紅衛兵的門，這個行動本身就是不妥當的。（對！熱烈鼓掌）但是，去封門的人，如果你們再用那個辦法來對他呢，我看也不好。就是要好好地叫他做自我批評，給他提意見。他還是屬於你們內部矛盾嘛。他採取這種方法不對頭，去封門，砸了熱水瓶，這個不妥當。可是，你們不要這樣對他，也砸他的熱水瓶，再去封他的門（江青同志笑，眾笑）那就造成了……那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我不能幹那樣的事情。對不對？（對！）

我今天也沒有更多的意見，以後再來聽同志們的意見。本來我是想來看你們怎麼鬥爭丁萊夫的。後來聽說你們自己解決了。我現在看你們自己還沒有解決得好。你們叫他們都躺在那裡睡大覺，做休養員，你們自己倒鬥啊，鬥啊，鬥、鬥的要翻底了。我看這個不妥當，要改變這個做法。

人呵，要自我改造，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如果沒有每個人的自我改造，那麼，這是很危險的。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裡頭，都是有光明面與陰暗面。也就是說個人與集體如何擺，沒有個人，也就沒有集體。但是，如果你把個人放在集體之上，那你就錯了，那勢必要出現

問題。現在呢，就是有些人不善於分析自己頭腦裡頭這個，我說的陰暗面，一般地說就是個人主義，不善於給自己這個做鬥爭，又怕別人觸及他自己這個個人主義。（對！熱烈鼓掌）而把自己的光明面、優點又有誇張，說得不得了。那麼，就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這樣子，也就不能正確地對待別人。這就不利於團結，不能前進了，就會停頓了。所以你們自己的整風，應該著重於每一個人的思想自我改造與善意地幫助自己的同志來改造。這樣，我們的隊伍才能夠更堅強，更有韌性，才能夠真正地搞深、搞透，把這個運動，把敵人鬥倒、鬥臭、鬥垮。

我想請陳伯達同志給同志們講幾句，好不好？（好！熱烈鼓掌）

陳伯達同志講話（王力翻譯）：

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鼓掌），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鼓掌）同志們萬歲！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長時間熱烈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

（此時，會議主持者說：方才跟江青、伯達來的還有關鋒、王力、戚本禹同志。）

江青同志：

同志們！我們馬上就有事情，來不及了，所以他們幾位（指關鋒、王力、戚本禹同志）就不能給同志們講了！我們就要告別了！（大家要求介紹一下。）介紹：王力同志（鼓掌），關鋒同志（鼓掌），戚本禹同志（鼓掌）。

江青：同志們！再見了！祝你們勝利！

（最後伯達同志起頭，首長和同志們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齊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⁹

⁹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北航《紅旗》翻印，1967年4月）。

江青、周恩來在大專院校及各機關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7）

【元月17日晚7時至18日凌晨零時卅分，在人大小禮堂召開了一個由北京各大專院校，機關部門的革命造反派座談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會議，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同志出席了座談會，會議由總理親自主持，親自筆記。】

周總理：

同學們、同志們、戰友們：

我們今天邀集大專院校各部門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開個座談會，先聽聽你們的意見。

（一些學校代表發言）

（林業部機關東方紅公社代表張炳家在會上發了言，他著重彙報了當前林業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新的反撲的情況，當彙報到林業部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借元月七日我們到國務院要求譚震林出來檢查一事，大肆造謠，企圖把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時，總理插話說：「他話那麼厲害嗎？」當彙報到林業部一小撮保皇派玩弄假奪權真保皇的新陰謀時，總理又插話說：「他們奪了，你們造反派沒有奪過來？」）

各單位發言到零點，江青同志、周總理先後講了話。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同志們、戰友們：

我差不多沒有準備講話，剛才有些分散了精力（指著遞上來的條子和材料），有些同志的發言我沒有全聽到。

革命的左派應在大原則、大是大非的基礎上實行聯合，當然是在鬥

爭的基礎上達到聯合，只有左派聯合起來了，才能擊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

現在外地來京很多，已經有一百多萬，這其中很多是好意的，，是來搞革命的，告狀的，也有的是來遊山逛景的，有的一住幾個月都不走。這裡有工人、職員、農民，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希望你們多做工作，現在各個招待所都滿了。

如果是革命的話，就應回本單位，聯合本單位的，本城市的左派向本單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鬥爭。來北京把矛盾上交，消耗很大的人力物力。同志們！你們說這樣對不對呀？（眾：不對）他們住在這裡不走，要什麼、給什麼、比如在文化部也住了一些人，這是陶鑄搞來的。每天還給幾毛錢的補助，應該大部分讓他們回去。

今天分散我的一些精力，大家講的我沒有全聽到，我也講不出太多的。就是請大家回去好好做工作，建議你們向外地來的同志們好好做工作。我建議你們與外地來的工人、農民、受騙來的，勞動部、總工會發了通知，騙他們來的，一起戳穿這個陰謀，要好好跟他們說。少部分遊山玩水的要好好說服，不回去的就施加壓力，不要在這裡吃閒飯了。你們看這個問題是不是反常。（答：是！）

你們大中學生，所有的左派隊伍都應該在鬥爭中實行大聯合。對於一些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你們應自己實行整風，除了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鬥，還要對自己也要一分为二，對自己頭腦裡的陰暗面也要鬥，把自己的缺點看得重一些，把別人的優點看得多一些，這樣不就有利於促進團結了嗎？

原來，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北京，毛主席親自點起這個熊熊烈火，現在來看是落後了。你們要下北京的工廠、農村、不一定走很遠。北京有十多個縣，彭真在那裡搞了反攻倒算。他們要真正革命，就要他們回去奪權，誰也不能代替。要顧全大局，不要計較個人。

你們要大聯合，大聯合有兩個原則，第一要堅持原則，不搞折衷，第二要搞大動作，不搞小動作，我就講這些，請總理講話。

我想的不成熟，以後成熟了再講好不好？現在讓周總理講幾句。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剛才江青同志講的我完全同意。由於時間關係我不多談了。

今天本想多邀些同學來講，因……昨天晚上才決定，有些造反派有的來了，有的沒來，在這裡向他們道歉。明天再邀工廠的造反派來，以便過些天再開一個來北京的，徒步串聯的學生，請願的、控訴的、上告的、也有把矛盾上交的、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百萬人的大會，開個會把道理講清楚，打回老家去，徹底鬧革命。

希望你們同我們一起做工作，首先把接待工作做好。現在各部接待工作非常雜亂，當然有些當權派在搗鬼，有些工作做不好，革命派就要造反，革命派就要做工作，負起責任來，我們要負責搞好接待，勸他們回去。這樣也可以清除一些不是真正有組織來的。有些是沒有單位的。比如發現的中國紅旗軍、東一撮、西一撮，也不清楚，這些頭頭不是好人，他們欺騙了我們。化工部（？不清）「工農兵奪權委員會」的兩個頭子來歷不明，我們逮捕了。

這是外部的，我們內部的也有，如聯合行動委員會，形式上是中學生的組織，實質是有後臺的，我們對他們要說服、幫助他們，喚醒他們不要再受蒙蔽。比如石油學院附中開始搞紅衛兵，做了些事情，但後來受了譚力夫的影響，走了一些彎路了。如思想上能說服的話，要儘量說服，你們要多做工作，給予幫助，這很重要。

反動派雖然是一小撮，但是他們到處伸手、破壞我們。

現在更重要的是回應毛主席親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上海、天津的工人組織的倡議、黨中央的號召、要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樣一個新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這個工作由大專院校、工人組織的革命造反派都應承擔這個責任，這與我們各學校的整風，軍隊訓練及企業抓業務都有關，這是中心任務，這是主體。

另外，中央各部門，在執行工作的過程中，有的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段時間，一個時期執行了。但錯誤有多有少，有深

有淺，內部問題應當批評。伯達同志、江青同志、我過去都與大家談過了，應當區別對待。這些同志在中央部門工作，有的已經做了批評，有的正準備做自我批評，你們給他們的批評，他們表示歡迎，我們也歡迎。批評這些同志，不能說不應該，對我也是一樣。給我貼大字報，可以麼！為什麼不可以？我也有缺點嘛，活到老，學到老，批評錯了也沒有什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但是進行這種批評，一定要與當前的任務「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矛盾上交，搞好接待結合起來。革命造反派要在原則的基礎上實行大聯合，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經濟主義，反對矛盾上交，這是當前的任務。

在革命組織中搞分裂也是搞陰謀。我們革命造反派在原則基礎上要大聯合，要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是我們的中心任務。在批判鬥爭中大聯合。

到北京來的工人、學生、職員要回去，就地鬧革命。

對於大聯合，可以各組織保持獨立，進行民主協商，分系統的部門，院校聯合起來，以便於工作，便於把力量集中起來，比如財貿系統組織起來了，外貿也是這樣，工交系統、鐵道都可以單獨組織起來。分系統來組織，這種聯合做為出發點，可以把同學同工人結合起來，因為企業裡有工人嘛！你們可以到那裡去勞動、實習，也可以到農民那裡去勞動、學習。這樣學生又實習了，又推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整個北京市，不僅聯合行動落後於上海，工人運動也落後於上海。明天的座談會，三司、二司造反聯絡站、首都兵團也可以派些人來聽一聽，把學生和工人階級革命造反派組織起來。

條件是有，有了這樣的組織、這樣的聯合，就面臨新的課題。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幹部、職員，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奪權？要奪權！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寫得清楚，要奪權。需要奪權的，決不能遲疑。

現在政法公社宣佈市公安局奪權，中央領導和中央文革小組要幫助他們搞好這一工作，這個工作很複雜、繁重。條件成熟的要奪權，不成熟的就監督嘛。（江青：可以先監督後奪權。）

科委的造反派有一套完整的經驗，應該開個大會，讓他們介紹。他們五個月由少數變成多數。把以韓光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完全暴露出來了。

我們奪的是領導權，可以先奪權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統，北京公安局就奪了權嘛！中央文革要幫助他們，條件成熟的先奪權，條件不成熟的先監督，奪權！第一是領導權，就要管它，監督它，（江青：業務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這方面我們沒有經驗，要考你們的革命實踐，經過你們實踐，我們再總結，提高一點。

江青同志：

我們內部的矛盾不要採取對待敵人的方法，這方面同志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要到毛主席著作這個寶庫中去找辦法，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

先奪領導權，這樣一切都可以管了。現在是在摸索這個經驗，要通過你們的革命的實踐，總結經驗，再通過這些來提高，然後再做一個施行的東西。就說這些，散會吧。

（有一同志問總理，關於下廠的火車票問題）

總理：現在我正準備火車的發行。

江青：還有些方法，從北京出去的一段路不容易，也可以徒走，走到天津上輪船，準備這些交通工具。不一定都坐火車。也可以走到塘沽、秦皇島去坐輪船。

總理：現在唐山鐵道學院、北京鐵道學院的同學到鐵路沿線去做動員工作，別的學院支持，我們歡迎。

江青：還有些根本可以徒步去，如文藝工作者。

我們內部的問題，不要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做。要好好讀一下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還有幾篇過去已經建議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你們可以活學活用，那是真正的寶庫。我們都是小學生，要向主席學

習，要向你們學習。要去掉私心雜念，把自己頭腦裡的陰暗面好好改造。¹⁰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1.18)

【時間：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晚8：30～次日清晨1：30，地點：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出席首長：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王力、戚本禹等同志。】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今天召開工礦企業造反派同志的座談會，學生也來了一部分人，各部門也來了，主要是和工廠造反派座談，過去我們和工廠接觸較少，這是我們的責任。上海的同志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要急起直追。現在大家發言，最後由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和我說幾句話。下面由國棉一廠造反派發言。

（以下由北京國棉一廠東方紅公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北京第一機床廠、紅色造反者代表等發言。彙報情況從略。）

江青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今天開的會，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群英會。同志們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我們瞭解了不少情況，增長了不少知識，以後還要和你

¹⁰ 《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二集）。

們交換意見，現在，讓我祝賀同志們奪權！（眾：革命無罪！奪權有理！一奪到底，就是勝利！）我們剛進城時，是軍事接管，人民解放軍管，也即奪權，現在是革命人民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利歸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以及其他勞動人民，預祝同志們勝利，我們的意見以後有機會談。

今天，講幾個問題。本來沒有必要關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了不少謠言。有一個叫建工部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總部的反映，說中央文革在他們那裡成立了黨組，還說是中央指示的。中央沒有這個指示，你們別上當。（眾：造謠可恥！）

此外，今天到會的有工人和北京的大中學校代表。廣州有消息說，我到廣州去了，城裡還貼了許多「歡迎」我的大標語。他們騙人去廣州，廣西就去了二十萬。農民也進城。當權派給機關工作人員200元騙走他們串聯，結果沒有人管飯，你們回去可以說，江青在北京，你們要關謠（總理插話：還有人造謠說主席到那裡那裡去了，這也是謠言，主席一直在北京。）

不久前，有一個人，叫張文彩的，冒充是我的秘書，到東北活動，成立了紅衛兵東北聯絡站。他們有槍、有汽車和摩托，要錢、要糧，我們要公安局去調查，也許那裡的（……）不強，東北的同志回去可以關謠，教育這個組織的大多數群眾，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

（當代表講到「聯合行動委員會」和「捍衛團」阻擾革命造反派奪市委的權時，群眾憤慨地高呼：「把他們抓起來。」）江青同志說：「我建議，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對他們的群眾要爭取過來，教育改造他們。」

（七機部一代表反映七機部情況時）江青同志說：「七機部有個劉允若，是劉少奇的兒子，這個人裡通外國，是個蘇聯貨，你們可以把他抓起來。」

（地質部一代表反映說，他們奪權，總理辦公室值班室不同意，要求查辦時）江青同志說：「你們權奪得好，要查辦。」

（代表們講到學習上海工人經驗時）江青同志說：「我們研究了上海工人的經驗，要北京學習上海工人的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奪權。如果北京做的超出了上海，上海就要向北京學習。」

（王力同志插話：學習上海工人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奪權。）

江青同志說：今天時間不早了，以後再聽大家的意見和發表我們的意見。

陳伯達同志第一次講話

我們到工人群眾中去還是去得很不夠，我們接觸了一些工人同志，但接觸不全、不夠。你們知道，我們經常說過：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鼓掌）我們今天就是來當小學生的。我們的工作就是：一方面上面接受毛主席的指導；一方面不斷接受群眾的經驗，在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指導下，來總結群眾的經驗。現在就要用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來總結群眾奪權的經驗。

今天大家講了許多好意見，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得到了很多東西，我們要去消化它。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歡迎工人同志們經常地向我們反映意見，反映情況。我們還是要不斷學，學習用毛澤東思想來不斷分析同志們的意見，謝謝你們，感謝你們。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各位同志、各位同學、各位戰友：

剛才江青、陳伯達同志的意見，我同意，今天的會開得好，從你們方面學到了不少知識和經驗，知道了許多不清楚的事情。例如，剛才的北京車站的同志所講的，我們本來為了要把將近一百萬外地來京的工人群眾運走，前幾天，跟鐵道系統研究過，他們已經奪了呂正操的權，為了解決問題，打算增開列車，去年一天北京站開出列車最高達到每天70列，至少也有五十列，現在只能開出40列，有潛力增開20列，分兩個站安排開出，到底怎樣佈置還要研究。和工人聯絡總站研究，但是從管運輸的副部長到站長那裡就變了樣，他們想搞分裂，把革命性強的東北同志調到

永定門送走。這事說明鬥爭當中有一些反黨分子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口頭上答應，背後幹壞事。這也證明了，我們一定要奪權！要奪到底！

從這個問題也看到了我們今天的會開得很有必要，昨天，曾經開過各大中學校科研系統的會議，研究了奪權問題，今天，談到了工礦企業的奪權問題還是一個個的，我們要匯總。當前總的形勢是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關鍵的問題是奪權。如果那個單位還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資產階級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產搞不好。譬如剛才鐵路上的例子，原來我們是好心好意，但是他卻幹壞事，所以要奪權。

剛才江青同志說了，十七年前的奪權鬥爭，是人民解放軍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五百萬蔣軍橫掃到大海去了。從農村包圍城市，簡單地說，就是打江山。大中城市軍事接收，即軍管會，大家還記得。這次不同，解放十七年，各級領導、高教、機關發展到廠礦、科研單位，同時發展到農村，存在著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的領導權必須奪。怎麼奪法？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下而上由群眾自己動手奪取領導權，從一個單位開始。上面是毛主席給的，下面是人民給的，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即相信黨、相信群眾。上有毛主席做主，林副統帥幫助。下有人民群眾做我們的後盾。剛才那個女同志說到你沒有力量，大家都支持你嘛，有廣大的群眾做後盾。

北京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中央各系統，一種是北京市的。上海只有一種情況，就是對上海市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權奪過來。他們（指上海工人）是奪了權，剛才他們是在講奪權，也講了奪權中有困難，這是可以克服的，你們不要陷入事務性工作，工人要和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學生、市郊農民一起，把本單位的群眾動員起來，不懂業務會熟悉的，把全部權利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在北京，中央各系統的——黨的各部，政府系統，各部革命造反派正在奪權。中央支持他們；政府各部門，要按系統聯合起來。例如財經、政法、文教、工交、

農林等共有八個系統。財經部門有八個單位，如果不夠，可以和財經學院革命師生相結合。當然工交系統最大，一個鐵路系統就有150萬人，數目很大。

首先要動員北京的職工和院校，也要動員唐山、蘭州、長沙的鐵道院校，還可以加上其他院校（像北京站那樣），以內部力量為主，加上外界幫助來奪權，好把交通大動脈暢通。以工人的積極的內因為主，結合外因的幫助。煤炭系統、石油系統……也是如此。這幾天曾與石油系統的同志們接觸過，不可武斷，以工人為主，吸收廣大職員，特別是革命學生參加，聯合起來搞。

北京是一個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個單位的造反派去奪權了，進駐了市委大樓，祝賀他們奪權的勝利。這只是開始。首都兵團的一位同學，他要求討論如何進行奪權。北京市範圍很廣，奪權鬥爭不能一下子解決。首先要吸收廠、礦職工參加全市的職工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大專院校，特別是綜合大學像北大、清華等對北京市的奪權鬥爭應多負一些責任。奪權不是一個簡單的事，而要認真地做許多工作。具體業務工作，可以由原來的人做，令他好好做，不好就批他，撤他。

工廠、農村、機關的造反派要進一步擴大，這是第一步，奪權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也是鍛鍊造反派的一個大好機會。要有主體，中學生也可以參加。只能勝利、不能後退！首都在奪權中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權奪過來。今天多說幾句，因為是演習，可以鍛鍊，不能半途而廢，

奪權問題對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解放軍也是一個新課程。我們要向你們學習，這事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上有毛主席，下有群眾，兩頭結合，我們結合你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信任你們，同樣你們也應當信任我們。這樣一個重大步驟希望你們有重大事情及時反映給我們。你們有事應通知中央文革、國務院辦公室，他們一天工作24小時。

昨天我們曾提到有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中國紅旗軍，另一個是中國紅色革命奪權總部（「全國工農兵奪權司令部」）他們奪誰的權

呢？他們奪無產階級的權，那怎麼能行呢？我們已抓了紅旗軍兩個頭子。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戚本禹講：74號已經抓住了。）他們蒙蔽了許多人。昨天發現他們有七、八個頭子，。（一個叫黃老頭的，）有一個叫劉海清，是李井泉的警衛員他們霸佔了中醫學院一座大樓，我們去抓他們，我們去抓他們的時候，他們竟然繳了我們八支槍，扣了我們公安部副部長。我們勒令他們十五分鐘把人交出來，否則就要採取必要措施，結果把他們瓦解了。

他們在北京有7個支隊，每個支隊400-500人。因為來京請願的人中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給他們錢來的，特別是文化部門，每天還有七角錢補助。來的時候已經領了，到北京後又重領，大吃大喝。紅旗軍就發展這一些人，他們住著招待所，（插：上星期我們發現他們打信號彈）是的，我們也發現了，廣大群眾只要一說明就清楚了。希望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廣為宣傳，制止謠言，要識破一些反動的活動，有人冒充全國性的組織，其實全國性的組織我們一個也沒同意！有的利用什麼「全國退伍轉業軍人委員會」，復員軍人都是有崗位的，在廠礦、學校、公社、機關等工作，不應該單獨成立全國性組織，復員軍人應在各單位參加文化革命，不應該抽出來單獨組織。一般的組織是有支有源的，但退伍軍人無來源，有的是酗酒的或是開除的人。有的以前被開除的和受其處分的，現在也要翻案，那是不行的。

中央規定，平反是從去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擊的革命群眾，在此以前所做的處理不能說全都錯了。以前的除了個別的以外，都不能翻。比如說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也要翻，那怎麼能行？社會上的渣滓，就是要乘機搗亂，所以我們要很好地分析。工人同志們，你們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上當。

例如黃老頭子是安徽來的，開除黨籍的人，退伍軍人不能單獨組織，他們分散在工礦，機關，學校他們可以搞些聯絡，但不能拉出來組成另一個組織。我們都是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組織，如果退伍軍人是教員就參加教員組織，如果是學生就參加學生組織，還有中學生的「聯合行動委員會」這個名字也和修字型大小的差不多，他們不以

戰鬥隊為單位，名字不暴露，現在有種作法不好，不署名寫大字報，只寫某某戰鬥小組，我們是不提倡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在毛主席領導之下，保障大家的民主權利，光天化日，正大光明還怕什麼？

不要隱姓埋名，這是劉少奇的做法，搞什麼紮根串聯，化名躲躲藏藏，王光美到桃園大隊化名董璞。（江青同志講：戴個項鍊，抹了胭脂給蘇加諾點煙，丟中國人的臉，眾喊：打倒王光美！）用化名容易被革命分子鑽空子利用，很長時間才能查出來，我們有解放軍的保護，在鬥爭中不要被反動分子鑽空子，我們要嚴陣以待，不要掉以輕心。今天是個開端，以後還有機會和大家見面再交談。（鼓掌）

（七機部「9.16」講：周總理接見「9.15」、「9.16」以後，我們「9.16」奪了權，但9.15搞破壞砸壞了我們好幾處。）

江青同志插話：「七機部有個叫劉允若的，是蘇聯貨，裡通外國，應當抓起來！」總理又說：「9.16的事我們知道，江青同志說的要把頭頭抓起來，七機部有後臺，你們不要鬧內部矛盾，

江青插：9.16也是有缺點的，你們兩邊人都很多，一個一萬多，一個七千多，你們內部矛盾自己回去解決。

（二輕部有人反映，有人搶了他們1100元）總理講：「把頭頭抓起來。」（上海工人說：我們要向北京工人學習，回上海去奪權）王力說：「上海工人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奪權！」。江青同志講：「我們研究了你們的經驗後，所以今天才來和同志們座談。」（9.15走出座位喊：「總理，我們要澄清事實！」）江青同志講：「這是內部矛盾，回去好好解決，要他們都回原單位上去，回去好好解決。」

陳伯達同志第二次講話

有的同志要我多講幾句話，我就講幾句，不對可以批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奪權的革命鬥爭。文化革命就是從反對彭、羅、陸、楊的鬥爭開始的，這是一個奪權的鬥爭。半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給廣大革命群眾的奪權鬥爭做了一個思想準備。在這次運動中重新又跳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大

頭目：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中跳出來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就是說，我們奪權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權，（群眾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奪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權。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對這個鬥爭不會是平坦的，會有很多曲折的。現在有一些單位，無產階級奪了權，有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要反奪權，要較量許多回合，一個堡壘一個堡壘攻破，一個堡壘一個堡壘地奪！所以要有一個精神上的準備，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奪完，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垮了的反動階級會甘心他的滅亡。

剛才江青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都說了，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我們中國無產階級奪權鬥爭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解放時，那時是軍事接管，人民解放軍奪權！現在是另一個階段，是工人階級接管，是革命群眾接管。因為只有軍事接管還沒有完全解決無產階級的奪權問題，也不可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奪權問題。因為那時解放戰爭得到勝利，民族資產階級留下來了，這個階級還作為一個階級存在，我們接管機關還保留了很多舊人員、舊知識份子，他們還在起作用，想和平演變，想把無產階級政權拉向倒退，變成資產階級、封建地主專政的政權。如果他們這一個企圖實現，中國就有亡國的可能。毛主席早在進城以前就警告我們：「有許多人可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但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考驗。」你們看看王光美是不是一個「糖衣炮彈」？（群眾答：是！）有些人就是這樣，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考驗。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可是他們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十七年來，除了舊人員繼續起作用外，有些人蛻化變質了，有些政權機構、機關、有些單位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而是掌握在資產階級代理人手裡，毛主席在62年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提出了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問題，這是在62年十中全會公報裡說過的，這是總結了我們國家的經驗，也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也總結了蘇聯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的還有東歐國家、東方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說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比較完整的經驗。

現在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學校，任何一個單位，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讓群眾來鑒別他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是無產階級代表人物。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統治的地方，我們統統要把權奪過來。（熱烈鼓掌！）所有資產階級壟斷的權，我們無產階級統統要奪過來。主要是政權，還有大家剛才說的財權、生產管理權等等。我們在十七年中已鍛鍊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可以甩開那些不能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人。

這與進城時不一樣。那時，我們是有一些機關、單位原封不動地接收過來。現在凡不適應社會主義制度，不適應無產階級專政的東西，都要鬥垮它！（鼓掌！）所以奪權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我們奪過一次了，沒有奪全，沒有奪好，有的還和平演變了。所以，現在要來一個群眾奪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我們識別了這個問題，群眾識別了這個問題，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這個問題。（眾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鬥爭的正確方向！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都是毛主席給我們指點出來。（鼓掌！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開始是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放了第一炮。是在學校、文化領域。毛主席馬上看出這一個問題。他看到北大大字報後，叫馬上全國廣播，於是掀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是全國無產階級奪權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但不會停留在這個上面，運動不斷前進。上海工人及其他革命造反團體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毛主席看到這個東西，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人民日報》的按語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寫的。這樣從學校奪權發展到工業、鐵路以及其他單位的奪權問題，現在可以說很多地方，很多單位奪權奪得很好，從一個單位出發，掀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如此，北京也在工業上開始了奪權高潮。是這樣嗎？（眾：是！）別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現了這種奪權高潮，無產階級奪權的高潮。要記住，我們是無產階級奪權，是我們解放後無產階級奪權的繼續。有毛主席領導，有群眾這麼多經驗，我們的

奪權鬥爭一定能搞得很好。（鼓掌！）這是全世界當前的一件大事，（鼓掌！）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

我們說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也可以說，十月革命是不完全的，甚至許多方面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沒有搞文化革命。列寧死的早，斯大林也沒有搞。後來碰到反希特勒戰爭，在反法西斯戰爭前，他們大吹了一批帝王將相，他們美化了俄國的帝王將相，如彼得大帝、蘇沃洛夫，都是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代表人物，而且是最富有侵略性的代表人物，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以前，宣傳了一批東西，以後革命勝利，更大的發展。

思想領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毛主席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革命階級奪取政權或反革命階級搞反革命政變，都要搞輿論準備，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沒有搞文化革命，大吹俄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並且大吹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大吹美國的東西。這樣使許多群眾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搞反革命政變。為什麼那麼容易搞？因為事實上原來就有輿論準備，思想準備。許多人腦子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這樣赫魯雪夫的和平演變，修正主義就適合它，用修正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赫魯雪夫大捧列寧是個幌子，事實上完全篡改了列寧主義的靈魂。

所以林彪同志說過：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逝世以後，沒有普遍地宣傳列寧主義思想，使俄國吃了大虧，我們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使我國人民群眾有無產階級思想武器，可以擊退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大家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覺醒過來，要繼續奪權，有的權被霸了，就要奪過來！慶祝勝利吧！（鼓掌）再說一句，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

（最後，由周總理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江青領唱「國際歌」總理指揮）¹¹

¹¹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

楊成武傳達陳伯達江青關於肖華問題的指示 （1967.1.20）

- 一、傳達和記錄一律收回燒毀。
- 二、凡是貼在牆上的大字報、傳單都蓋起來。
- 三、肖華同志的大字報不准上街，因為他是總政主任，有國際影響，中央未定性質。
- 四、向外傳達了的，告訴他們不要相信。
- 五、中央文革、辦事處準備發聲明，對陳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謠，傳到那裡，從那裡追回。¹²

江青、陳伯達對造反派學生的講話（1967.1.21）

江青講話

看起來你們很不會處理內部矛盾，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會運用這個武器。只有團結才能奪權。中央文革只能發現群眾的首創精神，只能做到這一點，不要因為這次會灰溜溜的。對自己的組織都要愛護，對不正確的意見都要批判，開除是最容易的，做思想工作最難，看起來你們最怕的。你們這麼多爭吵最大的原因，你們跟工農結合很差，剛才一個王良生（清華井崗山的）說，郊區有的農村不交公糧，把糧分配光，是五類分子煽動的。彭真一直為五類分子反攻倒算。所以我建議你們到那裡去，出去打個招呼。就在北京附近，我們也可以照顧的。到農村去

¹²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看看，他們跟我們這兒不一樣，那裡的權還不在我們手裡，堡壘是要一個一個攻破的，從內部分化瓦解最好，沒有就去攻，現在你們浮在上面鬧小集團，對你們成長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建議你們還是跟工農群眾結合，對不對？（眾答：對！）

陳伯達講話

毛主席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很多人是這樣做的，這樣很好，可是現在有些人，反而鬧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這種東西過去也存在，好像現在特別厲害一些。關於這個問題應當用階級觀點去觀察，這是無產階級作風還是資產階級作風，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應當說是資產階級作風不是無產階級作風，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主席、中央號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矛頭對準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鬥爭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已取得了偉大勝利！可是現在有很多人把矛頭對準無產階級革命派，轉向中央文革小組，轉向總理、康生、江青同志，轉向關鋒、王力、戚本禹同志，對這種情況難道不是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觀察一下嗎？看他們這種作法是代表那個階級的靈魂，是不是資產階級靈魂在作怪，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是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奪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權，在許多單位從內部奪權，奪得很不錯，奪得好，可是現在有些小單位，從全國看一個大學，也是一個小單位到其他單位奪權，你要奪我要奪，不是奪資產階級當權派的權，而是一些小團體之間互相奪！看誰先奪就先奪到手，沒有奪的也奪它，這樣成了內部鬥爭，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想想，我有一個想法，在全市奪權應當是像巴黎公社那樣，工農兵學商召開代表會議的形式進行奪權，是不是請你們考慮一下，你們要跟工農、革命師生、機關工作人員、店員商量考慮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代表北京市的工農兵、革命師生、店員、街道居民搞這樣一個權力機關，哪怕是臨時的比一個小團體或者一些小團體你奪過來，他奪過去來

得好，大家看怎麼辦。

有些單位是全國性、全市性的，在北京市特別多全國性的，一個單位就不能奪取全國性的，一個小團體不能代表一個大機關。那麼叫誰去承認呢，應當人民去承認你，人民受權去奪權，無產階級授權才有效。一個小團體奪了一個全國性單位的機構，主席說這樣就不好解決，這樣另外一個小團體就奪回去了。

總結一下經驗，機關內部為主，外面幫助，有的搞臨時代表會議（山西省的經驗），這樣比較好些，有組織、有計劃，也可能是各團體、各戰鬥隊代表會議，那個地方應當奪權，提出方案，應當討論，這樣就會出現很多奪權的新形式，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權力，不要因為奪權反而發展小團體主義，大聯合和奪權是分不開的，要總結經驗。現在奪權那些是好的，上海，山西。毛主席說：在中國無產階級接管政權有二種形式，一是進城軍事接管，自上而下的派人接管。現在出現新的形式，群眾自下而上的接管，這比巴黎公社經驗更多，我們的接管應比巴黎公社接管的更好。現在過渡時間，建議北京開一個工農兵學商的聯席會議。文化大革命是從北京開始的，現在北京落後了，小團體主義成了全國的模範，不要讓全國學習北京的接管風，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是不是有這些缺點？在實際鬥爭中去總結經驗，不要老子天下第一，我們的擔子比較大，像我們這樣就不得了。吃一塹，長一智。我們還是在勝利前進（高聲），但好不覺悟，不懂得總結，不大聯合就要走比較多的曲折的道路，當然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但是不必走的歪路就不必走了。主席在解放戰爭時三個月就寫了總結，北京運動已經半年，八個月了，可以搞一個總結了，各戰鬥單位本身就要總結。在坐的只有很少的工人，都是知識份子，在目前的鬥爭對你們是個弱點，為什麼上海好一點？因為上海工人起來了，大聯合了，也有一點小團體，但也有一點缺點。北京的工人運動沒有上海那樣老練，北京大部分廠都是解放後建成的，北京是新工人，上海是老工人，組織性紀律性很強，打起大仗。我贊成知識份子真正奪權要很好與工人結合，現在有些搞起來了，要有所作為，必須這樣做。正像主席說過的，知識份子如果不與工農群

眾相結合，將一事無成。假如沒有這個結合的話，再開起這樣的會來還可能是吵架，不解決問題。今天的會教育了我們，你們自己也教育了自己，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這兩點從現在情況看來，同志再努一把力，大家可以有計劃的分期分批地下鄉，到一個工廠，不要人海戰術。最近第一機床廠，工人有四千，就一下子去了兩千多人，還有小學生，影響工廠革命生產。我們把工廠大門關起來，不要學生進去，學生跳牆過去了，我們建議，應當鼓掌歡迎學生進廠，結果一下子來了兩千多人，把有的要轉移到鋼鐵廠，應當統一的派，現在個人派個人的，不是把無產階級作風而是把資產階級的作風，小團體、小宗派，帶到工廠去了，不要。要做為小學生，作為普通的同學，成為工廠一部分，要善於同工人合作。不然下鄉下廠還是這樣，過去毛主席反對人海戰術，廿三條就是反對劉少奇的人海戰術，北京郊區有很多村是可以安排，現在好多經驗從全國各地來。

我們要很好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者，這是思想革命，現在主觀的問題好多思想革命，好多作法是思想沒有改造好，有對的，有錯的，有大是大非的，有小事小非的。大是大非的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鬥爭……。

現在有些組織裡聯合進去烏七八糟的組織，喪失無產階級原則，很危險，隨便招降納叛，把反動的、來歷不明的搞進來了，這是宗派主義作風，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怪，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沒有他們的代表人物是不甘心死亡的，他們利用一派隊伍的弱點進行分裂。必須搞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和奪權搞到一起來了，這是我們革命的特點，很多人受舊社會和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壞人在背後挑動這些事情在我們頭腦反映了，思想革命是痛苦的，把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丟掉是痛苦的，每個人的革命是很痛苦的，這種痛苦比流血還痛苦，而二種思想時常在頭腦裡鬥爭，不是無產階級思想勝利了，就是非無產階級思想勝利了，不是革命的勝利了，就是反革命的思想，兩種思想看哪一種勝利是很痛苦的。這種衝突有時很痛苦的，今天的會表現你們很痛苦，又想革命又有私心雜念，又要搞大聯合又要搞小團體。互相矛盾，不痛苦？我對你們

奇怪有些學校有這麼多小團體。組織內部有些雜質要分出去，要排除個人主義小宗派、小團體要排除一切私心雜念，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要再犯可以不犯的錯誤，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照顧這個那個，是否中央文革小組自己有問題，不要誤會，我們沒有宗派主義，就我們幾個人，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我們的態度是很明朗的，從來沒有過拿原則作交易。（兩遍了，大家不要認為我們怕貼大字報。）¹³

江青談「北京日報」問題（1967.1.22）

【1月22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開的一個會上，代表談到北航《紅旗》、北工大「東方紅」的一些同志在《北京日報》問題上的錯誤，並提出尖銳批評。江青同志聽完以後講了話。下面是江青同志講話的兩種記錄稿，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記錄稿一

江青同志說：

我們相信通過一場辯論，你們就能團結，能夠大聯合的。

我想講一點，幾個會上都碰上這個問題，你們想抓報紙，我們為了維持《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紅旗》雜誌的版面，我們就費了很大力氣了。你們有小報，可以出嘛。《北京日報》不用辦了吧！你們辦幾個月就辦死了（戚本禹：就死了一半了）不要進去了，不要去抓這幾張報紙。讓他們停止，不出這幾張報紙。我們意見是讓他們搞文化大革命，讓編輯老爺下去，與工農兵結合，我看就不要再參與了。你們

¹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北航《紅旗》翻印，1967年4月）。

自己的報紙很好嘛！比如《兵團戰報》，清華的《井岡山》，但可能走上斜路。

記錄稿二

江青同志說：

我想講一點，時間很晚了，明天再開會。你們對報紙興趣很大，想抓幾個報紙，我們維持《人民日報》這一版面就夠辛苦了，我們為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化費了很多精力，你們的小報還少嗎？你們搞《北京日報》，我看過幾天，就成架架了。（陳伯達插說：它出來就死了一半了）。你們小報辦的很活潑，不要搞那些報紙了，讓那些編輯老爺去搞文化大革命，下去和工農相結合，你們不要去搞那些東西了，我們贊成這些報紙停，不要消耗這些精力。¹⁴

中央首長與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談話紀要 (1967.1.22)

【時間：晚，地點：人民大會堂。】

江青同志講話

中共中央黨校紅色戰鬥團這是一個反動組織，他是保林楓黑幫的，他是誹謗康生同志的，你們要提高警惕呀，你們這幾個組織（調查康生同志發起單位）中，有一個是反動的，你們就上當了，你們把矛頭針對康生同志那就錯了，你們站在哪一邊，要明確表達。

¹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周總理講話

你們的公告（指調查康生同志的聯合公告）無論如何是作了一件很大的錯誤事，又是你們革命造反派，清華井岡山，天大八·一三紅衛兵，你們造到我們這兒來了，你們怎能寫這麼一份調查康生同志的公告呢？我們是這樣的相信你們，你們怎麼把自己擺在反動的地位呢？康生同志是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顧問，每次接見都和我們在一起，你們把自己擺在什麼地位，不是擺在反動的立場了嗎！造反派允許犯錯誤，你們是青年嘛！我們對你們信任，推誠相見，你們不應陷到裡面去，你們應當採取明確態度，聲明，登報。那個公告把三個造反派擺在前頭，完全是他們搞的陰謀。康生是很好的，很認真的同志。對材料必須加以分析、核實，可能拿來就捅出去，現在大街上大字報有兩類：一類是敵我矛盾的，另一類不是，也可以貼，但措詞要恰當，否則就混淆了，你們沒把握就要問一問，不能輕信，另外供給你們的材料有兩種。一種是老老實實的，把材料供給你們，這是許可的，另一種是有意識地供給你們，惡意的，盡給一些誹謗的材料，黨校紅戰團就把你們拖下了水，供給賀龍的材料，一種是好的，另一種就是挑撥，想把軍隊搞亂，對李廣文問題是挑撥，黨內比較好的同志，康老說幾句話保是應該的。

有人挑撥中央文革、軍委是不應該的。（這段話是康生講完後總理補充的）

康生同志講話

革命要有階級性，有無產階級的，有資產階級的，你們革命要對準矛頭，分清敵我。你們聯合敵人把矛頭對準我，不誇張，我和黨校中的反毛澤東思想作了十年鬥爭，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同志可作證。楊獻珍反對大躍進，反對毛澤東思想，從57年我就一直跟他鬥爭，後來他撤職了，又換上了林楓，你們知道嗎？中央黨校是劉鄧搞的，鬥爭不容易呀！這麼大的蓋子壓著，他們整我的材料反我，黨校十幾年來，是頑固

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李廣文是被壞人迫害的，曾三年不給他工作，林楓拆人家給毛主席的信，是在我的指示下把林楓蓋子揭開的。

紅戰團一開始就與林楓一夥反左派，劉海英是林楓的走狗。林楓的被撤職是「紅旗」給主席寫信要求的，不是紅戰團。紅旗當時拉劉少奇，紅戰團反對。後來為什麼垮臺了呢？由於他們的頭子與李洪山等人有聯繫，一揭內幕就瓦解了，後來盧國英到你們那去了，造了許多謠，說我是譚立夫的後臺，我根本沒見過譚立夫，電話是林楓的老婆搞的鬼，她查到我的電話號碼告訴譚立夫就給我打電話，我不在，我愛人接的，他說要見我，我愛人拒絕了。還有說我是聯動的後臺，告訴你們，聯動是我指揮抓的，他們的頭就是我們抓住送給謝富治同志的。還有說我和劉少奇一起搞過土改，胡說！我當時是和伯達同志一起的。關於劉少奇選集的問題，是毛主席指示編的，主席很謙虛說，給我編也給劉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們尊重主席，但不願意編。他的文章很長，有350萬字，也挑不出好文章來，後來就坐飛機到長沙，讓劉自己挑出幾篇好的，結果編了一冬還是沒有編出來。

關於我愛人的問題，是五月份，我愛人等五個人組成一個調查小組，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裡搞了那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關係。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總之，造了我那麼多的謠言，你們不要上當，這樣搞下去，你們就要垮臺了。紅戰團開始是三、四十個青年，頭子是壞的。黨校反我們多了，這是第四次了，你們出了這個公告，我斷定這是保林楓的反動組織。黨校其實一直不是我主管的，而是陸定一，就在六三年前，我管了三年，後來一直是陸定一管，直到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才讓我去管一管。說我與黨校關係密切也可以，因為我與他們鬥爭了十年，你們這樣幹，林楓、彭真是高興的。

原來紅戰團已快垮臺了，你們這樣一支持，他們又起來了，盧國英又出來了，原來我還要分化瓦解這個組織，出了這個公告就完全走向反面了。李廣文是我的部下，他當然有缺點，錯誤，他身體不好，思想活動範圍小，有些狹隘，但他不是資產階級人物，他是反林楓、反劉鄧

的。李廣文是高級班的學員，不是什麼當權派。你們上當了。當然紅戰團也不完全都是壞的，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頭子是壞的，青年人犯錯誤不是不能挽救的，但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好。林楓的老婆很壞，我有個錯誤，林楓要辦青訓班，是劉鄧決定的，問我，我不太同意。他說試試看，我就沒阻攔。當時，他們把我和伯達的兩個孩子也送進了青訓班，我們沒有讓他們去。現在感到道義上很過意不去，我自己的孩子沒讓去，怎麼就讓人家的孩子去呢？我愛寫點字，畫點畫，誰要就給誰，但你看一個人要有分析，不要上當，所以我說革命要有階級性，科學性。林總還說過要有組織紀律性。你們出這個公告，就說明你們紀律性不強，通過這次教訓，今後你們還要加強警惕！

你們是受蒙蔽的，不是故意要搞我。¹⁵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一） （1967.1.22）

【地點：人大會堂福建廳。出席首長：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等。】

三司代表：奪權中造反派有分裂，工農大眾沒聯合，個別單位阻止。建議成立工農聯絡站，打倒山頭主義、宗派主義……。

江青：調查康生專案小組有清華井岡山，中共中央黨校紅戰團是反動的。前三個（指公告上的，即指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清華井岡山兵團、天津大學八·一三）是造反派，對敵人提高警惕不夠。我們是很驚訝的啊！清華要明確表態。（蒯大富表

¹⁵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態……) 同志們我來講幾句。今天到會的大多是我們共患難的戰友，今天我們交交心，就是現在講了大量誹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及跟隨主席工作過的同志。今天北京出現了這樣的攻擊，我們表態了沒有？這就是敵人的一種新方式。就拿蒯大富同志來說吧，當王光美、薄一波、葉林等人聯合整你們的時候，就是陳伯達同志派人給你平反，你還記得嗎？

但是對我們的戰友，希望你們成長得更快一些，你們井岡山內部要好好整一下，你們和北大「虎山行」的問題，聯動的問題，你們清楚。聯動天天在作戰，要絞死蒯大富。那些想絞死你的人，也想絞死我。紅戰團這個組織是保林楓的。過去有人誹謗聶元梓同志，儘管她有缺點、有錯誤，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聯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你們內部不純，其次是外部有人挑動，我完全相信你們，可是在你們那裡出現了大量誹謗我們的傳單，你們就是不表態，這就不好了。我們現在在北京的只有六個人，一個頂一個地幹，我們有錯誤，缺點是可以批評的，但是不能中敵人的計。有人說我們內部有幾派，我和戚本禹一派、伯達和王力一派，這是造謠。我們都是一派，都是追隨毛主席鬧革命的那一派，（蒯大富表態，戚本禹首先插話：你應當首先檢討錯誤。聶元梓發言……）

康生：清華大學攻擊周總理的大字報截至今天下午五點鐘還在貼著。

（師大：關於新生北京日報問題，勾結保皇派，把矛頭指向內部）

（外語：貼周總理大字報問題：劉令凱被釋放問題。）

江青：我們今天還是內部會議，犯了錯誤要讓他檢討。關於劉令凱問題，不在於他貼了大字報，關鍵在於他前面向我們賠禮道歉了，但後來又全反過去了。政法學院逮捕了他，也是對的。劉令凱第一次作這樣的檢討也是可以的。關於北大井岡山貼康生大字報的不要都開除，可以把他們的頭頭開除。青年人麼！要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我相信通過一場辯論你們這些左派一定會團結起來的。我想講一點，因為今天已經很晚了。目前我們為了黨中

央的威信，維持《人民日報》這樣一個版面，已經非常辛苦了，為了維護《解放軍報》的威信，還有《井岡山》那個報不錯，但可能走向彎路。北京報社不要進去了，那些編輯大老爺們，記者大老爺們，參加文化大革命，到工農兵那兒去，好好改造思想，《北京日報》、《工人日報》是否可以不要了。

我們內部，一定不要忘記我們共過患難的戰友啊！去年雖然我們不能明確地支持你們，但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只剩下毛主席、林總，這麼大的國家怎麼能領導啊！現在內部有矛盾，敵人很想利用你們。北京大學的喬建武就提出一個「懷疑一切」的口號，這是極反動的。

肖華同志不是不可以批評的，但他與劉、鄧不同，是在軍委內部講的，不知道誰傳出去了，當天抄了肖華的家，這是別有用心。肖華同志不是劉志堅的後臺，你們不瞭解他麼，我們也不瞭解他。有人別有用心地把我們的話歪曲了。黨中央軍委內部問題，但壞人傳出去了，有人想引起混亂，搞垮我們，這是辦不到的。我們的團結是很緊密的，犯了錯誤的同志，你們想一想在困難的時候戰友們是怎樣支援你們的，可現在你們糊塗了，你們要有明確的態度，但我們希望你們不要用對敵人的態度對待犯錯誤的同志，要說明他們，我們對敵人要狠，對自己人要和。我們希望犯錯誤的同志好好想一想，你們對那麼大的劉、鄧、陶不感興趣了。貼自己人的大字報這是親者痛，仇者快！有人貼總理、康生、伯達等同志的大字報，這是不行的，我應當鮮明的表態。對劉令凱，先釋放他，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任何材料說他是反革命。

（外語學院發言：提到陳毅問題）

江青：我插你們一句，陳毅同志在做深刻的檢查，他是做過一些錯事，說過一些錯話，甚至跟別人走過一段，現在跟著毛主席走，對這樣的一個好同志也要把他打倒嗎？他的檢查寫出來你們就知道了。他是一個非常坦率的共產黨員！

總理：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多次和你們講了，保證讓他檢查。我坦率地說：對我可以提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江青：同志們，我認為這個會還有必要開，明天晚上八點好不好，（好）¹⁶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二） （1967.1.22）

【時間：22日晚至23日凌晨，地點：人民大會堂小禮堂。】

江青同志說：

同學們、同志們，現在周總理給我們講幾句話：

周恩來講話：

同學們，我今天還有另外四個會，剛才參加了三個，沒有到這裡來。剛才與江青同志交換意見，我瞭解了會議的一些情況，我想我還是出來說幾句好。前天吧，是關於我的問題了。這個問題，當然了，一外語的「六一六」有個戰鬥團體（劉令凱）同志是犯了一些嚴重錯誤，但這些問題的性質在我看，大概是前天，二十一號發生的，我坐在那裡還是勸大家把它看成這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各種各樣的矛盾，有的可以有嚴重的錯誤。如果不改，可以滑到另外一個性質上去，但這中間幅度還是很大。這些年我一直跟主席學，學的不大好，有時候說的不那麼準確。同志們給我貼大字報，我都表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包括劉令凱同學在內，他聽過多次的嘛！一外語同學和其他外語系統，我和你們開座談會數量也是多了，儘量能聽到你們的意見，能夠

¹⁶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向中央，向陳毅同志，向外辦的傳達，所以我們儘量少回答一些問題，因為事情還要經過一個發展過程，今天在座的其他同志有許多不知道這個過程。二十一號天亮以前發生這件事，我感到總應該處理謹慎比較好。對這個事情解釋一下。

同學們提了我們做的一些事情，比較關鍵的事情大概不外乎兩件：一件就是左派，革命造反派裡有幾派了；在多數派少數派之間有爭論。其中一個爭論就是關於搞外事展覽會。要它到各地去展覽，這個是「紅旗」戰鬥大隊同學們熱情搞的，他們好久在這個問題上是按照革命紀律搞的，向外交部打招呼，也向我打招呼，我想，這個不能叫走上層路線。因為它是外事展覽會，在外交工作中的批評，一展覽出來別人都要看的，分寸如何？和我們的國際對外政策上有關聯，所以我對「紅旗」戰鬥大隊展覽這樣一個問題要看看，再出去。我說這樣一個遵守革命紀律，不能把他說成走上層路線。否則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們就出去算了。但是「紅旗」戰鬥大隊在這個問題上很講理，他是跟我聯絡要去的地區，他說本來我們可以直接出去，直接籌款嘛！包一個列車，包一節車廂出去嘛，為什麼打招呼？就是看分寸怎樣，對外交政策方面怎樣。所以我說：「好，我看。」原來沒有公佈。所以錢學東的秘書去看，他告訴我，說裡頭有越南；對陳毅同志的批評，比較嚴厲，口號不那麼恰當，這個拿出去，全國進行宣傳，陳毅同志即使再檢查，群眾意見大了，有困難。所以和同學商量，是不是把這個去掉。原來「紅旗」戰鬥大隊有這個意見。其他的，他們也進行了一些加工，後來搞得很好，就是沒有嚴厲批評陳毅同志的部分了，沒有很不恰當的口號了，去掉了最後這個展覽部分。秘書長還讓我再去看看。我們在外事系統座談的不僅有一外語、二外語、外交學院。而且所有外事的都參加了，我說，一定還去看。但正要去看，「六·一六」同學比較激烈了，就給砸了一部分。當然「紅旗」戰鬥大隊同學們很氣憤，說這回事如何如何了。「紅旗」戰鬥大隊憤慨有他的道理，因為各方面自由嘛！一方面要展覽，一方面要求高。你們可以批評辯論嘛！但是砸就不好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左派互相砸，這個事情我們不贊成。昨天江青同志講了，我們討論

問題要平心靜氣說服，擺事實，講道理，我們革命造反派要創造這個風氣，這個事情「紅旗」戰鬥大隊氣憤是有他的道理的。結果他們自己出去了，不須我看了，沒有我所擔心的事情了。另一個事情，就是那天我們召集了大中學校的一些代表性的同學，把兩類矛盾與大家談了，陳伯達同志的介紹在我們黨中央、毛主席、林彪同志的周圍的幾個副總理的情況和軍委副主席的情況，江青同志說了康生，順便也提到我。本來在過去，當然同學有時候回答問題。

康生同志插話：

當時為什麼我提出這個問題？會議上說要分清楚我。就是這一天，我看到國民黨的報紙，他們興高采烈地登載這張大字報。同時我也聽到日美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廣播，同蘇聯修正主義的廣播興高采烈地提了這個大字報。這樣情況下，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而說這個是反革命的，不是我說的，我已經睡了啊！是這麼回事，同學們，在我說的時候，他們承認錯誤，說怎樣消滅這個影響呢？我說不管他，我說檢查一下，反正他們整天搞嘛！我們自己檢查一下，自己承認錯誤。他們說：「不是我們一個人，是我們一個小組搞的。」我說：「小組也不要緊嘛，大家檢查一下，承認錯誤就行了。」

周恩來同志講：

所以，因為當時我認識劉令凱同志，也因為他向江青和我承認了一些錯誤，我說：「不要緊，不要那麼緊張。同志們批評過火一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現在這麼說，昨天也說了，不過有條件，就是出於好意，不是惡意，不是誹謗。大字報確實有兩種人，有的是好人，好意地批評，即使言過其實，我們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的。如果屬於惡意，屬於誹謗性的，那我們有時候是要鬧謠的，也不是事事都鬧謠的。剛才他們說的這個問題，我後來才知道，確實是敵人利用了，敵人也利用這個事情了。」

江青同志說：

沒有什麼可怕的。

周恩來同志講：

沒什麼可怕的。他如果敢來挑釁，我相信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團結，軍隊團結，我們全黨團結，尤其青年，你們做了後備軍的。所以這樣一種情況，就是當時沒有（考慮），承認了錯誤，後來又鬧起來了，這點就不好了。江青昨天提出來了。我們是青年人，革命者要經得起鍛鍊，錯了不要緊，我和你們談過，談得很多嘛！我在黨內犯過錯誤嘛！過去民主人士我都敢和他們講的，如何犯錯誤，如何改。現在我也是這樣，我們跟毛主席，就是要跟緊，我們現在在大風大浪中，毛主席是有預見的，我們是跟主席來學習的，我們要緊做、緊學、緊跟。首先要做，沒有鬥爭實踐不能證明對，還是錯，不能證明你認識是對的還是錯，你做，才能在實踐中來學習，才能高度感到毛主席的每句話，每個字，真正是林彪同志講的，一字值千金，就是這個意思，感到一字值千金這句話語重心長的話了。緊跟毛主席有時掉了隊，跟不上，有時忙了，不那麼冷靜了，有些事務拖住了，那就冷靜想想，緊做，緊學，緊跟，這是我在這半年多大運動中檢驗的，怎麼能說沒錯誤呢？沒有說錯的話呢？比如，我在十一中全會選舉後，在中南海和國務院門口出了陶鑄的大字報，當時我的責任是說明，揪出第四號人物，我說不要這樣提，錯誤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會剛選舉出，你能不相信「陶鑄同志」？那個時候還叫「陶鑄同志」，我沒根據嘛！

後來逐漸發現一些問題，感到不對頭了，越發現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別是到了，我們年底內部批評他，主席還諄諄告誡他，還感到他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們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對武漢赴廣州同學還盛氣凌人，那些話等於不滿，我們是批評了他的。他那個牢騷，當時我們每個人都感到不大對頭，還沒有看到他的（跡象），那時我們在三個附中裡等著，也想幫助，如果揪他的話，還要出來解釋，

即從中南海抓出來總不好嘛！他承認了一個錯誤才解了圍。他開始時抗議，後來他說抗議錯誤了。對這樣的人，我們一步一步地認識嘛！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可以談很多，今天不可能，我是舉個例子。你說我沒有講錯話？那是後來，確實好像前後矛盾，其實不矛盾。另外說了錯話沒有？你對左派認識也是逐漸的嘛！如果一開始就說你們是堅定的左派，我能說這樣的話嗎？如果這樣說，那就是主觀主義。事情經過是從七月底和你們打交道，五個月，經過這麼多風浪，現在可以說你們絕大多數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才能這樣說。因為這一點講到了，也懂得了，所以如果說你們當中，因為在我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和我的錯誤比較，我們中間，在左派的要求標準，因為你做的事人家不同意也可以批評，不應該砸了，這個不好。第二點是承認以後又改了，把人家砸了，這個不好。我們只抓這兩點，我們只能說成不應該，不能說成是多麼重要。因為「紅旗」戰鬥大隊是有他憤慨的道理的，我們不能夠去責備「紅旗」大隊，這樣就不好。事情我是毫無所知，因為是他們自己做的，然後現在公安局執行職權的「政法公社」他們決定，我都是不曉得的。公安部也不曉得。電話打給我時天快亮了，我說這個事情還是這麼勸他吧。

勸一外語的同學，有三點。第一點，暫時不做處理。第二點，「六一六」還說其他的同學把員警兩個人給抓起來了，也不對，人家承認錯誤放出來了。第三點，交給公安部進行調查以便公斷，我以為這個事情，可以公斷、調解的。還做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那天事情一出來，天亮以前，我知道，我就是這麼個主張，後實際上沒有這樣做，出現那樣一種情形，那天下午戚本禹同志告訴我，也告訴陳毅、江青同志了，我們三個人還是勸解，還是承認下錯誤以後放出來比較好，這個態度我現在也是這樣子。所以這一方面同學們憤慨，一外的同學根據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們不尊重你們的憤慨不聽取你們的意見是不對的，因為我全部過程是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六一六」的同學昨天也寫了一封信，今天他們集體寫了一封信給我，我看這個就是懇切的態度，我們就應該看嘛！所以江青同志告訴我，我一見劉令凱，我和他點了頭

嘛！他批評的時候我能受得，我聽了三小時，啊，他們能說呀！他們那個組，幾乎有兩次和他採取原則性的妥協，我說不是非原則性的指示，因為他要多人進場，我說原則上不應進，但是進場不進場就不是原則性的問題，大家讓他進來，而且都發言，有準備的。對陳毅同志的批評尖銳極了，我幾乎沒有插話，我插不進去……，二個半——三個鐘頭我全部聽下來了，這個態度是應該的，為什麼用這個態度作給同學看，敢於批評自我革命的精神，這是不容易的，你們還年輕，這不是擺老資格，我一輩子從這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也為黨做很多事，也為黨作了很多錯事，當然黨中央、毛主席相信我，還讓我工作了，但是我自己總覺得作了錯事，不好過嘛！跟毛主席跟了四十五年，同志們希望晚年嘛，晚節不是消極的保持晚節，要積極保持晚節，爭取做一個比較更好一點的主席學生、戰友嘛！這不容易的呀！我和你們座談一次，總先聽你們的意見，從你們中學習一點東西，然後作出一點回答來，對外事系統的同志的某些批評多數是有道理的，明天還要做總結回答，我告訴你們這個消息。

對於外語系統對陳毅同志的一些錯誤上的批評，多數是有道理的，我都告訴了他（指陳毅）明天他還要做總結回答。我告訴你們這個消息，因為你們勒令等等，要完成任務嘛！中央文革小組也看的嘛，答應了的，當然別的系统有別的事了，我也曾對財貿系統說了，人大也說了好幾次，清華也是和我有關的，我說也是這樣解決好，內部矛盾將來還會有的，我們左派中也會有的，你們還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我們總是希望你們是後來居上的。拿具體的人來說，也可以說兩類性質都有吧，過去做過事情，也犯過錯誤。如果你們要從我得到一點幫助，我將來有時間再和你們談吧！我今天還有另外的事。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本來這個會我應該從頭到尾聽完，可是剛才總理有一個……，革命的時候就可以出現這樣一件事情，忽然間我們倆就得走了。那麼留下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其他同志在這兒吧！聽同志們的意見。

「首都兵團」的同志們！小將們不平，覺得沒有把他們置於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吧！我想這個不平我們能夠諒解的。如果我們時間來得及，還可以單獨跟你們開會，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今天聽了兩天了，就是內部的矛盾鬧得很厲害，而對於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呢？據我看都太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了。我覺得還是應該掌握批評自我批評這個方法來達到團結的願望。有了這樣的團結，我們才能夠奪權。（掌聲）如果不能使不同的意見取得一致的話，就來搞這個大聯合，那也是不可能的，那個部隊是拉不起來的。

另外，同志們老是提到我們小組的領導啊，怎麼，我覺得非常慚愧。我們是不能包辦代替的。如果我們包辦代替，那我們就成了一個最大的工作組。我們必須對同志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加以支持，對同志們的首創精神加以讚賞，這是我們應該的。同時我覺得因為這樣的一場爭論大家灰溜溜的了。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下，你們這些戰鬥的組織，比方說像北航「紅旗」。新北大「紅旗」，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地院「東方紅」……許多，有一些學校跟我們直接聯繫的了。今天廣播學院的來了沒有？輕工業學院來了沒有？（眾答：沒有。）沒有來啊。都應該對自己的戰鬥組織愛護，對不正確的觀點，不正確的態度加以批判，進行自我批評，但是不能玷污自己原來的戰鬥組織。這個，開除是最容易的事情，而做思想工作可是難，你們最怕的是做思想工作。哈！一來就講開除，一來就對立起來，就這麼吵起來了。我覺得如果說你們文明，其實也不文明。你們最大一個原因是你們和工農結合很差。剛才有一個條子說附近郊區有這樣的不好的現象，就是那個地方，五類分子在那裡煽動，不交公糧，把多年積累下來的東西全部分光。大概是清華「井岡山」的王辰生同志寫的。我覺得他這個意見很好，因為北京周圍的四個縣，彭真是盡可能在這四個縣裡搞過反攻倒算，而你們大部隊的運動呢，串連啊，還是在自己附近好一些。有什麼事情，我們也可以和你們呼應一些，出去嘛，和我們打個招呼，要到附近這些縣去做工作。這是很必要的。去找工人，北京的一些大的廠礦也都可以去，到那裡去和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拜他們為師，我想你們腦

子裡這些東西可能會澄清一些。那個地方的權有許多不是在無產階級手裡，是應該去幫助工人、農民，起這個橋樑作用，點火作用。支持貧下中農，支持革命的工人，起來造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

堡壘是要一個一個的攻破的。當然有的堡壘它可能內部起分化，如果他內部起的分化，比較好，就不必干擾他。內部如果沒有分化，那麼你們也可以去攻那些堡壘。現在你們呆在北京，當然北京有許多工作要做，我覺得鬧這個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就是因為浮在上頭沒有深入到工人農民那兒去，這你們就不夠健康發展，成長，不夠健康，因此就爭論不休。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再聽同志們的意見了，以後我們還可繼續地來開這樣的座談會，當然還可以範圍大一些，還可以範圍小一些，可是最好代表性的人物都到，今天其他的意見來不及聽了，我建議還是你們要去和工農結合，不知道這個意見對不對？（眾：對！）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我說你們的鼓掌鼓得太快了，鼓得太多了。看看我講的話值不值得鼓掌，不然的話，來一個鼓掌，我的話也講得不好，就不好下場了。你們不好下場我也不好下場，對不對？我們開了兩天了，剛才恩來同志講了一下，江青同志也講了一下，我的話可能同他們有些重複，這也沒什麼關係吧？

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很多人是這樣做的，這樣很好。可是現在有些人反而搞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這種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過去也有，好像現在特別厲害一些。關於這個問題，應該從階級的觀點來觀察。這是無產階級的作風，還是資產階級的作風？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風頭主義，這是資產階級作風，不是無產階級作風，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矛頭是針對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鬥爭中，無產階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可是現在，有些人反而把鬥爭矛頭轉向革命派，轉向中央文革小組，轉向周總理，

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數位是很多的，我還可以舉關鋒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對這種情況難道不是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觀察一下嗎？看他們這種作法是代表哪個階級的靈魂？是不是資產階級靈魂在作怪，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有許多單位從內部奪權，奪得很不錯，奪得好，可是現在有些小單位從全國性範圍看，甚至從整個學校來看，他是小單位，他到其他單位去奪權，你要奪，我也要奪，不是奪資產階級的權，而是一些小團體互相奪，看誰先奪到，沒有奪到的就要去奪他，這樣就發生了內部的鬥爭，這個問題大家值得想一想。我有這樣一個想法，在全市範圍內奪權，應該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農兵學商代表會議的形式來進行全國性的奪權。這樣就要有一個準備，是不是你們現在考慮一下。工人、農民、革命師生、店員、機關工作人員，大家考慮搞一個籌委會，籌備代表全市的籌委會，包括軍隊、工人、農民、革命師生（街道居民）。搞這樣一個權力機關，那怕是臨時的，比一個小團體或者一些小團體你奪過來，我奪過去，要好一些。大家覺得怎樣？

有些機構，有些單位，都屬於全市性，甚至是全國性的，在北京市特別是有許多全國性的。那麼一個小團體還不能代表一個學校的大多數，比如佔領或選舉一個全國性的單位，叫誰去承認呢？還有一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應該是人民內部來承認，應是人民授權去奪權，無產階級授權去奪權，這樣才能有效。不然一個小團體奪了一個全國性的單位機構，或者是全市性的單位機構，這樣就不好解決，這樣另一個小團體就又要來奪權，還是搞大聯合。你們機關的革命派，各機關的革命派和不同的機構，要總結一下經驗，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奪權形式。有的是本單位本機關為主，外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在外邊說明，不同的情況有的可搞臨時代表會議，全市性的代表會議，各革命組織真正的大聯合。學習上海的經驗，山西的經驗，這樣比較好一些，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也可能是各團體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各戰鬥組織的代表會議，那個地方應該奪權，提出方案大家討論嘛！還可以提出一般的號召，這樣就

會出現許多奪權的新形式，合理的新形式，本身是代表無產階級權力的，不要因為奪權反而發展了許多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所以大聯合和奪權是分不開的。好好說一說，總結經驗，現在這個奪權鬥爭的經驗是很好的，不僅把本市的經驗，上海的，山西省的，也是要總結一下。你們這些戰鬥團體開小的會議，作戰要以聯合的形式。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中國無產階級接管政權有兩個階段，一個是進城的時候，是軍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現在出現了一個新階段，是群眾接管了。所以我們的經驗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的經驗要豐富一些，我們的經驗比較多，我們接管應該接管得更好一些嘛！所以革命那時並不一定接管得好呵！現在是一個過渡的現象，要總結經驗。我建議你們這些北京的工農兵學商，要吸收軍隊，開一個臨時的聯席會議，再籌備一個比較大的範圍的工農兵學商的代表會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北京開始的嘛，可是我們現在北京的許多工作都落後了。

現在你們這個小團體主義成了全國的模範啦！這個模範並不值得稱讚哪！這樣好不好？（眾：不好！）不要在全國學北京這股風。小團體主義，奪來奪去，是不是有這樣一點缺點呢？（眾：有！）那你們要總結經驗，從經驗中，從實際鬥爭中，增強我們的智慧，不要總是老子天下第一。你看你們有時候爭得很凶，實際上有時候武鬥。還好我們的膽子比較大，看到你們要武鬥的樣子我們也沒走，你們年輕，我們像你們這樣搞就不大好了。毛主席說過嘛，吃一塹長一智，我們還是在勝利地前進！如果不會總結經驗，不會合作，不懂得大聯合那我們就要走比較多的比較曲折的路子，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我們的，但有一些可以不走曲折的路子，就不一定硬要走，其方法就是總結經驗。毛主席在解放戰爭時期三個月總結一次經驗，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典範。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已經半年多了，八個月了，可以搞一個總結。現在誰來總結，都沒有人總結。各戰鬥組織本身也沒總結。現在在座的都實際上是知識份子了，還有工人，可能對於你們在當前鬥爭中來說，是一個弱點。為什麼上海搞的好一些？因為上海的工人階級起來了，上海的工人在大聯合，裡邊也有小團體，工人階級中也有受舊社會影響的，也有小團體主義，但比

較容易克服。北京的工人有多少？有人能夠說出這個數字嗎？呵！（半天無人說出）沒有上海那樣老練的強大的無產階級，現在北京大量的工廠是解放後建起來的，大量的新工人，這一點非要向上海學習不行，學習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王力插話：上海也是打了幾仗，流了血，北京還是打得不夠，捍衛團也沒打起來，它變種，變換各種花樣，繼續搞。）當前知識份子要真正搞好奪權工作，要很好和工農結合。現在一些工廠已經搞起來了，你們要有所作為，必須是這樣作。遵循毛主席告訴我們的，知識份子如果不同工農大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的。假如沒有這個結合的話，你們今後開起會來還會吵架，不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結合，就大有好處。你們吵，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但對我們也有好處，教育了我們，你們也受教育……。

現在要怎樣變成無產階級的戰士？大家可以有計劃，分期分批地下工廠下鄉。到一個工廠不要搞人海戰術。例如，到一機床廠，共有四千多工人，據說一下子就去了近二千學生，有的還是小學生，影響工廠的革命，影響那裡的生產。所以要有計劃，分期分批。第一機床廠不是有捍衛團嗎？把廠的大門關起來不讓學生去，所以有的學生就跳牆進去了。我們勸他們，學生來應該鼓掌歡迎。後來一下子就去了兩千，所以還要轉移到別的廠。你們不是要把無產階級的影響帶到工廠去嗎？但是反而把小團體主義、小宗派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帶到工廠去了。三個人就是山寨王，那怎麼行！你們要到周圍的工廠和礦上去，成為工廠的一部分，要善於和工人合作。不然奪來奪去，帶來了不好的結果。下鄉的革命師生也要分期分批，不要搞人海戰術，過去毛主席就提出反對人海戰術，過去一個地方容納了許多人，和農民的總數差不多了，所以二十三條就是反對劉少奇搞的人海戰術。北京郊區這麼多村，你們可以安排嘛！還有北京的街道，你們也可以摸一些經驗。現在，許多先進經驗都是全國各地來的，北京現在還沒有端出典型的經驗來，大字報的經驗算是北京的。（王力同志：滿街的大字報。）我們要好好的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這是思想革命，以前我所說的那些問題，許多都是思想革命的問題。一

些做法也是由於思想上有毛病，有些小團體的衝突，反映出我們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所以這是一個思想革命。這兩天搞的吵架，（王力同志：不是無產階級思想。）本來有許多是對的，有些是錯的，一些是大是大非，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有的是小團體問題，小團體主義也是大是大非問題。鬥爭的鋒芒、矛頭都搞錯了。這是少數人，可是要警惕。現在有些烏七八糟的組織他們都可以掛鉤，可以收容，都可以聯合，甚至聯合一些反動的東西，把反動的，來歷不明的都搞到那裡去了。離開了無產階級的原則，就是非常危險的，隨便招降納叛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原則，同時要警惕。這是宗派的觀念在作怪，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怪，還要警惕黑手。（有些反動傢伙）還在指揮，他們不甘心他們的滅亡，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代理人，他們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

他們會利用革命內部的一些弱點，施加影響，搞分裂，所以要搞的奪權鬥爭定要搞好思想。我們思想革命同奪權搞到一起，這是我們革命的特點。你們受了舊社會的影響，受了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還有壞人在背後挑撥，這些東西在我們頭腦裡的反映，我們要對它進行革命。這個革命是痛苦的。一定要把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革掉，這個革命是很痛苦的。每個人思想革命中會有痛苦的，要不怕痛苦。這種痛苦比流血的痛苦還要痛苦些。子彈打在身上一下子就可以不知道了，兩種思想在腦子裡鬥爭，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和反對革命的，兩種思想在腦子裡鬥爭看哪方面勝利。頭腦裡的衝突有些是很痛苦的，現在就是很痛苦的，又想革命又有私心雜念，又要搞大聯合，又要搞小團體主義，你看這怎麼不矛盾，這怎麼不衝突，怎麼不產生痛苦。我看對你們也有些奇怪，有些學校中那麼多團體，我想在毛澤東思想教導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你們會團結起來，這個情況會來的，有的出現這種情況，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聯合就是好組織。這個組織裡有些渣滓，要把它轟出去，也有這樣的情況。要排除個人主義，小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排除一切私心雜念，才有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下面我再說一點問題，我們曾經招呼過一些同學，不要去犯那些可以不犯的錯誤。現在好像這樣，中央文革小組招呼這個招呼那個，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組自己有些什麼問題啊？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們這裡沒有宗派主義，雖然我們的團體很小，現在北京的就是這幾個人，我們並不鬧小團體主義，是一個小組，但不是小團體主義，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我們態度是很鮮明的，我們沒有什麼拿原則做交易的事情，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們怕人們貼我們的大字報，誰一定要貼就貼吧！一千張一萬張，更多一些都可以。我和個別同學說過：「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不是說我們怕什麼，這不是為了對人家恐嚇什麼，我們招呼一些人是為了照顧，完全是好意的。如果有個別同學一定不聽，自以為是，一意孤行，那麼試試看嘛，我們沒有辦法。不過我們還是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同志看待。（王力插話：《聯合行動委員會》我們不打招呼，《捍衛團》也不打招呼，那麼我們就絕不會和他們打招呼。）因是自己的同志才打這個招呼，現在有個別人，或者少數一些人，對一些事情，自己是先主觀定調子，先入為主，再去找一些莫須有的材料，這並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又說：「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請看同志們的實踐吧！請注意一下同志們的生活吧！請按照實踐和生活來判別是非吧！

我插一句，你們其中一些人去參加什麼調查康生同志問題的委員會，這簡直是荒唐了，我要聲明一下，從文化大革命以來，表現很好，起過好作用的個人或團體，我們熱情地希望大家，能夠有繼續革命的精神，能夠和我們合作下去，他們自己之間也能夠合作下去。要做到這點，就一定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的舊世界觀，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來代替一切剝削階級的影響和思想，內部問題要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來提高自己，這是我們的願望。這兩天的會，你們不要難過，我們也不難過，作為一個經驗吧！作為一個教訓吧！好像還不是利用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這種精神還不夠。如果是同志，就善意地批評。對別人的批評，如果批評得對，有則改之，如果批評得不對，無則

加勉。那些火氣太大，批評自我批評就不太好進行了。好像打一架最痛快了，但是並不能解決問題，你們說武鬥能解決問題嗎？這個人聲音比那個人的聲音更大，是不是能夠解決問題？我到天津附近農村去做一個調查，回來經過天津，看看天津什麼樣子，在最熱鬧的街道上，這邊的喇叭是一派，那邊的喇叭是另一派，這邊聲音高，那邊聲音提得更高，吵得一塌糊塗，我們在汽車裡聽得不那麼舒服，這樣群眾不一定有好感，（有些喇叭到處叫，我也有些反感了，說老實話。）幾年前，我在天津一個工廠中，工會沒什麼事情幹，開無線電收間機、喇叭，光是聲音，吵得一塌糊塗，生產都不能搞好，影響生產了，那樣並不一定對工人有好處，工人不一定歡迎，因為在生產中放了那麼高的聲音，並不舒服，影響了工作。

有同志要我順便提一下你們的鬥爭方式。用「噴氣式」的鬥爭形式，抓了一個黑幫，不一定是黑幫的，就用噴氣式飛機的辦法，鬥爭會上大家都見過這種形式，不一定要採取。聽說在北京產生了這種方式以後，就把它當作典型，以後鬥爭就都按這個模型去搞了。彭、羅、陸、楊大家很憤慨，這些反革命分子篡奪黨權、軍權、政權。劉、鄧已經定了性質，一般的沒定他的性質不採取這種方式。

康生同志講：

一下揍死的時候，就那麼完了。現在林楓坐噴氣式受傷了，他要死狗，到醫院裡看了看有點傷，但他到醫院裡去了，他們舒舒服服的，好幾次鬥爭會都沒有林楓。就是彭、陸、羅、楊也是講究鬥爭方式，把他揍的跑到醫院裡去了，就鬥不倒，材料他帶到棺材裡去了。還有陸定一去參加噴氣式，他回去的時候，反而感到這個事情，他們的材料不要交待了，反正坐飛機就是了。當然鬥爭方式各種各樣，有的也可以用一下，大家氣憤得不得了，讓他跪下，他不跪，讓低頭不低頭，群眾氣憤的時候，應該。我在那個時候，我也會那樣的，但是經常就不要。有的人，有的時候，有的地方，坐飛機也可以，不是不可以，有時候不能完全用一種方式，可以用各種方式不是有創造性嗎？讓他們挖得更厲害的

方式，安子文這幾天沒去坐飛機的時候，可是這幾天很不舒服，今天審訊他，後天審訊他，比坐飛機還要難過。

陳伯達同志講：

我講的話比較多，有的同學已經睡了，不要緊，睡了沒關係。毛主席講過，講的不好，可以允許人家睡覺嘛！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讓毛主席思想去佔領我國每個人的頭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

康生同志講：

再有一個問題回答一下，中學「首都兵團」提了兩條，希望中央文革單獨接見他們一次，剛才江青同志已經回答了，我們願意單獨地接見他們。恩來同志的講話，伯達同志的講話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我完全同意的，我告訴一句話，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叫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現在已經證實工人階級已經起來了。農民也要逐漸起來的，那麼和學生運動匯合，整個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所以我們這個革命，的確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引起同志注意是什麼東西？從兄弟黨建黨了，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已經是修正主義黨了，凡是馬列主義的黨都擁護我們，我這幾天，差不多十天了，忙於和馬來亞的同志，和其他黨同志談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們對毛澤東思想和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高度的評價，而從另一方面則和修正主義辯論，因為修正主義攻擊我們的文章很多，蘇聯天天有文章，有廣播，好像是他不罵我們幾句話，每天晚上就不能入睡似的。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士是忙的不能睡，修正主義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嚇得不能睡，許多文章，一個月幾百篇，其實是空洞無物，簡單的幾句話。第一攻擊我們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第二攻擊我們的革命不是文化的，第三不是革命的，這麼三點就是了。三句話，一篇文章差不多了，他罵我們，我們就是做對了。他說我們不是革命的，我們恰恰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別是學校的同志們的革命，真正掌握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要掌握毛主席

的思想，掌握著無產階級的思想，掌握著無產階級的立場。剛才我參加這個大會的時候，在會以前我參加了一個會議，會議上林彪同志告訴我們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立場問題，不是第二更不是第三、第四問題，頭等的問題是立場問題。什麼立場？就是無產階級的立場。一切東西它最重要。毛主席前幾天和外賓講話談過。外賓都是到大街上去看大字報，毛主席對他們說，你看大字報要一分為二的，有的是革命的大字報，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大字報，有的是反革命的大字報，少數的，很少數的大字報。有的是好的真實的大字報，有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謠言的大字報，為什麼？因為有張大字報說羅瑞卿自殺了，鄧小平剖腹自殺了，外賓就問我羅瑞卿是不是死了，鄧小平是不是死了。我就用主席的話告訴他：一分為二，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這個是假的嘛！

毛主席的新詩詞有二十幾首的，有三十幾首的，有的人都印出來，印成小本本了，你們千萬不要上當。

河南有個工廠，他們在毛主席生日的時候，給毛主席獻禮的時候，印了一些，對毛主席尊敬和熱情是好的，他們的那個本子，要求我審查一下。我審查了一下，那還是比較完備的本子，那裡面真的有五首，這五首都還沒定稿，還要修改，還不能發表，當然有一首是定了稿的。例如「托洛茨基返故屋，不戰不和意何如？」那首是定了稿的，還沒發表。除此以外，不超過五首，除此以外絕大部分是假的，其中還有黑幫分子鄧拓的東西！同志們這一點千萬不要上當，所以凡不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的毛主席的著作，千萬不要相信，最近謠言很多，對毛主席的文章，對毛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還有毛主席的三條，還是四條，那都是假的。關於這個方面，無產階級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陳伯達同志講，要好好學習，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同時也要真正和無產階級結合的。這一點我可以告訴同志們經驗，在五卅運動以前的時候，我加入共產黨了，也革命了，自以為知識份子比工人好的，總覺得這樣，經過五卅運動以後，才慢慢覺悟到，要向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學習，知識份子不向工人學習，是危險的，就是毛主席說的，判斷一個知識份子他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最重要的一條是能不能和工農兵或者

和無產階級結合的。敵人造謠我們不怕，我們自己實踐中一定要讓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領導下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我提出就是這麼一點。

陳伯達同志：那就散會了，同意吧！睡覺，好好睡覺啊！

（據礦院「東方紅」錄音整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¹⁷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同體育界座談紀 （1967.1.23）

周恩來：

你們確實是上了當，你們應當去發表聲明。

康生：

你們上了大當了。革命要有革命性，革命性有無產階級革命性，有小資產階級革命性。革命性要有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對象要分清敵我嘛。你們現在把敵人放在一邊，把自己搞成對象。搞革命要有科學性，科學性是要調查研究。你調查我，你同我調查調查也好嘛！你調查調查黨校也好！我今天不是來誇獎的時候，我同黨校的反毛澤東思想作了十年的鬥爭。陳伯達同志、周恩來同志、江青同志都可以證明的。解放初期，我就有病，一九五七年，楊獻珍拒絕學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是讓他停課來學，他是完全反對，不學。反右派的時候，大家都在那

¹⁷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三集）。

裡反右派，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楊獻珍就來了個放假，放假到期時，第二次和鄧小平勾結起來又放假。鄧小平、安子文又放假，我又去停止了，這是五八年。五九年上半年，楊獻珍在那裡搞思維存在沒有同一性。什麼叫思維存在沒有同一性呢？這是蘇聯的《哲學辭典》上的，反毛主席的，楊獻珍拿這個東西反毛主席。（關鋒插話：反對大躍進的。）我們，也還有關鋒，又同楊獻珍作了堅決的鬥爭的，這是五九年的上半年。五九年下半年楊獻珍又怎樣呢？楊獻珍反對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整個五九年我同楊獻珍作鬥爭，一直到六零年楊獻珍撤職。你們要懂得黨校的問題，很顯然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安子文……，提起來我很激動，同志們，很難作鬥爭，上面那麼大的蓋子壓著，就是劉少奇、鄧小平支持他，彭真是他們的一夥，安子文是他們共同的叛徒，陸定一也支持他們。這個鬥爭很艱巨啊！孫定國是什麼東西！孫定國是楊獻珍的最親信的大弟子，讓他們反對楊獻珍，他不幹的。所以，當時我召集會議，我問他：中央黨校到底是毛澤東的黨還是楊獻珍的黨？如果再不反對的時候，這黨解散。這是五九年到六零年。六一年他出去了，那哪去串連？到西北。到西北找誰？去找劉瀾濤去了，他們是共同一夥的叛徒。六一年底回來了，當時我就想：回來了，準備翻案了。把劉少奇所有的指示印了，就來反我了，他還有個助手叫侯煜，是黨校的副校長。彭真、安子文、陸定一、楊獻珍一道勾結起來，收集材料翻案。六一年刮翻案風、單幹風。首先大反我的罪狀有兩條：第一是五九年我反了他，揭了他，揭了他反毛澤東思想。第二是什麼呢？我提倡工人學毛主席的哲學。可凶了，那個時候，彭真、安子文換上一個校長，換上了誰呢？換上了王從吾。那時大權在人家手裡，決定校長不校長，不決定於我咧！是決定於他們的，王從吾完全是他們一幫，而且同楊獻珍搞的火熱。完全是彭真管理。這是六一年翻案。翻案怎麼樣呢？十中全會批評了單幹風、翻案風，這樣他們才收斂一下。王從吾也撤職了。王撤了職，黨校的決定權仍在人家手裡，換上了林楓，林楓是什麼東西呢？彭真的「桃園三結義」之一。……還有一場鬥爭，六四年就是合二而一，什麼是合二而一呢？毛

主席說是一分為二，當時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針對毛主席的。什麼樣的黨校？同志們，講起來很通俗，十幾年來是反毛主席的頑固堡壘，這裡就是這麼個地方。六四年，合二而一這個鬥爭是全國性的。你們曉得林楓幹些什麼？學生寫信給毛主席，他夫婦倆怎麼樣呢？把給毛主席的信扣下了，六月份大家把寫的信送到郵電局去，他們又用欺騙的手法把信收回來，把信扣下，封鎖毛主席。同時讓那個打進紅旗隊的××，那個保皇的××寫信給江青，寫信給毛主席。那麼以後呢？李廣文寫大字報反對林楓，林楓又反對李廣文，李廣文寫了大字報，在我支持下還在八月十五日把林楓這個蓋子揭開。這個時候，紅戰團的人怎麼樣呢？開始是同林楓一起反對智純，圍攻智純的。另一方面，反對馬列研究院的。紅戰團的一個頭子叫鄭德修，鄭德修寫信給林楓：林楓你指到哪裡，我們走到哪裡，你指到哪裡，我們打到哪裡。揭開林楓以後，他們不去反林楓，去反王偉，又讓我接見，找了五十個人接見，接見一次，我講黨校的阻力是又深又厚又大，那時我不敢講劉少奇，因為當時還沒有公開，只是蓋子輕輕揭了一點，還有個大蓋子在上頭。他們抓住了我這句話，說我搞神祕化，反我的當中有個劉海潭，是林楓的走狗。當時我批評了他，讓他去檢查……保林楓的走狗是紅戰團。以後這個矛頭不對李廣文了，對著我來了。我不管它，我還是反林楓，林楓是誰撤職的，不是紅戰團要求撤的，是紅旗給主席寫信撤職的。以後他們紅旗，李廣文，×××他們反對劉、鄧，他們的一些材料那是人家紅旗的。紅旗聯絡站主要是誰呢？主要是吳炳炎，這點蒯大富是對的，我曾經告訴蒯大富應該同他們聯繫，他們沒有聽。紅戰團造了我許多的謠言，說我是譚力夫的後臺，我到現在還沒有見過譚力夫呢。又說我是「聯動」後臺，我告訴你們吧，「聯動」是我主張逮捕的。昨天晚上我還把一個「聯動」的送給謝富治同志。是林楓的老婆把我的電話號碼交給了譚，譚就打電話和我聯繫，要見我。我老婆拒絕了，這是事實。說我看了譚的書，我根本不知道譚是誰，書是哪裡來的。拿過那小冊子，他說：「哎！寫的不錯。」王任重說寫的人叫譚力夫。說是譚政文的兒子。王任重拿了去，我並沒有看這本書，造了我許多謠言。……還說我同劉少

奇一道到晉綏土地改革，胡說！我是同陳伯達一道進行土改的。延安撤退後，劉少奇往晉綏走了一趟，那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說同志們有的時候，你們說我是劉少奇的人的時候，我自己犯過「左」傾錯誤，但是反過來說，我犯「左」傾錯誤的時候，我講劉少奇是右傾。我有文章，你們要看的時候，我可以拿出來給你們看看。……

彭真，我知道彭真，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不是出了個假檢討嗎？蔣南翔打電話找我商量，說咱們開一個北京市的學校的大會。我說不能開，現在中央討論文化大革命，你這麼開實際上不好。四月十六日我到主席那兒，四月十七日蔣南翔就根據彭真的指示開了會。我回來的時候想瞭解一下到底彭真在各大學搞什麼，我們七個人成立了一小組，這個同工作組根本沒有關係，那時候還是五月間，還沒有聶元梓的大字報，有×××的人、《光明日報》的人、馬列學院的人同學校裡聯繫。當時的任務是調查彭真在學校到底搞了些什麼陰謀。這個時候小組在專家招待所，到了北大，接觸了聶元梓，接觸了哲學系。同志們，可以告訴你們，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在這個小組督促和鼓舞下發出來的，這個小組是起了這麼一個作用的，不是同張承先那個組一道。我說主席一公佈聶元梓大字報，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那是怎麼一回事呢？當時聶元梓一個禮拜受打擊，因為我們是督促她寫大字報的，我們也感覺困難。為什麼呢？因為華北局、北京市意見不一致的。他們不主張在學校裡搞，他們主張北京市先開會。那時我們堅持，所以主席一公佈，說是解放了，那麼就解放了。……大字報出來以後，我叫他們還是得繼續調查。張承先二十天的工作總結，說「六·一八」是個反動的東西。（錄音不清）陶鑄去問我的意見的時候，我告訴了陳伯達，我把那個東西壓下了。這以後，張承先在那裡沒有調查什麼東西……那麼一件事情，同張承先那個東西完全相反的。所以說，那麼多謠言很明顯了，你們千萬不要上當。……

首先同志們知道，我不是中央黨校的校長，我只是中央代管一下的。我還告訴同志們，這個黨校不是我管咧！你知道不知道黨校是黑幫反革命分子陸定一管的，不是我管，我是從旁邊硬攻的。黨校多少年

來，我管了一個時候，就是六零年夏天，中央成立了一個理論小組，因此嘛，這個黨校也叫我管了。六零年我就反楊獻珍，六一年他就出去了。六二年黨校就大反我，那時候也寫信給我，叫我去黨校檢討，我不去，叫他看一看怎麼樣。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從蘇聯回來以後，我們要寫文章了，所以我說黨校我不能管了，最後決定陸定一管。我管了不到三年，以後，就是陸定一黑幫管了，直到陸定一這一次被揭露以來，都是他管的，陸被揭露以後，叫我去問一問、管一管，那麼問什麼呢？人們以為我和黨校那麼密切呢！的確是我十年來向他們作了十次鬥爭。同志們，那時黨校反我的時候是這一回事。

周恩來：

剛才許多同志問我材料的問題，我說，你們去調查研究，是好事，認真嘛！仔細嘛！但是材料拿來必須加以分析，要加以核實，不要有一個材料就捅出去。這樣就常常會闖亂子。現在街上的大字報有兩類性質嘍！一類確實是敵我矛盾的，一類確實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寫大字報，我們贊成，但是措辭要儘量恰當，下斷語更要恰當，不然就把這兩類矛盾混淆了。你批評的對象要區分兩類矛盾，下斷語應該弄清楚，要經過調查研究，你們沒有把握的時候，應該問一問中央文革小組嘛！問問國務院接待站嘛！全軍文革小組嘛！中央嘛！在這關口你們要認真，你們在中央跟前，在北京，你一捅出去，馬上電報就打到各國。

另外，供應你們材料的有兩種：一種是老老實實的把所知道的告訴你們，儘管這裡有不完全真實的，但他以為真實的，這樣，是許可的，因為他是老實的。你們拿來核對校正，以作實事求是的研究。另外一種，他有意識地給你誹謗的材料，你們覺察不出來。所以你們的材料有兩種，老實人也可能給錯了材料。惡意人他盡搞些誹謗的材料。你們要能夠區別：是好意的供給了材料還是別有用心地給誹謗材料。剛才康生同志分析得很清楚了。黨校就把你們拖下水嘛！黨校的這個反動集團——紅戰團，你看，把這三個在鬥爭中經過考驗的革命造反派，他故意

地拖下水，所以這個調查研究要很慎重。你們多問，我們沒有隔斷你們。你們不要輕易作結論，對你們有好處，並不是我們來約束你們。你們可以自己寫文章，但是在緊要關頭，因為你們涉及到中央常委的同志嘛！中央不到最後非要宣佈不可的時候，我們是不會宣佈的，比如陶鑄的問題嘛，因為一錯再錯，已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加深了！出了多少亂子！這樣子逼著我們放了，並且我們批判了他，主席又告誡了他，還希望他改正的。以後，今年一月八日他跟廣東、湖北來的同學發脾氣嘛！要想壓嘛！就這樣，完全對立的態度了。帶著一種對我們批評不滿的態度。……

周恩來、江青關於蕭華問題的指示（1967.1.23）

一月二十一日北航紅旗戰鬥隊關於蕭華問題請示中央文革。指示如下：

周總理、江青同志的指示：

不是蕭華個人可貼不可貼，因為還是內部矛盾，不宜公開，擴大化，是因為傳單是別有用心的歪曲，有很多是造謠。

江青同志指示：

把這個批示傳達到每一個紅衛兵戰士。

中央文革辦公室江才熙同志口述傳達記錄

周恩來、江青在全軍文革召集的三軍各組織代表會上的講話（1967.1.24）

【時間：1967年元月零時二十四分至二時，地點：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在座首長：周總理、徐向前副主席、江青同志、楊成武代總長、關鋒同志。被接見者：軍隊院校和文藝團體代表。】

周恩來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戰友們：

因為最近時期到北京來的軍事院校及文工團比較多，除昨天廣播講話以外，我們想通過座談向這兩部分同志，戰友談一談。因時間倉促，同時90多個院校來的不怎麼齊，我們本來規定每個單位來三位代表，造反派兩位，保守派一位。查了一下有的不足三位，有的超過，有的未來。我們所要傳達的話，可能沒有聽到，我們過幾天再傳達一次。今天講得較短，徐向前同志、江青同志身體不好，最多開一個小時。

一，首先想談一談形勢，談一談任務。形勢嗎讀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個高潮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聶元梓的大字報公佈以後，全國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也推動了機關和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的洪流所向無敵。從城市影響到農村，也就影響到部隊。因此在國慶日時，林彪同志提出在鬥爭中面臨的兩條路線鬥爭，要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部隊也要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從兩方面在部隊進行。一方面部隊院校採取非部隊院校一樣進行，這就是林彪同志提倡，毛主席批准的那十月五日的緊急指示的規定。同時也規定文工團、軍樂隊也同樣適用。另一方面我們軍隊機關，在省軍區（不包括）和軍以上機關有安排的，有規定的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省軍區以下一般進行正面教育，我們解放軍是在毛主席領導下，林副主席指揮下擔負高度任務，一方面要參加文

化大革命行列，另一方面要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正常進行，不受內外敵人的破壞和干擾，這樣偉大的任務落在解放軍身上，我們每個人還是拿槍的革命戰士。想一想我們負擔雙重任務，像第一種以學習為主但它是軍事院校，毛主席說軍事院校以學軍事為主，兼學其他，包括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更加觸及靈魂，經過運動才能成為更好，更有覺悟的一個解放軍的工作人員和戰鬥人員，即使是他現在參加第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也同樣負擔著第二個任務，有責任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一種順利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環境。所以你們軍事院校和文工團體，也有兩種任務。毛澤東思想是搞一種也要兼管其他，不能使第一個任務受到干擾，這一點在接受任務時我們要講清楚。

另外黨的方針政策也要很好的學習，九月份以後100多天全軍事院校文教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得是很有成績的。就是革命幹勁發展起來了，不但在學校，也表現在院校相互串聯和機關有規定的串聯，特別是到北京的串聯工作都是表現出你們所達到的成績，100多天我們首先肯定你們的成績是不夠的，我們要聽聽你們的意見。但這樣大的會，是不行的，要分頭開。主席說每個單位三人就300人，今天多了不好講，以後我們再找時間談。我希望你們已經進行的成績告訴我們。更希望你们們把本校或串聯的或地方黨政機關的意見告訴我們。我們都要聽，你們有各種思潮，每個單位可預先醞釀，沒到的院校可通過你們聯繫，傳達，文教組織也一樣，同時在這個月內我們找出兩次時間，來聽聽你們成熟的意見，你們提出的問題，我們研究好了再回答。

二，你們聽到我昨天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一致同意的講話。經廣播傳達了。如果你們未聽到，我們還可以在你們的地方轉放，那個講話，對你們也是同樣適用的。那段講話經過你們單位討論，希望你们們外地來京的院校和文工團響應黨的號召，回到本地區就地徹底鬧革命另外你們來京已有一段時間，你們對領導機關有意見，歡迎你們貼大字報，提意見。如果這個任務未完成還可留下代表提，當然主要還靠那個機關的群眾起來鬧革命。院校機關串聯是有規定

的，即使那些指揮機關不能進去，如國防部，軍區司令部，可把大字報送進去，學校代表留下不要太多，只要少數幾位就行了。

三，你們來京很久了，你們向你們的上級機關申聯鬧革命，也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成績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你們面臨新的問題我們要講一些，不可能都講到，扼要的講一點如：你們是軍事院校、文工團遇到的都是軍事指揮機關司令部、機關政治部、機關後勤部機關，還有各軍事兵種司政後指揮機關，也還有些部隊所接觸的有三種情況，一是相同的院校和文工團要互相支持；二是總要和指揮機關接觸的，他們的革命是有些規定的，不能同你們同等看待；三是有專業部隊他們要執行任務，你們要尊重他們的任務，不能因是解放軍就不尊重他們的任務。你們要用冷靜的頭腦來掌握這三條情況。所以，林副主席對軍事訓練的學生有三個要求：1) 革命性：沒有就不能進行文化大革命；2) 科學性：就是一切工作要實事求是，要更好的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更好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好學生，而不是一衝就完的；3) 組織紀律性：解放軍更要有三大紀律八項主義，遵守三八作風。

這是林副主席對大專院校學生提出的軍事要求，我想我們應比大專院校更做得好些，因為我們有基礎了，我們平時學習毛主席著作有優點，但不能就這三方面我們已經成熟了，要不斷鍛鍊考驗是否經常做到這三項要求，要不斷總結，以便使我們不斷前進，不能以此為滿足，要做得更好，這會影響社會的，這方面我們應該注意；遵照林副主席提出的要求，現在看看我們在北京的活動是否符合這三點要求；有些事要提出來引起大家注意。

我們的鬥爭幹勁很大，但革命組織紀律性與地方學校及機關比起來反過了一些，如要機關領導人進行辯論，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比地方院校晚，領導機關有錯誤要檢討，一般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打擊群眾，甚至被學校領導劃過類，排過隊，錯打成反革命，但這已過去，現在要承認錯誤，要自我批評，一次不行可多次，應給他時間準備和休息，更不要不允許他回去工作，揪出來後押起來，使其在緊張的

環境中無法檢討，甚至影響健康，也就不能檢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倡議，請你們僅僅是要檢討的同志給他時間好考慮讓他檢討，不要扣留他太長時間，現在許多單位的領導，一會這邊要，一會那邊要，妨礙他工作，如鄭維山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是北京軍區副司令，是個老紅軍，不講別的，只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1200萬，毛主席八（十）次接見都是鄭維山和傅崇碧同志主持的，有時首都同時集中近三百萬，保證了首都安全，這樣艱巨的組織指揮工作，做得好，我們信任鄭維山同志，對這樣好的同志，現在批評他時，把他扣起來是不公道的，還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決，這就影響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行，今天因有解放軍保衛文化大革命，當然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林副主席的領導，我們軍隊保證了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個，文化大革命怎麼能進行每一個解放軍戰士都要想一想，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整個權還是掌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手裡。沒有這個，我們不能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是一例，但我們想想，解放軍任務重大不容一點隨便，如北京軍區，即有指揮又有院校文工團，兩重任務交叉同時擔負保衛北京安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文化大革命進行。現在有些人就不清楚了，那裡不是既有革命的精神，又有革命的秩序，有很多領導失去了自由，要考慮他不僅是機關的秩序，關係到北京的秩序。同時建議後勤機關部門，邱會作同志是人民內部矛盾，他犯錯誤已檢討，還要檢討，一次不行可多次，但不能使之失去自由。因其身負全軍後勤任務，我們要給解釋清楚，今年夏季服裝及戰備任務都需要他參加，文革也包含著你們的後勤在內，他們檢討了就要工作，這是我們的作風，這是毛主席培養的作風，既抓革命又抓業務，我們每個人都要這樣做，同樣還有另外一些人，如總參負擔全國戰略任務而且支持越南，不能時刻中斷，我們還有後勤工程部隊在越南，所以解放軍任務是非常重要的，國防大樓有總參，總政，解放軍報，西郊還有總後等許多軍事機關，都不能停止工作，最近有些反動組織，我們已宣佈的，像中國工農紅軍，工農兵紅色奪權總部等都是靠解放軍去破獲，所以我們向你們提議是有道理的，如邱會作大家不清楚，把他劃成某一位犯錯誤的軍事

人員範圍內，我們在座的是清楚這些軍事關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羅瑞卿是林副主席揪出來的，他同各方面都有關係，我們不能根據一般工作關係來劃類，如果是反黨的，我們有專案審查，不能把有工作關係的都看成是反黨的，你們若有可以提請中央審查。邱的行動我們清楚，他和另一種人也沒關係。把人抓去多少失去自由，一有懷疑馬上包圍抄家，這樣不能解決問題。下次準備聽聽你們的意見，因時間關係，只作提議，請你們考慮。想想你們面臨的任務是很艱巨的，要很好的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和錯誤思想言論進行鬥爭，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也不要將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

我今天只講上面三個問題，革命的同志們，你們要想一想，當你們享受這樣大民主的時候，就要想想集中的問題，享受這麼大的自由的時候，就要想一想紀律的問題。讓我們一起學習一條毛主席語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片面地強調某一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能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高專「紅旗」戰鬥兵團整理】

江青同志講話（大意）

對軍隊調查的很少，沒有更多的意見講，和總理商量，先聽聽同志們的意見，經過分析，然後再提出一些建議。鬥爭劉志堅兩個籌委會，能不能合起來？這樣可以節省我們很多時間。

你們遞的條子沒細看，測繪學校要講講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情況，你們最高興的是毛主席健康，林副主席也很健康。

軍隊文化革命，周總理講了很多，我只講不負擔戰備的，軍隊院校、藝術團體，以及不負責作戰的單位，和地方一樣搞。但有戰備任務

的，保密的，從今天起都不要衝了。以前的，我們都替你們承擔了。比如×××，楊成武，他們負擔繁重任務，有時候半夜裡就要找他們。今天扣留了×××六個小時，如果這時需要執行任務，就找不到他們。這件事不一定是你們搞的。你們回去以後可以發表聲明，以後擔負保衛任務，保密單位，不可以這樣。我們正式聲明，凡是再衝國防部、國務院、中南海及其他重要指揮機關，就要實行專政。同志們說對不對？（對！）

以後誰對高級的科學機密文件和國家黨政重要保密文件實行搶奪，對未定性者就逮捕了，希望同志們回去講，不可以這樣子，如果這樣，就像20早晨那樣，我就說：誰搶我們文件，馬上逮捕，搶中央文件要不要逮捕？！（同志們回答：要！）不要上當了。

明天晚上，你們去準備，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兩個籌委會合起來，沒參加的其他戰鬥組織，讀組織起來一起參加批判鬥爭劉志堅的大會。

我們接到了他們衝會場的同志的檢討信。你們雙方都有不妥嘛。你們自己要做工作。今天就談到這裡好不好？

（有人提問：他們不但衝會場，還搶了我們的東西，毛主席語錄也給搶走了。）搶去的東西全部送還，賠禮道歉！

徐向前副主席批示：

即送李曼村同志收注意作為代表全軍文革小組，致賀講話稿，不要作為賀信。

同意：

徐向前

一月二十四日¹⁸

¹⁸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江青與北京廣播學院曹惠茹同學的談話（1967.1.25）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深夜，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一些工廠和學校的革命造反派負責人。廣播學院曹惠茹同學交給江青同志的秘書一封信，反映北京市廣播電臺「一·一四」二次奪權的問題。江青同志在會場裡親自找廣播學院的曹惠茹，拉著曹的手，邊說邊走到小會議室去。】

江青同志問：「我聽說你們分裂了，他們把你踢出來了吧？」在小會議室裡，江青同志首先問了楊逸鵬這個人的問題。隨後江青同志把信拿了出來說：「我看到了這封信。」接著問學院和廣播局北京市台「1·14」二次奪權問題，曹彙報。

談到學院同學到地方台發生的問題時，江青同志很氣憤，她說：「這是個大陰謀，要讓同學馬上回來，有的人去了就想進技術區，技術區怎麼能進呢？解放軍不讓進，還衝。要把同學找回來很好地整頓一下。我們已經講了要把學院搞好才能去地方台。」

談到楊逸鵬等人搞的「1·14」二次奪權及從內部分裂「北京公社」的問題時，江青同志說：這是機會主義者，你從前為什麼要把他抬那麼高呢？

後來周總理來了，江青同志向總理介紹曹惠茹，總理說：「想起來了，11月2號是你打的電話吧？好厲害呀。」江青同志對總理說：「我看廣播學院沒有必要辦。」接著江青同志向總理介紹廣播局情況，她說：「我們那天去廣播局，正好碰上紅衛兵總部轟戰鬥團總部，他們那個總部還是很虛心的嘛！我聽了他們的檢查。後來有人又抄了紅衛兵總部，就鬧起來了。」

曹繼續彙報二次「奪權」後的市台播音問題。這時陳伯達同志進來了，伯達同志說：「你們趕快把地方台的同學找回來，一定找回來。」

康老也進來了，江青同志對康老說：「康老，就是你見到的那個楊逸鵬，看來這個問題不像內部矛盾。」王力進來了，江青同志對王力說：「王力你來聽聽，北京市台的問題。」接著說：「我不是讓你監督市台的節目嗎？你監督了沒有？」王力走過來指著曹說：「他們攻擊他們（指楊），就是攻擊他們的奪權方法不好，節目造反精神很強嘛。北京公社的矛盾是內部矛盾。」

江青同志接著聽曹彙報。後來一同志問曹什麼時候走，外面有人等。江青同志說：「不必等了，以後再說。」讓曹把位址電話寫了下來。¹⁹

陳伯達、江青給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電話指示 (1967.1.26) (存目)

陳伯達、江青與首都大中專院校代表座談記錄 (1967.1.26) (存目)

江青、周恩來傳達林彪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 講話 (1967.1.31)

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條、十條辦。抓革命，促生產。

(一) 對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怎麼看？

原認為工礦企業隊伍比文化戰線好，現在要否定這一看法。理由：雖說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但還有許多差別，分配制度，體力，腦

¹⁹ 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著中央廣播事業局——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長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指示彙編（1966年7月—1968年6月）》，一九六八年七月。

力，幹部，工人不平等。存在者誰統治誰的問題，這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天天散佈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平演變因素，這是意識形態誰戰勝誰的問題，是幾十年，上百年才能真正解決的。

（二）工礦企業是重要國家經濟基礎，這方面出了問題，比文化戰線更重要，影響更大。建國十七年，黨內有錯誤，這些錯誤對下有影響，薄一波是修正主義錯誤，和彭真是相互支持的，陳雲管經濟的，實際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單算經濟帳。組織部彭一套，宣傳部有問題，統戰部不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聯絡部「三和一少」，農業部搞「三自一包」。劉少奇是國家主席，過去二十年都當主席的接班人培養，結果二十年不宣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總書記，不貫徹毛澤東思想，工業70條是薄一波的獨創，是鄧總書記批准的。上邊這些錯誤對下邊有影響。

過去廬山會議提出先破後立，把群眾都管死了，這些問題充分說明，不能說工礦企業比文化戰線好所以文化大革命有大搞的必要。同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因此也在變化，雖然不能把問題看成漆黑一團，但錯誤確實不少。

（三）十條公佈了，要下定決心解決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革命的看法。文化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是全黨範圍內的一次批判運動。主要是對黨內修正主義幹部的批判運動，批判我們黨內的問題，挺身而出把我們自己放進去，受批判教育。我們並不希望你們幹部垮臺，挺身而出受批判的，結果問題就那麼多，垮不了台，要求我們的幹部不要怕，怕垮，怕批判，越怕倒，越容易倒，對幹部要兩分法，要看到缺點錯誤一面，什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嚴重錯誤的就是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錯誤少的就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錯誤少也會變。不要不看到錯誤，要給幹部講清楚，要幹部自覺革命，現在有的幹部叫群眾保，有的挑動群眾鬥群眾，自己坐山觀虎鬥，要使幹部不會變，企業不會變質，就要搞革命，就要大肆宣傳政策，否則沒有共同語言。只有決心革命的都是好同志，現在是少數派出氣，多數派肚子氣，不少幹部不是自己受教育，還要自覺受教育。

（四）中央下決心，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要大搞，十條出來了，堅持工作八小時工作制抓革命促生產，當前說主要是抓革命，政治是掛帥的東西，生產是物質的建設，原則是八小時，時間上，說生產第一，重要性來說政治第一，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你們如何看待。北京第二機床廠生產月月上升，第一機床廠月月下降，第一機床廠月月完不成生產計畫，什麼道理呢？就是第一機床廠把許多群眾打成了「反革命」。伯達同志對自己的電報進行了自我批評，光談生產大道理，沒有談革命大道理，而抓革命促生產把革命壓下去了。原則是八小時工作制，有時也可以拿出一定時間搞運動，有時可以六小時生產。運動是會影響生產的，從長遠來說政治上的勝利，政治上的收穫是重要的，不要簡單地把文化革命落實到生產上。搞文化革命對國際國內都有重要的偉大意義。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公有制，解放生產力，國際上來說，做一個思想工作的範例，做一個防修的範例。

總理說：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現在根本不是擋的問題，要歡迎群眾起來。²⁰

周恩來、江青等接見軍隊院校及文體單位代表的講話 （1967.1.31）

【周總理、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肖華、江青、徐立清、關鋒、王宏坤等同志于一月三十一日晚在京西賓館接見了軍隊院校、文藝團休、體育工作隊、醫院、軍事工廠等單位部分同志。大會由軍委副主席，全軍文革小組長、徐向前同志主持，周總理、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講話。現在根據記錄，將周總理江青同志的講話整理如下，因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²⁰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

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我首先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向你們問好（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志們，我曾經在一月二十二日向來京的工廠、院校、軍事單位和其他各方面來京串聯、上訪、請願的六、七十萬人廣播了一次講話；一月二十三日在人大會堂小禮堂邀軍隊院校、文工團、醫院……等來訪的同志講了話。但幾次邀請不夠全面，並且由於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軍委發佈了八項命令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向在座的同學們同志們戰友們講一講，並通過你們向在京的、來京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等同志們轉達。

這幾項命令之所以產生，主要是由於目前形勢的發展，使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久以前（紅旗）雜誌由……（沒有聽清）寫了。最近發表了（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即（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你們可能已經看過了，或者正在準備看。這篇社論代表黨中央的意見，是毛主席親自閱過的，你們可以看的出來，有些語句是毛主席的話。有了這篇社論，我本來不打算再多講什麼，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在這裡講一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對於這點林副主席在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很精確地講過了，講到了本質問題。陳伯達同志也講了這個問題。對比起來就更加清楚了。我們的一切一切，是奪權。十七年前，我們經過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奪取了政權，由人民解放軍把反動的政權變成人民的政權，解放了全中國。可是，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以後，奪權鬥爭並未就此結束，這一點，毛主席、林副主席曾不斷地闡明過這個道理另外，不論我們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奪了權，但被奪權的階級是不會甘心的，並且會不斷地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企圖復辟，因此，這就增加

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因素，同時國外還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主席早就在一九四九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說過，在全國勝利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鬥爭，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些鬥爭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在三大改造時期，我們把私有制、逐步地改造成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但是，這個改造是不徹底的，何況我們還有贖買政策，允許資本家在一定的時期拿取定息，在分配方面勞資關係方面，還存在資產階級的剝削殘餘。上層建築如不改變，則社會阻礙經濟基礎發展，我們曾經進行過三反、五反、反右派鬥爭。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會上，毛主席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一九六三年毛主席親自制定了「前十條」，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二十三條，在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為開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有力的基礎。資產階級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一方面把蛻化變質分子拉出去，一方面派人打進來，拉打兼施，拉出去打進來，腐蝕無產階級專政，企圖通過和平演變，來實現復辟陰謀。

在國際鬥爭中我們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和以赫魯雪夫集團為首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以鐵托叛徒集團為首的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這個鬥爭是毛主席親自掛帥指導的。在國際上我們贏得了很高的威望。吸引了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由莫斯科轉移到了北京，十月革命時期，世界人民信任列寧，現在全世界人民都信任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光輝奪目，大放異彩，光輝更光輝，如果說，十九世紀的偉大天才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麼二十世紀的偉大天才就是列寧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林副主席曾經講過的，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不但現在正確，將來也是正確的。但是，這樣是不是能夠保證以後就不出現修正主義了呢？不能這樣說，毛主席不知多少次警告過我們：如果我們稍一懈怠，我們國內同樣會產生修正主義的。像

我剛才說的，從經濟基礎上看，從上層建築上看，我們可能產生修正主義，根苗都沒有拔掉。正像林副主席說的那樣，以上層建築上，單依靠在經濟基礎上的所有制進行解決，單單依靠過去進行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城鄉四清運動還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修正主義根苗還不能拔掉，為什麼？毛主席說：四清運動也是上下結合的，上邊領導，下邊進行，這是由上而下也是由下而上結合的。但是這種運動，總還是有領導的。代表有了政權以後的一種正規性的作法。用正常的秩序來進行，結果呢，還不能把億萬人民群眾充分動員起來，觸及每個人的靈魂，四清運動三年之久，仍沒揪出彭、羅、陸、楊。當然正因為搞了三年之久，才有了基礎，才把他們揪出。單單用過去的自上而下的做法，是不行的。

所以，在去年五月十六日我們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內部通知以後，主席首先批准註銷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這樣一張大字報公佈於世，公諸於眾，動員全國教育，文化單位首先學習，思想統一革命，影響到大中城市黨的領導同志。不管遇到有多大的阻力，總是形成一種不可阻擋的蓬蓬勃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說從學校奔向社會，從北京奔向全國，從城市奔向農村。不管是那些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或者是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用千方百計壓制革命的方法，站在他的對立面阻擋它，它是阻擋不了。事實證明了六、七兩個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還是向全國發展。

毛主席回到北京親自決定撤銷工作隊，親自主持了黨的十一中全會，制定了八月八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決定，這就使我們革命運動更加向前發展。毛主席發現了地平線上的新事物「紅衛兵」，馬上支持，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接見了「紅衛兵」。於是「紅衛兵」便迅速奔向全國，風行全國，奔向各大中城市，學校、文化教育單位、黨政機關。

這說明，這次運動的特點，就是由於我們的最高領袖親自領導動員了群眾，最高指示一下子變成億萬群眾的動力，基本上主要的是由下而上的運動，這樣的方法，雷霆萬鈞的群眾力量來衝擊領導中一小撮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像劉、鄧那樣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像那些堅持不改的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非被衝擊不可。這樣就有可能把我們國家內修正主義根子，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衝掉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的特點。也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說的要觸及每個人靈魂，進行思想革命和階級鬥爭。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林副主席的工作下，把我們每個人包括在內的一場偉大的思想革命，偉大的階級鬥爭。鬥爭像這樣發展，那麼革命的洪流就按著它的規律前進。而不會停滯在我們主觀願望所要求的階段，譬如說「分期分批」等框框都阻擋不住。實際是必然地要衝擊到農村的公社，一切服務單位，也是同樣的要衝擊到軍事工作機關，如同前面說的院校，文藝體育工作隊，醫院，工廠等等。那麼我們面臨著這些問題，我們不能躲避根本的現實，我們必須迎接它。

所以在去年的國慶日，林副主席首先提出兩條路線的鬥爭。接著《紅旗》雜誌發表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論，並加以發揮。經過兩個多月的發展，十二月提出企業事業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隨後，又發表了農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條，這都是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奔向全國的準備工作。這樣，奪權鬥爭必然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毛主席在發現上海革命群眾團體提出來這個問題，首先是《告上海市人民書》，接著是他們發表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十條措施。毛主席親自決定發表公佈於眾。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個新高潮的信號，像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樣。這樣的高潮出現了。毛主席預見了這種新形勢。奪權鬥爭的範圍逐步擴大，由中央部門遍及全國各省市，接著是下層。為迎接這個新高潮，毛主席親自抓了奪權鬥爭，及時推薦了上海奪權鬥爭經驗，而且推薦了山西奪權鬥爭經驗。今天主席批給我貴州奪權鬥爭的經驗，讓我轉新華社明天發表，這種奪權鬥爭很快就普及全國。

在中央各部門，當時我們還沒有經驗，有些部門呢，是資產階級的。系統奪權鬥爭，我們只發表了一個財貿系統奪權鬥爭的緊急措施十二條。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鬥爭，這是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的新階段。因為經過第一階段的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較量，換句話說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代理人的問題。這是個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不僅在中國反動派有反映，全世界的反動派報紙，資產階級輿論，也是如此，中國文化大革命如不取得徹底的勝利，它的影響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這很清楚，占世界四分之一還多的人口，對這麼一個偉大的中國，如果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把修正主義的根苗挖掉了，對世界革命是個推動，對加速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滅亡，有深遠的意義。這一點資本主義世界懂得，而我們自己在這個路線當中也許常常看不到無產階級世界歷史。但是，在這場鬥爭中，我們常常是「身在廬山中」卻看不到「廬山真面貌」。

我們想一想我們這個祖國，林彪同志常說，我們的五個偉大，首先要有我們這個偉大的土地；這麼大的幅員，因此湧現著我們偉大的人民，有了偉大的人民，我們誕生了偉大的共產黨，隨著共產黨的誕生，就湧現出我們偉大的領袖。幾十年的豐富的鬥爭經驗勇於創造，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超過，形成毛澤東思想，組成了偉大的軍隊，建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有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同志們想一想，敵人怎麼能甘心自己的死亡呢？他們在中國的希望破滅了。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命運也危在旦夕，他們怎能不進行反撲呢？他們用各種陰謀詭計進行反撲。在文化大革命中，敵人採用經濟主義，就是要破壞我們黨的威信，他們把矛盾上交，把一切問題集中到北京來，號召全國來北京請願，並且利用一些領導人一兩次講話，加以曲解和誇張，使我們面臨著不是現在能解決的問題。這個事情我們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上回答了。

我在22號的廣播演說上講，以後還有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一切牛鬼蛇神在鬥爭中暴露出來。這也很好。我們靠什麼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為什麼各國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以中國為敵，我們就敢於搞文化大革命呢？換句話說：為什麼毛主席敢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這就是因為毛主席相信人民群眾，相信我

們的人民是心向黨的，也相信偉大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夠保衛文化大革命。

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他們陰謀破壞我們的奪權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你們想一想，自己的責任多麼重大，整個部隊的責任多麼重大！解放軍要堅決響應祖國的號召，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在敵人進攻我們的時候，消滅他們，要保衛文化大革命，不使文化大革命受到破壞。軍委發佈的八項命令，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就是為了這個目的。過去的不介入，是要保衛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遊行示威，即使打了，也不還手，罵了也不還口，不動氣，不開槍。因為那個時候階級鬥爭的陣容不清，在當時是對的，但到了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尖銳化，明朗化了的時候，再不介入，那就不對了，就是不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派。

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了緊急指示，不介入是劉志堅把這個意思加進去的。他把不動氣、不還口、不還手、不開槍解釋成不介入。現在已經進入到奪權鬥爭，我們要挺身而出，作堅強的革命左派的後盾。我們武裝部隊要支持革命左派奪權，團結群眾大多數，逐漸使得中間狀態的人靠攏左派，孤立和打擊少數右派。揭露反革命分子，證據確鑿的，重的逮捕，更重的要鎮壓，保衛革命左派大聯合奪權的勝利。為什麼我們的院校、文藝團體……等；單位的同志們要回去呢？就是要完成本單位，本地的革命左派奪權鬥爭。讓你們回去，這是積極的方針，而不是消極的方針。因為同志們是二次來京了，首都的情況你們都熟悉了，同志們可以傳播經驗，參加鬥爭，鍛鍊你們的身手，一般說來，部隊的文化大革命比地方遲了約四個多月，很需要你們傳播經驗，所以回去是利的，對本身的鍛鍊和對當地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利的。不僅如此，部隊的任務是隨時回應祖國的召喚，要進行備戰。實際上，在東南沿海，在西南，有直接保衛祖國的任務；在西面，北面和東北，有反修鬥爭的任務；在東面有反對美日勾結的任務。我們要保衛國防，進行備戰。

軍隊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學校一樣放假鬧革命；像工廠和交通戰線一樣，不能中斷，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不能擅離職守，因為敵人是不会

因你鬧文化革命而不來襲擾我們的，不會因為你鬧文化大革命而不出現敵情的敵機來襲擾，並不因為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而停下來，相反，他們還要鑽空子。所以要嚴守工作崗位，作到八小時工作業餘時間可以搞文化大革命，遇到特殊情況要及時報告，這就是為什麼軍隊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軍隊有自己的特點。你們的任務是光榮的，艱巨的。

軍隊內部的院校、醫院、文藝團體、體育工作隊、工廠等等可以和地方一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對內部保密系統和備戰系統不能衝擊。因為這樣做是不利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鎮壓反革命的，你們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任務還很艱巨，要搞徹底。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新的軍事人才就會很快地成長起來。

八項命令的第三條，是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鬥爭中要善於分清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怎樣區分，鬥爭長了，時間久了自然會搞清楚。以後不允許自由抓人、抄家、封門。要文鬥才能觸及靈魂武鬥只能觸及皮肉。同時還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不利有團結中間群眾。毛主席告訴我們，因為我們是有覺悟的有素養的人民子弟兵我們軍隊的鬥爭方式要文明些。

關於衝擊的問題。衝擊軍事機關，會使得軍事機關的工作陷於癱瘓，正常工作難於進行。你們把部長和處長都抓了，分了，揪去之後不知去向何方，這對抓革命，促備戰，促工作，促生產有什麼好處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目前離春節還不到九天了，一年之季在於春我們要提前做好今年的生產準備，使得今年的糧食產量超過去年，去年的糧食產量超過前年是解放後年產量最高的一年糧食生產一般是一年一度，當然有一年兩茬的生產之前要進行動員和準備，例如積肥、農具、化肥、農藥、原料、種子、抽水設備等等，都要把工作抓到底下去。由中央到省由省到縣我們的戰備物資籌備也是一樣現在我們找個部長都不好找固然他們有的有些錯誤，有的錯誤很嚴重，這是少數。但總得監督他們作些業務工作。

在奪權鬥爭中，我們必須後群眾協商，尊重群眾的意見。工廠奪權還要與領導他們的部門協商。如果院校能抽出力量，可以幫助他們疏通

關係，進行宣傳。你們回去不是沒有工作做而是進行很多。我在前幾天的講話中，曾經講到軍隊要保持堅定的穩定性。對領導單位有意見，可以送些大字報、意見書、有問題可以要他們回罵。這樣才可以抓革命促生產。

最後一點對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女的教育。要嚴格加強教育，取消他們的優越感，要做群眾的小學生。你們也是一樣不能高人一等。像西城區糾察隊後期那個反動的聯動組織，我們就是要制裁制止他們反黨中央、反中央文革。少數人要逮捕，至於這個組織的多數人還是要通過思想教育把他們改造好。

董老有一個兒子。叫董良翹，作過一些壞事，我打電話給董老，他當時在廣州，他親自叫他的兒子到公安局去投案。我們是通過教育使他們成材嘛！希望你們後來居上。我們看到了你們好的方面，你們朝氣勃勃革命熱情很高。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我們為高興。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們如果做錯了事我感到很難過，必須告訴你們，例如你們當中存在的互相猜疑，小動作……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等，如果不告訴你們，不關心你們年輕一代就是犯罪。此外，還希望你們教育自己的後代子子孫孫不變顏色。（熱烈鼓掌）這樣做我們的國家才能永遠不變顏色。

如果我們只是稱讚你們，我們只說好話，看到缺點毛病，一句話都不說，拿我個人來說，心裡很難過。因為我們親自聽到主席教導嘛！我們聽到主席教導常常還犯錯誤，我們不把主席教導告訴你們，我們常常接近林副主席，我們不把林副主席的話告訴你們，那將來看著你們犯錯誤，代代傳下去，那怎麼行呢？那不僅是將來，就是現在在國際上，敵人必然要看笑話：「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過如此」。使我們整個領導機關癱瘓，無法工作，這麼一種情況，不分敵我，不講階級路線，譬如北京批判楊勇、廖漢生等是對的，但是不能把他擴大化，不能因此牽連很多，搞的擴大化也不能把楊勇聯繫到許多人。這樣就會重複我們當年紅軍歷史上肅反的擴大化，這是很不利的，不利於我們全體團結的，這是全國大軍區中的第二個大軍區，又在北京，我們就不能夠照你們。在

座的有北京軍區的人吧，我曾經跟徐向前同志，就是前天晚上嘛，講了許多問題。目的是什麼？是說服，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因為這不是一部分群眾，這樣傳下去，造成我們黨內，軍內不好的風氣。因為這是楊勇的陰謀，就是要把我們這股清水攪混嗎！這是不允許的！把我們人民內部的矛盾都當成敵我矛盾，這怎麼行呢？我們必須找××同志來說，不僅僅是一部分，是我們全軍、全國的後代的問題，

世界的問題，總之，毛主席說了人人都要做一個真正的像林彪同志說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真正做一個無產階級的好的接班人。使世界革命加快地前進，這正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所希望的。我根據他們的希望的意思，我自己講了這麼一段話，供你們做參考。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戰友們！

你們從全國各地到北京來，為的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向你們學習，也有歉意。因為沒有能夠充分地來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因此對你們許多問題我們也搞不清楚，這方面我個人覺得抱歉。剛才總理講了很多，我只想在這兒講這麼幾點：

（同志們叫江青同志坐下）我沒有許多要講的話。我要對同志們，戰友們的這種革命精神是很欽佩，敬仰的。但是，革命總應該有個秩序。那麼現在中央軍委發了個「八條命令」，我們（都是）雖然是院校的（軍事工廠）體工隊的，還有軍隊的工廠，基本上是軍人，軍人和革命群眾都應該遵守一定的紀律，特別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中，在這個時候，如果沒紀律性，那麼我們這個民主就沒有保證，所以軍隊中在這個鬥爭新的階段，今天以〈人民日報〉就是關於〈紅旗〉雜誌第三期的社論，同志們看過了吧？（看過了）建議同志們好好學習一下這篇文章。那軍隊八條指示，就是因為在奪權鬥爭這樣一個新的階段中，軍隊堅決支持左派，所採取的一種革命措施，這八條。

像在早一個時期那樣所告訴我的，抓人哪，到處封門哪，搜材料呀，剛才總理講的比方說，像我對同志就是不瞭解的，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如果我對同志們要採取一個什麼措施，我就必須做很多調查研究，我對軍隊是很不瞭解，應該說是腦子裡沒有底，難道同志們就會對軍隊的很多事情就瞭解了嗎？我相信同志們是從同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那麼今天有一種現象，看到了就覺得這個問題可能是很大。這樣可能一下子就哄起來了，就這樣衝啊，那兒衝啊，衝得揪得我們戰備系統都有混亂的危險，這就對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利。那麼對這系統，對保密系統，我們就應該絕對遵守黨的紀律，軍隊的紀律。

至於院校當然也有不同的情況，大體上院校文工團是可以通過四大，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解決問題。現在同志們已經來到北京很久了，可能有個把月吧，有的可能還早一點，那麼，脫離了自己本單位，自己本單位那個地方文化大革命別的人都不能去包辦代替，得靠同志們自己的同志進行奪權鬥爭，那麼逗留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這是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而同志們也不能夠對北京的單位進行包辦代替，因為同志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瞭解的東西不一定會全面。所以還是回自己原來的本單位去搞革命，那並不見得是容易的事情，因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混到我們黨內的異己分子，他在各個堡壘裡可能都有人，各個堡壘都需要自己起來鬧革命，別的外人都不能包辦代替，我們也不能對同志們的革命來包辦代替，我們只能夠聽同志們的革命經驗，來讚揚，讚頌同志們的首創精神，而不能指手劃腳的說你們應該怎樣，我們應該怎樣這個是違反主席的思想的，違反主席的教導的，所以，我也沒有什麼精神準備，調查講究也沒有只能在這兒對同志們這種革命幹勁致敬！而對同志們逗留在北京跟外地而不回本單位也都應回去，向本單位的（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去作鬥爭，這是鬥批改並不是那麼容易，也是相當艱巨的，堡壘是一個一個地去攻破，而不是像老是在那裡轟啊，沖啊，那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覺得總理剛才講的希望同志們和戰友們回應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回本地回單位去鬧革命，留在北京久了也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自己本單位的實

際，我這點意見只供同志們參考，因為我沒調查，沒有研究。發言權也就不多，我希望同志們諒解我。我的話完了。

（總字762部隊「換新天」宣傳組）²¹

江青、戚本禹對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群眾代表的講話 （1967.2.1）

【被接見的還有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革命群眾代表】

江青：今天想聽聽同志們的意見。

（新影廠代表們彙報了新影廠的運動情況、生產情況，並談了關於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影片的情況）

江青：毛主席第一、二、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影片，能不能改一改，把劉、鄧、陶的鏡頭剪掉，重新整一整。（答：可以）有人問我建議把劉少奇、王光美訪問印尼的片子拿出來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片子一起上演，對比，對比。

戚本禹：還有人提出要將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片子也一起演，這樣可以看出許多問題。

新影代表：劉少奇訪問印尼還有些材料。可以重新編。

江青：不是說那些編餘的片子都燒了嗎？

新影代表：可能還留有很多資料。

戚本禹：你看，文化部至今還在欺騙我們。

²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三集）。

江青：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影片上演，這是件很重要的事，這關係到許多革命小將。新聞電影廠就好像我們的報紙，是經常要做些報導工作的，你們（指新影）兩派觀點若沒有什麼大原則的分歧，是不是可以合起來？當然這並不是把兩派的政治觀點合二而一。

（八一廠代表彙報了一些廠裡情況：廠裡有些組織互相砸，還有抄家的，有的砸開了戰備倉庫，攝影機被搶走了。）

江青：砸、搶、抄家，這都不好，還是要講道理。戰備物資要保管好，要愛護國家財產，搶走的送回來了嗎？（答：送回來了）以後不許再搶，這是破壞行為，破壞生產，破壞戰備，要注意後面有壞人操縱，搶走的物資命令他們送回來，若不送回來，要逮捕問罪。

（八一廠代表：有的組織深夜搶走製片局大印，就說是奪權了。新影代表：我們廠也有這種現象。）

江青：拿走大印，不等於就是奪權。

戚本禹：那屬於封建奪權。

（八一代表：有的人在警衛戰士宿舍門上貼一張「鐵杆保皇」，戰士就給撕了，於是被鬥一頓，臉上抹了黑，身上插了草，最後限二十四小時趕出八一廠。）

江青：（很氣憤）這簡直是胡鬧，是對解放軍的污辱。

戚本禹：要是我，也要把它撕掉。

江青：八一廠的陳播在哪兒？

（八一答：在天水，現在養得很胖，肥頭大耳。）

江青：不能讓這些人舒服，陳播拍了個軍墾的片子之中，有一首是歌頌毛主席的歌子，卻用一種櫻粟花（大煙花）作背景，看了很不舒服，當時就給他們提了意見，他卻說新疆到處是這種花，不願意改。你是演過雷鋒嗎？（答：是）我看了你們那部片子，覺得很不滿意，為什麼把雷鋒的許多事情卻給了那個中間人物（王大力）？還是在寫中間人物。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被一些人吹捧，他的創作思想那就是好人最後就要死，很壞。這些人要揪來鬥，但不必搞「噴氣式」。新聞紀錄電影廠與故事片廠不同，

新聞影片不能弄虛作假，要突出政治，但不管怎樣都要生產。你們新影廠要報導重大事件，現在已經進入了奪權，全面奪權。你們也需要奪權，把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權奪過來。只要不是敵我矛盾，就要注意要允許人家革命，要孤立一小撮敵人。你們兩派之間的問題，實際也是奪權，可現在你們指責的很厲害，我看你們應該聯合起來，加強團結。有一點要指出的就是不要上當。當前有這樣個苗頭，就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鬥爭的矛頭引向內部，搞些假象，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你們鬥當權派沒有那樣大的氣，鬥自己人卻那麼大氣，這要注意有人在背後挑撥，而把當權派放在一邊沒人管了。

你們要注意，搞說理鬥爭，要把是非分清，多吃一些深入調查研究工作，掌握住他們大量的材料，鬥爭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新文化部和舊文化部是一回事，新文化部一直頑固地執行劉、鄧、陶的路線，肖望東、趙辛初很壞。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六六年國慶日）的片子，他送來給我們看了兩次。第一次就發現了問題，給打回去了。第二次送來，還不如頭一次，我很氣，當時就對他們說：「你們完全違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看了一半，我就不看了。他們盡力的美化劉、鄧、陶，而這些人也總是湊上去跟主席講話，劉少奇這些資產階級人物，就是愛爭鏡頭，犯了錯誤就該往後邊站一站嘛！只有資產階級才這樣搶鏡頭，這是陶鑄他們安排好了的。毛主席最不喜歡給他拍電影，在延安我認識主席時就是這樣，我知道革命的攝影師都是想多拍一些領袖的資料。

（新影代表還揭發了熊復的問題）

江青：（接著說）熊復是不是共產黨員還是個問題！他們都壞透了。趙辛初你們鬥過了嗎？（新影答：鬥過一次）

戚本禹：要好好鬥鬥他們，有些人根本就沒有鬥倒、鬥垮、鬥臭。

江青：像陳荒煤、夏衍、肖望東等，現在他們倒舒服了你們要有氣向他們出，不要讓他們在一邊，坐山觀虎鬥，我們自己每天鬥來鬥

去，睡不好覺，都瘦了，可他們在那裡睡大覺，可胖了。這不行，不能叫他們把我們搞瘦。我們要把他們搞瘦，要叫他們睡不好覺，要經常的鬥，白天讓他們勞動，晚上要他們寫材料交待罪行，每天交一份。

（新影代表：根據公安六條規定，能否把地、富、反、壞、右等的名單公佈？以便監督）

戚本禹：你們廠人員情況，你們還不瞭解嗎？

新影代表：人保科說是人事保密。

江青：他們為地、富、反、壞、右保密！革命群眾自己可以公佈，要嚴防他們搞破壞，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新影代表：對於過去確實有些「保」的人，現在有些醒悟了，怎麼對待他們？

江青：那要歡迎他們，團結他們。你們新影，不管哪一派，只要革命，在這個大前提下，就要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你們說：你們是為自己奪權，還是為無產階級奪權呀！（答：為無產階級奪權。）對替無產階級奪權，希望你們各戰鬥組織要放下一切私心雜念，要好好學習幾篇主席著作，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要嚴格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等。好好學習一下《紅旗》第三期社論，和首都三司寫的一篇文章「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這篇文章寫的很有水準，他們說：「我們同時進行著兩個革命：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我們同時進行著兩個奪權鬥爭：「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自己頭腦中『私』字的權。」

（江青同志帶著我們一起學習了這篇文章）

我的頭腦裡也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我就時刻告戒自己頭腦裡的陰暗面。我建議同志們回去好好學習這些文章，你們兩個廠有多少人？（新影答：七百人。八一廠答：一千多人）你們兩個廠這麼些人都聯合不起來，全國怎麼聯合呀？要想想我們為誰奪權。應

該多看別人優點，多看自己弱點，（江青同志問了一些同志的年紀）你們都很年輕嘛！說話時火氣大，你們應該互相諒解。多做些自我批評，把氣向敵人出自己內部要團結，用主席的思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要相信大多數是好人，總關門主義，小團體主義也不對，可以聯合起來，在鬥爭中求聯合，為了無產階級奪權的偉大事業，建議你們是否可以搞開門整風，開展批評。

新影代表：我廠有因為觀點不同而不讓搞生產的現象，這怎麼辦？

江青：兩派觀點不同，要協商，要心平靜氣的談一談，怎樣把黨的事業搞好。電影是教育人民的銳利武器，我們要反映工農兵，因為什麼都是工農創造出來的，兵也是穿了軍裝的工農。過去我看了幾部片子，比如《三年早知道》、《花好月圓》、《探親記》等，這些片子嚴重的歪曲了我們國家的農民形象，但過去沒有人出來進行批判，廣東廠還有個《逆風千里》，這是很毒的。

新影代表：過去黑幫們也利用新聞紀錄電影放毒，出了很多毒草片，如《橫掃五氣》是直接攻擊毛主席的，還有《迎春》《詩人杜甫》、《梅蘭芳》、《在激流中》等，舊中宣部和舊文化部還說新影是紅旗單位。

江青：這些片子我們還都沒看過，有機會你們拿給我們看看。錢筱章、徐肖冰（原廠長）這些人還算「紅旗」？國家花了那麼多錢，興建設備，不但不能為人民服務，反而放毒，就糟蹋了人民財產，那還要它幹什麼？

新影代表：過去工作隊在廠裡留下了在黑幫時期「越紅越黑」的謬論，至今餘毒很深，使很多老同志不敢講話，也不讓他們工作。

江青：這樣打擊面太寬了，你們讓他們工作，你們（指另一派）不讓他們工作，我看可以讓他們工作，要相信大多數是好的。一些人犯有嚴重錯誤的，只要不是敵我矛盾，你們可以監督他們工作，讓他們老實工作，不好好幹就扣他的工資。

戚本禹：這個辦法很好，對他們還是很靈的。

江青：北影的老人，一個都不能用嗎？

新影代表：不能這樣，有的還是可以用的。

江青：我看××也還總有幾部好片子，思想可以進行改造，八一廠×××也總強調他那小橋流水人家的風格，我把他的片子都調來看看了看，確實是那種風格，「二月」那部片子很為夏，陳所欣賞。他是我們培養出來的，他表示願意改過來。

總之，你們要聯合起來，沒有革命的大聯合，奪了權也會丟掉的。

戚本禹：凡奪權好的，都是聯合的好，上海奪權的經驗是很寶貴的（新影代表：王守，新影新當權派）在作平反工作時，特別給那些被群眾衝擊的中層領導幹部平反，要給黑幫五大權利，說這是根據中央指示。）

江青：有這種事？

戚本禹：那大概是他們的「中央」吧！

（新影代表談二派都各自派攝影人員外出工作的問題）

江青：你們是在搞兩個「公司」，你們也派，他們（指另一派）也派，能不能聯合起來搞？要有個核心，組織一下，八一廠也要注意這些，你們搶機器可能有壞人挑動，要注意。兩派觀點不同，可以求同存異，你們廠（指新影廠）雖然不同於廣播局，天天廣播，但要經常出片子，不能全部停產，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你們這一派要警惕背後不要受壞人利用；你們（指另一派）也不要受蒙蔽。你們可以搞個聯合小組，抓革命促生產。你們若再聯合不起來，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影片還不能出，我看社會上左派要來砸你們了，背後若有壞人的，一定要看到，受蒙蔽的就要承認。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胸懷寬廣。

這個廠那個廠的，官僚機構太多了，為什麼不能搞些人民公社？關於串聯問題，現在搞大奪權，不適合再外出串聯了。

八一廠你們也要聯合起來，搞大聯合，你們回去好好想一想，文學藝術界的革命到底應該如何搞，電影方面你們可以互相串串（這時戚本禹同志催江青同志到總理那去開會）好吧，今天

使我學到了不少東西，獲得許多感性知識，你們廠裡的情況，也是社會上的普遍現象，過去我對你們關心很少，請你們原諒。我談的意見不一定都對，供你們在鬥爭中參考，最後希望你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聯合起來，抓好革命，促好生產！

（最後代表們請江青同志轉達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體健康）。

江青：（連連點頭）謝謝大家，謝謝大家。²²

陳伯達、康生、江青審查一九六六年國慶影片時的講話（1967.2.4）

【二月四日晚，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同志重新審查了重新錄製的電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現將審查時的意見整理如下。】

放映前我們向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彙報了生產情況，並彙報說：這部影片是在師大「井崗山」，礦院「東方紅」和地院「東方紅」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同學大力協助下製成的。康生同志問：有沒有北航「紅旗」？我們說：我們去請他們了，他們太忙，抽不出人，沒有來。

片子放完後，江青同志說：「這部片子，我看過三次了，他們搞的比上次好。」

康生同志說：「我看過一次，這次搞的很活潑，政治上好一些。」
「幾次國慶日，這次人最多，高舉毛主席語錄，表現主席思想真正深入人心，許多大場面，像是人的海洋，很好，應該多些。」

江青同志同意康生同志的意見，並說：「遊行結束後，人們擁向天安門的場面非常好，如潮湧。」

²²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江青、康生同志意見，讓在影片中加上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等同志的鏡頭。

康生同志提議加上紐西蘭共產黨海因斯的鏡頭，江青同志說：「不加也可以，外賓已經不少了。」江青同志讓把元帥的鏡頭剪短些，太長了。

對太陽升起後，第一次出現毛主席的鏡頭，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都認為不錯。但畫面是天安門的東角，像是在告別，江青同志讓換上一個毛主席正在招手，情緒好的鏡頭。

江青同志三次提出解說干擾效果的問題。她說：「近景氣氛聲音小，效果氣氛不好，老聽一個人解說，超過了效果，」現場人們的歡呼「毛主席萬歲！」和「我們要見毛主席！」的聲音最真實、最興奮、最能激動人心，那時人們都注意看，解說聲音不能提高畫面的效果，應該聽群眾的聲音和講話。

陳伯達同志說：「前面的鏡頭，工人農民少了。」

我們問康生同志對解說詞有什麼意見。康生同志說沒有。

關於吳德的問題，研究了半天。最後，江青、康生同志的意見是：能做技術處理就重拍。把他卡掉。不能處理的話，就換成群眾聽的鏡頭。我們說：「有些重要鏡頭遠處還看得出劉少奇、陶鑄等人。」

江青同志說：「我們沒看見，你們看的次數太多了。」

關於文革小組成員的鏡頭，江青同志說：「去掉畫面穆欣等兩人，留下右邊二人。」後來又說：「沒有關係，一晃就過去了，不認識。」

我們彙報說：晚上看焰火時，王新亭在主席身邊。康生同志說：「主席情緒很好，不要剪。」江青同志說：「王新亭沒有什麼大問題。」並問康生同志的意見，康生同志表示同意。

最後決定不看影片，看第一個拷貝。

審查《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雙片後，又看了我廠攝製的《橫掃五氣》、《在激流中》、《詩人杜甫》三部毒草片。

在看《橫掃五氣》時，江青同志不止一次氣憤地說：「太醜惡了，太醜惡了！太糟糕了，簡直亂七八糟。」在看到五氣的醜態表演時，江青同志生氣地說：「我們的幹部就這樣呀？簡直是糟蹋我們。」

《橫掃五氣》剛開始不久，陳伯達同志就說：「簡直不敢看」，氣憤地離開了，影片快放完才回來，還一再氣憤地說：「簡直不敢看。」

看到魁星點出了「橫掃五氣大躍進」字樣時，他們都非常氣憤。江青同志說：「新聞片可以放這些東西？」康生同志說：「怪事！」

看《在激流中》時江青同志看到筏木工人在激流中搏鬥中時說：這很危險嘛！我們說：「這是故意搞的。」工人操作時都是有保護帶的，他們拍片時讓工人拿掉。工人和過去一樣，生命沒有保障。我們還彙報說：這部影片得到了鄧拓的讚賞，還得了「百花獎」。看到一些驚險鏡頭時，江青同志問：「是怎樣拍的？」舒世俊同志作了介紹。江青同志說：「你們很下功夫哪！」聽到一些解說詞，我們說這都是黑話，江青同志點點頭。

看到《詩人杜甫》，我們介紹這部影片拍攝時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看到職員表時，康生同志說：「噢！阿英、馮至、王冶秋，是這些人搞的呀？」

看片的過程中，江青同志說：「這些東西符合阿英他們的陰暗心裡，這個表現手法很隱晦，工農兵看不懂，只能麻痹革命意志，但是他們的人聽得懂。」當聽到解說詞中引用杜甫的詩句時，江青同志問：「是怎麼拍的？舒世俊同志做了解釋。江青同志說：「他們花了許多功夫，拿著國家的錢，任意揮霍，還放毒。」

我們彙報說：「一九六二年膠片很困難，他們把《農村簡報》都停了，工農業片子很少拍，但卻花很多膠片去拍這些片子，他們說：『拍工農兵沒有形象。』」江青同志驚奇地問：「什麼？拍工農兵沒有形象！」影片的後一部分，杜甫死後拍一個滿地落花的鏡頭，江青同志看了很氣憤地說：「很灰暗，怎麼這樣表現？」

看了片中毛主席參觀杜甫草堂時，江青同志氣憤地說：「真糟糕，旁邊還有個李井泉。」我們說：他們故意亂用主席來抬高杜甫的身分。」江青同志點點頭。

影片解釋詞說：「毛主席翻閱了各種版本的杜詩，對杜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江青同志說：「那才不是哪！毛主席才不那麼喜歡他們的詩哪！」康生同志說：「影片中引用的杜詩都不是杜甫的好詩句。」江青同志說：「他們選的都是很陰暗的，符合他們心理的詩句。」²³

葉群、陳伯達、江青在總政治部所屬單位座談會上的談話（1967.2.18）

【十八日，葉群同志、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及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元帥、肖華同志與總政所屬單位舉行座談。座談會上葉群保了肖華同志。（一個版本說：座談會是二十八日召開的）】

葉群同志講：肖華同志以前在關鍵時刻都是緊跟毛主席的，肖華同志是屬於毛主席司令部的。並講到，羅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羅瑞卿跳樓自殺時，把其他材料都燒光了，單把肖華同志的留下，轉給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來以後，把幾麻袋材料燒毀，也只留下關於肖華同志的材料。彭、羅、陸、楊都是很恨肖華同志的。在講到羅榮恆時，葉群同志說：雖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梁必業是羅榮恆的人，肖華同志是與他們做鬥爭的。還講到，肖華同志過去搞了學習主席著作的經驗，梁必業也不肯往下發，後林總很生氣，才發下去。講到肖華同志所犯錯誤時，葉群同志講，肖華同志以前在大節上是好的，

²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是緊跟毛主席的，在小節上有問題。並講，肖華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已經滑到了危險的邊緣，尤其在劉志堅被揪出來以後……肖華同志有錯誤可以批評，火燒，但要允許他改正錯誤。

江青同志也講，對肖華同志要燒而不焦。並說（可能是主席講的）關於肖華的材料一律不准外傳。

葉群同志講道，幾個老師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時，都活不了幾年了，大將中跟我們的身體都不好，身體好的又不跟我們，而上將又都在前線，選來選去只有肖華同志，並說，肖華不是降不降，而是應該升的問題。

肖華同志最後表態，表示要檢討，並不斷革命。

中央首長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7.2.22）（存目）

江青、謝富治在中學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2.24）

江青：

對於「聯動」這樣的反動組織要做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頑固分子，要對它的大多數要進行工作。提醒你們注意，他們的組織很嚴密，是有後臺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做好精神準備，防止「聯動」反撲，但不要排斥犯錯誤而又願起來革命的人，你們要學會做這個工作，不能孤立自己。

在同一個會上，謝富治副總理指出：在中學，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同「聯動」反動組織做堅決的鬥爭，把他們鬥倒、鬥臭。他們是一

小撮，為何這樣頑固呢？就是有它的後臺。他代表一個反動的思潮，是資產階級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代表，目前他們歪曲《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替自己壯膽，準備反撲。

江青、陳伯達、葉劍英在北京衛戍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7.2.25）

【在北京衛戍區幹部大會上，首長對參加北京市革命師生軍政訓練的部隊指戰員講了話。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方面負責人：陳伯達、康生、葉劍英、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鄭維山、傅崇碧、葉群。】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好！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同志向同志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熱烈鼓掌）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在過去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創立了不朽的功勳，現在，正在為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立新的功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保證我們國家不變顏色，永遠在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進行的中流砥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堅強後盾。（鼓掌）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貫徹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結合的正確方針，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這一奪權鬥爭正在勝利地進行，革命的形勢好得很！在這個大好的形勢下，把對革命師生短期軍政訓練的任務交給了同志們，這是黨和毛

主席對同志們的最大的信任，（熱烈鼓掌，呼口號）是同志們的最大的光榮。（鼓掌）

毛主席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指示，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鼓掌）派軍隊幹部、戰士訓練革命師生，是實現毛主席號召學習解放軍的一個好辦法。這樣做，對加強革命師生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對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聯合，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進一步走上正軌，對加強戰備、保衛國防都有極大的好處。我們殷切希望同志們和大中學校革命師生一道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完成軍政訓練的任務。我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鼓掌）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戰無不勝的，是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革命軍隊，因為人民解放軍是用毛澤東偉大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鼓掌）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軍隊，是具有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人民子弟兵，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同志們，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走到那兒，就把這種好傳統，好作風帶到那兒。

同志們，這次到大中學校去搞軍政訓練，要把人民解放軍的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堅持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帶給廣大的革命師生。

同志們，這次政治訓練的中心內容就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一定要使廣大的師生通過自己的切身經驗進一步懂得什麼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使那些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和迫害的革命師生和那些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欺騙和蒙蔽的師生，都把鬥爭的目標集中到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身上，集中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身上。要使廣大師生正確地認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自覺地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識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當前的表現形態，把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

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因為這個運動一直是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但是在某些群眾組織中出現了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這不是主流。這些錯誤傾向集中起來說，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潮。這次到大中學校去也必然接觸到這個思潮，你們的工作對象主要是還未定型的知識份子青少年，這個工作是艱巨的，同志們要有思想準備，同志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站穩立場，旗幟鮮明，堅決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熱情、耐心地引導廣大革命師生用毛澤東思想作武器，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發揚他們的優點，例如他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可貴的，他們敢想、敢說、敢做。他們有些人是受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的，他們敢於起來反抗，他們還很勇敢地跟一些反動組織，例如已被擊潰的「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之流，例如目前還存在的「聯動」這些反動組織，他們都進行過很勇敢的鬥爭。這些，同志們要充分地認識到要發揚他們勇敢的革命精神，同時，也要耐心地說明他們克服各種錯誤思想，整頓思想作風，整頓組織，這樣就能更好地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更順利地完成大中院校的鬥、批、改。在座的不少的同志參加了在幾個大中學校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試點工作。這次試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毛主席說的，「訓練一下和不訓練不大一樣」，學校的政治空氣大為高漲，廣大的革命師生對毛主席著作的階級感情更加深了。通過試點，你們已經取得了不少好經驗，你們一定能夠創造更多的好經驗，你們一定能夠依靠師生中的革命左派，團結廣大群眾，把這次軍政訓練，搞得更好。你們這次去搞軍政訓練，參加了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對同志們來說也是個鍛鍊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個好機會。希望同志們在實際鬥爭中時時刻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虛心向學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鍛鍊得更加加強。我們相信，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人民解放軍一定能夠克服各種困難，勝利地完成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黨中央、中央軍委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

（鼓掌）

最後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我向同志們致敬！（鼓掌）

祝你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在工作上取得新的大勝利，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新的面貌。（鼓掌）

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就是代表我們文革小組的意見。（鼓掌）

同志們，我們是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工作的，是努力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的。我們是毛主席的小小的小學生，同時是群眾的小小的小學生，（鼓掌）也是你們的小學生。（鼓掌）我們在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要向你們學習。（鼓掌）學習你們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在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的優良作風。（鼓掌）學習你們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經驗。（鼓掌）如果有機會，我們也願意在你們幫助下，受一次軍政訓練。（熱烈鼓掌）

毛主席告訴我們，實踐是真理的標準。你們在軍政訓練的工作中，一方面幫助革命師生，另一方面也將向革命師生學習。（鼓掌）我想大家將進一步在軍政訓練工作中，善於分辨大是大非，分辨誰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誰是站在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而大大地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更好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鼓掌）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鼓掌）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萬歲！（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熱烈鼓掌）

葉副主席的講話

同志們：

我們都是軍事幹部，今天開會是為了要參加北京市的革命師生的幾百個中學，幾十個大學師生的軍事政治訓練。已經進行了一期了，時間不過是二十天，是毛主席看到了北京軍區同北京衛戍區的二十天的革命師生的軍政訓練的總結，認為很好。所以，毛主席就把這個北京衛戍區的總結（大學中學的一起的總結）要通報全國，要全國的機關、學校每年都要按照這一次的辦法來進行二十天的軍政訓練。軍委已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已經把指示的批語同北京衛戍區的二十天的訓練的總結批發到全國去了。所以我們認為，我們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短期的軍政訓練，這個開端是開得好的，是個良好的開端。現在第一期已經過去了，同志們就要進行第二期軍政訓練的工作。第二期究竟怎麼搞法，剛才江青同志，伯達同志對我們都有正確的同時也是明確的指示。這兩位同志的講話完全是代表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林彪同志歷來的指示的，是給同志們一個更落實的講話，我是完全擁護。希望我們軍隊的同志堅決地到革命師生中去貫徹。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在座的同志有些是軍以下的幹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軍以下是戰鬥單位，軍、師、團、營、連是戰略單位、戰術單位、戰鬥的單位。隨時準備著戰鬥，也是隨時準備著保衛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我們祖國的國防，不受帝、修、反任何的干擾。因此，軍以下（軍、師、團、營、連）的幹部只是進行正面教育。所謂正面教育，就是把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間，自從十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歷次的指示，《紅旗》雜誌上面歷次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間所發表的文章以及主席、軍委一次二次所發出的命令、指令，聯繫到各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的有益於我們的部隊幹部的一些教材，正面的教材，同時也是附帶有一些少數的一些也是有益於我們的反面教材，以便教育我們的幹部。雖然有些同志沒有親身參加到機關中間、學校中間、黨政機關中間、各地機關中間、沒有參加他們的兩

條路線鬥爭，沒有直接批判他們這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直接批判他們怎樣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可是，可以使用運動中間所出現的一些教材結合我們自己本身的思想，部隊自己本身的情況，來進行我們正面教育。所以，正面教育也應該是說，一方面保衛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也保衛了我們自己的祖國國防，完成了自己方面的任務，也是保衛了軍委所制訂的（原講話如此），保衛了一些單位，完成了你們的任務，同時，在這個中間，也受了許許多多的歷史上沒有過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機關幹部今天在座的自己親身參加了的在機關中間進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出許多牛鬼蛇神，批判了許多錯誤的幹部，自己親自參加了鬥爭。這一批幹部所積累的經驗應該是更多了，自己體會主席、中央、文革同軍委歷次的一些指示，文件上發表的文章，對自己親身參加過鬥爭的同志應該體會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理解得比我們還深。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親身參加過鬥爭的同志們，應該比我們認識得還徹底。這是一部分親自參加過鬥爭的。

你們下去是要同廣大革命師生在一塊兒進行軍訓教育，而他們是什麼呢？廣大的師生是自己更加廣泛的，全國各地區，黨政各機關、黨政軍民各機關都有他們的戰績，他們的豐功偉績。在中國人民方面來說，在全世界人民方面來說，是創造著一種歷史上沒有見過的偉績吧。就是全國院校師生組成的紅衛兵為代表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軍委的指示來進行的堅決的革命的行動。所以，他們集中回到學校裡來的時候，經過一些經驗的總結啊，開門整風啊，他們不僅是帶著北京的經驗，還有帶著比如遠處邊疆的經驗，黃河流域、珠江流域的經驗，各地方的經驗，沿海邊沿的經驗，他們的經驗更多。他們一個小隊一個小隊，一個戰鬥隊一個戰鬥隊到處都去了，所以他們的經驗更豐富。因此，給我們一個認識，同志們參加到實踐裡面去，進行軍政的訓練首先是我們軍事幹部首先要向他們革命師生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學他們進行八個月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豐富的智慧。所以不是你們到革命師生裡面去，就自己以老師自居，或者「你們

是沒有什麼可學的，只是聽我的」，當然同志們沒有這個想法了。我們應該指出，首先要向他們學習，向他們小將們學習，學習文化大革命中間的經驗，學習文化大革命中間的知識，學習他們怎樣體會主席的思想，怎樣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這樣，二十天的成績中間有一大半是學生教給我們軍事幹部，革命師生們教育我們軍事幹部。還有一部分就是革命師生怎樣子從我們解放軍幹部身上學會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幾年來把林副主席歷年來不斷指示我們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要突出政治，要搞四個第一、「三八」作風，怎樣在部隊中落實，怎樣運用這個東西。所以，經過這一次二十天的第一期的教育，革命師生都知道了解放軍怎樣學毛著，所以他們就可以從我們解放軍中間學習怎樣學習毛主席思想的，怎樣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我們不是常講嘛，身教重於言教嗎？我們幹部都知道這一句話嘛，你們到革命師生裡邊去，主要靠自己，以身作則，作出榜樣，使革命師生看出受過嚴格的政治教育和軍事紀律鍛鍊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它對自己的態度，對群眾的態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林副主席指示的落實這些東西。所以就變成相互學習，共同提高，而首先要向他們學。這是江青同志、伯達同志給同志們作正確的指示之後，我就是作這麼個補充。更重要的，是同志們要從革命師生中間認識文化大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有些什麼貢獻。假使說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度，十七年來的建設，在和平建設中間，在和平環境中間滋長了什麼東西，那就是生長了一些危害的人物，滋長了一些走向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危險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政策，這個政策已經被毛主席黨中央批判過的了，如果我們不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中國就會被誰，例如說劉少奇、鄧小平這一流的人物，很不知不覺地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帶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同蘇聯現在一樣，儘管你是四十多年的，近五十年的列寧主義的故鄉還是一樣走向修正主義。像蘇聯這個國家，蘇聯人民要重新解放，那就要進行革命，要進行武裝鬥爭，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革命必須流血，革命必須傷人。有些人多少年來，十七年來養尊處優，已經腐化了，已經腐朽了，已經蛻化了，還有許多叛變了。這些如果不經過這次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狠狠把它挖一挖，把它挖出來，那我們是非常危險的。傷了一些人不可免的，革命就是革命，就是要死傷，戰鬥就是要死人就是傷人的。如果一個都不死，一個不傷，還算什麼革命呢？這個少數人的死傷，就可以獲得全國絕大多數人避免修正主義這場災害繼續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行徑，同志們應該堅決相信這一點，不要聽信謠言蜚語。

這個勝利同中央文革直接在毛主席領導之下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奔忙是不能夠分離的。我們不是看見有些標語嗎？（現在沒有了，過去我們看到了）對中央文革不滿，對中央文革有些反抗，是完全錯誤的。中央文革八個多月來的工作完全是按照毛澤東思想來工作的，它的成績是偉大的。希望我們的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要有一個堅定的認識。在毛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導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最後，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⁴

江青在廣播事業局的講話（1967.2.27）

（戚本禹、王力、關鋒同志也在座）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身體很好。（眾：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你們的文化大革命，幹得好！做得對！我是向你們取經來了。剛才，又在另外一個房間聽了一個不同意見，知道這裡鬧得熱火朝天的，反的也聽了，正的也聽了，現在我就感到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越鬥越深刻了。還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身體很好！（眾：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好，同志們，由於

²⁴ 1967年2月27日《紅衛兵報》。

我們晚上還有一個活動，不可能對你們的意見一一聽完全，剛才我初步瞭解了一些情況，就是好的做法，我們也知道了，過去我們曾派了副組長張春橋同志，組員姚文元同志來過，以後又派王力同志來過，我們還是關心你們的，剛才伯達是在別的地方，可是我一打電話請，就請來了。我今天就是來取經，取在一個火頭上，哈哈，我看你們這個火頭現在有點要消了，我只想說這麼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正確的對待內部矛盾的問題。（眾：對！鼓掌）剛才我聽了一些同志的意見，聽來聽去，還是屬於你們的內部的矛盾（眾：對！）不是敵我矛盾，（眾：對！）可是，那個做法上，你們採取的有的過頭了，（眾：對！）這樣，當然就不利於團結了，另外，本來是好心好意提意見，但方法不妥當，那麼，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眾：對！）因此我建議啊，同志們採取個別談話或者少數人座談，把思想打通，然後擺到大會上談，那就開一個團結大會，（眾：對！）現在據我瞭解，你們這天開了兩個不大有利於團結的大會，（眾：對！）就是因為準備得不好，方法也用得不好，所以我建議你們讀幾篇文章，真正好好掌握毛澤東思想，（眾：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還有《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四篇東西，現在你們要帶著問題，活學活用，就能解決你們的問題，（鼓掌）那是寶庫哇，我最近又重新翻了幾篇文章，我覺得對我完全是新鮮的，難道對你們不是新鮮的嗎？（眾：對！）你們現在單單讀語錄不行，你們的程度也是應該能夠系統的讀一些毛主席的著作，（鼓掌）到毛主席的著作裡這一座大寶庫裡取得武器，來解決我們內部的一些思想問題，一些作風問題，一些不好的工作方法問題，否則就會自己製造混亂了，比如你們昨天開了一個什麼會，丁萊夫之流就鑽了我們的空子，是哇，你們還不知道，對不對？（眾：對！鼓掌）而今天你們開會，又不許別人發言，人家上來說我想個不同意見，你們就轟人家，這也不對吧，（鼓掌）那你們要說了，啊，江青同志你怎麼來了就批評我們了？（鼓掌）剛才那個女同志，啊，我忘了她的名字了（眾：李娟）對！李娟，進去的時候哭著，流著眼淚，講著講就笑了，平靜下來了，我相信她是個好同志，啊，對

不對？（眾：對！）她很勇敢提出了不同意見，可是你們轟她，這就不對。（鼓掌）你們把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堅決的忠實的執行者，丁萊夫之流丟到一邊不鬥，專門自己鬥自己，這個對不對啞？（眾：不對！）為什麼讓丁萊夫趟在那裡睡大覺？我都對他有氣，（鼓掌）你們覺得已經鬥臭他鬥垮了呢？應該出題目，天天叫他交代，他對些資產階級當權派什麼關係啊？叫他交代，這是敵人，他不是我們的人，（鼓掌）這是你們的鬥爭目標，你們並沒有搞深搞透，也沒有鬥倒鬥臭鬥垮，現在啞，結果把你們自己的矛盾，那當然，不怕，我們不怕把自己的矛盾擺出來，但是怎麼擺，怎麼解決這個矛盾，然後統一起來，聯合行動，向敵人開火，因此我建議同志們讀這幾篇著作，就是說，讀《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幾篇東西，多了也不行，先讀這幾篇東西，同時，個別談心，大中小會結合，打通思想，我啞，就講講自己的缺點，看重講我的缺點，我著重講你的優點，你啞，就著重講的你缺點，而多講我的優點，這樣一來，不就容易團結了嗎？（鼓掌）當然我講的不是和稀泥，在大是大非、大的原則問題上，那是不能夠這樣的，那是只有鬥爭，當然，那種鬥爭也要講策略，原則問題是不能出賣的，不能降低的，內部問題，屬於思想方法問題，思想意識問題，工作方法問題，態度問題，都可以用我們黨一貫的最銳利的武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鼓掌）對自己人要和，對敵人要狠。（眾：對！鼓掌）現在我覺得你們把敵人丟到一邊，讓他睡大覺休養，就不大狠，而對自己人只看到缺點，就不大和，因此就影響你們的團結，對不對？（眾：對！）我看要狠，對敵人。對自己人要風細雨，與人為善。自我批評，批評別人也要講大道理，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這樣我們自己的隊伍才不分裂，才對鬥爭有利，否則對鬥爭不利，還會給敵人笑話咱們，還可以鑽空子，反過來奪你們的權啊，提高警惕啊！（眾：對！鼓掌）丁萊夫他們以及他們的後臺是不會睡大覺的，同志們！這一點要有足夠的認識。（眾：鼓掌）

現在你們開門整風，這是很好的，但是要研究方法，啊，讀毛主席

這幾篇著名的著作，帶著問題，活學活用。採取什麼樣的方法？我聽說今天你們封了自己紅衛兵的門，這一行動本身就是不妥當的。但是對去封門的人，如果再用那個方法來對他，我看這也不好，就是叫他好好自我批評，給他提意見，他現在還屬於內部矛盾，他的方法不對頭，去封門，砸了熱水瓶，啊，這個不妥當，可是你們對他也砸他的熱水瓶，封他們的門，那就造成了挑動群眾鬥群眾，我不能幹那樣事情，對不對？（眾：對！）我今天吶，也沒有更多的意見了，以後吶，再來傾聽同志的意見。

本來，我今天是想來看看你們怎麼鬥丁萊夫的，而你們說你們自己解決了，我現在看你們自己還沒解決好，讓他睡大覺，做休養員，而你們自己倒鬥啊，鬥啊，倒要鬥得分裂了，我看這不妥當，要改變這個做法。

人要自我改造，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如果沒有每個人的自我改造，那末這是很危險的。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裡都有光明面與陰暗面，也就是說個人與集體如何擺，沒有個人也就沒有集體，但是如果把個人放在集體之上啊，那你就錯了，那勢必要出現問題的。現在吶，就是有些人不善於分清自己頭腦裡這個陰暗面（我說的陰暗面一般指個人主義），不善於對自己這個陰暗面鬥爭，又怕別人觸及他這個個人主義。（眾：對）而把自己的光明面、優點吶，又誇張，說得不得了，那麼就不能正確對自己，這樣也就不能正確對別人，這就不利於團結，不能前進。就會停頓了！所以你們自己的整風應該著重於每一個人思想的自我改造，以善意的態度幫助自己的同志來改造，這樣我們的隊伍就更堅強，更有韌性，才能夠真正的把這個運動搞深搞透，把敵人鬥倒，鬥臭，鬥垮。我想請伯達同志給同志們講幾句。好不好？（眾：好！熱烈鼓掌）

陳伯達：

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

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同志們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主持會議的同志說：同江青同志、陳伯達同志一起來的還有關鋒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

江青同志說：同志們！我們馬上就有事情，來不及了，所以他們幾位今天就不給同志們講了，我們就告別了。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23）

【時間：晚至24日凌晨，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被接見單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駐青海聯絡站代表，地院東方紅代表，北航紅旗赴青海戰鬥隊成員。接見首長：周恩來、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肖華、楊成武、穆欣、曹軼歐等。】

（總理依被接見名單逐個點名，在點名過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軼歐小聲說：「機槍對這些小孩子打，真不像話。」）

總理：張惠英。

張：我。

總理：你多大？（張答）

總理：黃建強。

黃：我。

總理：多大？

黃：十五。

總理：你更小。

（順次點名，問姓名、單位、年齡）

總理：李春榮。

李：我。

總理：高個子，山東的。

江青：（指康老）兩個山東的高個子。（眾笑）（依次點名）

總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總理點名時，諸首長評論同學們的高矮）

總理：張苗苗。

張：我。

康老：多大？

張：十五。

戚本禹：（對眾首長）她名字叫苗苗。

總理：北京占多數。

總理：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劉賢權同志來了嘛？張江霖同志來了嘛？

（劉、張回答）

總理：你們自由了！你們解放了！

總理：劉賢權同志多大了？

劉：五十二。

總理：張江霖同志多大了？

張：五十一。

總理：劉賢權你哪兒人？

劉：江西吉安。

總理：張江霖哪兒的？

張：四川。

江青：我都沒有聽過你們的訴說，今天我們都來了，文革小組、軍委的同志來聽你們意見，你們講吧，青海的同志講，不要重複。

總理：你們講一講吧！

戚本禹：（對張惠英）你講講吧！

（張惠英開始敘述二·二三事件見聞，在講到被趕到報社大院裡時。……）

總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總理：報社原有多少人？

眾：二百人左右。

（張惠英繼續敘述，在講到關於燒死人的問題時）

總理：是不是燒死的？

（張回答。我也沒見過燒死的人什麼樣，燒的腿一面爛了，另一面還挺好的……總理邊聽邊點頭）

（當張講到持槍者威脅：「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時，康老冷笑）

（當張敘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時）

總理：有多少人？

（張回答，並繼續敘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況）

（楊成武同志進來）

總理：你們的同學有死了的沒有？

（張指陳存秀說）他弟弟被打死了！

總理：你弟弟叫什麼？

陳存秀：陳存宣。

總理：（你們哪一位知道得更詳細一些，補充一下。）

（于桂梅同學補充，當她談到守衛報社時）

總理：有多少人？

于：有兩千人。

（康老對總理作解釋）

總理：你們都在裡面？

康老：他們都睡在裡面，很擁擠。

（楊植霖同志於二十一時三十分進入廳內）

（於繼續敘述，當她談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繩子捆綁下跪時）

戚本禹：（對江青）他們竟敢不執行八條！

（于繼續敘述，當說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時）

總理：省委？

于：由省委幹部審問，審問的全是平時造反精神最強的。……我們在雪地上凍了一夜，有的工人幾天也沒吃，我們看到省委幹部審問，這完全是反撲，過去被鬥的，起來鬥造反的。保皇派鬥爭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講話了。一些當權派紛紛倒向保皇派。那幾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嚴重的。

總理：事後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繼續敘述，講到北橋頭死人時）

總理：橋頭在報社外面？

關鋒：那兒死人最多。

張江霖：在報社西北角。

（于繼續敘述）

總理：你在離橋頭不遠的地方？（于繼續敘述）

總理：保衛報社的有多少人？

（回答）

總理：二十多所學校，有多少人死了？

××：不清楚，消息都封鎖了。

總理：你們都什麼時候離開的？

××：二十四日。陳代海：我是三月六日離開的。

總理：有人抓到軍隊監獄裡沒有？

（王相喜敘述情況，說明監獄很大）

總理：那麼大？國民黨留下的，還是我們修的？

（張江霖、王相喜分別回答）

總理：在哪兒？

康老：（對周總理）他們都在一個房間裡。

（王繼續敘述，講到軍人宣傳「改過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內容時，戚本禹同志冷笑。當王講到外地同學被關押到黨校時）

總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幾個人。……

總理：什麼地方？

（王繼續敘述黨校內狀況）

總理：外地同學有被打死的？

（王繼續敘述，說到「火車頭」用錘子擊傷患時）

總理：你知道的一死一傷……

（王敘述到和軍區趙永夫、××等發生爭執時）

總理：你們和軍區談判的情況怎麼樣？

（張金萊詳細敘述談判經過）

（楊成武同志小聲對曹軼歐同志說：「趙永夫在搞鬼！」）

總理：軍隊哪天武裝遊行？

（王濱友、胡長生詳述武裝遊行事）

總理：多少輛軍車？（指二·三軍隊遊行）

（回答：二百五十多輛）

康老：二百五十多輛？！

（胡長生談到有公安廳車子時）

總理：公安廳幾個車？

（回答）

總理：張江霖同志，你們幾號來的？

（回答：三月九日）

總理：你知道15號搜槍的事？

（張回答，在談到二月三日武裝遊行是支持了右派，打擊了左派時，總理不住點頭）（當張談到王文英在談判時被趕回來時）

康老：趙永夫去了。

（當時敘述到事態繼續發展，要發生流血事件時，總理點頭）

（張繼續敘述，在談到自己被轟時）

總理：剛才他（指金萊）講的，……

（當張敘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時，總理笑）

（當張敘述幾次談判時）

（戚本禹同志對身邊張苗苗說：他也是按林總「指示」辦事的。十號他把劉賢權推出當「替死鬼」了。）

（眾笑）

總理：劉賢權同志你是怎樣被鬥的？

（劉賢權敘述，在談到軍區黨委討論同意支持八·一八時）

總理：趙永夫同意了？

（劉繼續敘述，說明趙是同意的，但劉對趙有警惕，並說：我看捍衛隊一方進軍區造我的反，揪我，鬥我也算是衝擊軍區吧！）（首長們和同學大笑）

總理：趙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員嗎？

（劉回答，並繼續敘述）

總理：軍區有電報給軍委嗎？

（劉繼續講，在講到八·一八為主體的三十八個組織和人數時）

（江青同志向關鋒同志表示贊許劉對情況的瞭解和熟悉）

（當劉談到軍區機關的「緊急倡議」時）

肖華：是不是事先寫好，印好的傳單？（劉答不知道）看來是事先寫好的！印好的！

（劉回答。劉在談到軍區機關成立所謂「三個團」時）

周總理：成立了三個團？

（劉繼續敘述，談到二月十日軍區開會決定劉賢權接見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時）（總理問劉過程中，楊成武同志對曹軼歐同志說：「劉賢權是從東北四野調去的……趙永夫有問題，歷史上有問題。」）

總理：開會誰來主持？

（劉繼續敘述，在談到首都三司拒絕和劉談，並說出自己的想法：「趙永夫不是說三司再三找我嗎？」時，眾首長大笑）

（當劉談到二月二十三日趙永夫接電說林總支持，準備檢查時，諸首長皆笑。劉繼續談，並說明是葉劍英調劉、張來京，後受青海軍區監視情況）

戚本禹：總理呀！關鋒同志那天見他，等了兩個多小時。

（肖華作了插話）

（劉賢權說明：「許多重大問題趙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態度很硬」時）

總理：同志們！今天不再繼續開了，情況中央文革小組全瞭解了，北京

三司同志派兩個代表再講一講，青海也派代表談。除了這裡講以外，不要再向外講了。

戚本禹：他們還是守紀律的。

總理：你們回來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問題很快會解決了。你們一定會遵守革命的紀律。「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楊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們的。這個問題快要處理了。²⁵

江青、周恩來在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967.3.25)

江青的講話

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

你們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熱烈祝賀你們的代表大會！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這次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是中學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團結的大會，是總結經驗，肯定成績，提出新的戰鬥任務的大會。

北京的中學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當紅衛兵一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就以最大的革命熱情支持了這一新生事物。這是毛主席對革命小將們的最大關懷，也是革命小將們的最大光榮。要珍惜這個光榮，要愛護這個光榮。

革命的紅衛兵戰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你們發揚敢想、敢說、敢闖、敢革命的精神，衝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大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

²⁵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級的四新。你們運用毛主席的階級分析觀點，批判了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對反動組織「聯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你們堅決地抵制和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積極地執行和宣傳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革命的紅衛兵，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創立了不朽的功勳。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我們希望，革命的紅衛兵要戒驕戒躁，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貢獻。

當前，中學紅衛兵小將們的任務，就是積極回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回到本校，復課鬧革命。一邊上課，一邊搞革命。依靠中學的廣大的革命師生，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按照《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按照《中共中央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進行鬥、批、改，把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紅衛兵戰友們，為了完成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必須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開展整風學習，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現在北京大多數中學正在進行軍事、政治訓練，沒有進行的，不久也要進行。我們希望你們虛心地向解放軍學習，熱情地同他們合作。在軍事、政治訓練中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風頭主義、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等，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和鞏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建立一支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革命隊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偉大革命運動。只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團結廣大群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徹底勝利。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必須實行馬克思所說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要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

紅衛兵戰友們，你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確地對待教師和幹部，對他們要進行階級分析。那種對教師和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排斥，一概反對，一概打倒的作法，是錯誤的。這種錯誤作法就是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幾個人的主張。中學的教師和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要打倒的只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一小部分混到教師職工隊伍裡的不肯改造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對於革命的教師和幹部，應該支持他們。對於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必須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說明他們改正錯誤，使他們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來。

對於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蒙蔽，而犯了一些錯誤的同學，應該耐心地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熱情地說明他們改正錯誤，團結他們一道複課鬧革命。不應該歧視他們，排斥他們，更不應該對他們進行鬥爭，要和他們一道進行整風學習，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幫助他們回到正確道路上來。這樣就可以把極少數堅持反動思想的，專搞打、砸、搶的壞分子孤立起來，把他們暴露在廣大群眾的光天化日之下；對個別情節嚴重的犯罪分子，可以由公安部門依法處理。

紅衛兵戰友們，要實現中學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要發展壯大我們的左派隊伍，必須堅持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在我們的革命隊伍裡，毛主席和我們黨從來都是既反對忽視階級成分，又反對「唯成分論」的。只有堅持毛主席的階級路線，逐步地團結學生、教師和幹部的大多數，才能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一小部分混到教師職工隊伍裡的不肯改造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我們必須注意鬥爭方法，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要嚴格執行黨中央轉批的軍委八條命令。要文鬥，不要武鬥。

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我們號召你們回校復課鬧革命，是不是說你們不要關心社會上的鬥爭，不要關心國家大事了呢？不是的。你們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是和

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分不開的。希望你們，身在學校，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說到這，我不能不以非常興奮的心情告訴大家，目前，不論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不論文化大革命形勢，還是工業農業生產形勢，都是一片大好形勢。當然，一切剝削階級以及他們的代表人物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鬥爭是曲折的，有反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是總的形勢是好的。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你們應該在大好形勢的鼓舞下，以關心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精神，把本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同學們，戰友們，你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希望你們永遠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鍛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接班人。

讓我們高呼：

革命的紅衛兵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周恩來的講話

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好久不見了！

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我們紅衛兵戰士們問好！熱烈祝賀你們大會的成功！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鬥的敬禮！

我完全同意剛才江青同志的講話。

偉大的紅衛兵運動從北京的中學興起後立即得到了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熱情支持，迅速地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了你們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帶著沖天的闖勁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到處串連，煽起社會主義的風，點起文化革命的

火。你們破剝削階級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把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餘打得個落花流水，為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你們響應毛主席關於徒步長征的號召，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教育自己。你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同自己隊伍中一小部分人的反動血統論的思想，同反動組織「聯動」的行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一小部分人所做所為是絕對抹煞不了紅衛兵的豐功偉績的！你們批判了和打擊了這種反動的和行動，使我們的組織更加健康、壯大起來了。

毛主席和黨中央向你們發出了復課鬧革命的號召。我們高興地看到，你們已經積極地行動起來。希望你們一面上課，一面努力整風，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主要是自己教育自己，同時也希望你們虛心地向大專院校革命的哥哥們姐姐們學習，向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們學習，向我們親愛的解放軍同志們學習。

我在去年國慶日以前，我同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小將們曾經進行了頻繁的接觸。很遺憾，以後由於忙於同大專院校、機關和外地的同志們聯繫，同你們的接觸就減少了。今天看到了你們的大聯合、大團結、大會師，濟濟一堂，思想水準、鬥爭水準比過去更加提高了，感到非常高興！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祖國的前途無限光明，世界的前途也無限光明。希望你們高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吧！

革命的紅衛兵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央首長在總後勤部機關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1967.3.30）

周恩來同志說：

同志們！

很久沒有到你們這裡來了。我想這個會是很難得的機會，跟我們全軍總後勤部的負責同志見面，我想，首先，讓我代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你們問好！

因為今天是你們的部長邱會作同志身體的健康在開始恢復的時候，回來工作，我們借這個機會講幾句話。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風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們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這場大風浪中，要學會鬥爭。當然，我們的矛頭是對準我們黨政領導機關和其他的單位中間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是要徹底批判在過去一個時期內執行過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些人，這樣子來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更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來進行這樣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那麼，因此我們解放軍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軍中進行這個鬥爭的當中，我們每個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們既要參加這個鬥爭，成為革命的一分子，同時又要把自己做為革命的對象，就是要去掉我們思想中，頭腦中的一些私字，私心雜念吧，如果說我們要奪權，抓那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同時也要把我們頭腦中私字的權奪掉，建立公的權。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將提出來的，毛主席特別把它選出來登在我們的人民日報上，你們都讀過。實際上大風浪中，有時我們這些負責同志，即使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說毛主席、林副主

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經過一些風浪。這也是考驗我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你們的部長，我們戰友邱會作同志，是經住了這次考驗的。

另外，很顯然照剛才最高指示上講了，要識別幹部嘛，不僅要看幹部的一個時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個歷史。在這個階級鬥爭中，我們要區別兩類矛盾嘛！究竟是敵我矛盾，是資產階級當權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執行了一個時期的錯誤路線，或者是其他的嚴重錯誤，要區別這個矛盾嘛。同時，要看我們幹部的整個歷史，不要看一個時候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許多革命的小將，青年們，他們有闖勁，在中央和中央軍委十月五號緊急通知的號召下，起來在解放軍內部來鬧革命，特別是軍事院校，後勤工廠，醫院，以至文藝隊伍，實行大串連，這是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辦的。既然允許他們串連，允許他們提出批評，允許他們到北京來，除了接受我們領袖，偉大領袖接見以外，我們的副帥林彪同志接見以外，自然他們也要到我們解放軍各個地方看看。後勤所管的軍事學院、醫院、工廠、文藝部隊，他也要到後勤大院來看一看嘛。所以你們這裡住滿了人，就鬧了一場大的風波，這是一場革命的風波。年輕的人嘛，他要闖一闖，看一看，燒一燒，貼滿了大字報，貼滿了標語，當然在鬥爭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動囉！現在看起來，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確實是年輕人鬥爭的初期的發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們也要一分為二地看這些問題，應當歡迎他們這種闖勁。這樣子，當然你們後勤大院最高的負責同志——邱會作同志，他就要首先變成了一個鬥爭的目標了。在這點上，你既然集中了這麼多的人在這個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鬧革命。我剛才聽說，集中了差不多將近兩萬，接待了一萬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時候，他就要鬧啊！我雖然沒來過，鬧的時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經常聽到消息。這些小將們他也不清楚整個歷史，也沒有辨別兩類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過了。但是呢，我們負責的人、指導全軍的人，應該站出來給他們解釋。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工作，中央文革、我個人也參加過。但是，那個時候，在高潮的時候，你儘管那麼解釋，他覺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須經過一場風波，考

驗了，以後事實被證明，慢慢信服了。年輕的人需要自己親身參加這個鬥爭，自己來證明認識這個真理，比別人去教育有好處。現在，許多院校回去了，醫院的也回去了，文藝部隊也回去了，工廠的也回去了。他們自己整風，就會把兩類矛盾，一個人，一個領導整個全面地來觀察，他們就會得出應該得出的結論。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先要把這個冷靜地看一看，這種代價需要付出。因為這是對領導幹部的考驗，也是對我們每一個工作幹部的考驗。毛主席號召每個人要獨立思考嘛，在鬥爭中是站在哪一邊？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是挺身而出，敢於指出別人的錯誤，首先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敢於向小將們講清道理，幫助他們，還是不管是非，就那麼隨便地煽風點火？那麼我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煽風點火的，比如說，煽社會主義之風嘛，點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這是必要的，也是對的，但是，也不要有些時候去煽陰風，點陰火，那就不許可了。這都是考驗，這場鬥爭考驗每一個人。當然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還在繼續進行，而且要把它進行到底。現在正是處在一個全面階級鬥爭和奪權鬥爭的新階段，這一鬥爭同樣地在後勤部門、軍隊的後勤部門。因為包括的有院校、有醫院、有工廠、也有文藝部隊，儘管我們今年發表的八條命令、七項規定，奪權的規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但是，鬥爭發展還是要前進，我們不能阻擋。鬥爭中不斷地摸索經驗，總結經驗，繼續前進，就要求我們總後系統的後勤部門工作人員要繼續學習，繼續參加這個鬥爭。我相信，邱會作同志健康開始恢復，重新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因為他有了經驗嘛！

在這個地方，我簡單回述一下子，我曾經說過，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經過長征的，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差不多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認識，特別到了陝北，那時紅軍被迫地離開了老根據地，轉戰北上，集聚在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後方的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也就參加後方工作、後勤工作，我

們差不多每天幾乎要見面的，計畫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子共事最密了，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的，那時青年有為，是個有希望的同志，跟著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這個看法到現在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覺得我的看法基本上還是沒有看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後勤，然後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解放戰爭，轉到東北，然後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後在林彪同志主持軍委的時候，他又來做總後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紅軍戰士，老戰士。這是他整個歷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沒有缺點，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有嚴重的缺點。所以，毛主席的學生，林副主席的戰友，不可能在我們一生不犯錯誤，我就是一個嘛，也犯過多次錯誤嘛！但是有決心，有了錯誤，敢於正視錯誤，而且決心改正錯誤。不但是中年嘛，現在到了老年嘛，還是這樣想嘛。跟主席怎麼跟得緊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號召通過實踐來證明，你對於主席的思想怎麼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實踐中來證明，你做對了，還是做錯了，有錯，是改了，還是沒改，對，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搞得更好。首先要緊做，要緊學，用學結合，學用結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讀語錄，讀毛選，讀林彪同志許多的指示，我們黨中央的許多文件、政策、方針，最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紅旗雜誌的社論，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許多好的文章都應該經常地學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聯繫起來，緊做緊學，如果有錯誤呢，要緊改。我們一般的戰士，從年輕，到壯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錯誤，總希望少犯一點錯誤，犯小錯誤，少犯大錯誤，有了錯誤就得改，緊改，最後一個，這樣才能說得上緊跟。不是說緊跟毛主席嗎？按照林彪同志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好學生。緊跟，你首先要做，要學，有時要改，這才能說得上緊跟。我相信我們後勤的戰士，要學會這個精神，希望學會這個精神。同時，也希望邱會作同志現在又來領導我們後勤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因為，我們長期的工作，遠的不說了，就是

我們解放以後和平十七年，後勤工作可以說，有三個時期，初期是剛開國，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個時候，我雖然做政府工作幾乎也是大部分時間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別在後勤支持方面管得多。那個時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楊立三同志，恐怕是你們第一任的後勤部長，那就是解放後，這位老戰友那是病故了，他對後勤工作的那一段時期，在抗美援朝上說是盡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還有跟他同事的嘛。這是我相當熟的那個三年多。後來，彭德懷回來了，他管國防部、軍委，那時任何人都不能過問的。主席的話他都不聽嘛，所以我們就沒接觸了。先是黃克誠，後是洪學智，那時就是開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錢，要東西就是了。那是一個長時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會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軍委，那麼我們的關係又密切了，協作了，要需要部隊支援的，可以說，只要黨啊，政府啊一要求，總是支持的，你們做後勤工作，都會感覺到嘛，都會想的到嘛，支持了許多，所以這點，應該說他是一個稱職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後勤部長。所以，在工作上也有個比較嘛。因為鑒定一個同志的全面工作，也還得跟別的比較，跟好的比較，跟壞的比較。對立面有個黃克誠，洪學智。那麼一樣好的，但是他超過楊立三同志，因為他時間長，楊立三同志時間短，成績也超過他，因為現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現在管的不僅僅是我們解放軍嘛，我們解放軍現在擴大的，已經包括許多工程部隊都進來了。而現在目前在奪權的階段，我們偉大領袖給我們解放軍的偉大任務，要我們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援農業，支持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等，實行軍管，實行軍訓，不僅對大中學校實行軍訓，小學的高年級，乃至工廠企業事業單位，最後乃至機關都要實行。這個五大任務，非常的繁重，光榮，既光榮而又繁重，在這個上頭，後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這兒，我們相信，邱會作同志恢復他的工作以後，經過這次鍛鍊，經過青年們這一代，受了一點點委屈，這算什麼呢。我們想一想，我們要把後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當中，鍛鍊出來，敢於提意見，敢於說話，敢於獨立思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不受一切舊的東西束縛，有創造性地發展，所以我相信，這樣的偉大的前途，我們偉大領袖下了這樣的決心，

從去年五月開始到現在，還繼續下去，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後代是有希望的，那我們就應該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頭，幫助他們跟他們在一起，帶著他們前進。這樣的精神，我希望我們後勤工作也要這樣子，比比過去一個時期，後勤工作在邱會作同志領導下，學主席的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給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為後勤提出來的報告得到稱讚的嘛，得到推廣的嘛！現在的五大任務，確確實實是要使我們的軍隊從各方面去接觸人民，更進一步地跟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所以這樣的工作，對於我們解放軍來說是光榮的，對後勤工作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所以，現在可以說，應該是我們後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開始。我的話完了。

江青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好！我借這個機會，向同志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邱會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見過幾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過他寫的自我批評，也聽過他在這次運動中的一些態度，我對他那個書面檢討，我覺得是誠懇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此外，當他在群眾面前，當群眾運動在一個高潮的時候，出現了某一些偏激的時候，在這樣關頭的時候，最容易考驗一個人了，考驗一個共產黨員，在這方面我聽到邱會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現的，是值得我學習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們學習。這是第一。他不承認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變相的體刑（似應為「體罰」——編者）的鬥爭，這時他不是對抗的態度，他對群眾採取了愛護的態度，這點我們不知道的，我聽到我很感動的。他覺得很不安，群眾為他在那兒挨饑受凍，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夠休息，這樣，後來主席派人要群眾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麼，在這樣一個運動中間，有很多不同態度的人，我想邱會作同志這種態度既不是對抗，也不是委屈，而是愛護群眾，而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彪同志。這樣的態度是不是值得我們學習呢，同志們？（熱烈鼓掌）我只想把這一點我知道的告訴你們，我也沒有更多的話說。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同志向同志們問好！

我完全擁護剛才周恩來同志的講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邱會作同志他不怕群眾，站出來跟群眾在一起，並且作了多次檢討。我覺得這樣的態度是很好的。希望邱會作同志，出來做工作。像剛才周恩來同志所講的，經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邱會作會工作得更好，我們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前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⁶

中央首長在四川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3.31） （存目）

本月

江青、謝富治與北京中學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3）

謝：今天把大家召集來，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大聯合，聽聽中學生大聯合的意見。

一〇一中毛澤東主義公社：現在中學形勢是這樣，四期社論出來，保皇勢力抬頭，用四期社論來抵制我們的揭發，他們要翻案，一種逆流起來。

同學：他們說中央說話了，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

²⁶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謝：根本沒那回事，胡說八道！社論講的是革命小將，沒講是反革命小將。

同學：四中前幾天有人挨打，要翻案。

謝：（念四期社論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話）這個革命小將是指所有的年輕的革命造反派。現在實行三結合的政策，這是毛主席的政策。懷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認一切是一種錯誤思潮。這從來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這裡講革命小將犯了些錯誤，不是講的「聯動」犯的那個錯誤，和那個相差九萬八千里。這裡講的錯誤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這根本連不上呀！不是那個意思（指一小撮頑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斷：他們要翻身了），完全錯了！我們都可以犯錯誤嘛，你們怎麼不能犯錯誤？但是不是指的「聯動」，根本不是那回事。你們可以寫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

江青同志很關心中學。她說，你們去大學，就是聽中學的少，開座談會是她說的。

江青：同學們，戰友們，我代表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看看你們！我們衷心祝賀你們革命大聯合！希望你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實行大聯合。我說過好幾次了。這是建議和希望，對的就接受，不對的就批評。希望你們的是革命的聯合，不是無原則的聯合，去爭取奪權的勝利。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做到。

對於「聯動」這個反動組織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對大多數進行工作。你們要提高警惕。他們組織嚴密，是有後臺的。他們是對你們的，也是對我們的。中央文革小組是和同志們站在一起的。如果我們不講原則，不講策略，不按十六條辦事；就會犯錯誤。同學們，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是和你們同生死，共患難的。祝賀大聯合進行。勝利是屬於你們的，也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夠關心，相信大家會諒解的。我們忙，不能從頭到尾參加你們的會。希望你們諒解。

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有精神準備，有反撲；一方面不排斥犯過錯誤想革命的人。要做這個工作，不然就會孤立自己，對不對？（眾：對！）

謝：江青同志最關心我們，今天帶病還來講話。所以說最關心我們中學生造反派，你們還說不關心呀！（眾：關心！）

我們這個會開得很好，提了大聯合、「聯動」的材料。江青同志帶病參加會，作了重要指示，非常重要。

把「聯動」挖掉。提高警惕。他們是一小撮。他們為什麼頑抗？有新的情況它就反撲，就是因為它有它的後臺老闆。它代表了一個反動思潮。它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須堅決和它鬥爭。必須跟他們大幹。要警惕他們，把他們擊敗。但要記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對少數頭頭兒專政，作艱苦鬥爭，從政治、組織、思想把他們徹底批透批倒。在鬥爭中要執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爭取，批判這個思潮，對多數採取瓦解爭取政策。對四期社論他們歪曲，他們反對革命組織，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進行堅決鬥爭。誰反對中央文革就堅決同誰鬥爭。反中央文革就是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反毛主席！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江青同志講我們革命造反派和中央文革要共同戰鬥，共同勝利，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

要關心大聯合，在共同思想基礎上，共同任務上大聯合。這個共同思想基礎是毛澤東思想。反對小團體主義等等。大聯合要有醞釀過程，但只要每個革命組織、革命派都有願望，在中央文革的領導下，又去掉「私」字，就可以。即使是這樣，也要有過程。大學開了紅代會，相當重要，也是經過醞釀鬥爭的。工人正在實行大聯合。中學比較多，比較分散，還要做很多工作。經過很多努力慢慢才能達到團結。團結就是力量。

現在都造反派，有真有假。這是新問題。值得注意、警惕。大聯合非常重要，可以逐步，不要一下子。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

下自己去討論。

中學裡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不夠。我贊成這個意見。甚至有的沒批判，它還有市場。

反動謠言也出來不少。都是那些「聯動」。為什麼它那麼猖狂呢？就是批判不夠，鬥爭不夠。你們是造反派，有這個志氣嗎？（眾：有！）非把他們這種思想打敗不可。我們支援你們，中央文革支援你們。剛才江青同志病了還來看你們，支持你們的大聯合，支持你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

（根據記錄整理，僅供參考）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表的講話 （1967.4.3）（存目）

中央首長與北京紅代會代表座談紀要（1967.4.4）

【首長：周總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姚文元、傅崇碧、丁國鈺等。紅代會二十幾個學校代表參加。】

陳伯達：有沒有什麼新聞？

眾答：炮轟陳毅、葉劍英。

關鋒：北航紅旗炮轟陳毅解放外事口。

戚本禹：北航紅旗為什麼轟，你們不是外事單位吧。

有人說：街上有打倒傅崇碧、李鍾奇的大標語。康老的講話也上街了。

戚本禹：北京衛戍區是好部隊，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嘛。傅崇碧是跟毛主席走的，為什麼要打倒呢？想辦法彌補一下子嘛。

康生：是個好同志嘛。

李冬民：軍訓有群眾路線差的同左派有矛盾……

戚本禹：你負什麼責任？大字報上街了，很早就說過不准上街，再這樣我們就守口如瓶。傅崇碧是個好同志嘛，你看看，他來電話客氣，是說貼李鍾奇的了。

李冬民：我們通過聯絡站制止。

韓愛晶：可以理解。

戚本禹：不可以理解。

關鋒：解放軍是王牌，還能隨隨便便地行動啊？

（總理進）

戚本禹：總理，有打倒傅崇碧的。

總理：那還行？這個副司令，不行啊！

關鋒：不要把大好形勢搞壞了。

蒯大富：他們把康老的話印發了。

康老：啊，那要搞我了，哈哈！我講話不要老貼大字報，我不敢講話了。

陳伯達：大字報上街馬上新德里、華盛頓，全世界上報了。

（看北航「紅旗」報）要顧全大局，不要感情用事，對國家要有責任感，你們登的有外國幾千元、幾萬元買不到的。

戚本禹：伯達同志，陳毅的事我們不要管好嗎？

陳伯達：批評一個人可以的，牽扯到解放軍國家大事不要弄，不要動不動把我們的話貼到大街上去。我看了外國通訊報導還要回憶；我說過這樣的話嗎？剛才戚本禹批評我了。

戚本禹：為老子遮羞嗎？

陳伯達：不是。國家機密（指著報紙）。傅崇碧司令大字報貼上吧，他是和我們中央一起研究事的，什麼上報紙，要審查，要有責任編輯。

大學同志們講一講吧！

戚本禹：北航，陳毅是你們口的嗎？為什麼炮轟陳毅？講一講吧。

（江青同志到）

陳伯達：他們貼了傅崇碧的大字報。

江青：不好哇，貼貼吧！主要我們負責嘛。還是不聽話，出去貼了。

（指李冬民）

戚本禹：他沒有貼，他是穩健派。

江青：他們還是可以理解的，把它貼掉，不要吵架。

李冬民：下午丁國鈺說，李鍾奇不要上街，他們不聽。

戚本禹：包括李鍾奇的，要貼掉。

陳伯達、康生：對呀！

江青：李冬民不要去了，他們吵架麻煩了。

謝富治：大學幫助貼，以免他們吵架。

江青：農大昨天打架了。

總理：為什麼？說一說。

……

財經：今天提出炮轟李先念，從總部到下面分成了兩派，我們聽了要搞軍訓，和李先念說了，他找葉劍英，葉劍英派了幾百人來了，一班兩人……葉劍英派來的支持保守派。我們開李先念的會，他們開別的會，搶時間、搶會場，說我們衝擊了軍訓。

總理：你這不能推到李先念身上，這是你們要求的，軍訓工作不好不能怨人家。我說炮轟不要緊，……炮轟我幾炮也不要緊。

財經：我們懷疑李先念同葉劍英有聯繫。

總理：這不合邏輯，轟我是支援的。

聶元梓：我認為集中時間解決問題，省首長時間，是否大家集中談下運動概況，從路線鬥爭上談。

58所學校可分類：一、左派掌握控制住的……；二、左派力量基本控制，有對立面一時不能解決的……；三、兩組織對立矛盾較尖銳，兩種性質，左派同保守派，左派之間，因此顧不上對外鬥爭；四、陣線不清，左派未形成較亂……。

怎樣把劉鄧路線更批深批透，形成群眾性的，把他們都調動起來。現在有許多活思想，不安心在本單位，要走。應該全面系統地批判反動路線，政治上同時在思想上也要觸靈魂，在這個群眾基礎上，大學的教育革命也要著手。有的同學對鬥批不感興

趣，對改感興趣，對批劉鄧等少了。這幾天搞了聲勢動員，好一些了。怎樣把積極性引導下去，搞深搞透，這是個問題。現在有提出「鬥批散」「鬥批走」的，留不住了。

關鋒：走到哪兒？

聶元梓：工廠農村嗎。他們忘了走到哪兒都要鬥批改。總之，怎樣形成批劉鄧，鬥批改，教育革命的高潮。

關心國家大事（形勢）。紅衛兵如何關心國家大事，除在校鬧革命外，關心全國各地革命應起什麼作用呢？如前一段譚震林復辟等，應如何對待這個問題，如何行動才對。這都有活思想，就想走哇！在北京有不少不需花費精力的都牽制進去了。

是否從這方面談一談，共同需要解決的問題。

韓愛晶：說的不要太具體。

聶元梓：畢業生活思想很多。文科的也不少，要散的，總之是高年級的畢業生，文科活思想多。批判劉鄧上街熱情高，但坐不下來。

發言：要回去，到外邊、郊區，到外省去支援。

江青：坐下來批也是苦差事嗎！

發言：希望中央對毛主席著作學習指示一下（伯達點頭），希望中央對教改做指示，我們要調查。……

江青：等現成的呀！調查還是必要的。

發言：（醫大）我們這些八年尖子，和李先念辯論，說我們是反革命，和孫正搞三結合不對，開他們的會不讓開（指對立面）

周總理：孫正自封，沒報中央，我所以沒批准，與你們無關係，不要聽他們的。我告訴他們是這麼講的：三結合不承認，奪權是對的。孫正等沒報中央，我是不同意，特別錢信忠，叫軍管北京醫院這是個關鍵。

清華：戚本禹同志講過，全國性衝擊也過去了，可看起來全國、北京還是要有的，比較大和小規模衝擊，要求拉回王光美鬥一傢伙，鬥批改沒有統一辦法和計畫。有人總辯論階級路線問題，是否有人指使。是否陰謀要在十六條加上出身二字。

農大東方紅：譚震林的爪子還在掌權，造反派有點翻不動。

劉長信（體院）：我院三結合搞了，有軍隊同志當參謀。現已按系科活動，兵團支部建在班上。整風的中後期學了「三七」指示，振動很大，自己搞軍訓，已經或正在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長信提出問題）怎樣能在批判劉鄧的反動幹部路線同批《修養》結合起來，是個大矛盾。

體委情況很複雜，莊則棟陪練總理是否知道？不知總理最近有否安排比賽？

總理：不，不，沒有，沒有比賽。

劉長信：有很多比賽，比往年這時期比賽還多，榮高棠倒臺後，黃中對各種比賽和業務活動是非常關心的。

是不是陳毅的問題，說是陳毅打電話告訴黃中要莊陪練的。

周總理：不要這麼講嗎？怎麼都是這個邏輯（指對葉劍英問題），陳毅什麼小事都向我請示，沒有什麼比賽。

劉長信：是有的。（接著江青對著總理耳朵說了幾句）

周總理：那也好，我是不要有的，儘量不要有，具體問題我再調查，很快找你們談。

劉長信：他們這麼多比賽怎能行呢？怎能搞文化大革命呢？

江青：叫他們來嗎！

劉長信：據說他們在討論吃1.7元和1.8元的問題。

總理：有這回事，有吃這麼多的嗎？

劉長信：還是物質第一的問題。我說你們這麼吃，小心點食堂。

（江青笑了），（把乒乓球班材料遞上）

蒯大富：北京的大學1-2類較多，3-4類也漸成熟，希望中央領導以後安排大學的工作多從1-2考慮。社會動態影響很大。總要總部表態。

江青：大體上普遍學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嗎？包括評論員文章。

蒯大富：有不少人用各種名義總想出去，怎麼辦？請中央考慮，給我們個計畫統籌安排，大家也能安下心來。希望中央給我們個社論指導，怎能安下心來，怎麼批判《修養》。安不下心來是個嚴重

問題，能發動20%就不錯，發動50%~70%太好了。要發動各院校，全國把劉鄧搞臭了，希中央用報紙繼續引導。

江青：《修養》是不是每人都讀了讀啊？

戚本禹：批判，有些人寫的不錯，改名字就可以送各報。

蒯大富：普遍的都承認廣大幹部是好的，做起就不成。

王力：在批判鬥爭中看幹部就可以嗎！否則同學們也搞不清楚。

江青：學毛主席著作可以批判《修養》，從和平時期到文化大革命系統批判也就是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各系統都要批判，各種專業大學嗎！

張春橋：很多方面，工業也是嘛！

江青：方向一致角度不同嗎！

郵電學院：鬥批改條件成熟，組織占學校人數80%左右，我們這兒有個培養局長的系。

總理、江青：真修呀！

作戰組：在外人員被扣的長達1.5月回不來，請幫忙吧。（總理叫他把位址人員記下來），聯動有個1016。

周總理：哪些學校為基礎，哪些人。

作戰組：有幾個頭頭。

江青：北航的，劉克夫很厲害，他的幾個兒子。關於大學聯動要深入調查一下。

作戰組：能否給我們作個形勢報告。

江青：今天我們宣佈紀律，不要上報啊，廣播。

康生：最後一次考驗。

江青：重點是反動路線，45年日本投降開始都有他的路線同主席作戰，兩次入獄你們搞過啊！目前是個批判高潮，戚本禹文章之後，可能還要有什麼文章，×××提的很好，從各條戰線上系統批判，作戰組可商量一下。從各個角度看來，你們有比我們知道多的。鬥爭的鋒芒是反動路線，其他的可考慮。農口，如果他們走了就垮就不要走。我們那時候保是從另一個角度，現在他還在活動。

你們反映的情況，我們包括總理不知道。他們要把左派壓下去不行。我個人意見，農大東方紅，還有師大井岡山那，不用撤了。不要武鬥。紅代會考慮輪流支援。對於敵人不要太急，會解決的。只要不搞死，坐幾天牢是個鍛鍊，壞事又是好事。有人不一定就能快回來，急有什麼用。

周總理：軍委準備下十條命令，搞不死。

江青：你們彙報了，我們要醞釀醞釀。重點是批反動路線。批，就是學習主席著作，每時期主席都有效正的文章，這樣，同學有興趣了。

周總理：政府各部我對農業抓的少，有個感覺，財貿口我搞過「三結合」那麼難，農口就怎麼那麼簡單。7號（1月）請願，搞得很緊張，大會堂四個門，最多五個門都圍了。大會不提，這個小會提一下。1月17~18號我們講過，部裡奪文化革命權，業務監督。市委奪權我們也等嘛！我們先開了造反派代表會，大學好些，造反派基礎好，工代會也是，中學差一些。美中有不足，不會十全十美。爭取95%群眾和幹部，文化革命後期才能實現。中央各部更費勁，他們造反比較後，發現有些反復，農口就是剛三結合，我看了看，現在知道不是那麼回事，我準備最近把農口部兩派都找來，鼓造反派的勁。

江青：沒有鐵板一快，那兒有不革命，反革命，那兒就有革命。

周總理：部有些不能放，一般監督業務可以的。外交也是嗎！中央準備快些。主席說看出個眉目，原認為四月，要到五月了。明年四至五月看結果。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鄧，要很好對照主席的，每個方面都有。可叫他們（指戚本禹等）給介紹一下，各大學院，綜合和專業的都可以批嗎！因為批判必然要涉及些中央的人，可以嘛！不過不要先倒，要先批，所以批我一下也可以嗎！對每個人都是，對有劉鄧沾染的肅清一下也可以，最高的是對照主席紅線批判。要統一部署分工合作，要分工。1/3忙起來就不錯，開始1/10——幾分之一嗎！慢慢長大，先進總是少數嗎！

有外面被捕的，通過紅代會，交文革辦公室，我給辦。寫親信，總要送我們辦公室的。中央八條下去就解決了，待一待也鍛鍊一下。外邊重點可去些地方，要少，不可大片，不要喧賓奪主。

江青：聯動不要看的太大，清明他們要去八寶山，你們不要出動，我們準備嗎！不要去了，他們總是跳樑小丑嗎！

陳伯達：衛戍、公安可派少數人看看嗎！

江青：那裡不全是先烈，有叛徒的。

康生：關於批劉少奇問題，語錄上有劉少奇的名字已經修改了，208頁下倒數五行起（從「劉少奇……大笑」）劃掉。這個是請示過主席同意的，新出的可以改，現在的可以在本上改一改。

陳伯達：剛才江青談到批判反動路線。劉鄧路線是很長時間的，他們代表資產階級思潮，在各方面都有影響。工廠裡，同樣學校裡也是。不批判劉鄧路線，鬥批改搞不了。馬克思說過，他的學說是革命的、批判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批判的，在批判的過程中發展的，要學會批判，在批判中提高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資產階級中心代表人物劉鄧。批判中兩個對照，同一時期劉鄧同毛主席比較，系統批判、對照，你們有貢獻。批判劉鄧路線能更提高毛澤東思想，學校鬥批改是和它聯繫的。戚本禹文章開頭了，戚本禹文章是批判劉鄧路線，特別是批判劉的。按他的方向中國革命不能勝利，他提出過當紅色買辦，當時主席在重慶，有紅色無買辦，有買辦無紅色。紅色其名，買辦其實。在土改中，四清中他都是原則錯誤的，土改不徹底，有「和平土改」，是他的東西。四清中還有這個問題，「和平土改」是劉少奇的路線，這樣他反對合作社，就不奇怪了，許多奇怪東西以後可以看到。他說：「每個農夫要三個馬一個犁才能搞變革，搞合作社，不然是錯誤的。」

周總理：剛開過十一中全會。對照黨的歷史就看出來了。

陳伯達：他反對，51年他批判一個地方搞合作社，後來大砍合作社，

都和他的路線有關係的。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農民不同意。只能走社會主義。毛主席說過，按他（劉）的說法，只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不會向別的。只有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堵死這個路。毛主席寫過《兩個中國之命運》，就是說兩種道路，有很豐富的材料。農村現在還有和平土改的餘毒。什麼農口，這些東西和他的路線都有關係。要批判，不批判也不能團結大多數。完了！

康生：今晚最後一次考驗，不要貼大字報。²⁷

中央首長與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的談話 （1967.4.4）（存目）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2）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著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麼一點。我對軍隊不熟悉，知道的東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們交談一下。我的意見如果不對，請同志們批評我。我們小

²⁷ 1967年5月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

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志們有什麼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嘍，他不像有些人把著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為人，我想同志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麼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麼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麼好啦！不怎麼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什麼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再加上電報還要多哩！那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我不比同志們好，我自己覺得學習的不夠好，特別是不夠系統。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麼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裡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麼新鮮。這篇講話強調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我就是這麼一個人。與同志們比較起來，我是個小學生，要向同志們學習。因為同志們在歷史上，不管是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等等這些戰爭時期，都為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連國內國外敵人都承認的。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鬧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為這個可鬧驚扭啦！當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一定要我們把這個紅星拿掉，那個時候不明白，是鬧過驚扭的。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軍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我只在軍隊做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時候，在中央直屬大隊當政治協理員。進城後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

的軍籍除掉，就是說不要開除我。我心裡總是向著軍隊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志們正在為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過一個故事。戰國時候，趙國的趙太后執政，她非常溺愛她的小兒子長安君。這時候秦國攻擊它，攻得很緊，她請齊國出兵解圍，齊國說，要把你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才能出兵。她不肯，她捨不得她那小兒子，很多大臣進諫，要她派長安君去。她惱火了，說誰再來勸說，我就要唾他的臉。當時有個左師（官名），叫觸讐。（音；上下結構字，上為「龍」字，下為「言」字。——編者。）他去求見太后，趙太后盛怒等著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後，他就問寒問暖，先不講政治，然後說，我快要死了，我有個小兒子，十五歲了，太后能不能給派個吃飯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趙太后就說，丈夫也愛少子嗎？他說，甚於婦人。聽了這樣的話，太后的氣消下去了。她說不見得，我看溺愛少子，還是女人比男人厲害。左師就駁她說，我看你愛燕后超過了愛長安君（燕后是燕國國君的妻子，是趙太后的女兒）。她問何以見得？左師說，燕后出嫁的時候，你抱著她哭，因為是遠別。燕后出嫁以後，每當祭祀，你都為她祈禱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要她的燕國生兒育女，世代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長久的。可是你對長安君就沒有這樣。太后說不是。左師然後就問，咱們趙國過去有名的世襲的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後代，現在還有沒有繼續世襲的啊？太后回答說，沒有了。左師又問，不但趙國，其他各國，子孫封侯的，還有沒有呢？太后說，沒聽說還有。左師說，都沒有了，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還不是由於「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嗎？「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徵國家權力的寶器，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權力。左師說：你給長安君那麼高的職位，給他許多肥沃的土地，給他的權力又很大，不及時叫他為國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我認為你為長安君打算的太短，你愛他不如愛燕后。左師觸讐講了上面的話以後，趙太后立刻下了命令，準備百輛車子，送長安君到齊國去。齊國馬上就出兵，解圍了。

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權是很多的。伯達同志經常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麼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好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麼理解的。多年來，我一直是很欣賞這篇東西，曾多次翻閱。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

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軍的工作成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工農業生產上。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錯，對這個問題，只要我們自己的思想明確，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來，就會大無畏，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就可以不支持他們，再來搞調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壯大起來。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就孤立他們中間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們，教育他們。這一點，同志們已經有了許多經驗啦，其中已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參加過兩個小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志他那裡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說，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輕易不要宣佈為反動組織，而是把它的頭頭，確有證據的壞人，逮捕起來，或者讓那個組織的群眾自己改換新的領導人，這個做法，我覺得還是好的。

同志們，對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麼自卑感。從前說是不介入，其實這個不介入，就許多單位說，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那一

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事實上，有的是從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從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從左的方面介入來說，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託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為什麼這麼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左的方面介入。幾個月以來，全軍有很多好經驗。據哈爾濱的同志說，那裡的軍隊，在去年夏天，就從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從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錯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數做了錯事的同志也是會回頭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麼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這個黑風。也許我這人自信心太強，我總覺得不會那樣子的。你看，就是農業生產，夏收可能也會不錯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錯。因為革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熱情，軍隊這樣子大力地去帶頭，起模範作用，我看這是解放以來，十幾年沒有過的。進城以後，我們軍隊住在兵營裡，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些隔開了。這次不行了，要從兵營裡出來，要從機關裡出來，恢復咱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群眾結合在一塊。這樣，有的地方就說，老八路又來啦。可見，我們當年還是和群眾在一塊多一點，進城以後就隔離開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做了許多好事情，從最初開始，以林彪同志為代表，就從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還向同志們呼籲一下，要看到文教戰線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認識不足，那些有問題的，能力不怎麼強的幹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戰線上去，還不是說我們包下來的幾百萬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氾濫。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為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希望軍隊的負責同志，這一次

能真正認真地抓一抓。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在教育方面，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份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裡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麼，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

在這個思想領域裡，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和平共處，他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著華僑，你們只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麼我們就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只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鍊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呀！就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像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這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

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里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說明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我就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歷史學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裡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頓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系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系統，我們不管他們就

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面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兩面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到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面，同志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占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裡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麼人的話，簡直捧得像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過去是個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像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志可以證明，伯達同志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略微講這麼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面，看出一點苗頭。我要著重地向同志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個「文」也得要認真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為各行各業，都有各自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只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麼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麻痹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偽裝，很使人討

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麼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志們今後大力抓文教系統，能不能有一點說明？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制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鬥、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什麼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著工人織的布，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著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志，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麼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志：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志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渠同志，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又怎麼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教育。陳士渠同志，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渠同志：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志，少數同志，太過分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麼？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麼？自行車、照像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為，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麼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面，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

一本什麼《顛顛的靜河》。誤人子弟呵，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只能當作蘇聯的歷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為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為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想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志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制。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裡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麼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麼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只是供同志參考，說得不對，請同志們批評。就這樣罷。

康生、江青在接見四川赴京代表時的講話紀要 (1967.4.17) (存目)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1967.4.20)

工、農、兵、學、革命幹部同志們，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

你們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熱烈祝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向同志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鬥的敬禮！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標誌著北京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勝利，並將對全國各地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起著重大的影響。在召開了工人代表會議、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大學紅衛兵代表會議、中學紅衛兵代表會議以後，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進一步聯合起來，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謝富治同志的講話很好。我只想講兩個問題：一個是大批判和本單位鬥、批、改的關係問題，一個是擁軍愛民的問題。

目前全國的形勢，總的方面說來是很好的，是大好的。這個大好形勢是毛主席領導著我們鬥爭的結果，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結果，也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支持的結果。

但是形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復的。這是正常的現象。絕對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沒有反復，那是很少的事情。經過反復的較量，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復的較量、搏鬥，才能鍛鍊我們。沒有反復，怎麼能鍛鍊我們。反復，不是壞事。

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這個階段中，應該開展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同時，按各地不同的情況，

逐步地轉入本單位的鬥批改。這個任務是艱巨的。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後臺，十七年來，他們在各個方面，提出了並且頑固地堅持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同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要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條戰線上，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插遍各個陣地。

本單位的鬥批改，和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統一的。對黨內最大的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可以有力地帶動各單位的鬥、批、改。而各單位的鬥、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黨內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各個戰線上散佈的毒素。這就要動腦筋，好好地想一想。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調查工作、研究工作。就需要冷靜，能夠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動起拳頭打架。

這是極其重要的任務。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每個單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領導機構。當然，也有的單位，黨的領導、行政領導基本上還好，就不必去奪權了。但是，差不多的單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聯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結合」，建立本單位的臨時權力機構。如果沒有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你如何去鬥批改？誰領導？對不對？

同志們想了這個問題沒有？有的同學，只想到這裡去串串，到那裡去衝衝，那個勁頭大。但是，搞好本單位、本部門的鬥批改，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計！這樣想一想，就會增加同志們的責任感！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也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和同志們一塊，學習同志們好的經驗，然後再來幫助同志們。

我們這一年來是共患難、同甘苦的戰友。我希望在鬥批改這個問題上，同志們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轉移了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要踏踏實實的駁倒他們。對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必須進一步深入地進行揭發和批判。

自從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堅決支持，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這五項工作，人民解放軍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幹部、戰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初步的成績。

對軍隊，不管是誰，有意見完全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送給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級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絕不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軍隊。

革命群眾要正確地對待軍隊，要擁軍。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號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是正確的，有效的。八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群眾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人民解放軍，是講擁軍的。

軍隊也要正確地對待群眾，要愛民。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現在，四月六日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也是正確的，有效的。十條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講人民解放軍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群眾，是講愛民的。

八條命令和十條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條命令和八條命令對立起來，是不對的，絕不要利用這個十條命令去破壞那個八條命令。如果用這個十條命令去破壞那個八條命令，那就錯啦。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一個是怕同志們犯錯誤，另外怕壞人利用。因此，我們現在特別強調地提出擁軍愛民的號召。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

我們要善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混淆兩類矛盾。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各個群眾組織之間的爭論，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去正確地處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見的組織和群眾打成反革命，不能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更不要武鬥。

同志們，我們希望，北京市的廣大革命群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鞏固和發展革命的大聯合，把北京市建設成為一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紅衛兵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²⁸

中央首長接見《人民日報》駐外地記者的講話 (1967.4.21)

【周恩來、肖華、王力也講了話。被接見者：《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新華社駐外地記者】

伯達同志講話

今天總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和大家見見面，看看你們。你們給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基本上大多是正確的，起了通消息的作用，起了橋樑作用。

²⁸ 1967年5月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1988年10月。

江青同志講話

讓我講話也是突然襲擊，我沒有什麼新的話講了，同志們做的工作很不錯，去內蒙的同志被人捉起來，打成右派記者，還是堅持了。武漢記者在不在？你們只有個缺點，沒有再來一個報告，那個地區看來問題是不少的。總的說，同志們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今後更要戒驕戒躁，接觸群眾，聽多方面意見，才能給黨中央、毛主席、中央常委提供更正確的情況。

沒有更多新鮮講話了。最近講了兩篇：一篇在軍委擴大會上，一篇就是今天人民日報上登的，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這兩篇合起來，大概可以看到我們對動態的一點看法。看出目前的動向。

從你們反映的材料上看，由於形勢發展不平衡，反應逆流多些，反映好的地方少一些。王力給我看了同志們提出的一些問題，要我們解答，當中有一個要講一講，就是對軍隊的看法。同志們提的大概意思是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後，都是逆流了。恐怕不能得出這個結論。有的地方有逆流，有的地方好轉了，好轉不少，如四川、雲南地區，我看好轉了。這個地方，就是西南軍隊裡也不一致，有兩個野戰軍就比較好。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好像軍隊帶來了逆流，軍隊介入後都出現了逆流這不妥當。逆流在目前不是主要的。今後會不會成為主要的，要看局勢發展，要誘導，靠大家少犯錯誤。這個問題不能那麼提。軍隊在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多好經驗，豐富的經驗。這方面報導也有，如東北××煤礦，那很好，我倒贊成寫個詳細的報導。軍訓也要調查一下，也有好點的吧。軍訓也很不容易，特別在中學，幾十個組織，軍隊一進去，很容易支錯，這是難免的，問題是錯了就趕快回來，看到某一個地方一時支錯了，就說出現逆流，這是基本觀點沒有端正，這種觀點要趕快改變過來。

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好三個月，支工、支農特別顯著，差些是支左，最容易出漏子。軍訓也有缺點，有些學校就起鬨。軍管基本上是好的，少數被趕，基本上堅持下來了，主流還是好的，同志們介入比

我們多，情況瞭解得深一點，但我們比同志們的接觸面廣一點，目前是大好形勢，不平衡，有反復是正常現象。報導逆流多了些，報導好的經驗少了一些，支左我看也有好經驗吧！東北去年六月就支左了。逆流在二月差不多是全國性的，三月好一些，現在大大好轉了，我講的好轉，不等於說某一個地區不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要有精神準備，要準備把你們抓起來打一頓，要有精神準備，情況順利時容易犯錯誤，要警惕。隨意交談幾句，沒有更多的話好說了。

康生同志講話

這個會是新建議開的，想聽你們的情況，說我對你們的工作熟悉，情況相反，是很不熟悉。

你們回來學學毛主席著作，交流各地區經驗，研究熟悉中央政策，再下去有好處。以後可以經常來來往往。問題是我們時間不多。

另外我接觸的地區較少，蘭州、內蒙、安徽、青海，正在解決四川問題。應當說，除青海外，絕大多數報導是好的，工作是好的，有成績的。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對同志們的鍛鍊有好處，從我所接觸到的看，對同志們的工作是滿意的。青海記者差一點，他們觀點受軍區觀點的影響，即使那樣他也講從報社沒有搜出槍，十三具屍首開始沒有看到，趙永夫叫他去看就有了，也沒想想沒分析。安徽開始認為沒有多大問題。深入研究後問題不少。四川一開始就是反映得比較好的，剛才江青同志講了對解放軍的看法，同志們本身絕大多數是解放軍，地方同志很少。解放軍是打仗的，一下子變成記者的確不容易，但比報館同志反映還好，這是我們解放軍品質問題，可能開始剛摸時不如現在熟悉。碰了釘子，受了曲折，看問題看錯慢慢熟悉就上了軌道。通過你們本身反映了解放軍如毛主席所說的，是可以信任的，是可以依賴的，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柱，這從你們本身也看出了。雖然內蒙有其他一些地方，遇到了一些問題，對個別軍區個別人犯的錯誤，但對解放軍的信心不能動搖。這樣的那樣的問題不能說逆流是解放軍介入後發生的。同志們要具體分析。此外，如江青同志講話，對有些問題，逆流反映多了一

些，好的經驗有，不夠多，不但支工、支農、軍管，就是支左這一方面我們也沒有注意或者重視不夠，採訪不夠。在這一方面，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很重視這樣材料，當然要實事求是，不要主觀分析。以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軍隊支左的好經驗，如四川渡口問題，主席看了很重視，立即批發。東北雞西的經驗，主席也很重視。這一方面有一些，但還少，解放軍支左主要積極作用是主流，個別錯誤缺點比起來是支流，要向中央報告進行解決，要注意一下。當然這個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要紛飾，不能只聽一面。

第三，報導也有個矛盾，一方面要快，一方面要確實，這確是矛盾，快就不能反復調查研究，要調查確實不能快，這確要研究，要完全調查清楚了就不是快報了，而是慢報。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呢？就是報導了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時，立即補發報導，情況變了，要補報，要經常及時反映真實情況。

這個工作主要還是毛澤東思想掛帥，政治掛帥，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去抓緊當前的奪權鬥爭、三結合、大聯合，特別是大門大批劉鄧路線，這個問題不知道各地搞得任何？上海開展了，其他地方不清楚。今天上午山東代表團找我反映情況，濟南造反派忙於當地的鬥爭，而保守派提得更高一些，這是以勢壓造反派。不對，立一個旗幟來壓造反派，當然保守派這樣做也是好的，也提醒造反派的工作，特別是三月廿日林副主席的講話。第一講階級鬥爭和階級觀點問題，要有階級立場、階級觀點，階級分析，離開了階級分析，就是主觀主義的。第二講主流和支流問題，那個是主流，那個是支流，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經常變動的，第三講解放軍支左問題，這裡有個問題，請同志們注意一下，報告是在一個月以前作的，是對軍一級領導幹部的，那上邊講到解放軍和群眾關係，是完全必要的，那裡提到帶槍的劉鄧路線，這對高級幹部內部講很必要，不過不要在報紙上去宣傳，去提這樣的字樣，不要被壞人利用它來攻擊解放軍，搞敵我陣線。內部講可以。

國際形勢，王力同志以後單獨和你們談談（鼓掌），你們很有興

趣，說起來也簡單，兩句話：馬列主義者和一切革命人民說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說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糟得很。也就是好得很和糟得很。

總理講話

你們快報也好，簡訊也好，報導了很多消息，近三個月的消息主要靠你們寫，還有軍區的電報，這兩方面比較起來主要是靠你們。我在廣州跟群眾接觸，今年是頭一次，去了五天，在這以前，二月底把趙紫陽找來，把廣東改成軍管沒有和廣大群眾接觸，今年解決各省的問題都在北京，這是第一次出去，我在那裡很得記者的說明，給我的消息很多是準確的。我沒有帶人去，原來是解決交易會問題，後來主席要我解決廣東的問題，所以多留了四天。我動員記者說明我接待，通過他們瞭解情況，他們工作很得力。

我提幾條建議，供你們參考：

第一，《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新華社，還有抽調馬列學院的第五個方面派去的記者一個口子，五位一體，要合作，你們訪問的面要廣一些，當然你們要抓住主流，比如拿軍隊五大任務三支二軍來說當然支左是主要環節，你們首先跟造反派接觸，這是主流，這樣做是對的。我說要廣一些，就是不僅聽這一面，也要聽一面（指保守派）特別是保守勢力的地方，聽聽加以對照做個比較。當然這做為次要的一面，但要注意到保守的，如剛在武漢記者提的，武漢「三字兵」是帶「保」字的，有十萬人，也許誇大了一些。廣州「主義兵」有部分有聯動思想，要抓幾個頭子，沒抓到，大學生，中學生說他們確實有上萬人。左派組織歸口後原來的上頭組織有了，他們軍訓執行得機械一些，可是「主義兵」組織還存在，它召集大會有幾千人參加，這個組織全市各中學都有，它倒成為獨立的組織了，把這上萬人都說成是聯動就不符合實際，要謹慎對待，對確實有聯動思想，聯動行為的頭子要抓幾個，捉一警百，對廣大成員要做工作，一起開個會，鼓勵他們改過自新。對武漢三字兵這樣的組織也要做教育分化工作。對群眾組織不能採取壓的方式，群眾組

織，有造反的，有像聯動這樣反動的，也有群眾性的但帶有保守性的，應以左為主，對左派要採取支持的態度，多來往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對群眾性的保守派，如武漢的三字兵，廣州的主義兵都可以談談，到底他們幹些什麼，要做些調查，比如說同造反派天天聯繫，同有群眾性的保守派一個禮拜去兩次，對照對照左派主流是對的，但也有錯誤，保守派主流是錯的，但也有可取的意見，你們應該有責任報導一點，不必太多。

另外，報導軍隊支左是主要的，但也要報導軍隊支工、支農的成績，軍隊在支工，支農方面成績很大，當然有的地方有時不大注意政治掛帥，只抓生產，不能持久，學毛著，政治掛帥才能持久。

你們記者也要看看支工、支農的情況和軍訓的情形，也報導一些備戰的情形，內部報導，不登報，報導重點放在支左方面，你們不但報導了消息，而且交了朋友，你們年輕，你們造反派也年輕，合得來。毫無疑問還是和左派來往多，但接觸面寬一些，有個對立面比較好一些。當然這要多作一些時間。要有對立面，要有比較，要有配合，可以使我們考慮問題更全面些。

第二，目前形勢，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運動是不會平衡的，永遠不會平衡的，此起彼伏波浪式前進，總是向一個方向走的，逆流和主流比起來只一小部分。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了，產生逆流主要是二月以來大聯合，三結合奪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利用群眾組織來爭奪，比如亮相吧，有些人實際上是不能參加奪權鬥爭的，他也鑽進來，因此就發生派別鬥爭，軍隊上有軍區，軍分區，人武部與地方黨政領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地方的影響。所以在奪權中，總有那麼些奪的不恰當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鑽進來了，這不就成了逆流了嗎？一月風暴席捲全國，到二月奪權，奪權條件是不成熟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混進來了，出了逆流，逆流總會有特徵吧。不應該結合的結合進來了，這些人復官了，舊秩序恢復了。這還是少數，如青海，那是反革命行動，一發現就解決了，實行了軍管。四川的確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一反映上來，主席發現一抓，問題就暴露出來了。現在查出四川捉了三萬多人，實際不止，現在放了兩萬七千

人，放了百分之八十五，一旦抓起來形勢就往好的方面轉，放了人，放壓制的人和組織活躍起來了，報導要廣、快，康老說快，我加上個廣，快，第一個報導錯了，第二個報導來了更正。作記者，那能報導都是正確的，比較正確就好了，何況現在你們報導的不少是好的。主要還是前進的，逆流只是一小部分，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形勢大好，三月廿日林彪同志講話後，形勢更好了。

第三關於軍隊，我們應該說，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運動，主要的還是成績。五項任務，不單是支左，過去軍隊在農忙、地震（河北）、洪水時期或邊防地區部分地區，部分軍隊作群眾工作，這一次是全面的作群眾工作。運動開始是學校先搞，以後是工業、農業，去年十月五日才在軍隊內展開，後來有意識限於軍以上機關。「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三支二軍五項任務是命令連頒，你們看一看，從今年一月初以來十幾個命令是關於軍隊，怕喘不過氣來，過去司令部沒作這一些工作，一下子壓在身上，開始情況不熟悉，犯錯誤是很自然的。主席說，支左支錯了，改了就是了，軍隊支左是從軍事學院搞了一下，後一下子猛轉過來的。首先是情況不熟悉，我在廣州聽說，只說了幾句話就出發了，我們的軍隊真是好的，工農子弟兵，搞生產有辦法，師長帶頭下煤礦挖煤，生產容易促上來，和學生鬧革命就不那麼簡單，十條命令，如江青同志所說的，就是愛民羅，就是不讓開槍，開槍亂子就大一些，青海趙永夫是反革命，內蒙開了兩槍，還有其他的地方出了些亂子，但是整個解放軍支左成績還是主要的，對軍區執行政策上的錯誤，希望你們報導，不報導不好。我和軍區打個招呼，讓軍區找你們談談，你們也主動找軍區，特別是搞軍管的同志談談，盡責任幫助他們，他不聽沒有關係。對街道上貼解放軍的大字報，就勸他們送到司令部去，共同維護解放軍的威信，防止敵人挑撥，特別是在福建、廣東、廣西、西藏、內蒙更要注意，把八條和十條合到一起就是擁軍愛民，這一點江青同志已經講過兩次了。

我就講這三件事，第一是訪問要廣，但不要失掉中心，這是主要的，康老講了一個快，我就講了一個廣。

肖華同志講話

我完全擁護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同志的講話，我講一點怎麼加強軍隊同志和記者的聯繫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同志們辛勤勞動，做了大量工作，對解放軍糾正錯誤缺點，更好地完成三支二軍任務有很大好處，剛才總理講了，解放軍任務很重、很急、很複雜，解放軍同志完成任務沒經驗，犯些錯誤，有些是難免的，有些是對中央政策沒學好，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有個別的是立場錯誤。中央指出以後，有的已經解決了，有的正在解決。思想上要扭轉這種情況，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現在的確存在軍隊領導如何加強與群眾聯繫的問題，有些人當首長慣了，接觸群眾少，忘了密切聯繫群眾的光榮傳統，你們比他們好，你們經常在群眾中，和左派有聯繫。軍隊如果發生一些問題，請你們迅速反映，不僅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反映，而且向當地駐軍反映，拖長了，對軍隊對群眾都不利。向軍隊反映要不客氣，不管他聽了舒服不舒服，因為對工作有好處嘛，除了反映問題外，還反映經驗，幫助他們總結一些好的經驗，支工、支農、支左的經驗。軍隊同志除了要很好的聯繫群眾外，還要通過你們作下達的橋樑。你們加強與軍區的聯繫，對你們也有好處，你們抓下頭來的緊，軍區對抓上頭也許來的快（康生同志插話：要注意區別一下，也許有假的）你們要看文件，我們同意，也可以參加當地的傳達會。這對掌握中央精神有好處。我們告訴軍區，可以給你們提些方便條件，個別軍區對記者態度不好，粗暴，如內蒙軍區，現在已經解決了，還有什麼這類的問題也可以反映。你們工作條件方面有什麼困難沒有？我可不是搞經濟主義啊！你們到外地去，有些什麼困難？住房，交通等要幫你們解決，保證你們工作的條件，今後要加強和軍隊的聯繫，軍隊和記者的聯繫。

王力同志

今天就談到這裡，我另外再找時間談，這兩天看看軍委擴大會議文

件，有些錄音可以聽聽，江青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已經整理出來了。今天總理、江青、康生同志的講話可以討論一下。²⁹

中央首長接見獲釋的「聯動」分子時的講話 (1967.4.22) (存目)

中央文革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指示 (1967.4.22)

江青：昨天晚上開會，講了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事，不知你們參加沒有？

(有的參加了，有的沒有參加)

今天要把他們一起放了，給你們打個招呼！放了130個，有兩個殺人犯沒放了，他們有血債嘛！

給你們講一下，不要歧視他們，要相信他們大多數是好改造的，應歡迎他們微小的進步，要允許他們出來活動，你們有個對立面好。

王大賓，你要幫助朱成昭，你就說，希望他們改正歸隊。（戚本禹：你說是江青同志講的。）青年人，犯了錯誤，改正就行了，那有不犯錯誤的呢？年輕人不要老認為自己一貫正確，如果這樣，那就錯了，要聽反面意見，犯錯誤不能犯方向錯誤，犯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再回來麼！不回頭是不行的，「聯動」就是犯了方向錯誤，是劉鄧路線的必然產物，是封建世襲的東西，這是特殊階段。

²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講北大附中鬥彭小蒙的事）

彭小蒙受王任重的影響，主要是個人英雄主義，到了一個地方就是當然主席，就奪權，那怎麼行呢？我曾兩次批評過她。

戚本禹：你批評她，她也不聽。

江青：她十七歲，不會一直滑下去的，不會固定不變的，不要鬥她了，越鬥越頂牛，對他們大多數是會轉變的，對犯錯誤的人應正確對待。

你們現在打內戰，原因之一就是你們青年人對己批評少，大民主是對自己的，要多做自我批評。

現在你們成了當權派了，看別人來轟你們吧！要受得住，你們說一句話，寫一篇大字報，別人也要評一評。

相信「聯動」他們會改的，「聯動」主要受社會影響，是父母級別決定的。（有人問：有些「聯動」分子父母是黑幫）

當然，他們少數人是會搞階級報復的，但要相信大多數，父母不革命，兒子也可能革命麼！我經常講，孩子是人民財產，國家財產，不要把孩子當成自己的私產，有些幹部、孩子才二歲，就給他一個箱子，裝上手錶、皮鞋，他看到的就是這些，腦子裡裝的就是這些，有的人對自己孩子非常嬌，上學吃得好，還送好的去，回來還吃好的。我知道了，我要我的孩子不要那樣，他們聽了我的。要星星，要月亮，就是拿不下來，那怎麼能行呢？這對孩子有害無益。

我們有許多老革命出身不好，但背叛了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革命了。要做工作，要告訴所有大專院校，要幫助他們，不要譏笑他們，那些個別搞階級報復的也沒關係，反復一下嘛！

姚文元：可能有反復，沒有什麼關係的，有好處嘛，沒有右派哪有左派，沒有反復，你們哪裡能得到鍛鍊。

蕭華、江青、周恩來在宣讀《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會上的講話（1967.5.7）

蕭華的講話（略）

江青的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

我完全擁護《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同意肖華同志的講話。我沒有更多的話講，我只講一點。（非常親切地）我們有這麼好的軍隊，不要因為他們有錯誤，在一個地區一個問題上的錯誤，就一切都錯了。要記住，要愛護我們的人民解放軍，他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他們犯了錯誤會很快地改正，要原諒他們，歡迎他們改正錯誤，要與人為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革命派內部，聽說內部也吵得很厲害（關切地笑了）。在組織內部分不清敵我，採取了甚至比對敵人還厲害，這就不好了。今後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很難說。但是大敵當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們不能鬆懈，要時刻記得批判鬥爭，鬥倒鬥臭，如果一鬆懈，內部就會吵起來。今天，總理、伯達、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們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內戰，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忘記了這個大方向就要犯錯誤。我希望同志們記住這一點，把精力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我們就不會迷失大方向。

第三、對保守組織，一個組織幾十人，甯說幾千幾萬，不要隨便對他們的群眾採取歧視的態度，這裡有個群眾問題。革命派要善於做群眾工作，要做艱苦的思想工作。這一點，對你們可能有點惱火，他們對我們打、砸，我們還要給他們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個別的頭頭外，一般的應做群眾工作、思想工作，才能把群眾爭取過來，這才能孤立頭

頭，打勝仗。西南保守組織勢力是不小的，對保守組織採取什麼態度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的講話

戰友們、同志們：

剛才伯達同志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我們完全擁護，並堅決貫徹執行，不折不扣地堅決貫徹執行。成都軍區部隊，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林副主席的指示，堅決站在革命造反派一邊，共同鬧革命，搞好四川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成都軍區部隊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對於前一段被取締的革命組織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根據中央關於四川問題的決定，我們回去立即處理，一律平反。

剛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講話，對成都軍區部隊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們回去堅決執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堅決貫徹執行。在我部隊中普遍地，轟轟烈烈地開展一次愛民運動，搞好軍民關係，與人民群眾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歡迎同志們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進行批評、說明，使我們的工作得到改進。特別是在支左、支工、支農、軍訓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歡迎同志們提出批評和幫助。

同志們、戰友們：我和梁司令員是剛到四川的，對四川的情況不夠瞭解，希望同志們多加幫助，把四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使四川的軍民關係搞好。今天就講到此，今後見面的機會很多，向同志們學習的機會很多，今後再共同研究。

周總理的講話（略）³⁰

³⁰ 《革命造反》第2、3版，1967年5月13日，出版者不明。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8.11） （存目）

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見「三軍」黨委時的指示 （1967.8.17）

版本一：

【八月十七日晚到十八日凌晨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見了三軍黨委並作重要指示，現將首長講話摘要如下。】

三軍聯合以後作了很多工作，威望很高，影響很大，成績很大。革命決戰階段要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決不能放鬆這個大方向，決不能搞武鬥，堅決反對打、砸、搶、抓，大力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三軍要成為模範，要按主席的戰略佈署前進，在大批判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武鬥風一定要壓住。

現在大街上的大標語，大量是肖華的，超過了劉、鄧、陶。很快扭轉！要大量揭發劉、鄧、陶。要提高鬥爭水準，掌握策略，要做好樣子，要三性統一，鬥爭當權派也要文鬥，不能下跪，坐飛機等，有一些人形「左」實右，甚至比造反派還左，今後要注意這點，要抓革命促生產，對地方要調查研究，不干涉地方，要節約鬧革命。

總政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走了彎路，要重新搞，當前主要搞四大。總政的主要負責人中央一保再保，還救不過來，越滑越遠，要依靠總政的造反派，關起門來搞。主要靠本單位，總政究竟誰是什麼人，一定要搞清楚。對肖華要揭開來，將來揭出來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有計劃鬥彭、羅、譚政、陳再道。

三軍支持總政的造反派，以盧前安為核心的。當前總政界線還不

清，要重新排隊，肖華自己安排的檢查不算數。

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只有三個保：1. 毛主席的英明領導，2. 人民解放軍，3. 廣大人民群眾。不能把人民解放軍搞臭，三支兩軍的任務主要靠人民解放軍，為什麼敢放手發動群眾，主要是毛主席他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二是有人民解放軍，如何正確對待人民解放軍，這是個原則問題，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領導的，一定要按中央首長的講話去做，我們就是依靠三軍的牌子，使文化大革命走向正軌。

以後只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不要提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這樣提是不對的，是錯誤的。現在是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負責全軍文革工作，要防止驕傲，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要請示報告。

地方不要到處抓一小撮，這樣會上敵人的當。

要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解放軍，不能把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解放軍威信搞垮。要保護革命群眾，要搞解放軍，就要上敵人的當，搞垮了誰去搞三支兩軍，誰去保衛文化大革命啊。³¹

版本二：

總政關起門來搞文化大革命，什麼都不搞。

全軍文革也是，由廖初江同志領導。由吳法憲、張秀川、邱會作、葉群負責全軍文化大革命，由中央文革直接領導。

對蕭華，江青同志指出：總政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主要負責人，中央一保再保，都沒有糾正過來。總政的文化大革命要關起門來搞，主要靠本單位。總政究竟誰是什麼人，一定要搞清楚。對蕭華要揭開來，將來揭出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要抓大節，不要抓細節。

總政的材料不讓往外抄。

有計劃鬥彭、羅、譚政、陳再道。地方不要到處抓一小撮。這樣搞會上敵人的當。要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解放軍，不能把毛主席親手締

³¹ 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32期，1967年8月25日。

造的解放軍威信搞垮。要保護革命群眾。要搞解放軍，就要上敵人的當。搞垮了誰去搞三支二軍，誰去保衛文化大革命啊！

周恩來、康生、江青簽發的給昆明軍區的電話指示 (1967.8.29)

周恩來康生江青簽發給昆明軍區的關於二百號信箱武器問題的電話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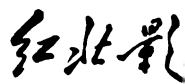
時間：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時三十分。

內容：

- 一、大力宣傳毛主席的批示，大力宣傳毛主席「擁軍愛民」的號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點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 二、駐軍部隊由原來的一個營增加到××個連，盡最大努力勸阻。堅決保衛武器。
- 三、如果勸阻無效，立即抓起頭頭來。³²

³² 雲南八·二三《風展紅旗》編，《毛主席無限關懷雲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長對雲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江青同志有關文藝必須反映人民戰爭的論述 (1967.8.29)



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 ——江青同志有關文藝必須反映人民戰爭的論述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

「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我們文藝界必須反映人民戰爭，這是我們文藝界的神聖任務。」

▲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³³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 (1967.9.16)

【時間：晚8：50至次日晨0：45，地點：人大會堂安徽廳。被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部分組織的負責人。出席的首長：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姚文元、葉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們現在開會。小將們，你們不是老將。先讀語錄，帶了沒有？（念語錄第一頁第一段，第三頁第二段，第224頁第二段，第229頁第二段）好，現在請總理給我們講話。

周總理：這次找首都紅代會各學校組織來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現在分為兩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見「天派」。我最近才知道，聽說我是「天派」的後臺。我倒是喜歡坐飛機，但是飛機要

³³ 〈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江青同志有關文藝必須反映人民戰爭的論述〉，《紅北影》第9期。

從地上飛起，以後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個觀點，小報中對形勢有一個錯誤估計，任務從形勢而來。今年春天清華井岡山小報上對形勢估計很壞，說什麼要跟毛主席上山打遊擊去了。你們不知道黨中央情況，到處道聽塗說，瞎估計。

最近又是，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在八月五日天安門城樓上，有人認為是第三次大串聯。我講哪有這麼回事。我們根本不是這樣估計，形勢推動我們前進，我們否定這種錯誤估計。

儘管我們這樣說，但是同學們不回去，還是這樣講，還是這樣估計，還是這樣做。八月十日、十一日兩次座談會，我們批判了這種錯誤估計，你們還是這樣估計。清華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們不斷的號召回來，但是不靈。（江青：清華去了五千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清華井岡山今天登小報反對我。蒯大富你站出來，你們今天就反對我，我是批評你，不是打倒你，坐下。）連武漢三鋼三新都說是處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這樣估計是錯誤的，還提出什麼「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武裝奪誰的權？就是要奪毛主席的權；「戰爭解決問題」，就是企圖奪軍隊的權了。揪軍內一小撮，七月我們糾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這個錯誤口號就是沒有肅清。我們與大學紅代會談了多次但不靈。北京的話傳到全國，現在有些地方還在揪軍內一小撮。

黨中央的估計與你們相反。七八月份，各地軍隊承認了錯誤，解決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問題，比上半年快得多。我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統帥親自領導的軍隊，人民解放軍最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一號召說，錯了，解放軍馬上就認錯了。解決武漢問題就是靠毛主席，靠軍隊，不是靠別的前進。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黨，相信解放軍。陳再道，鍾漢華這些人有什麼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決了。

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第二個年頭，又過三個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廣度發展了。全國已有七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了。現在正面臨第二個年頭，要思想革命化，要奪走資派的權，要鞏固勝利，我們有無限勝利信心。首都紅代會

不聽我們這些，主觀臆造，錯誤估計形勢，影響全國，與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馳。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個講話，你們放了錄音了吧？（眾：都放了。）她講了三個問題，可是你們的做法與這三個問題都相反。

江青同志講要擁護和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提出要鞏固這個領導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們講了「五·一六」兵團是一個陰謀反動組織，它要動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質。但這主要是一小撮壞頭頭，從極「左」方面破壞黨的領導，我們要認真對待。他們的矛頭不是反對我個人周總理，實際上是對中央文革，我與中央文革是堅決一起戰鬥的嘛，一起辦公的嘛，這是統一在毛主席、林副統帥指導之下的。這你鑽什麼空子呢？有人想從極「左」鑽空子，我們小將到處傳聞，油印，推論，臆造，總歸是干擾我們的工作，我們今天就是幫助你們。

對「五·一六」不應擴大化，總是少數壞頭頭，對揪黑手要認真對待，不能在群眾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謠，陰謀活動，除此而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要在群眾中擴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對「湘江風雷」就是這樣，他們的頭頭有壞人。我們過去聽軍區的多，現在解決了，「五·一六」別看在名字上有幾方面軍，實際上沒有幾個人。群眾會覺悟，他們本來就是造謠生事。這是第一不要擴大化。

第二，你們學校各組織真有這樣的人，你們應劃清界線，由本組織自己揪出壞頭頭，這樣我們歡迎。農大東方紅查出了秦化龍是叛徒。他們聽我的話，在批譚時沒讓他上主席臺，他們農大東方紅將秦化龍扭送衛戍區，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見了他們。雖然他們東方紅查出幾個「五·一六」分子，但是他們找出了人證物證，自己揪出秦化龍扭送衛戍區，這很好。安徽兩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決問題以後兩派都打電話揪黑手，他們從沒有講過團結，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這是從沒有的好事。（康生插話：兩派爭先恐後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壞頭頭抓起來，送交軍管會了。）

秦化龍是個叛徒，不是一家調查出來的，農大的問題兩派都參加了，你們應該歡迎他們。揪叛徒問題「天派」「地派」都合作了，這個行動完全有利於黨的純潔，為什麼要分裂呢？對「五·一六」要有這個精神。

第三，「五·一六」的頭頭揪出來了，不要因為有幾個壞頭頭就認為群眾也都不好了，把群眾推到對立面，這是群眾鬥群眾。

第四，「五·一六」兵團以極「左」面貌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從內部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個口吻，如果談什麼事都是一個口吻那就一個人講好了。（康老插話：勾心鬥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五·一六」從極「左」方面來干擾。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樣從右的方向來干擾，兩者形式不同，實質相同。所以我們要指出「五·一六」問題，但不允許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機會翻案。《文匯報》今天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從中央領導鞏固起。

你們何必來干預黨中央領導的內部生活呢？我們是一致的，你們胡說亂猜是胡鬧，是干擾我們的領導，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們是被人操縱就要揭發，若是自己認識問題就改正。地、富、反、壞、右壞人都想拆黨中央的台。你們青年人思想常常搖擺，別的地方一聽你們的講話，就以為你們從黨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麼法寶了，這很不好，當年五四運動青年受封建和軍閥思想影響有派別是可以的，當時北大就有胡適之派，陳獨秀派，自從遵義會議之後，毛主席取得我們黨的領導地位之後總是一派紅線，雖然有劉、鄧黑線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偉大勝利。可是你們都扳著手指頭算黨中央還有幾個人了，這完全不是毛澤東思想，是五十年前我們對北洋軍閥的看法。現在雖然有走資派、特務，但是主要還是毛主席的偉大領導，回想五四運動時，你們比我們高明多了，但是你們不能飄飄然，要好好的從天上回到地下來。

江青同志講的第二個問題是要鞏固人民解放軍。主席講要三個相信三個依靠，其中武裝力量是人民解放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我們，從去年保衛革命小將就提「四不」。而你們如何看呢？就相信揪

軍內一小撮，到處分析，說「林副主席只能指揮五分之一軍隊」了，簡直一派胡言，這根本不符合我們四十年的歷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風，四個第一，五好連隊，我們怎麼能懷疑呢？不錯，軍內也有壞人，像陳再道、鍾漢華、趙永夫等，但是絕大多數是經得住考驗的，怎麼能用「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呢？如果有壞人挑動你們就要上當的，擁軍愛民是毛主席早就號召了的。我們現在面臨著國內外階級敵人，走資派，要更好地樹立敵情觀點，這一點在一到打內戰時就忘記了。有些領導靠邊站了，應該考慮大聯合，北京武鬥有的比較嚴重，西單商場，光學儀器廠破壞機器。工農帶眼淚進去，帶眼淚出來，總歸是有壞人伸黑手。在這方面我們要告訴大家，「揪軍內一小撮」繼續下去是錯誤的。與軍隊的對立情緒是錯誤的，只有通過軍訓才能將散亂無組織現象變成有組織行動，特別是知識份子，對一些機要部門要實行軍管（江青同志插話：昨天有人像強盜似的從房子上進入《紅旗》，這是強盜，要專政，請謝富治同志破獲，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北京還發現有違背中央精神的事，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批評，我們不贊成彎腰駝背。這是桃園四清的經驗，「燕飛」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話：北京爬牆抓人是從葉向真那開始的。劉詩昆、葉向真打解放軍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些你們要批判。年輕小將犯了點錯誤不能就摔在地上，對軍隊奪權是錯誤的，保衛國家的武器你們奪過來幹什麼？你們奪了槍就亂放，這事不允許。特別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務行動。去年我對紅衛兵講過，葉向真爬牆搞彭真，楊尚昆搞竊聽器，身上帶答錄機，開祕密會，偷記錄，偷日記本，這都是資產階級特務方式。

北航紅旗去年搞什麼「鬥爭策略」小冊子，絕密的，這是一套特務手段，是國民黨特務手段，這種辦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訴你們就是犯罪，你們必須去掉。

還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話，就推理，這是不好的，我們不要學彭羅陸楊那一套，我們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話：宣佈，一切祕密會議非法，我們中央文革都沒有祕密會議，要防止階級敵人破壞，北

航紅旗有人給蔣經國寫信（念中央社新聞……，你們聽了吃驚不吃驚呀！）。要警惕呀，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敵人就是要破壞。（江青同志插話：隊伍不純是正常現象，但要相對的純，這一點你們組織內部處理。）這是階級異己分子在派別鬥爭後邊搞的鬼，暴露出來是好的，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是新生事物，有很強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點錯誤，是愛護還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兩派鬥爭，找一個藉口就要給人家顛覆掉，外部還有人。你們不少人參加，蒯大富、韓愛晶你們都到了現場。（江青同志插話：聶元梓也去了，躲在一個地方指揮。）（聶元梓：我沒有去。）

總理對江青同志講：這個情況沒證實。師大革委會有缺點有錯誤自己改正嘛！為什麼需要外邊的人去干涉，不聽主席的。我們說這些心裡很難過。我們學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黨的歷史，我犯過不少錯誤，也犯過路線錯誤，不需要五·一六來整理，我心裡清楚。我個人犯過錯誤要認識錯誤，我快七十歲了，要做到死，學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緊跟毛主席，緊跟林副統帥。你們來日方長，不要自滿，固步自封。只要一天離開毛主席教導就要犯錯誤。我們的影響較大，你們的影響也不小。我們有錯誤有缺點，在北京對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開展的比學生晚，我們注意知識份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話：你們從小受資產階級教育，從小受家庭影響。不要忘記你們還沒有進行鬥批改呢！）我們有些偏愛你們，溺愛你們，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穩定，他雖然出身勞動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話：是勞動人民家庭嗎？）但這不要緊，要與工人、農民結合去受鍛鍊，我和韓愛晶同志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就是因為在一次會上我看見他很瘦，就派我的醫生給他檢查檢查，結果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話：韓愛晶，我們寵壞了你，我難過，你寫的自我批評不是什麼自我批評。）你們不應該隨便去顛覆人家的革委會，全國都應該如此，這是一個重大的任務。

所以，北京兩派不是學好毛著，而是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修正主義影響，近一年來運動轟轟烈烈，你們連坐下來學習都不行，有時連《人民

日報》、《紅旗》社論都來不及學。所以一些壞東西如：「懷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厲害。好像北京的學生如何如何好，不錯，北京學生先點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對的，你們有成績有功勞。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來了，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了，結合實際情況進行了，北京大學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數反對領導。不管對不對，外地反感，電話全是這樣。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這是幫倒忙。（康生同志插話：這是主席說的，你們為什麼總是不聽呢?!）大家聯合開會不能解決人家本身的問題，還有「以我為核心」、「唯我獨左」，目前這個論調在某些組織或學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話：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實講吃不掉，你們老老實實從天上下來，否則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須從地下鑽出來。）我們必須用毛主席思想為準則，如果私字當頭，壓一派是壓不倒的，這是派性高於黨性。（江青同志插話：打內戰就是打私戰。）

我們希望你們還是按十六條方針，緊跟毛主席的航向，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結合本單位鬥批改，不然，你們本單位的鬥批改何時才能完成？有些學生外出不回來，給他一個月的有效期，不回來開除學籍。（江青同志插話：不分配工作，參加鬥批改這就是畢業分數，不參加不准畢業，這樣可以不可以？應該不應該？）

（眾：可以！應該！）你們還要放一輩子假嗎？現在到時候了。現在考驗你們兩件事：

一、紅代會兩大派，各學校的多少派，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後第二個國慶，聯合起來好不好？（眾：好！）派軍訓團去軍訓，接好軍訓站好隊伍，否則你們沒有資格參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驗你們的時候，（江青同志插話：昌平有的地、富、反、壞、右搶秋，要堅決鎮壓，不許地、富、反、壞、右翻天。）我們要保護搞好秋收，國慶之後到農村參加三秋，考驗你們好不好？（陳伯達同志插話：可不要把兩大派的觀點帶下去）這是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鍛鍊自己，其他分配、選種、秋種都是考驗你們。（傅崇碧同志插話：有的學生從外地回來帶來了槍，說是勝利品，問題很嚴

重）國家的財產，你們從哪來的勝利品，手榴彈、槍、子彈完全交出來。（江青同志插話：你們都不會瞄準。哎……）

江青同志：下面請陳伯達同志講話。

陳伯達同志：說我是天派的後臺。（康生同志插話：街上畫了系統圖，有書為證，不是造謠）說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談過話，但是都可以公開，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謠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後總得設法弄清，總不能造謠有功。）

韓愛晶你講一講我和你談過袁世凱嗎？（韓：沒有）我知道韓愛晶名字不久，我認為韓愛晶要做像樣的自我批評。我問你韓愛晶、蒯大富，你們對二月逆流有鮮明的態度和鮮明的旗幟嗎？對五·一六兵團表示過什麼氣憤嗎？（韓：有）在這裡我批評韓愛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評的不對請你們批評。（江青：愛護你們才批評你們，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韓、蒯講了一次話，蒯大富講了一些悲觀的話，我才說：「無限的希望，無限的前途，無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樣我就變成你的後臺了。你們有這樣一個悲觀的思想，就不能正確的估計形勢，不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計是大好形勢，這種悲觀情緒正確嗎？最最正確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你們是很悲觀的。你們要學毛著。你們對江青同志講話很好學習過嗎？想過嗎？你們大批同學到全國去抓軍內一小撮，不是自毀長城嗎？而是中了敵人奸計！

北航有人寫信給蔣經國，難道不能引起警惕嗎？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們腦子裡的資產階級思想。我們的階級敵人用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侵蝕我們，你們當了大官了。聽說韓愛晶要去西安買飛機票（韓：沒有，火車票），財政大權在你們手裡，你們拿錢揮金如土，口口聲聲說擁護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可是你們的言行又是怎樣呢？各行其政。認為天要塌下來了，那天師大問題，你們搞了什麼活動？（戚本禹同志：你們清華、北航、人大三紅、體院等幾個院校開了一個祕密會。）（江青同志：你們自己就說話不算數，人大三紅就言而無信，你們三紅裡就有很多特務，回去把它搞出來。我懷疑你（指回答

問題的三紅戰士)不是學生。你們保大特務孫泱。)

我建議你們到外邊去都坐公共汽車，財經公開。我不曉得你們化了多少錢。不要採取特務手段、員警手段，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兩派為什麼不能談問題呢？為什麼要吃掉他呢？大魚吃小魚。聶元梓去了沒有？你們總是幸災樂禍。(江青同志：你們以前在教育部還俘虜過譚厚蘭)你們要公開到桌面上，不要採取手段。(江青同志：你們就只能片字隻語，完全是糊塗)你韓愛晶不在學校搞你的復課鬧革命，而是到師大親臨前線，你們還是東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來你真是後臺了。)

今天就是攤牌了。你們抱了一大塊石頭，卻以為自己得了一個寶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韓愛晶有沒有後臺？(韓：沒有，保證沒有！保證二十年也能證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確的)你沒有被人牽著鼻子走？不知不覺被人拉著走，你蒯大富有沒有後臺？(蒯：不敢保證)聶元梓有沒有？(聶：沒有)(江青同志：有人說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聶元梓你不害臊，老實講，我們去年與陶鑄作鬥爭時，你們還不知道呢？你與王任重打得火熱，他是一個CC特務。孫泱也是一個特務，可能是一個日本特務，還與蘇修有關。)(戚本禹同志：孫泱的秘書就是你們三紅戰士。)

你們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師大革命委員會，大魚吃小魚，實用主義很嚴重。不搞自己的鬥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辦代替，手要收回來，你們有沒有後臺，調查研究一下再說話，不必匆忙聲明。我們不會冤枉好人。是什麼線把你們拉在一起，乘人之危，這樣會得到你們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經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給同志們、小將開這個會。今天由沉痛變成氣憤，幾次都不能與你們冷靜地談，我覺得我應該做自我批評，聽你們意見時較少，不能及時地對你們從思想上到政治上幫助你們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評：說我對北京的學生太寵了，這是事實，批評你們很少，都說好啊！好啊！當然，老保翻天，顛覆小將成果你們不答應。在許多時候，寵、溺愛你們。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說韓愛晶如何如何……我對他說：你不跟爸爸、媽媽幹革命就走開。韓愛晶栽了個大跟鬥，對接受我的批評不理解。對你溺愛了，見了你就笑咪咪的，

聖人呵，小聖人啊！現在我感到你是絕對主義者。我敢保證，我敢保證……。北航你敢保證嗎？說得太早了。

有人想從右的，極「左」的方面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們對你們太寵了，要求不嚴格，接班人要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接別的。而在你們腦子裡毛澤東思想占得很少，因為主席從來不絕對，不武斷。不久前，毛主席告訴我，讓我轉告給小將：「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對你們幫助、教育不夠，談了以後，以為你們能聽我們的談話，但你們根本不聽我們的話，這是我們的主觀主義。

上次批評了蒯大富，自從蒯大富提出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方，你們思想水準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後發現幾次總是背道而馳。到目前某部分人，對我們言而無信，這是什麼問題呢？除了少數壞人混水摸魚外，你們自大狂妄、個人主義膨脹沒地方放，把自己置於黨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們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在作怪。去年朝氣蓬蓬勃勃，現在變成另外一種人，背離大方向。當然說的是部分人，但他們在起作用，我應告訴你們，不要以為中國沒有你們就完了。中國共產黨一千八百萬，就是揪出一萬也是少數。你們悲觀失望，韓愛晶寫什麼檢查，連我名字都不寫，變成大老爺，寵壞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寵愛你，訓了要訓你，訓無產階級的女子，你腦子裡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氾濫，蒯大富我都不願再訓了。

總的說，天派、地派也好，我們做的工作少，你們有缺點有錯誤，我們應該承擔，我並不輕鬆，我們雖然沒有直接關係，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共患難。現在你們連毛主席的話都不聽了。有的人在小報上罵我：「江青算老幾！」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別認為離了你自己不行。你們回去要開門整風，把不純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們，你們不跟毛主席走，我們依靠軍隊、勞動人民。只要主席一聲令下，軍隊就堅決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幾十年了，不像你們搖來晃去。你們不學毛主席著作，靠歪門邪道，靠特務手段……連我的信都有人郵檢，對我專政。你們那

一套，是劉少奇的。主席關心你們，因此諄諄告誡小將：現在輪到你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我說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將。

我想突出講一個問題：就是你缺乏敵情觀念，剛才韓愛晶的表現就是如此，什麼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壞右、國民黨特務在溫州搗亂，這就是敵情。我們軍隊去奪了權。你們人大有相當多的特務，為什麼日修、蘇修對你們學校的動態報導那樣迅速呢？兩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隸思想，非常喜歡外國人參加你們的會議，我們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請他們幹什麼？當然有的是朋友，但混著不少特務。國民黨也留下相當大的一批人沒走，難道他們不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北京兩大派，我感覺有蘇修、美蔣、日本特務在作怪，你們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們個人主義膨脹，愛為個人吹捧，說你如何如何，聽不得不同批評。我們批評你們，就對我們疏遠，那邊就會拉你們，要提高警惕。

另外講一個立新功的問題。

你們自己覺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學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為人民立了新的功勞沒有？犯了錯誤要自我批評，立了功那是本分。

說了幾次你們聽不進去，你們是老大，大到連毛主席的話，中央的話都不聽了，多數是聽的，我說的是少數，少數回去想了，也還是聽的。

回去搞大聯合，三結合，進入本單位鬥批改，你們不去改誰改，這是最光榮的任務，燦爛青春你們想過沒有？世界上沒有（原文如此，似應為：「所有」——編者）資產階級的東西全部改掉，這樣光榮的任務落到你們肩膀上，這樣光榮的任務你們想過沒有。我們設想，發一個命令，一個月不回來不分配，不畢業。這下子揪軍內一小撮的人回來了，逍遙的也不逍遙了，你們也可以分配給他們些任務，有人反映不幹工作就不給工資，教師也如此。教師是操縱你們的。不搞鬥批改就不畢業。

從今晚會議，如果還聽我們一點的話，腦袋還有一點縫的話，鬥批

改就擺在你們面前。各地情況不一樣，不要求過急，各校按具體情況，但今年年底一定要進入鬥批改。學校裡頭鬥批改，文學藝術鬥批改，學校鬥批改還容易一些，你們受資產階級影響，但讀了一點毛主席的書，你們是大學生，不單是語錄本，你們有毛選嗎？不要教條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話說多了，結束了。

康生同志講話：我接觸同學不多，但卻得到了地派後臺的稱號，不勝光榮之至，有點受之有愧。開始我還是支持聶元梓的，後來又支持了譚厚蘭反對薄一波、孫友漁。我想問問蒯大富，你們有一個時期也反對我，和黨校紅戰團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幫子女。如蘇振華的兒子就在這裡，我曾經告訴蒯大富，不要和紅戰團聯繫，你們要批劉少奇、劉鄧路線，清華要與黨校紅旗戰鬥隊聯繫。但是我好心沒有用，以為我是害怕了，怕你們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沒有用，得出這麼一個結果，劉少奇以為我是清華後臺，在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鬥了我三個鐘頭。我說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劉少奇專門找我，在人民大會堂談了三個鐘頭。我說不清楚，劉少奇說：「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護蒯大富的。因為個人關係我不願意講，我對同志們教育幫助不夠。

我們今天談話的目的是愛護的，說明同志們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毛主席語錄上講過：「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就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希望同志們很好的去讀一讀正確的意義，這是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愛護。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關照我們這樣作。要我們以身作則的用自己犯錯誤的事實說明同志們。

毛主席講：「一個工廠內兩派那樣鬥爭，到底兩派鬥爭有沒有階級基礎，看不到。」當然，少數地富反壞右除外。都是階級弟兄嘛！為什麼這樣，開機槍，六〇炮，放高射炮。這是怎麼回事，如何解釋。壞分子是有的。我同聶元梓講過，反聶的楊旭（飄派）和他的弟弟楊旭章（）是壞分子，可能是特務。這是少數。但在學校裡學生這一派那一派鬥的這麼厲害，到底為什麼？有什麼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評，只有批評人。地派如果不鑽出來就悶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會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樣了，言不如心，言行不一致。這就是一個兩面派作風。錯了不要緊，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後一套，還要搞祕密活動，怕我們知道。

（江青：我們的記者已經哭了，因為你們拒絕他們，你們就是無視中央，這就是兩面派，資產階級政客作風。）

有些組織或某個人採取特務手段。我與特務、敵人鬥爭了多少年，我特別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務作法，我想不出你們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哪個學校都有動態組。有些人對一篇文章像研究密碼似的，不是研究思想，而是研究這一段，那一段。這裡有一小撮走資派在後臺操縱。另外還有蘇修、美帝、日修和蔣匪特務在後邊伸黑手。他們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孫泱。

周總理：農大東方紅揪秦化龍，秦化龍就是以極「左」面貌出來，你們學校就沒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話講絕對了，你們年輕不怪你們，農大東方紅是地派的，我們應該歡迎。我請同志們注意，要注意敵情，外事口有美國間諜直接插手。（江青：請大家注意一個情況。九月十二日在地質學院有一個氣象局紅旗戰鬥隊的「誰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與特務鬥爭的經驗你們太缺乏了。第三種情況，就是社會思潮，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有右的，也有極「左」的。

我今天看清華井岡山小報有一個社論是很錯誤的。九·七蘇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會上做了一次惡毒攻擊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我們準備回擊。勃列日涅夫說我們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們有些人說蘇修罵我們是極「左」。首先是這個題目就有問題。（江青：你們井岡山小報搞我們，我們就用大報搞你們，必要時一個個點名搞你們。）

如果按標題和內容來看，兩條路線鬥爭只有極右了，而沒有極「左」了。列寧為什麼寫《「左派」幼稚病》一書呢？這是非常錯誤

的，這個社論和第一句話就是錯誤的。勃列日涅夫正在罵我們反革命，你們說他們罵我們是級「左」思想。當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麼企圖，因為可能是對4·14等等，但問題是反對批判「揪軍內一小撮」，這是自毀長城。而恰在同一天出這麼一張報紙。

你們說「揪軍內一小撮」是林傑搞的，但是你們清華井岡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軍區，到上海反張春橋，到武漢反對曾思玉。你們一點責任也沒有嗎？而用社論大反這些東西，你們清華井岡山就是極力反對江青九·五講話，而稱這些人是什麼先生。（江青：你們知道這篇文章（指井岡山報社論）是誰寫的嗎？）（蒯大富解釋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組織一篇文章，肅清流毒。）（戚本禹點頭）（語言學院彙報：我院兩派都有外國人參加，怎麼辦？）你們怎麼處理？！你們去鬥一鬥蔣南翔去，這是蔣南翔搞的特務學校。

還有人說，「極『左』思想就是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我問一句，什麼是國家機器最重要的東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國家機器是什麼？就是傅崇碧嗎？要打砸北京衛戍司令員嗎？你們怎麼能把我們這些錯誤缺點和少數壞人的某一機構及美帝蘇修混為一談呢？這是一種什麼思潮？這是被敵人利用了。（江青：我們還稱你們是同志，信任你們，你們就稱我們是先生了，我還得保你（批蒯），有人說總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個小保皇派。我生怕你們犯了錯誤。）

你們對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不對頭，你們有些人是資產階級政客式的、國民黨式的、赫魯曉夫和臺灣式的看法，是不對的。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看法。與香港反動報紙一對照，完全一樣，是反動的。

我們揪黨內走資派，絲毫不妨礙以毛主席為首的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懷疑這一點就要犯絕大錯誤。你們還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夠，我可以供給。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黨校的紅戰團開始向清華井岡山28團活動。（江青：當心老保翻天，韓愛晶還那麼絕對保證嗎？韓愛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評，向譚厚蘭作自我批評，這次你們不對，你們顛覆別人，你們自己也可能被別人顛覆。）

要認真學習列寧《論「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四章。新北大應該總結一下為什麼在一個時候要打倒謝富治副總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謝富治，聶元梓當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你們這些頭頭不要挑動群眾鬥群眾。散會）³⁴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9.17） （存目）

本月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 （1967.9）

周總理：

在這個期間，首先應該好好學習江青同志的講話（指九月五日講話）。現在大好形勢中有些問題值得注意。這個問題應該很好的學習。第二個就是姚文元同志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這是一個中心問題，大批判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黨中央出現了一個兩面派陶鑄，他實際上是劉鄧的一夥。第三個，值得大家學習的，是《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的社論《無產階級的黨性和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眾組織都值得學習。這三篇東西推薦給大家學習，就是說對時事的認識，怎麼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進行大批判。要進行這個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學習這三篇。

³⁴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總部翻印。

陳伯達同志：

談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這是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觀點，對陶鑄系統批判的一篇。當然以後還有二、三篇。主席號召大批判。現在系統批判的文章還比較少。我們要打倒劉鄧陶，就要從政治、思想、理論上進行系統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進行系統批判的樣板。今後要圍繞一些文章進行報導，要學習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寫得很好。寫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實實，品質要高，我們要用主席思想來報導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為榜樣。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發表是中央重要的戰鬥步驟。重要的會議你們參加了，中央首長的講話是當前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寫出來的，特別是根據江青、康生、伯達、總理、春橋同志的講話寫出來的，特別是江青同志接見安徽的形勢講話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主要是大方向，矛頭指的誰，指對了就不斷勝利。現在根據中央講的，對大方向的干擾有兩方面，就是從「左」和右的方面來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兩方面干擾的典型。陶鑄是從極右到極「左」，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這個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過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把人們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實，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話：文章寫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篇文章是從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團這個反革命小集團。「五·一六」是陶鑄極「左」的發展。文章發表後可能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應。

運動方向要把矛頭指正，要集中力量展開大批判，批黨內走資派，要發表一些評論。對「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團進行批判。要發表群眾的批判和反應。十一號發表一些反映文章，批判陶鑄，批判王任重。江青同志說這篇文章是個重型炮彈，發出去以後，要有各種型號的炮彈，

報館電臺要組織各種炮彈。文章出來後，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進大聯合，在批判走資派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在批「五·一六」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引導大家端正方向，引導到主席革命路線軌道上來，要批判極「左」，要批判極右。

姚文元同志：

這篇文章能在全國文化革命中起點作用，應歸功於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線，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們的集體勞動，特別是江青同志的幫助。我是一個小學生，作了些事情完全應該，應宣傳主席，不應宣傳我，決定廣播是中央決定的。

報紙要有革命的戰鬥的風格，要敢於用主席思想批判錯誤的東西，即是向主席學習，而且要見於宣傳。我們都是主席的小學生。³⁵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27）

【謝富治、周總理、康生出席了座談會】

問同志們好！（熱烈鼓掌）這兩天座談會，聽得雖然不是太多，但是學到了不少東西。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共產黨員離開了群眾，就無所作為。好多創造性的東西都是從群眾那兒來的，特別是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那裡來的。

大概是去年冬天跟今年春天，我們在這兒和工人同志座談過，總的我覺得，工人同志的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形勢，聽大家講的是一片大好，這表現在許多方面，突出地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都開

³⁵ 1967年9月21日首都新聞批判聯絡站主編《新聞戰線》；1967年9月16日紅代會北京經濟學院紅旗公社紅旗報編輯部《紅旗》。

辦了毛主席著作學習班，一般地辦了三期，有一個廠（鐵路大廠）辦了十一期。辦了學習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自己的頭腦，這樣整個形勢很快就好轉了。有許多工廠增了產，很好地完成了生產任務，有一些單位由於武鬥，生產受到影響，有些下降，目前也逐漸恢復了；個別地方、個別單位不好，那是很少數的。像剛才這位女同志講的第一機床廠，他們那裡經過一個反復，這是比較少的。另外，京西煤礦，大概只有門頭溝一個礦是比較差的。（康老：那裡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思想問題，是要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那個地方比較差，可能有許多原因，其中主要的一個原因，恐怕還是康老講的，是個政治問題。因為那種老廠、老礦，有國民黨、會道門，等等。不過，這是在一片大好形勢裡頭，極個別的。還有的個別地方形勢不好，主要是由於無政府主義在那裡作怪。第一機床廠和另外一個廠的同志，都講了無政府主義的危害。無政府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採用種種的方式來腐蝕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其中之一就是無政府主義。在當前來說，無政府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主要表現，要向它作鬥爭。工人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是革命的階級，要勇於向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什麼時候都不能忘本。像煤礦工人，在舊社會是很慘的，舊社會的煤礦慘無人道。現在煤礦工人最低的工資每天兩元多，生了病，受了傷，還由國家負擔著。有的人看不到這一點，不上班，不幹活，還要拿工資，有一點小病就不幹工作，這就是忘本了。還有些群眾組織的頭頭，掌了權後，脫離了群眾。所以要鬥私、批修，要向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還有人不僅不幹活，不上班。而且還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更是絕對不容許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堅決地積極地和這種人作鬥爭。

剛才我聽到有人說，三十歲以上的黨員就比較保守了。我想，年齡不應該是保守的原因。我們的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所以，年齡不是保守的主要原因。保守的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三十多歲還是青年人。我到現在還不服老。我不是說我人不老，而是說我的精神狀態，我覺得還是很年輕的，我跟同志們在一塊，覺得更年輕了，即政治上感到年輕了。

在這大好形勢裡頭，我聽來聽去，是軍隊起了重要作用。表現不太好的第一機床廠，發生反復是因為沒有經過軍管，他們現在要求軍管，我們準備同意。軍隊「三支」「兩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軍隊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由宣傳隊、軍管到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整個過程中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最近又都開辦了毛主席著作學習班，因此，使得群眾的政治思想水準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同志們在會上發言的水準都是比較高的，講理的，心平氣和的。這一點，我覺得大學生、中學生都應該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學習。（謝富治同志：講得對！講得對！周總理：對！）（群眾熱烈鼓掌，學生呼口號：「向工人階級學習！」）很對！大學生、中學生、知識份子，必須好好地向工人階級學習。歷次革命運動，初期總是學生先起來。但決定革命運動命運的從來不是學生，而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貧農、下中農。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不僅要帶頭，而且要左右革命的形勢。我們建議，紅衛兵小將不要干涉工廠的事好不好？

此外，在同志們發言裡，還有一個很突出的問題，也是值得學習的。就是同志們講，在整黨建黨過程中，要突出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這一點，我認為也是水準高的。因為，如果不把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搞清楚，那麼，目前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也就不清楚了。怎樣整黨建黨，怎樣解決黨群關係等一系列的問題，同志們都可以回去再討論，討論了可以給我們提供材料，我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總理：有個單位已拿出個大致的意見來了。）北京市運輸公司修配廠的同志講的關於整黨的那份材料，講得很好。

在整黨建黨的過程中，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隊伍，有黨內，也有黨外；黨內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務及犯了嚴重錯誤死不悔改的人。鐵路大廠的同志講的那個「三開」，就是日本時代吃得開，國民黨時代吃得開，共產黨時代吃得開，可他還是共產黨員，怪不怪？這事情是很怪的！黨外的，有什麼國民黨，什麼會道門，如一貫道。這裡頭的人，對一般的當然可以教育，但對它的骨幹分子，特別是有現行活動的，我覺得應該堅決處理！對那些不老實的

地、富、反、壞、右，也應該堅決處理！當然要由群眾監督改造，由群眾來處理，不是專門靠政府這個專政機關。

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因為一整黨，一搞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一搞鬥、批、改，就會涉及到人的問題。

關於鬥、批、改，要從工廠的基層單位搞起。人浮於事，脫產的行政管理人員太多，參加生產的人少，這個情況不允許再存在了。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一定要改掉它。基層的工廠、企業一改好，一兩千人的中央大部也就存在不下去了，不精簡也得精簡，不改也得改。同志們在改的方面也談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希望同志們繼續試驗、創造，不斷總結經驗，不斷提高。

我就講這麼一點，供同志們參考，錯了的，同志們批評。（熱烈鼓掌）

（根據記錄整理）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紅代會成員時的講話（1967.11.27）

【中央首長有：總理、伯達、康生、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吳德、黃作珍、丁國鈺等同志。被接見的高校有清華、北大、地質、師大、北航、農大、林院等。首先彙報了三個多小時，然後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同志：

祝同志們好，我……學了不少東西。主席教導我們，一個共產黨員脫離群眾就無所作為。許多新的創造新的經驗，是從群眾中來的，特別是從你們革命造反派中來的，總之你們的精神面貌與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樣了。形勢，我聽了一片大好，表現在各方面都突出了無產階級政治，各單位都舉辦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的廠辦了幾期。你們的發言是很有水準的，說明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自己的頭腦，所以形勢大好。許

多單位生產都是增加的，有的廠由於鬥爭生產影響了，現在也恢復了。有的單位在前階段生產受了一些影響，現在開始恢復。當然有的單位不好，象剛才第一機床廠彙報的是少的，因為有反復。煤礦方面就是門頭溝較差，不好的原因很多，恐怕就是個政治問題。如康老講的，老廠裡複雜，有特務等等。這是一片大好形勢下個別的，這個別不好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作怪，無政府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潮，資產階級用各種思潮來腐蝕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是其主要表現之一。

大家知道，建黨，剛才聽到說，三十歲以上的黨員保的多，年齡不是保的原因，主席七十多歲了，還是革命造反派的偉大領袖，保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我這個人是服不服老的，不是年紀不老，是我的精神狀態不老，特別是與你們在一起，我這個人更顯得年輕了。

軍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要軍管，我們是同意的，「三支兩軍」起了很大作用，軍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很講道理，大學生應該向工人學習，為什麼大家不呼口號？（眾呼：向工人同志學習）

此外，在整黨建黨過程中，要突出兩條路線鬥爭歷史，不突出不搞清兩條路線鬥爭歷史是不行的，這一點回去好好搞一下。新華印刷廠講得很好，就是建黨過程中，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要逐漸清理階級隊伍，黨內要清除特務、叛徒、變節分子，黨外也要清理，對於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要嚴肅處理，剛才提的三K黨（指國民黨、一貫道、三青團）有現行活動的嚴肅處理，地富反壞右不老實的也要嚴肅處理，當然由群眾處理，不是由政府。

康生同志：

我同意江青同志講話，工人起來了。毛主席說在去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只有學生群眾運動，現在工人運動起來了。到今年一月份，有了巨大變化，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階級。過去主要是文化革命方面的內容，到工人起來後，還有一部分農民起來了，這樣便成了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無產階級的大運動。

大家講，形勢大好，運動發展到今天，毛主席提出以鬥私批修為綱，要恢復整頓黨組織也可以開始了。形勢大好，兩次座談會完全證明了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恢復黨組織，整頓黨組織。有些同志提了很多意見，汽車修配廠給了我們很好的材料，希望同志們整理好經驗，九大恢復和整頓黨組織要走群眾路線的。恢復整頓黨組織，甚至重建黨，這樣一件大事也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整頓恢復黨組織，在發展中恢復黨組織不是簡單的恢復。從同志們座談可看出同志們所關心的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毛主席和廣大黨員，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心連心的，這是第一。

第二，恢復什麼黨，建什麼黨，這要討論，黨員大多數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數會翹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辦學習班，抓活思想，抓鬥私批修，要結合起來搞。

三、恢復黨組織也好，整頓黨組織也好，什麼人可以恢復，什麼人不可以恢復，或者暫時不可以恢復。如主席指示所說的，特務、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決不可恢復，如果懷疑歷史有問題的，要緩一下，瞭解清楚了再說。

四、什麼人可以入黨，恢復與發展必須結合起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是造反派頭頭不吸收入黨常常會發生矛盾，什麼人可以接收，什麼人不可以接受，要討論，什麼人要清除也要討論。清除特務、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還有不起作用的，暮氣沉沉的還不如群眾的怎麼能當黨員，應該勸他們退黨，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果不是這樣做，黨怎麼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呢？

五、領導關係問題，黨組到底和革委會關係是什麼，有人說要突出領導，大多數人說要過渡，這確實是一個問題，領導班子不好搞，發生問題，影響文化大革命三結合等等，這也要討論。

六、恢復了幹什麼？有人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恢復了也要搞鬥私批修，搞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鬥批改，要更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逐漸過黨的生活，要討論，總之，不能變成劉少奇黑修養的，聽話的，要成為真正有革命朝氣的隊伍。

七、關於共青團問題：紅衛兵與共青團的關係，有人認為工人農民中紅衛兵少，或者根本沒有，主張恢復團。這是個問題，紅衛兵有的說可以存在，有的說可以不存在了，所有這些問題，請你們討論，本著革命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討論一下，搞個報告。

陳伯達同志：

聽說北京有一百萬工人，產業工人只有七十萬，大學生十三萬，大中學生一共四十多萬人，比工人少得多，工人階級應起作用大，這不是一個數值問題，在大革命中工人階級一個人可起幾十個人幾百個人的作用，可是過去一些大學生到工人中搞兩大派，把兩大派強加給工人身上，工人應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主要作用，應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左右北京文化大革命形勢。

江青同志：鬥批改也要左右，應從工人基層生產單位搞起，機關脫產人員多，生產人員少，不允許再存在了。改要左右。

陳伯達同志：行政機關要精兵簡政。

江青同志：部、口也要改。

陳伯達同志：從現在就可改了，有些人現在不工作，不勞動的可以不給他們飯吃，告訴他們不勞者不得食。他們逛大街，工人階級應當起監督作用，要這樣：（1）要認真不折不扣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曲解、歪曲。（2）執行主席指示，不管是那個工廠，都要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落實，有派的要兩派一起商量，學習老三篇，「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還有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好好學習，認真討論，見之於行動。（3）向抓革命促生產先進單位學習，向他們學習長處，不管大廠小廠。

周總理：同志們開了兩天座談會，聽了好多好的經驗，我們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與工人接觸大大少於大中學生，但是第一張大字報出來時，學生起來快，需要學生點火一下。後來工人起來了，與工人接觸少，你們搞的好，這主要是你們的，主要學校還未成立革委會。在初期衝一下搞得好的，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為有小資

產階級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學的來了，要好好向工人學習。

謝副總理：打架的還沒有來呢，下次把他們請來。

周總理：我講大聯合問題，要鬥私批修，制止武鬥，封存武器，這樣就要考驗你們是否是真正造反派。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可以聯合，但都需要從學習開始，首先要鬥私批修。革命所以搞得好的，是因為他們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組織學習班，制止武鬥，封存武器，並見之於行動，有了這個基礎，大聯合、三結合、本單位鬥批改也就好辦了。北京現在工廠走在前面了，正如康老講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應起帶頭領導作用，不僅一月革命，現在的運動也要帶頭。各省這樣講的就有起色，在學生方面，我們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說學生沒進步，紅衛兵我支持你們，應好好向工人學習，只有靠本單位群眾，才能搞好。

謝副總理：首先好好傳達，組織學習，學好毛主席著作。

陳伯達：向工人階級學習！向工人階級致敬！

在工人同志彙報過程中，中央首長作了十分重要的插話：

二七車輛廠徐鍇：什麼叫頑固不化的走資派？

康老：就是看他向群眾檢查不檢查，交待不交待。群眾諒解不諒解，通過不通過。

（當彙報到有些黨員平時運動不來，恢復黨組織進就來了）

江青：革命的時候不革命，恢復黨組織時來了，這樣的黨員要他幹什麼？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文革小組編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1967.11.20）

1967.11.20；中發[67]355號

江青同志講話選編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目錄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1）
江青同志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0）
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3）
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51）
江青同志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58）
江青同志在接見河南、湖北來京參加學習班的軍隊幹部、地方幹部 和紅衛兵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72）
（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所編《江青同志講話選編》翻印，日期11月20日可能有誤）	

林彪接見軍委政工組、文藝組、軍報組關於政治思想工作的講話（1967.12.8）

一、今天和總理、文革的同志接見政工組、文藝組、軍報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管靈魂、管革命化的，是各行各業的總管。政治統帥一切。我軍歷來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澤東思想領導的，離開這個，解放軍就不成其為解放軍，就成了壓迫軍；不是馬列主義軍隊，不是無產階級軍隊，是資產階級軍隊，就不能戰勝敵人。我軍的主要任務是打仗的，當然還有群眾工作、生產、施工等等。多啦，但主要是打仗，打仗歷來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武藝高強，藝高人膽大；一種認為，膽大藝高。打仗主要靠什麼？打仗主要靠勇敢不怕死。當然，技術、武器、戰術都有關係，是綜合力量，但最主要是不怕死。不然，平時其他工作搞得再好，拿到戰場上去，就會垮掉，完不成戰鬥任務，見了敵人火力猛，堅強的工事，就打不下來，就垮下來了，問題就大了。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搞好思想革命化，這關係到國家的存亡，黨的存亡，政權的存亡，是使人民得到一切或喪失一切的問題。這是政治中間的政治，是靈魂中間的靈魂，是核心中間的核心。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沒有政權，就沒有一切。換句話說，也就是說，沒有軍隊就沒有一切。軍隊靠政治掛帥，靠思想革命化。朝氣蓬勃的隊伍，要用先進的思想來領導。先進思想，不是憑工人、農民自發產生的，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加以吸取和擯棄的，先進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吸取了外國的先進思想，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及其他先進思想，也吸取了中國古代的先進思想，是批判的吸取，所以是很典型的，集中了人類的最優秀的先進思想。軍隊有今天，國家有今天，主要是靠毛澤東思想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面貌，並且繼續改變著中國和世界的面貌。

二、我軍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突出軍事，一條是突出政治。我

們要堅定地走突出政治的路，但軍事並不是不要了。軍事是在政治統帥之下的。事實證明，政治工作做好了，訓練也搞的好，生產、施工、內部團結、紀律、軍民關係，也搞得很好，打仗也打得好。事情千頭萬緒，必須抓主要的。抓住這一點，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抓千頭萬緒，只把這個當做其中的一個，或者不要，那就糟了。必須抓住根本的東西，就是要用政治，用毛澤東思想帶兵。軍隊有人員、武器、物資，首先是要搞好人。人是活武器，活的戰鬥力，武器離開了人就會變成廢鐵。因此我們不能認為總政、報社、文藝問題多啦，不要喪失信心，不是政治工作無效，而是他們搞得不好。我們要想搞得更好，只有把政治工作搞好，我們要把政治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能擺到第二、第三位，也不能和其他工作擺在同等的地位。

第三，政治工作、文藝、軍報組，三部分都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這些部門必須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堅決反對反毛主席的，堅決反對修正主義思想的。過去的總政治部、文藝部門和報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垮了，垮得好。原因是方向不對頭，立場不穩，不能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不能堅定地擁護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不能堅持毛澤東思想，在這一年文化大革命中掉了大隊，掉得很遠。他們政治旗幟不鮮明，政治面目不清，該擁護的不擁護，該反對的不反對，搞折中，搞調和，搞機會主義，不是紅旗，而是白旗、黑旗、灰旗。你們這三部分應該吸取他們的教訓。政工、文藝、軍報組應該注意瞭解下邊的情況，隨時請示報告，向主席、中央、總理、中央文革、軍委辦事組請示報告，軍報要多找伯達同志、姚文元同志，文藝多找江青同志，政工多找中央文革和軍委辦事組。注意調查研究情況，發現問題，提出意見，向有關部門請示。三個部門，都要有革命幹勁，不能鬧彊扭，要同心協力，把工作搞好。人不在多，只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問題，不要東抓西抓。抓主要的，可以不要很多人。總政、報社、文藝口當然也有些人是可以吸收的，但不要人多了。要根據主席的指示，機關要精簡，不要太大，人多了，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吃。還是以前說過的，要抓好兩頭，向上請示報告，向下瞭解情況。要抓部隊活思想，根據上面提

出的任務和下邊的情況佈置工作。下邊的活思想，不斷變化，上面新任務不斷提出，所以要不斷地抓兩頭，不然是搞不好的。政工小組提出的工作的初步設想，今天不能詳細地回答和討論。你們先做一做試一試，文藝組就不詳細談了。

林副主席問：周總理、伯達同志、江青同志，你們有什麼意見？

江青同志：如果都精悍，有十個人也就夠了。人不精悍，人多是包袱。

總理：不要恢復總政那一套，什麼都管。

林副主席：我看是對的。一是管毛主席著作學習，二管幹部。實際上，一個是思想問題，一個是組織問題。學習毛主席著作，現在一是背字上下功夫，一是在用字上下功夫，背也要背一點，我看主要是在用字上下功夫。

幹部全部熟悉不可能，初步把大軍區、軍、師三級瞭解清楚，就很好。下一步考慮幹部，不曉得怎麼配。過去，幹部歸蕭華、徐立清管，也不請示報告。我們軍隊的幹部，三八式的是三十年了，解放後的有二十來年了，長征的有四十多年了。（總理：二十、三十、四十年了）實際上我軍幹部很多，人才是有的，就是沒有發現，那些應該提，那些不應該提，搞不清楚。那些可以用，那些不可以用，如何配備法，中央調的如何填補起來，我們還沒有把握，應該很好地瞭解一下。要查查情況，檔案、政治態度、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不管什麼問題，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一是出主意，一是用人，換句話說，一是思想，一是組織，抓好思想革命化，班子組織好。具體事情多得很，千頭萬緒，處理不完。要抓政治思想，主要抓政治思想工作。軍隊這些年來（主要指林副主席主持軍委工作以來）主要抓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總理：抓得好。）下一步配班子，要很好審查，不管那個山頭的，反對毛主席的不能用，擁護毛主席的就用。幹部還是那三條，一是擁護毛主席，二是突出政治，三是有革命幹勁。主席的五條。選好幹部、配好班子具體情況多極了，辦不完。抓主要的，一通百通。不要官僚主義，也要點官僚主義，主要的東西，不要官僚主義，非主要的東西，也要點官

僚主義。要抓政治、幹部隊伍，其他事情他們自己管去。那裡政治工作做得好，那裡就出幹部，就可以出雷鋒、蔡永祥、王傑、李文忠這樣的人，不然就是管不了。所以，就靠毛澤東思想帶兵。一個部隊，政治空氣濃厚了，撲克也不打了，壞事少了。（總理：也不言不及義了）是呀！不也是不及義了，政工小組應抓住這一條。新花樣，有的能出，有的不能出，還是靠老一套。不要怕別人說老一套，老一套就是抓住不放，搞到底。不要象羅瑞卿那樣搞花架子，搞形式主義很好看，打起仗來，一定會往後跑。政工、文藝、軍報三個組，就是加強人的思想革命化。

當說到突出政治和幹部問題時，江青同志：過去的中宣部、文化部，他們也突出政治，是突出資產階級政治，我們是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電影，世界上沒有這個怪現象，直接用膠片培養攝影師，但成了人家的人。這個東西沒有一個班子抓起來，將來會吃虧的。

總理：中宣部、文化部，不要那些部了，把它統一起來。

林副主席：都是宣傳工作，都是政治工作，搞人的思想革命化。不過，一個是概念，一個是形象。

江青同志：過去沒有審查幹部，鑽進那些人，還能壞人不做壞事？文藝系統的幹部，應從解放軍中，調打過仗的，戰士出身的子弟兵，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去抓幹部隊伍，不要那些呀呀唔的人。所以要選幹部，看什麼幹部，人才精，就是無產階級立場堅定。

本年

江青對電影界的談話摘錄（1967）

江青同志最近對電影界發表了談話（原件無日期），摘錄如下：

在社會上，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火氣不大，自己內部打起來火氣很大，要注意背後有人挑唆。你們把當權派放到一邊去了，肖望東、趙辛初、陳荒煤等一些人成天睡覺。他們坐山觀虎鬥。趙辛初搞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主席接見紅衛兵是個陰謀。第一次美化劉、鄧，第二次不如第一次。……這些人現在吃胖了。……對這些人要狠鬥，讓他們白天勞動，晚上寫檢查，……八一廠的李文化，喜歡小橋流水人家，結果被人家利用了，搞了個《早春二月》。崔嵬是北影的一霸，但總還有幾個好片子吧。他到我這裡來哭過兩次。我說好好改造自己，還可以當教員嘛。國慶日影片中，林副主席身後老有吳德。（戚本禹插話：真惱火！）小蘇（新影廠）拍了很多主席的片子，但沒有編輯起來，因為主席不同意。……新影廠不能停產，要及時報導重大事件，經常出片。

江青研究論文

1. 在出席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以後鄧小平江青姚文元陳錫聯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參觀大寨和昔陽改造山河的成就[J]. 新農業，1975，（20）.
2. 江青剽竊、扼殺《草原小姊妹》的卑鄙伎倆[J]. 人民戲劇，1976，（7）.
3. 林國棟. 江青女皇夢的破滅[J]. 廣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6，（4）.
4. 自立體系的修正主義黑貨——評江青一夥的創作「三字經」[J]. 人民戲劇，1976，（8）.
5. 揭露江青剽竊《紅燈記》的罪行[J]. 人民戲劇，1976，（8）.
6. 扒手——揭穿江青扒竊泥塑《收租院》成果的無恥行徑[J]. 美術，1976，（5）.
7. 江青美化呂后居心何在？[J]. 河北師大，1976，（5）.
8. 江青是破壞文藝革命的罪魁禍首[J]. 安徽大學學報，1976，（3）.
9. 李漢秋. 江青反黨篡權野心的一次大暴露——評江青一次關於《紅樓夢》的談話[J]. 安徽大學學報，1976，（3）.
10. 成苑. 江青與孔老二[J]. 人民文學，1976，（8）.
11. 劉夢溪. 撕下江青「半個紅學家」的畫皮[J]. 人民文學，1976，（9）.
12. 張文琪，范永林. 江青與呂后[J]. 天津教育，1976，（12）.
13. 憤文. 江青與賽金花[J]. 天津教育，1976，（12）.
14. 聞柯. 江青是破壞文藝革命的罪魁禍首[J]. 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5）.
15. 江青（藍蘋）. 是「國防戲劇」「國防電影」的鼓吹者和演出者[J]. 開封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5）.
16. 鄺思沅. 揭穿江青吹捧呂后的反革命用心[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11）.

17. 江青大壞蛋[J]. 詩刊, 1976, (11).
18. 江青鼓吹母系社會居心何在? [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12).
19. 江青是破壞文藝革命的罪魁禍首[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12).
20. 田師源. 封建女皇的美夢, 篡黨奪權的野心——剖析江青1974年6月19日在天津的一次黑講話[J]. 天津師院學報, 1976, (6).
21. 聞平, 馮征. 一個老投降派的自白——評江青的黑文《我們的生活》[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6).
22. 打碎江青的「女皇夢」[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6).
23. [23]朱德發. 「左派」的「空殼」極右的實質——剝開江青「正確路線的代表」、「文化革命的功臣」、「文藝革命的旗手」的畫皮[J]. 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6, (6).
24. 陳友雄. 江青是「國防文學」的吹鼓手[J]. 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6, (6).
25. 剝開江青的畫皮還其三十年代反革命的真面目[J]. 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6).
26. 師鐘. 砸爛「琅訝台」粉碎女皇夢——斥江青的一首黑詩[J]. 詩刊, 1976, (12).
27. 嚴鈞, 夏伯維. 江青及其自比「卒子」的妙用[J]. 延邊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6, (4).
28. 耿平. 滿江紅剝江青畫皮[J]. 水產與教育, 1976, (2).
29. 鄭思沅. 大野心家的「漂亮話」——在江青與陳伯達比「小」的後面[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30. 邵大箴. 江青為什麼要反對中國畫《江山如此多嬌》? [J]. 美術, 1977, (1).
31. 江青是扼殺新歌劇的劊子手[J]. 人民音樂, 1977, (1).
32. 江青破壞民族歌舞罪責難逃[J]. 人民音樂, 1977, (1).

33. 王漢武. 鼓吹民族虛無主義是為了投降復辟——批判江青在民族音樂問題上的謬論[J]. 人民音樂, 1977, (1).
34. 剝下江青「從小就革命」的畫皮[J]. 文史哲, 1977, (1).
35. 張澤咸, 謝桂華, 朱大渭, 李祖德. 江青皇帝夢的徹底破滅——評《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J]. 文史哲, 1977, (1).
36. 蔡鳳書. 批江青所謂的「母系社會」[J]. 文史哲, 1977, (1).
37. 河北師大學校批判組. 江青的棍子與武則天的鐵鞭[J]. 河北師大, 1977, (1).
38. 篡黨奪權的自供詞——剖析江青鼓吹「母系社會女人掌權」的狼子野心[J]. 文物工作資料, 1977, (1).
39. 廓清《水滸》評論中的迷霧——兼駁江青吹捧投降派的謬論[J]. 江蘇師院學報, 1977, (1).
40. 林深. 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的自供狀——評江青的一首反動詩[J]. 天津教育, 1977, (Z1).
41. 馮其庸, 龔書鐸. 評反黨野心家江青的「紅學」[J].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1).
42. 嘲弄歷史的人必將遭到歷史的懲罰——斥江青關於「母系社會」的謬論[J].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1).
43. 龔力群. 呂雉的白骨與今日的江青[J].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1).
44. 範昌灼. 漫剖江青的「我……………」[J].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1).
45. 吳北峰. 江青反黨亂軍的一次醜惡表演[J].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1977, (1).
46. 祁建, 季岩. 江青效法的偶像——慈禧[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77, (2).
47. 劉蓉. 從江青的「屬相」談起[J]. 天津師院學報, 1977, (1).
48. 江青三十年代參加演出的話劇、電影簡介(供批判參考)[J]. 天津師院學報, 1977, (1).

49. 朱伯石. 江青攻擊民歌的險惡用心[J]. 文史哲, 1977, (2).
50. 舒眉. 到底忠實於誰?——評江青的一篇演劇「經驗」[J]. 人民戲劇, 1977, (4).
51. 丘陵. 徹底批判江青的「法家受壓論」[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2. 靳方前. 賣國主義的自供——批江青評漢武帝對匈奴作戰的反動觀點[J].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3. 宣揚唯心史觀就是為了篡黨奪權——批判江青在批儒評法中的謬論[J]. 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1).
54. 江青評論《水滸》是假妄圖陷害周總理是真——批判江青在大寨的一次「講話」[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5. 批判江青對「母系氏族」的歪曲[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6. 江青「傾向法家」是為了篡黨奪權[J]. 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7. 酈實. 江青召喚武則天的亡靈就是要當現代的女皇——評梁效《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J]. 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58. 趙學謙. 大野心家江青與「皇后之璽」[J]. 思想戰線, 1977, (1).
59. 陳寶雲. 江青的新「發現」[J]. 山東文藝, 1977, (2).
60. 郭紹虞. 鷓鴣天·斥江青[J]. 人民文學, 1977, (2).
61. 劉漢中, 劉立強. 從一首順口溜看江青的狼子野心[J]. 詩刊, 1977, (2).
62. 鐘尚. 小插曲背後的大野心——評江青唱《賀新郎》的醜惡表演[J]. 詩刊, 1977, (2).
63. 批判江青在婦女解放問題上的反動謬論[J]. 人民軍醫, 1977, (3).
64. 徐思益, 雷茂奎. 江青和呂后[J].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1).
65. 略論野心家江青「鑽圖書館」[J]. 圖書館工作, 1977, (2).

66. 司燕中. 揭露江青三十年代的反革命歷史[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3）.
67. 褚間. 烈馬·天馬·泥馬——從江青愛騎馬說起[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3）.
68. 季詩達. 江青講史「三突出」[J]. 河北師大，1977，（3）.
69. 鍾史聞. 江青掠奪文物陰謀反黨[J]. 文物工作資料，1977，（3）.
70. 鄧堪. 江青吹捧呂后用意焉在？[J]. 青海民族學院，1977，（1）.
71. 馮育柱. 江青是封資修文藝的復辟狂[J]. 青海民族學院，1977，（1）.
72. 張錫金. 江青是挑動「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我的控訴[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73. 談鳳梁，吳錦. 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評江青關於《紅樓夢》的一次談話[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74. 凌煥新. 三十年代的江青扮演什麼角色？[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75. 張書省. 利用攝影反黨是江青一大發明[J].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76. 江青與封建三王后[J]. 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77. 楊紹先，張連環. 母系氏族的歷史與江青的野心[J]. 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78. 謝飛雲. 慈禧太后與江青[J]. 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79. 婁貴書，吳廷述. 簡論周勃——從周勃安劉氏的功績看「四人幫」江青的可恥下場[J]. 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7，（1）.
80. 谷琰. 鼓吹「母系社會」夢想「女皇登基」——斥反黨分子江青關於「女人要掌權」的謔言[J]. 化石，1977，（1）.
81. 費孝通. 蓄意歪曲無恥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會』就是女人掌權」的謬論[J].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7，（2）.
82. 路延. 兇狠的打手醜惡的表演——揭發批判江青在天津的那個親信在文藝領域的罪行[J]. 天津師院學報，1977，（2）.

83. 趙侃. 思嘉與江青[J]. 天津師院學報, 1977, (2).
84. 穆萊. 江青的「登臨意」[J]. 天津師院學報, 1977, (2).
85. 江青為何恨嫦娥[J]. 天津師院學報, 1977, (2).
86. 黃爾昌. 江青鼓吹「外語無用論」的險惡用心[J]. 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2).
87. 決非偶然——江青的醜惡家世[J]. 破與立, 1977, (2).
88. 王洪軍, 趙守和. 反黨野心的自我暴露——江青為何吟誦《丹青引》和《古柏行》[J]. 破與立, 1977, (2).
89. 投降賣國的一份歷史罪證——批判江青的反動文章《我們的生活》[J]. 破與立, 1977, (2).
90. 黃學規, 呂洪年. 「四人幫」推行反革命政治綱領的一齣醜劇——江青侈談《紅樓夢》的罪惡目的[J]. 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2).
91. 翟文運. 江青的「哭」與「笑」[J]. 寧夏文藝, 1977, (4).
92. 江青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J]. 赤腳醫生雜誌, 1977, (5).
93. 于紅. 江青壞[J]. 山東文藝, 1977, (5).
94. 楊善群. 荒唐·混亂·險惡——評江青拋出的幾條「法家標準」[J].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4).
95. 陳運震. 一曲山歌一團火——從保亭縣黎族民歌活動駁斥江青污蔑民歌的無恥譏言[J].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1977, (3).
96. 吳釗. 《梅花三弄》與江青的野心[J]. 人民音樂, 1977, (6).
97. 秀明. 雍正與江青[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Z1).
98. 陳寶英. 江青為什麼吹捧叛徒宋江[J]. 山東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Z1).
99. 龔延明. 戳穿歷史的偽造者——駁江青「『母系社會』就是『女人掌權』」的謬論[J]. 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3).
100. 凌煥新. 江青三十年代擁蔣反共的罪惡記錄[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7, (2).

101. 關肅霜. 從江青的一封信看「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J]. 思想戰線, 1977, (4).
102. 革命導師與民歌——兼批江青對民歌的攻擊[J]. 教育革命, 1977, (4).
103. 彭端智.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的絕妙寫照——評江青吹捧的《基度山恩仇記》[J]. 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4).
104. 王景霓, 竇英才. 斥江青「母黨勝利了」的反動謬論[J]. 延邊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7, (3).
105. 魏同賢. 資產階級「紅學」陰魂的再現——斥江青關於《紅樓夢》的談話[J]. 破與立, 1977, (6).
106. 革命導師與民歌——兼批江青對民歌的攻擊[J]. 詩刊, 1977, (12).
107. 尹世明. 「半個紅學家」一枕「女皇夢」——駁江青對《紅樓夢》總綱的歪曲[J]. 山西師院, 1977, (4).
108. 錢宗範. 影射史學的一個黑標本——揭露江青「批周公」的反革命實質[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 (2).
109. 諸葛計. 是歷史唯物主義, 還是階級投降主義?——剖析江青吹捧《水滸》中宋江的一次談話[J].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 (2).
110. 倉修良, 魏得良. 利用歷史進行反黨的黑標本——評江青及其御用文人吹捧武則天的罪惡目的[J]. 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 (1).
111. 江青導演的一齣醜劇——揭露昆緯路二小一個女學生事件的真相[J]. 天津教育, 1978, (8).
112. 馬勤.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是一首好歌——批判江青扼殺革命文藝的罪行[J]. 山東文藝, 1978, (7).
113. 李正平. 秦王朝滅亡的真實原因何在?——駁江青「儒家亡秦」的謬論[J]. 開封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78, (5).
114. 黎澍. 江青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陰謀[J]. 人民戲劇, 1979, (1).
115. 高劍琳. 江青是扼殺越劇的劊子手[J]. 陝西戲劇, 1979, (2).

116. 金山. 喜看活捉江青——一齣好戲《神州風雷》[J]. 人民戲劇，1979，（11）.
117. 滕咸惠. 文藝上的現代迷信必須破除——批判江青勾結林彪炮製的《紀要》[J]. 山東文藝，1979，（12）.
118. 陸永昌. 把江青的醜惡形象演活了——記廣州戰士話劇團演員石韜 [J]. 人民戲劇，1980，（3）.
119. 邢素雯. 依法辦案的良好開端——從刑事訴訟法看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審判[J]. 社會科學，1980，（6）.
120. 劉雲峰，高銘暄，柳石，陳守一，曹俊波，？飛，于浩成，李步雲，？邦宇，王璿燦，張希坡，肖永清，李光燦，關懷，時偉超，周道鸞，董成美. 首都法學界座談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J]. 法學雜誌，1980，（3）.
121. 吳建璠，歐陽濤. 論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幾個法律問題 [J]. 法學研究，1980，（6）.
122. 任凌雲. 「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是克敵制勝的有力武器——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一點體會[J]. 人民司法，1981，（2）.
123. 蘇惠漁. 談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中的律師工作[J]. 人民司法，1981，（2）.
124. 清算江青罪行懷念王學純同志[J]. 檔案工作，1981，（1）.
125. 張志民. 警惕啊，手！——寫在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法庭上[J]. 人民文學，1981，（1）.
126. 張志民. 法庭隨筆——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旁聽記[J]. 詩刊，1981，（1）.
127. 江華.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情況報告——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J]. 人民司法，1981，（3）.
128.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小結[J]. 人民司法，1981，（3）.

129. 吳尚宇. 批判江青必須否定呂后嗎?——兼談歷史人物評價和古今人物對比中的方法論問題[J]. 齊魯學刊, 1981, (2).
130. 《江青野史》在港出版[J]. 語文教學通訊, 1982, (2).
131. 思之. 談談對罪犯江青、張春橋依法裁定減刑問題[J]. 人民司法, 1983, (3).
132. 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劉慶棠被判徒刑十七年[J]. 電影通訊, 1983, (11).
133. 高成林. 回憶張際春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J]. 黨史研究與教學, 1984, (4).
134. 周在祥. 百洞千岩盡入勝遠山近水俱有情——福建連江青芝山紀遊[J]. 今日中國(中文版), 1985, (12).
135. 丁雲本, 駱美玲. (十九) 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覆滅[J]. 歷史教學, 1988, (12).
136. 高成林. 憶張際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J]. 湖南黨史月刊, 1989, (4).
137. 金春明. 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試析[J]. 黨校論壇, 1989, (5).
138. 海阿. 教胡志明、江青打拳的人[J]. 南風窗, 1989, (6).
139. 王大德. 江青在檔案罪證面前[J]. 遼寧檔案, 1989, (6).
140. 胡為雄. 自我解剖的奇特還是自我信心的顯溢——就對毛澤東致江青信的理解與金春明教授商榷[J]. 黨校論壇, 1989, (8).
141. 紀希晨. 十年前, 十億人民嚴正判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目擊記[J]. 新聞記者, 1991, (1).
142. 董亞軍. 塑造江青的「專業戶」——劉群[J]. 電影評介, 1991, (9).
143. 權延赤. 江青施「恩」小記[J]. 炎黃春秋, 1992, (1).
144. 唐文權. 開國第一文化冤案——江青與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J]. 炎黃春秋, 1992, (4).
145. 陳虹. 所謂整理江青「黑材料」始末[J]. 炎黃春秋, 1993, (4).

146. 曉高. 「江青服」出籠的台前與幕後[J]. 炎黃春秋, 1993, (6).
147. 沉默. 「江青挨打」真相[J]. 炎黃春秋, 1993, (10).
148. 我給江青當翻譯[J]. 黨政論壇, 1994, (1).
149. 張藝生. 江青自殺經過[J]. 價格與市場, 1994, (1).
150. 江青在最後的日子裡[J]. 現代經濟資訊, 1994, (3).
151. 曉頌. 江青自殺經過[J]. 勞動世界, 1994, (4).
152. 辛鳴. 過分清醒的現實主義——從《致江青的信》看毛澤東晚年心態[J]. 毛澤東思想論壇, 1994, (2).
153. 慧廬. 江青三上廬山[J]. 黨史文苑, 1994, (3).
154. 張藝生. 江青自殺經過[J]. 農村實用技術與資訊, 1994, (6).
155. 江青自殺經過[J]. 陝西教育, 1994, (7).
156. 華時. 江青的末日[J]. 農家參謀, 1994, (9).
157. 葉更生. 江青兩次大寨之行[J]. 黨史文匯, 1994, (10).
158. 黎津平. 人民的意志——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始末[J]. 黨史縱橫, 1994, (10).
159. 姚文奇. 虎將怒鬥「江則天」——楊勇上將和江青的鬥爭[J]. 紅岩春秋, 1994, (5).
160. 鄺言石. 願將此身護長城（上）.——「文革」初期葉劍英元帥等與林彪江青一夥鬥爭的五個回合[J]. 瞭望新聞週刊, 1994, (48).
161. 羅藝軍. 江青與電影[J]. 電影文學, 1995, (1).
162. 羅藝軍. 江青與電影（二）. [J]. 電影文學, 1995, (2).
163. 魏紹昌. 一封公開信：談談如何演好江青的獨角戲[J]. 世紀, 1995, (3).
164. 劉林元. 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解讀[J]. 南京社會科學, 1995, (11).
165. 葉劍英義憤斥江青[J]. 支部建設, 1995, (Z2).
166. 楊益言. 江青插手《紅岩》製造陰謀始末[J]. 文史春秋, 1995, (6).
167. 朱景和. 江青在大寨的表演[J]. 新聞三昧, 1996, (4).

168. 張佐良. 康生抖落江青、張春橋的老底[J]. 中國民政, 1996, (5).
169. 耿飆拒絕江青的拉攏[J]. 支部建設, 1996, (6).
170. 鄭翁. 江青去延安前的四次婚姻[J]. 福建黨史月刊, 1996, (6).
171. 楊燕妮. 唐納與江青的婚變——陳小璐憶其父唐納[J]. 決策與資訊, 1996, (6).
172. 鄭翁. 第二章李雲鶴和俞啟威的同居——江青的入黨以及她的第二次婚姻[J]. 福建黨史月刊, 1996, (7).
173. 鄭翁. 江青去延安前的四次婚姻[J]. 福建黨史月刊, 1996, (8).
174. 王尚游, 梁建文. 昔日奔他鄉打工還債今朝回故里修橋建廠——退伍軍人江青平樂為家鄉建設作貢獻[J]. 西南民兵, 1996, (9).
175. 鄭翁. 藍蘋和唐納的情劫(下).——江青的走紅以及她的第三次婚姻[J]. 福建黨史月刊, 1996, (9).
176. 穆欣. 江青的嘴臉[J]. 紅岩春秋, 1996, (5).
177. 傅哲清, 傅軍. 江青詭蹤查武訓[J]. 炎黃春秋, 1996, (11).
178. 南山. 中流砥柱挽狂瀾——周恩來與林彪、江青集團搞亂國民經濟的鬥爭紀實[J]. 黨史博覽, 1997, (1).
179. 張穎. 周恩來與江青維特克事件[J]. 百年潮, 1997, (1).
180. 吳冷西. 穆青等人向毛澤東揭發江青的言行[J]. 毛澤東思想研究, 1997, (3).
181. 李耐因. 「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話[J]. 炎黃春秋, 1997, (7).
182. 于熙. 吳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澤東狀告江青始末[J]. 黨史博采, 1997, (9).
183. 吳慶彤. 人民的中流砥柱——回憶周總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的鬥爭[J]. 當代中國史研究, 1997, (6).
184. 拘捕江青實錄[J]. 黨的建設, 1998, (3).
185. 于熙. 穆青向毛澤東狀告江青始末[J]. 黨史文苑, 1998, (2).
186. 李壇蓀. 江青·女皇·卒子[J]. 同舟共進, 1998, (4).

187. 楊銀祿. 初見江青——我給江青當秘書（一）.[J]. 百年潮，1998，（5）.
188. 葉永烈. 唐納與江青分手之後[J]. 世紀，1998，（3）.
189. 江青最後十年[J]. 四川監察，1998，（6）.
190. 楊靜. 風雨煉人（上）.——「崔嵬誣陷江青案」親歷[J]. 大眾電影，1998，（6）.
191. 葉淑穗. 魯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J]. 新文化史料，1998，（3）.
192. 于熙. 穆青狀告江青始末[J]. 黨史縱覽，1998，（3）.
193. 楊銀祿. 江青的「女皇」生活[J]. 百年潮，1998，（6）.
194. 葉永烈. 宋美齡和江青[J]. 重慶與世界，1998，（4）.
195. 楊堯深. 陳毅制止江青批判電影《紅日》[J]. 世紀，1998，（5）.
196. 劉焯. 江青改名[J]. 章回小說，1998，（5）.
197. 江青三次攝影展的破滅[J]. 山西老年，1998，（11）.
198. 楊銀祿. 初見江青——我給江青當秘書[J]. 協商論壇，1999，（1）.
199. 南山. 軍隊不能亂（一）.——周恩來與林彪、江青集團在1967年的較量[J]. 黨史博覽，1999，（1）.
200. 蔣澤民，呂榮斌. 江青是怎樣走進毛澤東生活的[J]. 南京史志，1999，（1）.
201. 熊向暉. 江青向尼克森夫婦獻殷勤[J]. 百年潮，1999，（1）.
202. 南山. 軍隊不能亂——周恩來與林彪、江青集團在1967年的較量（二）.[J]. 黨史博覽，1999，（2）.
203. 江青三次攝影展的破滅[J]. 價格與市場，1999，（2）.
204. 楊銀祿. 大私無公的特權人物我給江青當秘書（三）.[J]. 百年潮，1999，（2）.
205. 南山. 軍隊不能亂——周恩來與林彪、江青集團在1967年的較量（三）.[J]. 黨史博覽，1999，（3）.
206. 徐明清. 我與江青[J]. 世紀行，1999，（4）.
207.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四）.——江青與林彪[J]. 百年潮，

- 1999，（4）。
208. 郭天佑. 江青與趙太侖[J]. 春秋，1999，（2）。
209. 崔錦霞. 一句話招惹了江青[J]. 當代礦工，1999，（7）。
210. 盧弘. 林彪江青集團主犯受審記（上）.[J]. 文史春秋，1999，（4）。
211. 楊銀祿. 江青大鬧懷仁堂——我給江青當秘書（五）.[J]. 百年潮，1999，（8）。
212.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六）.——江青擠進政治局[J]. 百年潮，1999，（9）。
213. 盧弘. 林彪江青集團主犯受審記（中）.[J]. 文史春秋，1999，（5）。
214.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偵查預審[J]. 人民公安，1999，（Z1）。
215. 閻綱. 江青的背後——「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破滅和它所引起的嚴重課題[J]. 新文學史料，1999，（4）。
216. 盧弘. 林彪、江青集團主犯受審記（下）.[J]. 文史春秋，1999，（6）。
217. 魯非. 「林彪垂青，江青投林」——漫談雙關與幽默[J]. 閱讀與寫作，1999，（12）。
218. 汪澍白. 滴水洞中的憂慮——試析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J]. 同舟共進，1999，（12）。
219. 袁春蓀，周黎明. 江青的第一次婚姻[J]. 紫金歲月，2000，（3）。
220. 楊銀祿. 江青給了黃永勝一個下馬威——我給江青當秘書（七）.[J]. 百年潮，2000，（3）。
221. 園丁.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江青插手軍隊文藝內情[J]. 縱橫，2000，（3）。
222. 毛志成. 怎樣解讀偉人的悲劇？——讀毛澤東致江青的一封信[J]. 大舞臺，2000，（7）。
223. 胡居成. 施平：我與江青的一段往事[J]. 黨史博覽，2000，（4）。
224. 楊銀祿. 驚動政治局的「毒藥」事件——我給江青當秘書（八）.[J]. 百年潮，2000，（4）。

225. 楊銀祿. 江青相面——我給江青當秘書（九）.[J]. 百年潮，2000，（5）.
226. 曉雪. 江青自殺秘情[J]. 黨史天地，2000，（6）.
227. 楊銀祿. 江青對工作人員的迫害——我給江青當秘書（十）.[J]. 百年潮，2000，（7）.
228. 南山. 江青對周恩來的惡意襲擊[J]. 黨史博覽，2000，（8）.
229. 江青坐飛機的三個特別之處[J]. 黨史博采，2000，（10）.
230. 江青自殺秘情[J]. 陝西審計，2000，（5）.
231. 活力. 周恩來與江青的暗中較量[J]. 黨史天地，2000，（12）.
232. 文安. 從狼狽為奸到勢不兩立——「文革」中的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J]. 黨史博采，2001，（1）.
233. 葉永烈. 宋美齡與江青[J]. 世紀行，2001，（2）.
234. 張鳳瑞. 江青途經白羊墅[J]. 文史月刊，2001，（2）.
235. 劉士勇. 江青自殺秘情[J]. 黨史博采，2001，（2）.
236. 伍修權：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大法官」[J]. 黨史文苑，2001，（1）.
237. 劉榮剛. 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始末[J]. 縱橫，2001，（3）.
238. 閻長貴. 歷史事實必須澄清——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中央有無「約法三章」[J]. 黨史博覽，2001，（4）.
239. 丁群. 江青批示與新華日報的厄運[J]. 百年潮，2001，（4）.
240. 周軍. 誰願為江青辯護[J]. 文史精華，2001，（6）.
241. 韓瀚. 匹夫之責——1975，向江青發難[J]. 江淮文史，2001，（3）.
242. 賴詩逸. 林彪與江青政治關係的歷史考察（上）.[J]. 廣東黨史，2001，（4）.
243. 木辛. 專機駕駛員眼中的江青[J]. 湖南文史，2001，（5）.
244. 賴詩逸. 林彪與江青之間政治關係的歷史考察（中）.[J]. 廣東黨史，2001，（5）.
245. 江青向毛澤東要「遺產」[J]. 黨史博采，2001，（12）.

246. 李秀. 由祕密到公開審判林彪江青集團[J]. 陝西審計, 2001, (S1).
247. 尹騏. 江青復仇和揚帆蒙冤[J]. 炎黃春秋, 2002, (1).
248. 子舒. 「京劇革命」是怎樣出籠的——江青與「革命樣板戲」[J]. 黨史縱橫, 2002, (1).
249. 賴詩逸. 林彪與江青之間政治關係的歷史考察(下).[J]. 廣東黨史, 2001, (6).
250. 王凡. 釣魚臺內外的江青(下).[J]. 黨史博覽, 2002, (2).
251. 江華, 左明星. 秦城監獄一女警眼中的江青[J]. 世紀行, 2002, (2).
252. 韋韜, 陳小曼. 茅盾與江青的一次正面交鋒[J]. 報刊薈萃, 2002, (3).
253. 水靜. 我眼中的江青(一).[J]. 領導科學, 2002, (6).
254. 王成林, 孫曙. 江青點名清查的「兵工潛伏案」[J]. 紅岩春秋, 2002, (2).
255. 胡克沛. 江青拍攝廬山仙人洞照之後[J]. 黨史文苑, 2002, (2).
256. 水靜. 我眼中的江青(二).[J]. 領導科學, 2002, (8).
257. 譚敦民. 「江青日記」失竊之謎[J]. 報刊薈萃, 2002, (5).
258. 甄光俊. 江青與天津的河北梆子[J]. 縱橫, 2002, (6).
259. 水靜. 我眼中的江青(三).[J]. 領導科學, 2002, (12).
260. 東方明. 一九五九年的江青匿名信案[J]. 黨史博覽, 2002, (8).
261. 范步遙. 「樣板戲」與江青及其他[J]. 同舟共進, 2002, (10).
262. 楊銀祿. 江青是怎樣擠進政治局的[J]. 領導文萃, 2002, (11).
263. 王燕玲. 李琪是如何「得罪」江青的[J]. 黨史博覽, 2002, (12).
264. 安曉意. 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J]. 炎黃春秋, 2003, (1).
265. 陳立旭. 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關係始末[J]. 黨史縱覽, 2003, (1).
266. 李曉航. 江青四幅書作長期被誤傳為毛澤東手跡[J]. 黨史博覽, 2003, (2).
267. 《她還沒叫江青的時候》[J]. 書摘, 2003, (2).

268. 張薇君. 江青與揚帆冤案[J]. 百年潮, 2003, (2).
269. 史真. 宋美齡與江青[J]. 東西南北, 2003, (2).
270. 周景高. 與江青分手後的唐納[J]. 黨史文苑, 2003, (1).
271. 安曉意. 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J]. 報刊薈萃, 2003, (3).
272. 陳立旭. 江青為自己樹碑立傳始末[J]. 黨史文苑, 2003, (2).
273. 郭玉. 與江青分手之後的唐納[J]. 縱橫, 2003, (5).
274. 田樹德. 毛澤東初識江青說法辨析[J]. 政協天地, 2003, (3).
275. 舒雲. 江青顧問《南海長城》[J]. 中國社會導刊, 2003, (5).
276. 舒雲. 江青「導演」電影《南海長城》[J]. 黨史博覽, 2003, (6).
277. 張惠芳, 王昉. 由「農業學大寨會議」引出的「狀告江青」事件[J]. 農村工作通訊, 2003, (6).
278. 陳虹, 王育民. 對《江青與楊帆冤案》一文的幾點質疑[J]. 百年潮, 2003, (6).
279. 高繼民. 無力回天的抗爭——彭真與江青在「文革」前夕的鬥爭紀實[J]. 黨史文苑, 2003, (3).
280. 齊人, 艾淑英. 江青「旗手」的大旗是怎樣豎起來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出籠的前前後後[J]. 黨史博采, 2003, (7).
281. 盧荻. 江青炮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陰謀的破產[J]. 福建黨史月刊, 2003, (7).
282. 武健華. 江青阻撓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J]. 世紀, 2003, (4).
283. 霞飛. 江青立傳記[J]. 黨史縱橫, 2003, (7).
284. 步豐鼐. 被江青「拉倒」的《人同此心》[J]. 文史精華, 2003, (7).
285. 一封揭露江青醜行的匿名信[J]. 湖南文史, 2003, (8).
286. 許人俊. 徐明清與「包庇江青」問題[J]. 百年潮, 2003, (8).
287. 史真. 宋美齡與江青[J]. 社區, 2003, (16).
288. 楊壽清. 老衛士眼裡的江青[J]. 晚報文萃, 2003, (9).
289. 成元功. 江青對我採取「清君側」手段[J]. 縱橫, 2003, (9).

290. 劉榮剛. 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的彭真[J]. 黨史博覽, 2003, (10).
291. 竇應泰. 江青「文革」中查抄自己親筆信的來龍去脈[J]. 黨史博采, 2003, (10).
292. 陳立旭. 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權力之爭[J]. 黨史文苑, 2003, (5).
293. 無力回天的抗爭——彭真與江青在「文革」前夕的鬥爭[J]. 晚報文萃, 2003, (11).
294. 王宇清. 周恩來臨終囑託：要見證「江青有野心」[J]. 世紀, 2003, (6).
295. 舒雲. 江青「幫」我做導演——著名導演嚴寄洲口述實錄[J]. 報告文學, 2003, (12).
296. 逸文. 江青等人製造「蝸牛事件」[J]. 領導文萃, 2004, (1).
297. 高繼民. 江青四次發難鄧小平[J]. 黨史文苑, 2004, (1).
298. 塗序堂. 從宋慶齡鄧穎超張茜看江青[J]. 黨史文苑, 2004, (1).
299. 葉永烈. 奉命拘捕江青內幕[J]. 金秋, 2004, (2).
300. 嚴寄洲. 江青折騰我拍「樣板電影」[J]. 炎黃春秋, 2004, (2).
301. 陳秋紅. 1975年, 鄧小平與江青的三次交鋒[J]. 福建黨史月刊, 2004, (2).
302. 廖玉元. 宋美齡與江青[J]. 百姓, 2004, (2).
303. 江青是怎樣走進毛澤東生活的[J]. 晚報文萃, 2004, (4).
304. 單蘭. 江青導演的一齣外交醜劇——「蝸牛事件」[J]. 黨史縱橫, 2004, (4).
305. 梁家貴. 江青：1937年底——1949年[J]. 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4, (2).
306. 單蘭. 江青導演的一齣外交醜劇——「蝸牛事件」[J]. 湖北檔案, 2004, (5).
307. 李維賽. 吳德、吳忠與林彪、江青集團的覆滅[J]. 軍事歷史, 2004, (3).

308. 何雲峰. 眾說紛紜解玄奧——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J].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309. 閻長貴.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J]. 黨史博覽，2004，（7）.
310. 蘇雙碧. 紀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J]. 炎黃春秋，2004，（7）.
311. 王兆麟. 呂后玉璽與江青[J]. 炎黃春秋，2004，（7）.
312. 辛宛. 有關毛澤東與江青的兩個誤傳[J]. 黨史文苑，2004，（7）.
313. 汪文風. 獄中的江青[J]. 書摘，2004，（8）.
314. 蔣澤民，呂榮斌. 江青是怎樣走進毛澤東生活的[J]. 報刊薈萃，2004，（8）.
315. 鄧小平在大寨與江青的一次交鋒[J]. 黨史博采，2004，（8）.
316. 吳繼金. 江青與「文革」中的美術大批判運動[J]. 鐘山風雨，2004，（4）.
317. 張友聞. 鄧小平和江青在大寨的一次交鋒[J]. 先鋒隊，2004，（15）.
318. 郭玉. 唐納與江青分手之後[J]. 文史博覽，2004，（9）.
319. 武健華.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江青[J]. 黨史博覽，2004，（11）.
320. 王樹人. 公開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英雄[J]. 黨史博覽，2004，（11）.
321. 陳立旭. 林彪、江青的勾結與較量[J]. 黨史天地，2004，（11）.
322. 徐鑄成. 陶行知開罪江青始末[J]. 出版參考，2004，（35）.
323. 閻長貴. 「文革」初期對江青的宣傳[J]. 黨史博覽，2005，（1）.
324. 魏肇權. 讓江青心驚膽顫的密信[J]. 報刊薈萃，2005，（1）.
325. 鄭克卿，常志. 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看毛澤東對江青態度的演變[J]. 黨史博采（紀實），2005，（1）.
326. 閻平. 真實，藝術的生命——在評劇《毛澤東在1960》中飾演江青的體會[J]. 劇作家，2005，（1）.
327. 圖們. 昔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今何在？[J]. 黨史縱橫，2005，（1）.
328. 沈國凡. 拘捕江青始末[J]. 雨花，2005，（2）.
329. 馮鳴. 江青炮製的「蝸牛事件」[J]. 鐘山風雨，2005，（1）.

330. 李曙新. 「文革」時期黨內正義力量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三次思想交鋒述評[J]. 黨史文苑, 2005, (4).
331. 薛慶超. 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覆亡[J]. 黨史天地, 2005, (2).
332. 滌生. 江青被捕之後[J]. 黨史縱橫, 2005, (2).
333. 史愛國. 《江青文選》的來龍去脈[J]. 黨史文苑, 2005, (5).
334. 黎善坤. 江青是如何引起毛澤東注意的[J]. 黨史天地, 2005, (3).
335. 汪文風. 三年隔離審查中的江青[J]. 海內與海外, 2005, (3).
336. 賀吉元. 毛澤東阻止江青辦影展[J]. 老年人, 2005, (4).
337. 胡學常. 江青與小靳莊[J]. 百年潮, 2005, (4).
338. 汪文風. 隔離審查中的江青同夥[J]. 海內與海外, 2005, (4).
339. 胡居成. 有關毛澤東與江青的兩個誤傳[J]. 黨的建設, 2005, (5).
340. 鬱風. 藍蘋與江青[J]. 領導文萃, 2005, (5).
341. 朱林. 「江青裙」與「皇后之璽」[J]. 鐘山風雨, 2005, (3).
342. 莫瑩瑩. 江青被捕的那一天[J]. 黨史天地, 2005, (6).
343. 田炳信. 馬曉先：我給江青當護士[J]. 醫療保健器具, 2005, (6).
344. 李莉. 憶李琪在京劇改革中與江青的鬥爭[J]. 北京黨史, 2005, (4).
345. 立波. 粟裕不畏高壓抗江青[J]. 老年人, 2005, (9).
346. 張金才. 陳雲力主不殺江青[J]. 黨史博采(紀實), 2005, (10).
347. 霞飛. 陳伯達與江青在「文革」初期[J]. 世紀橋, 2005, (10).
348. 程世剛. 曇花一現「江青服」[J]. 文史博覽, 2005, (19).
349. 楊銀祿. 江青在釣魚臺居住時的一些情況[J]. 黨史博覽, 2005, (11).
350. 霞飛. 江青在「中央文革」(上).[J]. 黨史博采(紀實), 2005, (11).
351. 霞飛. 江青被捕之後[J]. 黨史文苑, 2005, (21).
352. 信實. 阿甲、江青與《紅燈記》(上). ——一個文藝冤案的內幕[J]. 百年潮, 2005, (11).
353. 霞飛. 江青在「中央文革」(下).[J]. 黨史博采(紀實), 2005, (12).

354. 若燕. 江青為女擇婿[J]. 決策探索, 2005, (11).
355. 信實. 阿甲、江青與《紅燈記》——一個文藝冤案的內幕(下).[J]. 百年潮, 2005, (12).
356. 江青裙[J]. 雜文選刊(下半月版), 2005, (12).
357. 張穎. 《紅都女皇》真相——維特克採訪江青的前前後後[J]. 文史博覽, 2005, (23).
358. 楊銀祿. 九屆二中全會時的江青[J]. 黨史博覽, 2006, (1).
359. 邵燕祥. 江青的復仇心理[J]. 領導文萃, 2006, (1).
360. 若燕. 江青為女擇婿記[J]. 報刊薈萃, 2006, (1).
361. 霞飛. 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上).[J]. 黨史縱覽, 2006, (1).
362. 彭蘇. 教師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判江青[J]. 南方人物週刊, 2006, (3).
363. 霞飛. 「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什麼給江青寫信[J]. 黨史博覽, 2006, (2).
364. 于光遠. 我所知道的江青[J]. 炎黃春秋, 2006, (2).
365. 霞飛. 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下).[J]. 黨史縱覽, 2006, (2).
366. 張穎, 趙寰. 江青在廣州受訪記[J]. 晚報文萃, 2006, (3).
367. 閻長貴. 毛澤東幫江青改文章[J]. 黨史博覽, 2006, (4).
368. 江華, 左明星. 一個女兵看押江青的回憶[J]. 廉政瞭望, 2006, (4).
369. 孫聞浪. 江青插手《白毛女》秘聞[J]. 鐘山風雨, 2006, (2).
370. 孫聞浪. 江青插手芭蕾舞劇《白毛女》[J]. 黨史天地, 2006, (4).
371. 楊銀祿. 江青為我改名記[J]. 黨史博覽, 2006, (5).
372. 江青. 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J]. 報刊薈萃, 2006, (5).
373. 曾文友. 江青一夥如何製造了共和國第一大冤案[J]. 黨史博采(紀實), 2006, (5).
374. 葉介甫. 李琪與江青的殊死決鬥[J]. 鐘山風雨, 2006, (3).
375. 鄧可因. 聽廖沫沙同志談江青等3則[J]. 老人天地, 2006, (7).
376. 李近川. 回憶林彪、江青集團迫害記者的幾件事[J]. 黨史博采(紀實), 2006, (7).

377. 王凡, 東平. 看護江青的最後一任護士長[J]. 文史博覽, 2006, (13).
378. 江華, 左明星. 一個女兵看押江青的回憶[J]. 法制與社會, 2006, (14).
379. 劉武生. 江青與《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出籠[J]. 百年潮, 2006, (8).
380. 梁紅伍. 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J]. 百年潮, 2006, (9).
381. 舞池偶拾——毛澤東、江青在廣州跳舞[J]. 廣東黨史, 2006, (5).
382. 鬱風. 江青的上海歷史：生活中也像入了戲[J]. 文史博覽, 2006, (21).
383. 馬克昌. 特別辯護回顧——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反思[J]. 上海政法學院學報, 2006, (6).
384. 劉建軍. 江青緣何妒恨王光美[J]. 黨史縱橫, 2006, (12).
385. 鄔吉成, 楊宇寧. 隨衛江青的回憶[J]. 文史月刊, 2007, (1).
386. 顧保孜. 毛澤東三阻江青辦影展[J]. 湘潮, 2007, (1).
387. 王彬彬. 「革命樣板戲」中的江青與彭真[J]. 同舟共進, 2007, (2).
388. 王芳. 揭發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號案」[J]. 讀書文摘, 2007, (2).
389. 王芳. 前公安部長王芳憶江青「18號案」[J]. 文史博覽, 2007, (2).
390. 吳東峰. 剛烈許世友主張殺江青[J]. 椰城, 2007, (2).
391. 東平, 王凡. 徐明清與江青關係的事實真相[J]. 黨史博覽, 2007, (3).
392. 江青的文學素養[J]. 歷史教學(中學版), 2007, (3).
393. 劉建軍. 江青緣何妒恨王光美[J]. 報刊薈萃, 2007, (3).
394. 陳大斌. 江青在小靳莊的鬧劇[J]. 百年潮, 2007, (3).
395. 梁紅伍. 康生臨死前為何要揭發江青[J]. 黨史文苑(紀實版), 2007, (5).
396. 吳繼金. 江青與「樣板畫」[J]. 文史博覽, 2007, (4).
397. 江青的小靳莊之行[J]. 共產黨員, 2007, (8).
398. 湘潮, 瓊浪. 江青在海南「放炮」[J]. 椰城, 2007, (4).
399. 霞飛. 江青三到小靳莊[J]. 黨史縱橫, 2007, (5).

400. 劉芳, 依羨. 法制史上歷史審判的典範——評介《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J]. 全國新書目, 2007, (9).
401. 華子. 江青曾當過上海女工夜校教師[J]. 世紀, 2007, (3).
402. 于光遠. 我所知道的江青[J]. 武漢文史資料, 2007, (5).
403. 丁曉平. 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史[J]. 晚霞, 2007, (10).
404. 馬曉先, 王凡. 祕密羈押江青前後[J]. 老年教育(長者家園), 2007, (6).
405. 李家驥, 楊慶旺. 隨江青參加武訓歷史調查[J]. 百年潮, 2007, (6).
406. 佚名. 被江青推向政治舞臺的錢浩亮[J]. 新一代, 2007, (6).
407. 徐達均. 徐海東反對毛澤東娶江青[J]. 椰城, 2007, (6).
408. 霞飛, 趙立英. 江青的末路人生[J]. 黨史博采(紀實), 2007, (7).
409. 竇應泰. 與江青分手後的唐納[J]. 文史博覽, 2007, (7).
410. 舒雲. 1967年葉群和江青的關係[J]. 文史精華, 2007, (7).
411. 葉永烈. 江青保姆阿桂的非常經歷[J]. 人民文摘, 2007, (8).
412. 賀吉元. 毛澤東阻止江青辦影展[J]. 黨史博采(紀實), 2007, (8).
413. 杜超. 調查江青的人——許建國的悲劇[J]. 文史精華, 2007, (8).
414. 高成林. 張際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J]. 黨史縱橫, 2007, (9).
415. 葉永烈. 阿桂與江青的恩怨[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07, (10).
416. 白秀峰. 我們親眼所見的江青[J]. 炎黃縱橫, 2007, (11).
417. 霞飛文. 江青和陳伯達的爭鬥[J]. 椰城, 2007, (11).
418. 吳新雷. 江青早年以李雲鶴本名演出京劇的戲單[J]. 徐州工程學院學報, 2007, (11).
419. 金德榮. 往事親歷：父親在延安為江青接生[J]. 領導文萃, 2007, (12).
420. 經盛鴻. 演員與網員——江青在延安的兩種身分[J]. 粵海風, 2008, (1).
421. 丁曉平. 愛恨交加失敗選擇——毛澤東和江青[J]. 金秋, 2008, (2).

422. 老劉. 江青的「接見」[J]. 雜文月刊（原創版），2008，（2）.
423. 郭省娟. 王光美與江青的恩恩怨怨[J]. 文史精華，2008，（2）.
424. 張金才. 陳雲力主不殺江青[J]. 黨的建設，2008，（2）.
425. 杜超. 調查江青的人——許建國的悲劇[J]. 半月選讀，2008，（4）.
426. 江青入黨之謎[J]. 廣東黨史，2008，（1）.
427. 周志. 江青服與連衣裙[J]. 裝飾，2008，（3）.
428. 尹家民. 江青誣陷華國鋒要毀掉主席遺體[J]. 報刊薈萃，2008，（4）.
429. 沈國凡. 江青當過叛徒嗎？[J]. 百年潮，2008，（4）.
430. 王改正. 江青讓周總理改詩[J]. 中華詩詞，2008，（4）.
431. 施寶華.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辯論[J]. 炎黃春秋，2008，（5）.
432. 舒雲. 我所知道的葉群和江青[J]. 文史博覽，2008，（5）.
433. 陳琳. 江青三上廬山[J]. 椰城，2008，（5）.
434. 郭臣善. 江青被捕前突訪二七機車車輛廠[J]. 百年潮，2008，（6）.
435. 金坡. 金茂岳：為江青接生的紅都名醫[J]. 文史博覽，2008，（7）.
436. 閻長貴. 毛澤東江青結婚，中央有無「約法三章」[J]. 同舟共進，2008，（8）.
437. 閻長貴.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就厭惡見到江青嗎[J]. 炎黃春秋，2008，（8）.
438. 徐珣. 江青分娩前後[J]. 半月選讀，2008，（16）.
439. 王凡. 江青如何去延安[J]. 領導文萃，2008，（18）.
440. 吳志菲. 我同江青在特別法庭上的交鋒[J]. 黨史縱橫，2008，（10）.
441. 閻長貴. 毛澤東江青結婚，中央有無「約法三章」[J]. 共產黨員，2008，（20）.
442. 劉暢. 毛澤東和江青AA制[J]. 共產黨員，2008，（20）.
443. 為江青接生的紅都名醫[J]. 健康必讀，2008，（10）.
444. 閻長貴. 毛澤東和江青二三事[J]. 黨史博覽，2008，（11）.
445. 閻長貴. 江青是如何被捧紅的？[J]. 半月選讀，2008，（21）.
446. 梁紅伍. 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J]. 老年教育（長者家園），2008，（11）.

447. 閻長貴.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專政[J]. 炎黃春秋, 2008, (11).
448. 葉永烈. 與日本電視臺談江青[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08, (11).
449. 金春明. 一點補充和思考——讀《毛澤東江青結婚, 中央有無「約法三章」》[J]. 同舟共進, 2008, (12).
450. 葉永烈. 江青入黨之謎[J]. 百姓生活, 2008, (12).
451. 閻長貴. 以平常心看待毛澤東與江青的結合[J]. 老年教育(長者家園), 2008, (12).
452. 王文耀, 王保春. 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J]. 百年潮, 2008, (12).
453. 竇應泰. 「錯送信件」與江青秘書閻長貴的囹圄之災[J]. 鐘山風雨, 2008, (6).
454. 譚敦民. 「江青日記」流失案始末[J]. 中國鐵路文藝, 2008, (12).
455. 胡邦定. 江青軼事四則[J]. 百年潮, 2009, (1).
456. 孟紅. 江青的攝影老師徐大剛[J]. 文史博覽, 2009, (1).
457. 武健華. 江青夜闖西花廳「逼宮」[J]. 世紀, 2009, (1).
458. 唐國良. 江青在浦東女工夜校的化名[J]. 世紀, 2009, (1).
459. 駱燁. 《亮劍》女星趙飛：飾演性格複雜的江青[J]. 紀實, 2009, (1).
460. 王文耀, 王保春. 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J]. 共產黨員, 2009, (2).
461. R·特里爾. 江青咆哮法庭：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J]. 報刊薈萃, 2009, (2).
462. 張金才. 陳雲為何力主不殺江青[J]. 文苑, 2009, (2).
463. 王凡, 東平. 江青如何去延安[J]. 晚霞, 2009, (4).
464. 譚敦民. 被日本間諜賣到美國的「江青日記」[J]. 蘭台世界, 2009, (5).
465. 施寶華.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辯論[J]. 發現, 2009, (3).
466. 陳廷一. 文革期間宋慶齡與江青的較量[J]. 報刊薈萃, 2009, (3).
467. 葉細細. 被江青嫉恨的才女明星[J]. 半月選讀, 2009, (5).
468. 孫國文. 保衛開國大典：江青沒有證件被禁止進入[J]. 決策探索(上半月), 2009, (3).

469. 施寶華. 《歷史：開卷有疑》連載之四季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辯論[J]. 民主與法制，2009，（6）.
470. 吳志菲. 江文：我曾同江青在特別法庭上交鋒[J]. 黨史天地，2009，（4）.
471. 金春明. 一點補充和思考——也談「毛澤東江青結婚中央有無『約法三章』」[J]. 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2）.
472. 王熙章. 審查江青之兄引起的軒然大波[J]. 文史月刊，2009，（5）.
473. 舒雲. 江青死後是如何下葬的[J]. 報刊薈萃，2009，（5）.
474. 舒雲. 江青死後葬在何處？[J]. 人民文摘，2009，（5）.
475. 沈國凡. 江青剽竊《紅燈記》的前前後後[J]. 文史春秋，2009，（5）.
476. 康生為何臨終前揭發江青[J]. 共產黨員，2009，（10）.
477. 沈國凡. 《紅燈記》是江青一手抓出來的嗎？[J]. 福建黨史月刊，2009，（11）.
478. 閻長貴，向繼東. 在釣魚臺的日子——江青秘書談江青[J]. 同舟共進，2009，（7）.
479. 霞飛. 跟誰？姚文元揣摩江青和華國鋒[J]. 報刊薈萃，2009，（7）.
480. 李文化. 江青沒拍完的電影[J]. 文史博覽，2009，（7）.
481. 易群. 陳強不買江青的賬[J]. 金秋，2009，（8）.
482. 葉永烈. 張玉鳳眼中的毛澤東和江青[J]. 半月選讀，2009，（15）.
483. 楊銀祿. 江青對身邊工作人員心狠手辣[J]. 文史精華，2009，（8）.
484. 閻長貴，羅雪揮. 閻長貴：我記憶中的江青[J]. 中國新聞週刊，2009，（31）.
485. 江青在電影中的形象[J]. 電影畫刊（上半月刊），2009，（9）.
486. 閻長貴，向繼東. 秘書眼裡的江青[J]. 商週刊，2009，（19）.
487. 梁紅伍. 康生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J]. 報刊薈萃，2009，（10）.
488. 楊銀祿. 秘書回憶：江青「文革」中三次落淚[J]. 報刊薈萃，2009，（10）.
489. 丁金棟. 江青擅闖天安門被攔[J]. 文史博覽，2009，（10）.
490. 閻長貴. 毛澤東幫江青改文章[J]. 商週刊，2009，（21）.

491. 佚名. 江青自殺為何選在5月14日[J]. 半月選讀, 2009, (20).
492. 黃偉經. 端木蕻良作江青漫畫像[J]. 博覽群書, 2009, (11).
493. 謝昌余. 江青在《武訓傳》事件中[J]. 黨史博采(紀實), 2009, (11).
494. 楊銀祿. 江青的生活方式[J]. 文史精華, 2009, (11).
495. 馮印譜. 謝才萍的情人數與江青的正面形象[J]. 半月選讀, 2009, (23).
496. 為江青服務, 就是為我服務[J]. 歷史教學(中學版), 2009, (12).
497. 李喬. 從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鏡」談起[J]. 民主與科學, 2009, (6).
498. 葉永烈. 江青: 從幕後走向前臺[J]. 共產黨員, 2009, (24).
499. 閻長貴. 毛澤東替江青道歉[J]. 政府法制, 2009, (36).
500. 郭省娟. 王光美與江青的恩恩怨怨[J]. 報刊薈萃, 2010, (1).
501. 王祖遠. 江青鍾愛的兩個樣板戲[J]. 文史博覽, 2010, (1).
502. 惠雁冰. 也談江青對「樣板戲」的修改[J]. 粵海風, 2010, (1).
503. 葉永烈. 江青: 從幕後走向前臺[J]. 報刊薈萃, 2010, (3).
504. 陶朱問. 江青向齊白石求畫[J]. 老年教育(長者家園), 2010, (3).
505. 小鷹. 與江青有關的兩本小說[J]. 炎黃春秋, 2010, (3).
506. 穆欣. 陳伯達和江青的明爭暗鬥[J]. 世紀, 2010, (2).
507. 曲青山. 關於黨史編寫中表述使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法的幾個問題[J]. 中共黨史研究, 2010, (3).
508. 申力雯. 江青的愛情從未有過青春[J]. 半月選讀, 2010, (6).
509. 徐偉傑. 父親徐韜和江青共事的那些年[J]. 檔案春秋, 2010, (4).
510. 文革中宋慶齡與江青的較量[J]. 呼和浩特政報, 2010, (2).
511. 黃進琪. 他擔任審判江青反革命案的公訴人——訪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新四軍老戰士江文[J]. 鐵軍, 2010, (5).
512. 楊銀祿: 親歷1977秦城監獄批判江青[J]. 報刊薈萃, 2010, (5).
513. 甄光俊. 文革期間江青與河北梆子[J]. 文史精華, 2010, (5).
514. 李喬. 關於江青以「正面形象」出鏡問題[J]. 文化學刊, 2010, (3).
515. 楊銀祿. 江青的親情世界(上)[J]. 同舟共進, 2010, (6).

516. 楊銀祿. 江青的親情世界（下）[J]. 同舟共進，2010，（7）.
517. 黃偉經. 端木蕻良作江青漫畫像[J]. 晚報文萃，2010，（13）.
518. 楊銀祿. 江青和她的哥哥姐姐[J]. 中外文摘，2010，（15）.
519. 楊銀祿. 江青和她的兄弟姐妹[J]. 人民文摘，2010，（8）.
520. 楊銀祿. 江青薄待哥哥姐姐[J]. 共產黨員，2010，（16）.
521. 王玉貴. 為何黨內高層一致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的婚事[J]. 政府法制，2010，（24）.
522. 馮天虬. 一張毛澤東江青合影背後的故事[J]. 世紀，2010，（5）.
523. 謝昌余. 論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批語[J].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
524. 楊銀祿. 江青為何無緣開國大典[J]. 同舟共進，2010，（10）.
525. 楊銀祿. 我所知道的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情況[J]. 黨史博覽，2010，（10）.
526. 葉永烈. 毛澤東逝世前夕的江青[J]. 共產黨員，2010，（20）.
527. 佚名. 江青痛罵陳大羽[J]. 半月選讀，2010，（21）.
528. 趙雲聲. 孫維世與江青恩怨錄[J]. 龍門陣，2010，（11）.
529. 丁東. 江青曾幫助陳景濶[J]. 文史參考，2010，（21）.
530. 楊銀祿.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一次密談[J]. 金秋，2010，（23）.
531. 韓桂馨. 李訥在毛澤東逝世江青入獄後幸福再婚[J]. 21世紀，2010，（12）.
532. 丁東. 江青曾幫助陳景濶[J]. 共產黨員，2010，（24）.
533. 顧保孜. 江青最後的自由時光[J]. 愛情婚姻家庭（風雲人物），2010，（12）.
534. 閻長貴. 平常心看待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J]. 領導文萃，2010，（24）.
535. 楊麗華，羅宙綸. 責任在於心——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江青豔專訪[J]. 廣東飼料，2010，（12）.
536. 丁東. 江青曾幫助陳景濶[J]. 源流，2011，（1）.
537. 楊銀祿.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內幕[J]. 中外文摘，2011，（1）.

538. 楊銀祿. 親歷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J]. 報刊薈萃, 2011, (1).
539. 佚名. 從江青秘書到秦城監獄囚犯[J]. 傳奇. 傳記 (文學選刊), 2011, (1).
540. 宋國昌. 只因瞭解江青叛變史揚帆蒙冤三十年[J]. 鐵軍, 2011, (1).
541. 甄光俊. 文革期間江青與河北梆子[J]. 讀書文摘, 2011, (1).
542. 張歡, 印青. 李文化江青「御用攝影師」悲歡史[J]. 南方人物週刊, 2011, (2).
543. 韓三洲. 唐納自殺時, 江青在哪裡[J]. 文史參考, 2011, (2).
544. 上林. 捧過江青、阮玲玉的導演費穆[J]. 文史參考, 2011, (3).
545. 葉介甫. 李琪與江青的殊死鬥爭[J]. 文史精華, 2011, (2).
546. 朱鴻召. 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J]. 決策與資訊, 2011, (3).
547. 丁東. 讓江青流淚的陳景潤[J]. 文史博覽, 2011, (3).
548. 毛澤東為什麼說江青有野心[J]. 黨史縱覽, 2011, (3).
549. 丁東. 江青為林彪攝影《孜孜不倦》的背後[J]. 文史參考, 2011, (6).
550. 趙燕俠為何不穿江青送的毛衣[J]. 雲南黨的生活, 2011, (3).
551. 李文化. 回憶江青審電影[J]. 讀書文摘, 2011, (4).
552. 楊銀祿, 李明三. 我給江青當秘書[J]. 文史參考, 2011, (7).
553. 秦九鳳. 「許奉生見江青——哭著去笑著回」的由來[J]. 鐘山風雨, 2011, (2).
554. 彭勁秀. 江青「考」將軍有感[J]. 雜文月刊 (原創版), 2011, (5).
555. 朱鴻召.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J]. 中外文摘, 2011, (9).
556. 王凡, 東平. 毛澤東江青擺婚宴[J]. 晚報文萃, 2011, (9).
557. 陳廷一. 「文革」中宋慶齡罵江青是潑婦[J]. 晚報文萃, 2011, (9).
558. 王高岩. 田維新巧對江青[J]. 湘潮 (上半月), 2011, (5).
559. 葉德浴. 周揚與江青關於「《紅樓夢》研究批判的糾葛」[J]. 粵海風, 2011, (3).
560. 楊銀祿, 李明三. 江青秘書自述被趕出釣魚臺經過[J]. 報刊薈萃, 2011, (6).

561. 岳南. 左舜生訪問延安指名要見江青[J]. 文史博覽, 2011, (6).
562. 江青——為了找尋情書而害人[J]. 文史博覽, 2011, (6).
563. 楊銀祿, 李明三. 心懷忐忑, 江青的秘書不好當[J]. 東西南北, 2011, (11).
564. 穆玉敏. 馮基平: 烈士暮年審江青[J]. 人民公安, 2011, (12).
565. 江青為何贊《潯陽樓》? [J]. 文史博覽, 2011, (7).
566. 蔡民傑. 紅極一時的《江青文選》為何流產[J]. 文史博覽, 2011, (7).
567. 沈國凡. 「江青是否當過叛徒」審判始末[J]. 文史精華, 2011, (7).
568. 丁東. 江青提級[J]. 中外文摘, 2011, (14).
569. 葉永烈. 尼克森眼中的江青[J]. 文史博覽, 2011, (8).
570. 楊銀祿. 林彪死後江青為何噩夢纏身[J]. 蘭台內外, 2011, (4).
571. 楊曉光. 親歷者揭秘江青為何沒有辯護律師[J]. 報刊薈萃, 2011, (9).
572. 丁東. 江青曾幫助陳景潤[J]. 政府法制, 2011, (26).
573. 吳中傑. 徐明清與江青[J]. 粵海風, 2011, (5).
574. 丁東. 江青借紀錄片《中國》挑起政治風波[J]. 文史參考, 2011, (18).
575. 李潔非. 江青與「文藝革命」[J]. 讀書文摘, 2011, (10).
576. 楊銀祿. 我所瞭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 同舟共進, 2011, (12).
577. 黃薇. 江青主婚人鄭君裡如何被整[J]. 文史參考, 2011, (23).
578. 呂相友. 江青如何逃過黨內的幾次審查[J]. 人民文摘, 2011, (12).
579. 龔雪芬. 岷江青神電航項目移民資金管理問題探討[J]. 技術與市場, 2011, (12).
580. 春雨. 使江青膽戰心驚的幾封信[J]. 文史精華, 2012, (1).
581. 楊銀祿. 秘書眼中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 共產黨員, 2012, (2).
582. 徐焰. 江青被捕前那一刻在做什麼[J]. 人民文摘, 2012, (1).
583.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一)[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1).

584. 崔建利. 20歲前的江青已嫁過兩次[J]. 文史博覽, 2012, (2).
585.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二).[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2).
586. 史愛國. 《江青文選》為何沒能夠正式出版?[J]. 工會博覽(下旬刊), 2012, (2).
587. 閻長貴, 周冉. 閻長貴: 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J]. 文史參考, 2012, (5).
588. 陳冠任. 賀子珍在江青倒臺之後[J]. 人民文摘, 2012, (3).
589.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三).[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3).
590. 楊銀祿. 江青為何會自殺[J]. 黨史博覽, 2012, (4).
591.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四).[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4).
592. 啟之. 《紅舞鞋》的誘惑——江青最常看的電影[J]. 名作欣賞, 2012, (13).
593. 楊銀祿. 江青為何焚燒自己的得意之作[J]. 同舟共進, 2012, (5).
594. 沈國凡. 「江青是否當過叛徒」審判始末[J]. 讀書文摘, 2012, (5).
595. 霞飛. 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三——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J]. 黨史博采(紀實), 2012, (5).
596. 閻長貴, 周冉. 閻長貴: 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J]. 東西南北, 2012, (10).
597.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五).[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5).
598. 顧保孜. 江青最後的自由時光[J]. 百姓生活, 2012, (6).
599. 閻長貴, 周冉. 江青在釣魚臺的私人生活[J]. 報刊薈萃, 2012, (6).
600.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六).[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6).
601. 啟之. 《蕩寇志》: 美國俠盜傑西·詹姆斯——江青喜愛的影星[J]. 名作欣賞, 2012, (19).
602. 楊銀祿. 江青為何不參加毛岸英的追悼會[J]. 共產黨員, 2012, (14).
603.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七).[J]. 武漢文史資料, 2012, (7).
604. 閻長貴, 周冉. 送錯一封信, 江青送我進監獄[J]. 文史博覽, 2012, (8).
605. 閻長貴, 周冉. 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J]. 中外文摘, 2012, (16).

606.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八）. [J]. 武漢文史資料，2012，（8）.
607. 丁東，邢小群. 在江青那裡工作的日子——楊銀祿訪談[J]. 江淮文史，2012，（5）.
608. 啟之. 《瑞典女王》：好萊塢的異數——江青崇拜的影星葛麗泰·嘉寶[J]. 名作欣賞，2012，（25）.
609. 楊銀祿. 我所知道的江青提級之事[J]. 黨史博覽，2012，（9）.
610. 閻長貴，周冉. 閻長貴口述：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J]. 讀書文摘，2012，（9）.
611. 董保存. 陳伯鈞：公開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合[J]. 湘潮（上半月），2012，（9）.
612. 楊銀祿. 江青的親情世界[J]. 晚報文萃，2012，（18）.
613.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九）. [J]. 武漢文史資料，2012，（9）.
614. 孟昭庚. 鄧小平主持會議批評江青[J]. 黨史縱橫，2012，（10）.
615. 葉永烈. 江青蠻橫「訓」律師[J]. 晚報文萃，2012，（19）.
616. 楊銀祿. 我所瞭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 讀書文摘，2012，（10）.
617. 江青最不喜歡民歌[J]. 文史博覽，2012，（10）.
618. 楊銀祿. 我給江青當秘書（十）. [J]. 武漢文史資料，2012，（10）.
619. 武健華. 江青夜闖西花廳[J]. 炎黃春秋，2012，（11）.
620. 袁晞. 江青與《武訓傳》及武訓調查[J]. 春秋，2012，（6）.
621. R·特里爾. 江青上吊自殺的前塵後世[J]. 文苑（經典選讀），2012，（12）.
622. 賈培基. 批判《武訓傳》江青是主謀[J]. 民辦高等教育研究，2012，（4）.
623. 王輝. 江青八次到天津[J]. 炎黃春秋，2013，（1）.
624. 葉永烈. 江青秘書閻長貴人生中的「四個一」[J]. 名人傳記（上半月），2013，（1）.
625. 閻長貴. 質疑江青和毛澤東「共同指揮西北戰場」論——讀洛葛仙妮·維特克《江青同志》有感[J]. 世紀，2013，（1）.
626. 武健華. 江青夜闖西花廳[J]. 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3，（2）.

627. 水雲間. 陳伯鈞公開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合[J]. 晚報文萃, 2013, (3).
628. 陶方宣. 江青與沈從文、汪曾祺交往始末[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13, (2).
629. 孟昭庚. 江青鼓噪一時的評論《水滸》運動夭折記[J]. 福建黨史月刊, 2013, (3).
630. 沈國凡. 從中南海到秦城監獄：江青被捕之後[J]. 黨史縱覽, 2013, (2).
631. 閻長貴. 江青：打倒陶鑄的幹將和急先鋒[J]. 黨史博覽, 2013, (3).
632. 曾家信. 我給林彪、江青拔牙[J]. 文史博覽, 2013, (3).
633. 柳建輝, 王欣媛. 彭真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審判[J]. 北京黨史, 2013, (2).
634. 唐文權. 陶行知與江青[J]. 民辦高等教育研究, 2013, (1).
635. 胡學常. 毛澤東寫給江青的那首詩[J]. 炎黃春秋, 2013, (4).
636. 丁曉平, 方習瑞. 《真情毛澤東》系列之四毛澤東和江青[J]. 黨史文苑, 2013, (7).
637. 徐慶全. 李希凡和江青[J]. 中國新聞週刊, 2013, (15).
638. 王保春, 王文耀, 閻長貴, 李宇鋒. 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J]. 炎黃春秋, 2013, (5).
639. 萬佳歡. 「我是江青, 但不是『那個江青』」[J]. 中國新聞週刊, 2013, (16).
640. R·特里爾. 江青的獄中生活[J]. 國家人文歷史, 2013, (10).
641. 楊銀祿. 我所知道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 文史博覽, 2013, (6).
642. 孟昭庚. 江青與她的「斯諾」——維特克[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13, (6).
643. 郝吉林. 江青被捕時寫給華國鋒的一封信[J]. 記者觀察, 2013, (6).
644. 黃衛. 江青與林彪「四大金剛」在秦城監獄的真實生活[J]. 蘭台內外, 2013, (3).

645. 張自言. 江青的往事往時往思[J]. 祝你幸福(午後), 2013, (7).
646. 葉永烈. 訪江青秘書楊銀祿(上).[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13, (7).
647. 吳德, 朱元石. 難纏的江青[J]. 報刊薈萃, 2013, (8).
648. 施寶華. 李政道與江青的一次辯論[J]. 中外文摘, 2013, (15).
649. 王保春, 王文耀, 閻長貴, 李宇鋒. 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J]. 炎黃春秋, 2013, (8).
650. 葉永烈. 訪江青秘書楊銀祿(下).[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13, (8).
651. 彭靖. 《我與中國》作者特里爾眼裡的毛澤東與江青[J]. 名人傳記(上半月), 2013, (8).
652. 孟昭庚. 尋找「斯諾」——《江青同志》出版前後[J]. 傳奇. 傳記文學選刊, 2013, (9).
653. 楊銀祿. 「亂雲飛渡」與「無限風光」——江青攝影史[J]. 同舟共進, 2013, (10).
654. 韓瀚. 1975: 向江青發難[J]. 讀書文摘, 2013, (10).
655. 陳大斌. 親歷江青在小靳莊的一場鬧劇[J]. 黨史縱覽, 2013, (10).
656. 楊銀祿. 汪東興: 毛澤東不同意江青進常委[J]. 炎黃春秋, 2013, (11).
657. 江青的攝影技術究竟如何[J]. 文史博覽, 2013, (11).
658. 錢江. 江青怎樣把手伸向體育界[J]. 黨史博覽, 2013, (12).
659. 劉暢, 王肖瀟. 原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王世英之子向本刊講述父親與康生、江青鬥了一輩子[J]. 環球人物, 2013, (34).
660. 張穎. 江青對美國教授談家庭[J]. 報刊薈萃, 2014, (1).
661. 劉寧. 機要秘書: 對江青第一印象是「神祕」[J]. 環球人物, 2014, (3).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 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32. 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3. [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34. 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35. 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36. 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7.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8. 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39.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40.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41. 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42. 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43. 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44. 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45.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6. 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47.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48. 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49.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66. 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67.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68. 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69.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70.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71.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7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73. 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74. 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75. 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7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77.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78. 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79. [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7. 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8. 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99. 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100.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101. 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102.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103. 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104.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105.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6. 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7. 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8. 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109.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110.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1. 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112. 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113.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4.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5年。

115. 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116. 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117. 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118.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119. 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0.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1. 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122. 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123. 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124. 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25. 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1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7. 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128.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129.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130.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

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 15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 160.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161.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 162.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163.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 164.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65.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 166.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 167.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 168.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 169.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 170.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t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 171.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2.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 173.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 174.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5.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 176.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社，1999年。
178. 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179. 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180.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181. 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182. 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183. 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4.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185. 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186.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187. 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188. 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189.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 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1.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192.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3. 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0. 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1.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212.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213. 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4. 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5. 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216. 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217. 王申西，《王申西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218.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219. 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20. 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221.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22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223. 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224. 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225. 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22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22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28.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権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245. 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246. 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247. 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248. 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249. 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250. 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251.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252.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253. 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254. 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255.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256. 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257.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8. 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259. 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260. 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61.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262. 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281.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282. 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3.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284.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5.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286.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287. 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288. 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289.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290. 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291.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292.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293. 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294. 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295. 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296. 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297. 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5. 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

- （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刪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332. 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333. 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籟——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334. 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335. 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336. 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337. 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338. 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339. 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340. 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341. 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342. 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343.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344. 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345. 舒雲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346. 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347. 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348. 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381. 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82. 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383. 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 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 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1. 《中共黨史研究》
2. 《炎黃春秋》
3. 《當代中國史研究》
4. 《黨史縱橫》
5. 《黨史博覽》
6. 《黨史博采》
7. 《往事》（2004年9月創刊）
8. 《記憶》（2008年9月創刊）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¹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

¹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²他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檔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³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²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³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毛澤東的旗手：江青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
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5.12
冊；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2-3)
BOD版
ISBN 978-986-91545-1-2(上冊：平裝) --

1. 江青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4011955

文革風雲叢書02 PC0488

毛澤東的旗手： 江青與「文革」（上）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5年12月 BOD一版
定價：6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5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